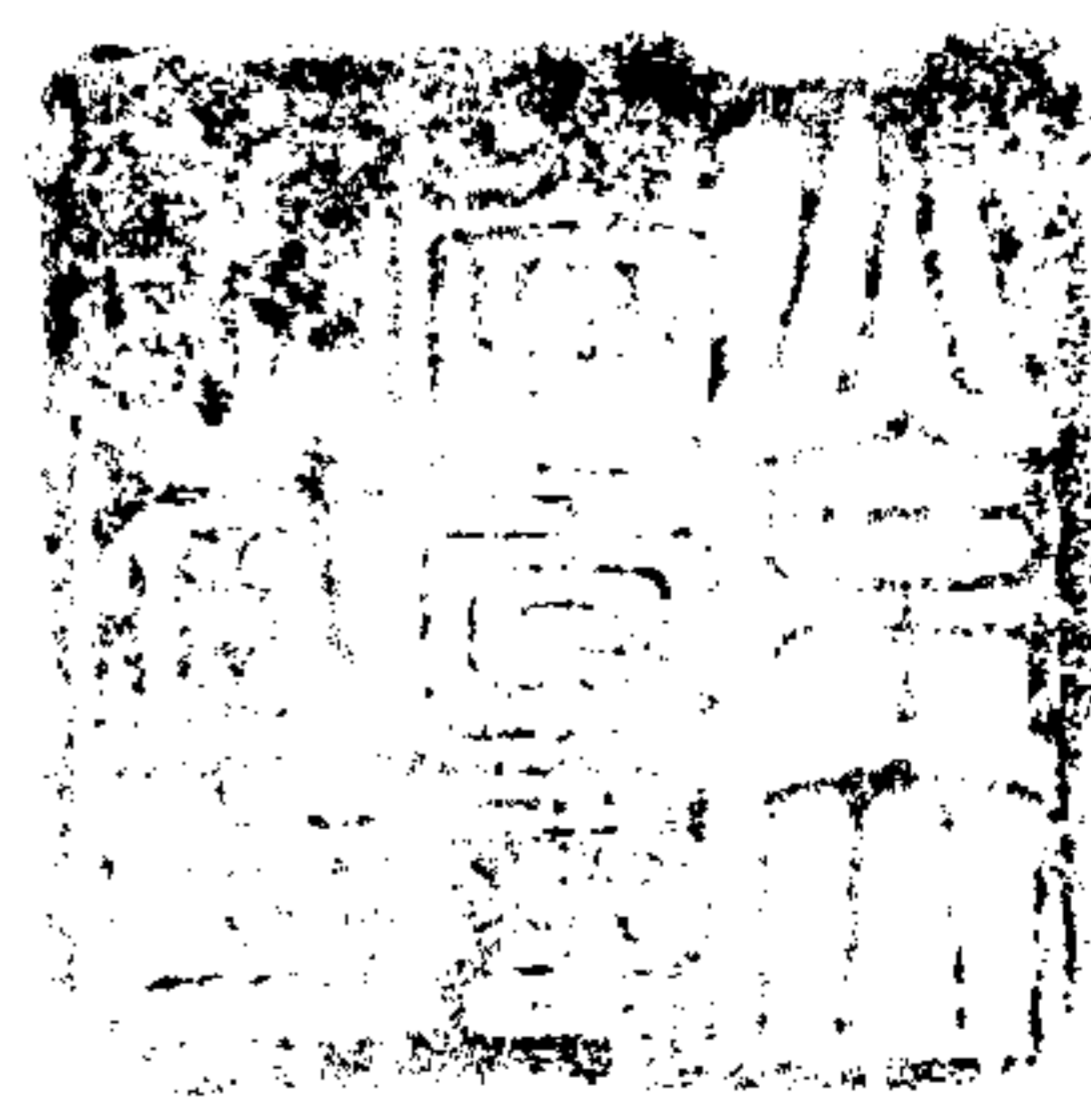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五四・史部・職官類

牧津四十四卷〔明〕祁承燦撰

2455/04

牧津序

自郡縣以來吏治之盛無過兩漢西京明法飭治尚綜覈建武永平以後更以儒術緣飾之於是士之通經術者皆得奮蹟州郡以循良自顯而士亦選選階此以樹鴻烈而垂汗簡史冊所載固班班可攷也蓋學術吏治原相表裏士即有敏才異授脫穎而出然甫舍雉羔而膺民社技經肯綮猶未熟嘗如始涉湖海者必載南車占斗極訪長年按圖經道里之紆直山川之夷

牧津

序

李

險了然於胸中而無眩翳易方之慮迺可以凌陽侯泛溟渤歷九折履羊腸以免於傾覆之虞而收夫致遠之益斯固可冥行而索途北轅而適郢芒乎昧乎以天下供吾嘗試也乎哉  
明興二百六十載治化翔洽吏治彬彬有兩漢風  
今天子尤注意百姓疾苦屢飭所司申周官六計之法其所以獎廉而懲貪者甚厲不佞承乏統均思得賢守令布之天下以宣德意而稱報

牧津序

塞蚤夜以圖弗敢息顧盡人耳而目之勞且不給惟願士大夫鑒於古昔淹通往轍而毋以冥冥從事則所所以學術飭吏治者意甚殷適山陰祁爾光氏輯牧津一書見示採集古今牧民之善政分門別類彙為若干卷冠以經濟而終以儒治其意蓋謂真儒必通乎經濟而能經濟天下者始得為良牧其旨固已深且廣矣俾從仕者披覽而效法焉真不啻觀斗極而知東西履針車而不迷於南北也不亦指約而利溥乎

牧津

序

李

祁公於學靡不通於書靡不讀才識之精敏心量之宏遠足以駕其學而行之釋褐為劇邑宰明決而仁恕更歷郡守博大精詳大類黃次公之治潁川有子為司李英敏能讀父書名籍甚祁公豈獨以經術飭吏治者蹟其前後治行庶幾經濟真儒哉迺是書羅列貫串搜獲廣而品隲定匪僅梗槩已也使學士大夫抽繹而有得焉學古有獲將於是焉在余所日夕望于天下之賢守令者諒不虛乎是以序而亟行之



汝南李宗延撰

牧津

序

三

牧津序

爾雅釋水義以渡處為津蓋從此得路便可不窮故津梁津筏凡意主度世者皆取諸此至養生家又以華池之液為津謂水在人身惟此最其生生也仁於身而其通所窮以導夫迷者則仁於世原夫神歇靈液海水羣飛於是乎齊燥而楚淖越濁而秦泚晉城帶燕萃弱而宋輕動而長民者亦復不能緣理而行以法其智動而

牧津

序

一

滿

下以法其禮蹈深不疑以法其勇然則天地鳥以成羣物鳥以生善矣夫爾光先生之為是編也吾讀夫三十二則而舌且撝然而不能下也蓋先生以文章雄海內起家邑國即身亦載沉載浮而一意師古故所至庚桑然且不欲作自了漢乃於聽政之暇彙集古昔較若列眉伴覽者是則是效以庶幾於前事之不忘嗟乎是誠何心哉豈非生生者仁於身而適所窮以導夫迷者乃仁於世耶則其謂之牧津也宜也

讀是編者將遂舉衮以就乎余曰否否夫喫西  
子之珥未稱絕色砥孟賁之質未稱絕力駕造  
父之車未稱絕御先生之於牧也修極於無窮  
遠淪於無涯包羣生而無所私及蛟螭而不求  
報翱翔忽區遺迴川谷卽厥嗣司理君借余官  
閩敏妙精真老生却步故合先生之身有若澳  
者有若淵者有若澤者有若沉濫者有若潢若  
漣漪若濤瀨者而後旁溢而爲津以自湧其生  
生之趣而兼導夫世迷苟不求先生之所以牧  
牧津

木序

二

滿

而第曰是有津焉不幾爲新莽之井田官制耶  
余故告夫讀是編者但歌爾牧來思則雖不問  
津可也

下雉潘師道撰

爾光先生牧津序

山之所窮轍之所踟五方謠俗之所絕仙靈  
師之所遼越而津出焉武陵桃源爲世宙間一  
種聞秘漁舟一筏雞犬飲食忽然重開此津之  
用也讀我師牧津鴻篇覺武陵源桑麻歷歷在  
眼詩亦有言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師于文章喻  
霞飲露幾窮玉版瑤醴之奧迺造物若有意不  
置師於天祿石渠鳳池藻率之間而獨以郡國  
民社爲寄昔令吾邑不肖孟時從諸生承師訓  
牧津

木序

一

顧

大都吳之民俗近漓師則敦之以豈弟吳之吏  
治近劇師則蒞之以廉明以禮樂甄士子以德  
惠渥民氓推心置腹而五辭孳孳膏還土而催  
科緩三年政成吳俗胥化則師之善牧也師雖  
脊骨壁立歷仕如鶯谷屢遷而主民社獨多所  
在見德所去見思其念慮無息不迴環於雨耕  
月吠之鄉天下固知

朝廷以赤子邀惠我師而不知我師爲之保釐  
振恤者苟非程量古人磨墨前詩安能如此之



省括精批奪確在在底績哉牧津之書為卷四  
 十有四為目三十有二為事千五百五十有奇  
 莫非我師出一心之精融明妙以映徹今古純  
 志所貫掇皮皆髓所謂神司於神靈通於靈即  
 皇圖之軌物印意中之鴻寶蒐羅富而品藻精  
 豈尋常殺青家從華門圭竇蒼獵寒儉之餘可  
 得而方邪夫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面目可憎  
 言無味者誠謂其不足以當對景之局語時  
 務之變也孫討逆語呂子明卿當途掌事宜資  
 牧津

牧津

入序

二

前

學問子明以在軍多務為對討逆曰孤豈欲卿  
 治經為博士但當涉獵往事耳我師牧津之指  
 不其然乎雖然虞廷稽衆而始具五官十二牧  
 尼父周流七十二國之封疆而始稱知津則知  
 之所謂牧也津也其道廣其源遠即今  
 聖明在御肖貌求理行且繇監司進師於乘  
 上佐以虞廷之牧而牧九垓八埏以尼父之  
 而津人心世道文章經國永永是賴又寧止  
 循吏之牘而已哉

長洲門人顧宗孟撰

牧津

入序

三

後

牧津次序序

易之言政也。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千古循良之譜也。而後云奉法循理。亦足為治。則所謂無窮與無疆者。何以稱焉。水比於地。民比於政。先王所以建萬國。後王所以置守令。守令欲其比民。以使民比也。而比民者。必自輔相天地之宜始。故有能規天條地。再開洪濛。持危定傾。光宣日月。具搏空之手。奪造化之盈虛。抱弘濟之才。握世運之否泰。斯真豪傑之全局。守令之極

牧津次序

下序

一

選。惟經濟可以語此。故首之以經濟。下此則遠識沉幾。制治每先於未亂。養萬姓之和平。寧止一夫之被澤。故次之以消弭。倘先事既失於綏緝之圖。則臨事自當有制勝之策。故次之以匡定。然事變何常。安危難必。濟則國之福也。不濟則臣之遇也。甘白刃而如飴。浩然正氣。何滅匡濟之功。故次之以節義。夫人臣死封疆之事。不難。而濟國家之事為難。不有咄嗟談笑之間。妙前鋒針芥之投者乎。以此弭患。何患不消。以此

匡危。何危不定。故次之以當機。如此則外禦之

綽繆已因。內治之修舉宜周。政在養民。心惟保赤。故次之以惠愛。民富而仁義附。禮讓之興。斯其時乎。故次之以化導。化民成俗。非伊一朝。必精神貫注。晝夕恪共者能之。故次之以勤職。上以身勞。下必甚焉。興廢舉墜。何事不具。故次之以集事。四境之事。原非一端。緩急應酬。非才莫辨。故次之以政才。才質有限。事變無窮。錯綜經緯。妙在機權。故次之以政術。術恐其流於誦也。

牧津次序

下序

二

天下惟至誠為能動。故次之以真誠。秉性真誠。未有不廉於已而澤于民者也。故次之以清德。倘清德未能以廉頑立懦。而趣操已足以明志。潔身。是亦變廉懲墨者之所必收也。故次之以砥躬。夫一廉足以貫百行。而一剛足以絕眾紛。天下有矯矯持身而乏仁者之勇乎。故次之以風力。挺持宇宙之士。豈屑依違以徇人。三公不可易其介矣。故次之以守正。守正則公。以生感。法以馭眾。不期嚴而自嚴者。其嚴乃肅。故次之



以嚴肅。嚴不可以過也。法當當輔之以恩。上  
有崇厚之風。斯下有歸厚之德。故次之以敦厚。  
敦厚者。信在於言前。恩行於法外。天下有不心  
悅而意孚者乎。故次之以忠信。忠信則蠻貊可  
行。夫安有齟齬凝滯之事。故次之以明決。既稱  
明決。我已無疑。城之未剖。人亦安有覆盆之未  
照哉。故次之以得情。然恒情易得。而民偽難防。  
徒托不億不逆之心。竟長竊鉤竊法之詐。故次  
之以察奸。察奸者。每多沾沾以自喜。則哀矜之

牧津次序

木序

三

謂何。故次之以矜慎。然則獄情貴慎。已斷  
則用法貴平。故次之以于恕。恕于衷。為宇宙之  
生機。弛于法。為國家之大蠹。天子所不能奪之  
守令者。獨此三尺法耳。我安得屈法以示恩乎。  
故次之以執持。從政者。惟執見之害為甚。此非  
弘襟遠度。不能化意見為虛衷。故次之以識見。  
有識者。寬嚴互適。君子所以得居上。臨下之體。  
故次之以崇體。識體者。不自任而任人。執事  
者。親賢為急。故次之以用人。用人而使之盡

其職。乃可與言理財。故次之以治賦。治賦不專  
為救荒設也。而可與救荒相表裏。故次之以救  
荒。饑寒之民。亂是用長。善救荒者。必首嚴緝盜  
之條。故次之以詰盜。守令之職。畢是矣。然而豪  
傑不必皆聖賢。而聖賢自能為豪傑。守經達變。  
修已安民。非儒者吾誰與歸。故次之以儒治終  
焉。夫然後易之所謂。敬思無窮。而容保無疆者。  
可以引其端。亦可以廣其意。可以寸衷釀宇宙  
之太和。亦可以一身任天地之輔相。謂三代而

牧津次序

木序

四

下無善治。吾不信也。雖然。夫子不云乎。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人也者。政之所由出也。人不能外  
才與德而別為人。政不能離情與法而別為政。  
法因實御。情緣變耦。而淪之以才。筦之以德。德  
筦則敦化。才淪則川流。夫且環乘焉。而循虛以  
蹠實。軌實以耦虛。百千萬億而四應無窮矣。猶  
之舟然。浮于水。托于風。而操縱于安瀾疾流之  
際者。無所不行也。斯之為神明之用。而牧津所  
輯。合者十七。離者十三。余俱未能至也。徒切望

洋猶河漢之無極矣。

天啓甲子仲秋前茂苑令吉安守再知睢陽山陰祁承燦書於紫芝軒時軒方落成之三日

牧津小引

序

五

牧津小引三十二則

緯常耦變乃可言經事定功成斯之謂濟經世言識濟世言才識以學恢才因膽決造化在手宇宙生心擔荷乾坤定歸豪傑輯經濟第一

圖大於微謀當矚影馭遠於近計貴伐萌亂生有階爨消惟速犴牛積豕駕御應先馴虎狎徐調習在久縹緲國計衽席民生惟先事周後事之謀乃一日預百年之策輯消彌第二

牧津小引

奕惟劫着可收殘局事必勝算乃奠危邦芟夷大難固屬匡時驅遏亂萌亦稱定變功能安國憂不遺君雖救焚貴在於徙薪而拯溺自宜於濡足輯匡定第三

四郊多壘何意偷生九廟震驚惟餘一死滅此朝食臣之願也蔓而難晷勢無及矣雖蹇蹇匪躬無益成敗然皎皎大節可泣鬼神蹈白刃以如飴質青史而不愧輯節義第四  
機非在我境迫則呈變有適然迅發則定省括



於度妙在巧心轉轂惟虛利行乃速道貴順  
 應權有逆收箭鋒相注擬議莫容纒涉商量  
 劍去已久非有神識孰濟靈襟輯當機第五  
 有孚惠心仁人能愛政惟長養為生民命功同  
 發育立天地心蓋念切痼瘵自慮周民隱嬰  
 兒乳哺喻在無言病夫吟呻醫惟默察具此  
 真懇自有宜民楊文仲云與民之惠有限不  
 擾之惠無窮吾取以為法輯惠愛第六  
 導水以左勢惟疏淪化民有道政貴漸摩若築

牧津小引

二

堤捍水驟峻其防則橫溢旁流徒速其決所  
 以作人每先善誘教亦多術治必因民禮教  
 之興日計不足仁讓之俗歲計有餘若既啓  
 文明不漓朴茂鎔金歸質埏土惟堅世運自  
 開人心自古非有身範孰振淳風輯化導第  
 七  
 無逸作所百度維貞明作有功庶務畢舉運甓  
 之意豈異鳴琴戴星之勞恥言臥理人惟朝  
 氣可振頹風政欲幾康必先兢業倘一息自

安則民生凋弊撫字固當心勞催科豈容政  
 拙輯勤職第八  
 勞民勸相有利必興率作拊循無功不就民難  
 慮始事可樂成計畫欲詳堅持欲定苟利於  
 國何惜於身君子勞心兼言勞力庶民趨事  
 正以趨誠業已惟懷永晷豈諱克勤小物輯  
 集事第九

政雖紛出窾在神閒事有急需應惟心巧人生  
 才具迫則自張機務紛投豫乃能立物可觸

牧津小引

三

類見亦旁通不域拘孿始饒妙應庖之刃游  
 入惟有間僚之丸轉意在物先具此敏心更  
 無棘手因知政事豈能困人輯政才第十  
 有人於此惑不能解愚不能破令之不信禁之  
 不遵法制已窮思維亦竭而別啓秘鑰巧逗  
 隱機似譎似迂若俛若正嬉笑之餘甚於驅  
 迫鼓舞之法妙於刑威驚魂甫定積錮立開  
 大夢初回迷城盡剖仁固有術道非明民輯  
 政術第十一



遠懷近悅真則感人下信上孚誠能御世機心  
不起與物自親率意而行人情不遠我完淳  
白世卽義皇獨任且是共帶大道吏貴個福  
政戒鋪張惟有一真可堪領護輯真誠第十  
二  
水惟清也潤枯漉朽風惟清也波鬱導和自私  
自辨不有其躬澤物澤民恒切於念淡而不  
醜質而不礎砥激劑苛廉頑立懦懸魚留犢  
徒有其名素絲羔羊乃風其德若動著社稷

牧津小引

四

口不言功業滿乾坤心惟自歉是爲聞道豈  
曰修名輯清德第十三

身外何須取資易淡意中有着我見難忘行必  
矯時心期拔俗卓然矢志獨醒獨清凜矣持  
身不濫不混視人若浼并以忘人與世無資  
因而輕世雖名根未化而介質可稱輯砥躬

第十四

水力不厚何以浮舟風力不高安能持世空明  
之內全體皆剛秉性而行一身是膽志期肩

國力欲回天蓋杲日之烈惟風能舒震雷之  
威惟風能霽止言搏擊風斯下矣輯風力第  
十五

正大之情可通天地是非之性具於秉彝人情  
波靡方藉隄防世態狂瀾必資砥柱理能軌  
物道在信心岐逕雖多修途惟一卽世法可  
方可員而定守不移不惑輯守正第十六  
嚴非配寬實乃治本民志旣肅政始風行整齊  
宇宙非嚴莫辦亂生於玩振玩惟嚴玩起於

牧津小引

五

器定器惟肅火焚而避水弱而濡俯察民情  
已知法守發榮惟夏衰旤在冬仰稽化工益  
明正理欲隆至治必識真嚴此啓蟄之疾雷  
振頽之弘捷輯嚴肅第十七

律身有度所以貞時善世有基故能範俗道在  
務本政尚還淳我以厚施人誰薄應猶燈取  
影猶風逐聲上實敦倫民乃厚歸坤能載物  
履爲德基輯敦厚第十八

成心非信我見非忠御物無私應世自實轅輪



雖具較轉惟樞寒暑有常序行惟默信在言  
 前忠持初念豚魚可格蠻貊皆通我決藩籬  
 人輸肝膽疑城盡剖大道為公若云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有市心矣輯忠信第十九  
 好醜有形鏡無疲照體得窾刃不頓鋒理非  
 兩岐法止畫一多需賊事過慎敗謀惟力能  
 持惟識能斷情有必至折在片言事有必然  
 定於頃刻果毅而敏可以臨民明動相資所  
 以救法輯明決第二十

牧津小引

六

情因境發境轉情移事以情生情藏事顯訟有  
 五聽獄貴初情顯可實推藏當虛體設身處  
 地緣始揆終鈞鉅不施肺肝如見我雖勿喜  
 人自輸衷心即中藏過真則露惟此明允庶  
 幾祥刑輯得情第二十一  
 情出初心推心則得奸為偽念察偽當周淺可  
 鈞深常能窮變隱以探微巧以破譎剖前劑  
 後機械無容盡相窮形伎倆立見即作偽之  
 態日拙日工而燭奸之途轉精轉密雖治遜

格心而法窮舞智輯察奸第二十二  
 例成不變仁者所矜折獄惟良聖王是慎罪有  
 疑似疑則惟輕過非有心宥過無大矜而勿  
 喜慎必求生法之所窮自應揆理事之所窒  
 正在原情存此宇宙之生機庶還天地之大  
 德輯矜慎第二十三  
 法為大槩惟平乃當心為樞筦惟恕乃平平則  
 無傾法守常一恕能推已民自不冤若翫法  
 伸情不平已甚即而思示厚曲意實多惟此

牧津小引

七

因法而施乃為如心而出輯平恕第二十四  
 獨契之知每難諱世據理之見定不易方至是  
 無非羣囂何恤惟義自質衆議不推理之所  
 否不以狗君心所不安豈甘從俗毀譽盡置  
 利害兩忘非有堅定之衷孰振依違之習輯  
 執持第二十五  
 明炳幾先術非小智慮周事後道貴沉幾見鉅  
 在微識遠自近所以練識必先練心欲以練  
 心惟有練事事理日明胸次日擴膽力日定



識力日弘千里應遠決之股掌百年長計悉於目中爲天下者爲之於堂上識定故也輯識見第二十六

手持足行合而成體耳聽目視乃稱得官體任自然百骸皆理苟侵於職反曠於官御衆惟樞臨下有度上能職要下乃舉詳故知庶績其凝必由治崇惇大輯崇體第二十七

千鈞之物衆輿則趨萬握之絲條分乃理所以建官必先分職因知先務恒在求賢舍驥而

牧津小引

八

馳竭蹶不足憑軾而運致遠有餘誠可集思虛能廣益治平之效惟在得人輯任人第二十八

財如元氣移左實右肢體必枯府既稱泉濬源導流貫輸自裕盈虛消息造化之權出內轉輸國家之命非有精心安謫國脉倘無妙手執奪化工計必裕民方能足國既勿損下何以益君能同起死之良醫方稱救時之國手輯治賦第二十九

牧津 小引

遇荒修救策固無奇因勢拯民政亦多術備則

言經救則言變經在調劑變先駕御聚貴能整散貴能聯賑貴能早禁貴能肅民惟畏死乃可曷生法在必行惠方不窘救荒之畧大

類行軍行軍以嚴得人死力救荒以肅轉人生機非有至仁難言肅法輯救荒第三十

民之有盜如身有疣疣雖附體潰則身廢盜之害民如禾有莠莠既滋生禾則漸槁是以安民必先除盜制防未發刑禁已然附贅潛消

牧津小引

九

誠吾一體倘未革面安望易心故與其漫言無盜之風不如實言治盜之法輯詰盜第三十一

才吏近炫廉吏近名治吏近苛能吏近擾非本性真難言作用識貴達變學在明心經與權俱體隨用適在心滿心在世滿世始信循吏恒屬真儒輯儒治第三十二

一一



牧津總目

卷之一

經濟上

卷之二

經濟下

卷之三

消弭上

卷之四

消弭下

牧津

總目

卷之五

匡定上

卷之六

匡定下

卷之七

節義上

卷之八

節義下

卷之九

當機

卷之十

惠愛上

卷之十一

惠愛下

卷之十二

化導

卷之十三

勤職

牧津

總目

卷之十四

集事上

卷之十五

集事下

卷之十六

政才上

卷之十七

政才下

卷之十八

政術	卷之十九	真誠 <small>附誠感一卷</small>	卷之二十	清德上	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卷之二十二	砥躬	牧津	總目	三
									卷之二十三		
									風力上		
									卷之二十四		
									風力下		
									卷之二十五		
									守正上		
									卷之二十六		
									守正下 <small>附關邪一卷</small>		
									卷之二十七		

嚴肅	卷之二十八	敦厚	卷之二十九	忠信	卷之三十	明決	卷之三十一	得情 <small>附理齒一卷</small>	牧津	總目	四
									卷之三十二		
									察奸		
									卷之三十三		
									矜慎		
									卷之三十四		
									平恕		
									卷之三十五		
									執持		
									卷之三十六		



識見上

卷之三十七

識見下

卷之三十八

崇體

卷之三十九

任人 兼重士

卷之四十

治賦 兼役法

牧津

總目

五

卷之四十一

救荒

卷之四十二

詰盜

卷之四十三

儒治上

卷之四十四

儒治下

牧津緝舉

一攷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是令所由始。若州之名起于虞。後世刺史所治者是也。郡之名起于秦。後世太守所治者是也。漢景帝二年。更郡守為太守。有諸侯王之國者。置內史以代太守之事。後漢亦然。至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或持節諸軍事。天寶元年。仍令州為郡。太守仍稱刺史。自是而州郡與

牧津

緝舉

一

刺史太守。更相為名。宋藝祖立法。往往以朝臣出守列郡。稱權知州軍事。若河南應天大名等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其餘或兼經畧安撫。或兼馬步都總管。或兼兵馬鈐轄。若畿輔則稱尹。自漢以來。未之有易。元更郡為路。稱總管。亦稱府尹。或加勸農使。稍異前代。邑之稱宰。稱尹。稱大夫。皆起于列國。列國之相。其治民與今同。然是時則縣大而郡小。漢於列侯所食國曰縣。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稱

今減萬戶者稱長侯國稱千戶者稱亭長。望繁之分京都所治爲赤縣。京之旁邑爲畿縣。其餘以戶爲差。宋因唐制以四千戶爲望。三千戶以上爲緊。令丞簿皆得帶京朝銜。元初稍因宋制。漢人爲縣者稱尹。蒙古稱達魯花赤。

國朝官制詳酌前代。府州縣正官皆稱知。初時知府之品有三。糧二十萬以上者爲從三。十萬石以上者爲正四。十萬石以下者爲從四。後一切以正四爲制。此三代以來守令之大槩也。守

牧津 輯概

二

令所以牧民。其他如錄事如參軍如丞如判如推官如簿尉。以至功曹掾皆所以佐守令分牧民之職。余故統名之曰牧。

### 二稽制

漢制太守在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遣決曹文無害者。按訊諸囚。平其罪。論課殿最。歲遣掾史條上郡內事。謂之計偕。宣帝嘗曰。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職任尤重。其令長。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田。出

入盜賊多少。詣於郡課校其功。多者爲最。勉勞

之功。負多爲殿。責以怠慢。光武起民間。習知民隱。補令尤重其選。兩漢以來。每以尚書令僕射爲郡守。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而令亦召入爲卿相。晉著爲令。不經縣宰。不得爲臺郎。梁武以小縣有能者遷大縣。大縣有績者遷郡守。齊建元三年。以山陰訟獄煩滋。爲特置獄丞。與建康比。唐承隋亂。擇用刺史縣令。太宗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都督刺史職察州縣。皆天子

牧津 輯概

三

臨軒冊受。後雖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開元中。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五季則以無能者注縣。及天聖間。選令多貪庸老懦。爲清流所不與。故吏始廢。宋懲五季之失。凡朝臣出知州縣。必召詢政事。乃遣。尤多以使相出守。故體崇而法行。乾道中。著令。不經兩任縣。不除監察御史。蓋重其職也。元世祖頗重民務。用五事以課吏。俱以勸農使察其衡。



國朝於守令體不尊而職甚專六尚書有分職而守令無分藩臬無兼任而守令無不兼任清有殿最之覈計吏有黜陟之典即不能如漢唐驟入為三公而三公九列亦往往由此守令之重不減前代夫在上為制在下為職官之有職猶農之有畔終日勤動而無越思倘踰于畔之外為侵荒于畔之內為曠余故備稽往制令盡職者得有所考焉。

三述意

牧津 輯 樂

四

薛貢君有言吏道以法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此言近是而實非王道本乎人情應世由于嫻習是以聖賢出以學問豪傑應以靈襟循吏固可師心初任正宜學割故學古入官猶秉燭以代日即未必光被四表何至闇無適從余徘徊守令幾二十年才不能吏而性喜師人之能吏每竊覽前賢之善政有急投之而故以緩舒誦嘗之而乃以誠格大投之而化以小危動之而處以靜事有未濟而必求其濟

以為任理有未合而必求其合以為安猶奕者之凝神定慮揣正度變不能以示人也而設奇制勝爭劫着子則不能不留此成局于人間善奕者正不舍成局而悟之矣夫守令之簿書迷目訟牒煩心其小者也有宇宙所不經見之事而突見于據案之時有心思以為必無之理而忽迫于眉睫之際使智不及謀識不及斷目眙舌擡如坐雲霧即欲得古人一成法以為觸類之資又安可得乎語云能誦千賦則善賦能觀

牧津 輯 樂

五

千劍則善劍此亦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也余故取古今守令之事分別其類為目三十有二為事一千五百五十有奇為卷四十有四而總題之曰牧津夫仕獨稱途千谿萬逕惟此成法庶幾津梁倘七聖路迷則是編亦竊附于小童之對若曰是知津矣則吾豈敢。

四論世

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言平居當法古以為行也傳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言臨民當法古



以爲治也。惟是古人往矣。世移則事變。而守令之事尤易變。故等政也。理繩與調瑟異等地也。獨坐與市門異等民也。含醇與啜醜異。且風尚有前後不同。人情有今昔互判。有在昔爲開網。而在今爲養亂。有於古爲摘隱。而於今爲導姦。惠民有難繼之恩。不得不暫拯于溝壑。馭事有畫一之法。不得不委曲于當機。諸如此類。必須揖古人于千載之上。而凡其當日之苦心。臨時之妙用。如覲面相承。設身處地。始能窺其蘊藉。

牧津 緝縶 六

于萬一。而倣其意緒于臨民語云。三折肱爲良醫。余三歷郡邑。醫未能良。而肱則折矣。每於古人經緯萬端。緝和四境之槩。小而民生之利害。大而國計之安危。一言一行。可稱榜樣者。或錄于正史之中。或採于記傳之列。或間取全文。或僅摘一事。語繁者必刪。以就簡。事雜者必覈。以取精。事非守令。雖鼎鉉之業不收。政關州郡。卽幕職之微。必錄。次序畧依朝代。而事類相近者。不妨越次而從類。政事各有分門。而人品不同。

者。不以兼收而潤品。有一人而數見者。事各從其類也。有數事而并收者。事又從其人也。有惟其事。不惟其人。如王冀公之判亳州。丁晉公之知鄆州是也。有重其人。并重其事。如范忠正公之知太原。韓魏公之知并州是也。每則必漫評數語。庶幾親見古人。每事更畧加點識。便可展卷輒了。蓋高山仰止。托景行之思。而合轍造車。抱驅馳之念。非敢附于傅季珪之縣譜。聊以比于謝安石之碎金。若評騭任情。收羅未廣。願就

牧津 緝縶 七

有道。示我他山。  
五辨類  
劉邵以九流定人品。周官以六計弊羣吏。材質之分途。政教之互用。所從來久矣。是以抱用世之心者。往往取人以獨至。而不責人以兼長。誠以天下必無左方右員之手。而臨事自有經權常變之宜。環中之轉。雖出于一心。而合宜之機。實隨乎四應。故漢弭近于匡定。而聲色不勸者。賦制于事先。安攘兼施者。決勝于事後。其功



不同也。化導近于惠愛，而禮法之教貴于善於。愷悌之念，重于宜民，則其意不同也。風力近于乾持，而矯矯丰裁，以宇宙為己任，侃侃定見，以紀法為力爭者，其所主不同也。嚴肅近于明決，而雷厲風馳，使令行禁止，燭照數計，俾俯首帖心者，其所發不同也。崇體近于任人，而上下相臨，寬嚴自各有體，長短互適，器使每在因材，其所用不同也。守正近于識見，而疾風勁草，正在砥柱乎中流，曠度弘襟，每能燭幾于事外，其所

牧津 緝繁

八

處不同也。至于清德類于砥躬，而不知廉能及物，與介僅潔身者，豈可同日而語。察奸類于得情，而不知多方以鉤隱，與片語以輸誠者，安可同事而道。政術類于政才，而才不可以直運者，不得不濟之以術。矜慎類于平恕，而法不能以遽斷者，不得不持之以矜。勤職則恪共朝夕，而百政惟修，集事則率作先勞，而一方蒙澤。若集事固勤職中之一端也，乃其敦厚以風俗，真誠以動人，忠信可以孚蠻貊而行邦家，三者雖固

為盛德之事，然意趣則有分矣。若夫於咄嗟轉盼之間，為制卒應變之術，莫妙于當機，當機必經濟者能之。惟豪傑可以言經濟，惟聖賢可以言儒。經濟與儒治，不可以一端盡，故較各類為稍詳。其餘不過拈一事之顛末，足資問津而止。與記傳敘述之體不同，故履歷世代皆所不載。但師其事，不問其人而可矣。雖然攝生有道，即單方曲技，皆足延年，喜效太深，雖龍宮秘藏，徒滋傷伐。故醫家以類言證，以證合方，斟酌損益，

牧津 緝繁

九

是在國手。

牧津 緝繁 終

牧津卷之一目

經濟上

任延

寇恂

張堪

虞詡

宋均

杜畿

鍾離牧

謝玄

陶侃

顏魯公真卿

韋丹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牧津卷之一

經濟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任延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攻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



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其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二

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為我保塞疆場之吏作用孰有大于此者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

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緝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三

延到，選集武畧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少年喜炫才，而延獨靜泊，無為。用人尚才畧，而延獨敦崇恬節。更妙在因俗而治，使



蠻夷慕義保塞此所謂闢草昧而開文明  
輔相天地之手乃一出于恂恂好學之士  
余首輯此者正見經濟必出循良不然即  
震赫宇宙無取也

寇恂

寇恂初為郡功曹光武南定河內難其守問于  
鄧禹禹薦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乃拜  
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隸射為矢百餘  
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轉以給軍士時朱

後漢 經濟上 卷一

四

鮪遣將蘇茂攻溫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  
不可守遂馳赴之且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  
縣兵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  
公兵到蘇茂軍聞之悚動恂因奮擊大破之方  
光武北征軍食急乏恂轉輸前後不絕潁川盜  
起拜恂潁川太守郡中悉平恂在潁川三年拜  
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  
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初執金吾賈  
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戮之復以為

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於寇恂並列將帥今  
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  
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  
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廉頗者  
為國也乃救屬縣盛具供儲酒醪執金吾軍入  
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  
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  
崇以狀聞帝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已在坐欲起  
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當聽

後漢 經濟上

卷一

五

朕處分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載結友而去七  
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復起帝謂恂  
曰潁川逼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  
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即日車駕南征恂  
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  
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  
士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  
厚施朋友故人及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致此  
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卒謚威侯



軍輸與國首務。光武之威侯。高帝之節臣也。而恂尤能以經明行修為朝廷重。邁蕭何遠矣。文武兼資。治郡馭軍。無施不可。蓋世之雄。非直以循良一目。可盡其才。○如此異才。而猶曰因士大夫致此。真長者之言。○學識才俱起。

張堪

張堪少有志操。早孤。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牧津。經濟上。卷一。本。

祖卽位。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緣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退。不宜退師。漢從之。及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擊破匈奴。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帝嘗

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問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悉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此君廉吏。亦循吏也。乃定蜀破虜。指顧皆安。攘至計。所以具撫循之實政者。自能饒匡定之遠畧。○仁以惠下。威能討姦。何物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七

計掾具此衡鑑。

虞詡

虞詡。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時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令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



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  
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  
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  
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  
不可之甚者嗚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  
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  
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  
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  
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  
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  
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  
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  
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  
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  
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  
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  
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

安慰之鄧騰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  
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  
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  
舊皆弔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  
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  
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  
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  
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九

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  
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  
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  
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  
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  
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經縫其裾為識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相之畧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  
 數千遮詔於陳倉峭谷詔即停軍不進而宣言  
 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  
 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  
 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  
 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  
 具二百里何也詔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  
 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  
 我津經濟止本卷十一

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  
 示疆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疆弩  
 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  
 急攻詔於是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  
 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  
 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  
 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

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  
 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  
 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  
 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案行  
 川谷由沮至下辨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  
 道以人僦直顧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  
 千餘萬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  
 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  
 倍於前永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其子恭曰吾  
 牧津經濟止本卷十一

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  
 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  
 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升卿議守涼州平武都皆有過人之識而  
 才畧足以副其所見故事多奏功至占相  
 地勢築營建堡一着尤見精密所以為匡  
 濟真才○詔之祖父以獄吏而能使其子  
 為九卿詔身為九卿而反慨歎于家門之  
 不增一口則居官所自愜于心者可想見



矣。○詔所行，如誘令劫掠，如入市輒擒，終是有意為殺機。

宋均

宋均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

牧津 經濟止

卷一

十一

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遂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

問焉。遷下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修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

牧津 經濟止

卷一

十一

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坐免官，顯宗徵拜尚書令，遷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南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為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



忠臣出境可以安國家不計一身之利害專之自無不可况當軍士疾病死亡之際以一身生萬人之命即有害如館矣若籌畫武陵之蠻已料其有必降之勢非漫然嘗試以損威辱國者人臣作事當以為法○禁絕公嫗必娶巫家自是祖西門豹之法而痛絕愚民禍福之念非用術不能轉移

杜畿

牧津 經濟止 卷一

古

高幹舉并州反前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掾衛固范先以請邑為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以兵絕陝津畿不得渡或謂宜須大兵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此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鄆津渡范先欲殺畿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

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貨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貨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

牧津 經濟止 卷二

古

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漢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始至崇寬惠與民無為凡詞訟



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  
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  
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  
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  
漸課民畜特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  
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  
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  
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  
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魏武征

獲津

經濟上

卷一

六

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  
餘蓄二十餘萬斛。及操往漢中。遣五千人運。運  
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  
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畿守河東。深謀密策。談笑而收。二豎於股  
掌。固天下之奇人。而教民禮讓。勸課章程。  
綢繆無遺術。此用世第一流人也。吾益信  
經濟之手。必屬循良。

鍾離牧

鍾離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  
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  
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  
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  
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  
郡界。緣君意願。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  
何必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  
民。民慚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  
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

獲津

經濟上

卷一

七

發名。赤烏五年。徙郎中補太守。輔義都尉。遷南  
海太守。時高梁賊率仍弩等破畧百姓。殘害吏  
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  
等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  
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警。登皆首服。自改爲良  
民。始興太守羊道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  
吾昔知之不熟。近見其在南海。恩威部伍。智勇  
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  
郡四年。還爲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



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率黃虬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平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

牧津經濟上入卷一 九

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思信吏宣赦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故外趣嚴據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

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友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潘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於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觀子幹讓稽之事一恂恂長者臨敵制勝有如此妙手善人教民可以即戎是豈虛語

謝玄

謝玄初被桓溫辟為掾轉征西將軍領南汝相

牧津經濟上入卷一 九

監北征請軍事於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郎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內史何謙遊軍襄淮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于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



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何肇  
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  
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  
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  
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并貽城陷高密  
內史毛滲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  
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  
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  
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

挾津

經濟上

卷一

三

戴遂等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玄叅軍劉牢  
之攻破浮航又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  
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  
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  
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  
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  
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繼至先遣將符融慕  
容暉張蚝符方等至穎川梁成王先等屯洛渭  
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

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  
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渭卽斬梁成及成弟雲  
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僞  
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  
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  
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君稍  
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  
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  
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三

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  
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騎八千  
涉渡肥水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  
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籍  
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  
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  
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儀服器械軍  
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遣殿中  
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賜錢百萬綵千匹



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為首  
 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界舊都  
 玄復率眾次於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克州刺  
 史張崇于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  
 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隗人爽謀  
 堰呂梁水樹楓立七埭為派壅二岸之流以利  
 運漕自此公私俱便又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  
 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  
 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碭  
 碭濟陽太守劉襲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  
 立營堅于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  
 據走之丕惶遽欲降許之丕告饑玄饋米二千  
 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  
 降以克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克青司冀幽并  
 七州軍事以勳封康樂縣公  
 玄之勝堅全在一氣鼓行而目中自無強  
 敵乃其用人之當部伍之整調度之密事  
 事皆歸實着使用人皆玄何謂清言廢事

陶侃

陶侃初領樅陽令有能名尋為江夏太守時屬  
 陳敏之亂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  
 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賊所  
 向皆捷侃政齊肅凡有虜獲悉分予士卒身無  
 私焉後遷武昌太守天下饑荒山夷斷江劫掠  
 侃令諸將詭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知為西  
 陽王羨之左右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  
 為後繼羨遂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陸肅清流亡歸者盈路侃竭資賑給又立夷市  
 於郡東大收其利初侃在武昌議者以北有邾  
 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  
 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  
 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  
 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  
 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  
 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  
 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



寶樊峻戍邾城，趙遣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寶峻赴江溺死。建興三年，侃屢敗杜弢，至是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謂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貢始橫脚馬上，見侃言，遂斂容下脚。侃知可動，遣人諭之，貢遂降。弢衆潰，遁走道死。進克長沙、湘州，悉平，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于齋外，暮運百甕于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悉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撻搆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蘇峻之亂，侃起兵至潯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愆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

魏津經濟上本卷一

五

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蔗，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時嶠軍食盡，貸於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討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魏津，經濟上本卷一

五



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弼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收津堰止本卷一 主

進兵平峻拜太尉後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傳首建康司徒護以郭默驍勇難制臣亥大赦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侃聞之殺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

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合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性檢厲勤于事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廳事前除積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蜀悉以竹管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起兩階用之

有事而從容若無事無事而勤惕若有事此乃為匡濟時艱之手故勳業冠冕一代典午諸臣無出其右○廣州非無事之地刺史非置閑之人居恒三畝宅倘欲旦且潔除定有不能周及處况于一州運策之意蓋借以警清談廢事之習不可謂陶公刺郡真有暇日也○陶士行實心任事之



士豈有當人主蒙難而遲迴觀望之理。終只是外臣不受顧命一念，膠着胸中，大較與庾亮溫嶠諸人不協耳。此亦未能聞道之故。若謂其有二心，則郭默之事不當投袂而起矣。

### 顏真卿

顏真卿開元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大旱，真卿辨獄而雨。都人呼御史雨，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出爲

牧津

經濟

止本

卷一

天

平原太守。安祿山有逆謀，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俾濬隍，料下壯儲，膏廩日與賓佐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爲朝廷守。使叅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獨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乃大喜。謂左右曰：吾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益募得萬人，遣李擇交統之，分布諸將，慷慨誓師，泣數行下，衆益感厲。饒陽濟南清河鄆郡景成五郡長吏，各以衆歸，會

賊方破東都，遣逆黨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恐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拜戶部侍郎，尋加河北招討採訪使。真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

牧津

經濟

止本

卷一

天

之西鄰，國家平叛，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至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計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肢，無不隨從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街



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以為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轍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詣其館以兵二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

牧津經濟上卷十一 三

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關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獨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向西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

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真卿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龍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迎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眾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魯公見事之遠制馭之周當機之敏無所不及而誠心亮節知有君不知有身存唐

牧津經濟上卷十一 三

一代偉人非公其誰魯公非不以節義著而守平原一事則具見經濟之才張睢陽非不以經濟稱而守睢陽一事則尤見節義之大兩公各從其所重而言可以互相表見也○棠邑之功非得李萼備陳利害亦幾于坐失事機所以臨敵集思更為勝着

韋丹并子宙

韋丹早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



以讓庶民。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若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賈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買官受錢。卽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城州。周十二里。屯田二十四所。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三

敬種茶麥。仁侁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爲奉文世法。廢人慢。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圍梓州。乃授丹劍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江

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材瓦。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葺之。貧不能者。界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三

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于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驗。卒所告皆不實。太和裴某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



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  
衆上丹功狀命刻功于碑子宙推廕累調河南  
府司錄參軍李珣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  
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  
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是時  
回鶻已破諸郡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信重  
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畧  
雲中踰旬注徧見酋豪講諭之視亭障守卒增  
其廩約吏不得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孟

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  
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  
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  
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  
艱險每饑人輒孳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  
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  
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  
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  
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

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  
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盡  
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  
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畧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  
常以七月擊破盆羣入民家號行盆皆迎爲辦  
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素喧呼痕鬪宙至一切禁  
之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  
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  
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牧津

經濟上

卷一

孟

下平章事  
廉吏務潔其身易耳韋文明乃約於律已  
惠於及民公家之事不避形迹細民之務  
不惜身勞而規畫精詳無不爲千百年長  
計如此作用乃爲實着韓昌黎嘗稱其爲  
民興利如嗜慾知言哉其子宙偉畧精心  
不減阿翁父子並以良循爲匡濟真稱盛  
事

牧津卷之一終



一第... 丹... 卷二

牧津卷之二目

經濟下

張忠定公詠

范文正公仲濟

种世衡

李允則

陳希亮

程明道先生顯

蘇文忠公軾

宗忠簡公澤

吳正肅公潛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牧津卷之二

經濟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張忠定公詠

張詠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遊未嘗下人  
興國五年郡舉進士有夙儒張覃未第詠致書  
郡將自讓尋舉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  
崇陽縣事太宗素知詠可用累官樞密直學士  
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張永德為并  
代帥小枝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書曰永德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枝遂摧辱之臣  
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既而果有營卒  
脇訴其大枝者太宗始悟詠言五年賊首李順  
陷成都府詔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  
討之復命詠知成都府事時關中率民負糧以  
餉川師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  
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  
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  
之未逾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



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  
 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益雖收  
 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  
 日以娛燕為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  
 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進斬  
 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  
 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尚可免死  
 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  
 即日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滅

牧津經濟下 卷二

二

城中兵半既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  
 之繼恩詭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聞召繼恩  
 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  
 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何由  
 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  
 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  
 為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  
 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為賊脇  
 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

其自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  
 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  
 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  
 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  
 不亦可乎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  
 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  
 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  
 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  
 領龍猛軍人劉肝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

牧津經濟下 卷二

三

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  
 恐詠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  
 鈴轄宴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鈴轄  
 宜攝州事詠將出鈴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  
 張酒具於城西問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  
 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  
 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  
 亦有謁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  
 不滅賊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已而鈴轄兵敗



還走數十里許，鈴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  
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  
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之。吏  
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  
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僞言有白頭老翁，午  
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僞言惑衆，汝歸  
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  
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即日帖然。詠曰：僞言之興  
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四

識斷不在厭勝也。詠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  
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  
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  
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  
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  
多私鬻，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  
而遣之。官吏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  
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初詠  
之自蜀還，詔以牛冕代詠，詠問之曰：冕非撫御

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冕據  
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  
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間  
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今下  
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  
實。門人李畋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  
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  
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時謝濤巡撫於  
蜀，上遣濤謝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憂。

牧津 經濟下 卷三 五

因命與詠鑄景德大鐵錢於嘉州，一當小鐵  
錢十。銅錢一於今便之。詠中歲，瘍生於腦，不能  
巾櫛，求知穎州。上以詠名臣有人望，以真定青  
州聽詠自擇。詠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詠卽拜  
命。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詠廉知皆奸民所  
爲，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  
絕。中使祠茅山還，言城中黃雀蔽日而墜，空中  
聞水聲。上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得人，  
此固無患。今詠在彼，又何復虞。後卒於陳州，追



謚忠定詠富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詠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文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養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後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蜀風尚侈好樂詠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及詠之亡蜀人聞之皆罷

牧津經濟下 卷二 六

市號慟得詠遺像置天慶觀之仙游閣事之如生至今不懈  
張乖崖鎮蜀先示之以威信繼運之以方畧而足兵先之足食調度有方安頓有法至潛消顯禦動中發機此諸葛孔明輩一流人三代以下語經濟者吾必以忠定為巨擘○張公鎮蜀之政事無鉅細地無遠邇境無順逆而一出以深心定識徹頭徹尾無隙非精神所貫注故後人非不敢改

欲改而不能為政者使人欲改而不能其庶幾矣

范文正公

范仲淹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淹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淹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渟而

牧津經濟下 卷二 七

死者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堰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景祐初以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為仲淹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復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即吾家有之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於茲遂



卽地建學，尋進除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會元昊寇邊，韓琦從蜀還，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仲淹委任之，乃召知永興軍康定元年，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

牧津經濟下

卷二

八

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爲業，又以延州當時試藝之法，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所駢腰躬

腦躬一縛管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鎗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九步射於四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

牧津經濟下

卷二

九

射鹿子或笋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鎗，左右十刺，得五中，本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其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鎗鐵簡俱及等爲第三。步刺鎗步斫劍，卽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鋸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才錄



如第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仲淹又以郵延路入北諸路最遠、若先備復城塞、卽是遠圖、乞遣使命、令臣督諸將出兵、先修復廢砦、別置戍守、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前後凡六奏、卒成永平等十二砦、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後分秦鳳涇原環慶延鄜爲四路、以仲淹知慶州、仲淹以慶州西北馬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十

懷去就、仲淹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爲漢用、仲淹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會元昊稱臣、仲淹引疾求解邊任、乃改知鄧州、守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爲兩浙轉運使、仲淹以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仲淹遇之無倦色、甫遇仲淹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時二浙大饑、穀價方踊、斗計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抗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輳、價亦隨減、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爲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十一



可與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倉廩  
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  
興造蕩耗民力公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  
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  
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  
歲惟杭饑而不害尋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  
朔艱食青之與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  
之若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躑公至戒民本州納  
價每斛三錢給鈔與之俾僉幙者輓金往幹曰

牧津經濟下卷二 十三

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携  
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榜數  
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  
可也僉幙稟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  
厚價所誘質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  
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  
焉仲淹因上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  
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  
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

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  
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  
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  
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初仲淹筮仕時因掌  
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  
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仲淹爲  
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明年俱解去後  
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名重  
京師即昔日索游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苟

牧津經濟下卷二 十三

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猶將汨沒而不見  
也故所至輒成造人材爲國家用  
人知文正公德望在宇宙勳業在宗社而  
不知其吏事之精密乃至於此尤不可及  
者事苟真見其利民益國即衆譁羣議決  
不爲搖一監倉小臣必欲爲三州建千萬  
之澤猶曰名根爲之鼓舞若遊宴導侈此  
豈美事而公惟信心行之苟利於民不有  
其躬惟公有焉若經畧邊疆恩孚威懾此



豪傑作用之本色不足為公難也。

神世衡

神世衡為鄜州判官時元昊寇三川若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時若門諸若既陷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陵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亘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四

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也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可沛發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城逼近虜徑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使吏民習射使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徒役優重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

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視之戒以不愈必答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為之用寇至累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時承平若并保安軍北巡檢劉化基手下熟戶番部遭西賊打虜驚移傷殘戶數并投來番部並在逐塞及本軍側近住坐未曾歸業恐其失所却逃入番界仲淹遂牒神世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衡等勸會驚移熟戶番部有未敢歸業即便相度鄰近官私空閒地土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又勸會驚移人戶并投來番部其中甚有缺乏衣食存濟不得却恐致有逃走又牒神世衡相度逐戶口數目每十口已上量支借貸祿粟各一石十口已下支借五斗嘗切照管撫安無令失所又金明若番戶三百二十八戶雖給與田土緣討虜後無力耕耘又牒延州通判高延夫將番部每家十口已下各



支斛斗二石十口已上支三石並令於本處若  
食支給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  
被帶無復二心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  
之更相救常敗去遂不敢犯元昊雖屢勝而死  
亡創疾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不給多怨  
之知延州龐藉言夏境鼠食稈且旱元昊思納  
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王者  
天都王者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  
茅土分冊之野利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  
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  
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  
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  
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  
本清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  
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  
使又爲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  
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

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  
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爲我  
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衡乃遺野利書膏蠟致  
衲衣間密縫之仍囑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  
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  
龜一幅棗一葇遺野利野利見棗龜笑曰种使  
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爲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  
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  
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箠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楚極苦終不言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  
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  
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  
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  
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  
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卽相見只令官屬  
日卽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  
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  
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



厚遣之。世衡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寮屬為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范仲淹巡邊，知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太

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清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胡可失期也。」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將，獨環不求增兵，不煩

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先是世衡為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有狀，廊延經畧使龐公奏世衡被荆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項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為公下淚也。」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充

天馬行空，都出人意想卜度之外。自宋西夏用兵以來，此為第一手。○邊臣取敵定須以恩信結歸義之酋，以智術籠黠詐之虜。一如乳母之撫嬰，一如祖公之賦羊，權實雙行，逗機乘隙，所謂兔起鶻落，不容擬議者也。

李允則

李允則濟州團練使謙溥之子，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權場於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



河東路、決繫囚、原治逋欠、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今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游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資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攬、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

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及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遷西上閤門副使、何承矩爲河北緣邊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異物、而遷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河北旣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旣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



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  
言盜自北至逐下今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與版  
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  
甃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  
取材於西山大為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甃標  
里開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  
塹蒔麻植榆柳廣閭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構  
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襍事  
召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北舊多設陷馬院城上起樓為斥堠望十里自  
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  
為命徹樓夷院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  
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  
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樓望三十  
里下今安撫使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  
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  
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  
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

允則與伺僚同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  
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  
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  
日為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  
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命悉瘞  
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泆  
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  
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  
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舍宴而救事或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  
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  
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  
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  
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  
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  
者錢二千眾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  
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  
妄乃殺謀雲衣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



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  
隱卽歸亡卒仁宗卽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  
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  
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  
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  
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  
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  
間後人亦莫敢墮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  
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

牧津經濟下卷二

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大凡宇宙間真經濟手决不另爲一番起  
爐作竈事只就常人所忽忽看過者妙有  
料理聲色不動而卒之事事歸於實濟此  
乃爲裁成輔相可與造化爭盈虛與世運  
爭治亂者也若允則者吾三十年來胸中  
時時奉爲導師而卒不能窺其藩其才不  
可及其愚尤不可及也○處紫衣人與謀  
者之事其用機在有意無意之間令人不

可測所以爲妙

陳希亮

陳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  
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  
去業成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閤曰三  
儻初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  
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恠勢據民地人  
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  
場有僞爲券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

牧津經濟下卷二

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僞者再遷殿  
中丞徙知鄆縣老吏曹騰侮法以希亮年少易  
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  
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吏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  
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  
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  
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  
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  
有言柳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蜀不



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為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為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管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證所部不受，于至京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上釋禹，賞為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為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拔津經濟下本卷上

御史劾希亮及請據史。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戰，所至為暴，或疑為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

以徇。希亮獨治為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二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贊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為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于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為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牧津經濟下本卷上

為賊耳。此又嘗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為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榮之，曰：知卿疾惡，無憊。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



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為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慮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胸晝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為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為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理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為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天

庫人為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為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為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滯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千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天

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為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開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眾不敢隱乃斬元以徇



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  
 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  
 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  
 卒流海島又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  
 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証抵  
 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  
 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為憂歲饑  
 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為擅發希亮身  
 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予闕使者  
 牧津經濟下卷二 三  
 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  
 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  
 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  
 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絕以法譯者懼  
 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  
 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  
 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  
 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即位遷太  
 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

守吏邀其希亮以前議獻於朝而希亮之議是  
 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  
 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  
 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  
 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  
 幾致仕卒希亮為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  
 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  
 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  
 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母老  
 牧津經濟下卷二 三  
 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  
 諸子學卒登進士  
 陳公弼其才具雷電發而風雨至也其膽  
 決山岳峙而淵海涵也其應機箭脫弦而  
 水決谿也其操縱疾徐無不如意駕巨艦  
 於安瀾而馳駿足於康莊也至矣哉庶幾  
 宇宙之全才乎然其根抵尤在清勁寡欲  
 無欲則剛剛則空明之地何事不辨見義  
 勇發不顧利害正見真剛之作用耳至於



恕以行威仁以濟猛卽其與故人存千古之交誼尤非末世可及有宋一代異才而並乖崖者必屬公弼識者定以余言爲不妄

程明道先生願

程明道先生願嘉祐初調京兆鄠縣主簿時郡中水害甚迫令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夏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自致力常先期畢事往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先是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其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

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再移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稅遂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推止其事既而無一人不服江南種稻賴陂塘以救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事當言之府稟知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必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此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先生曰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



為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及罷，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言而令行。大率類此。移澤州，晉城令，民有以事至庭下者，必告之以存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窮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置俗始甚野，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者已數百人，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悛也。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歲為民患。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之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

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穀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諒其誠，亦不問。往時河東義勇，常以農隙講武，事應文具數，先生嚴以部伍之法，一鄉遂為精兵。熙寧中，以監察御史，哀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護小吳埽，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急告，願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請盡以廂兵見付，乃徑走埽下，論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命善泗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忽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果橫水口，遂合。眾以為至誠所致云。召還，隨差知扶溝縣事，有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



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無焚舟患。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畿邑苦稅重，歲常以救獲蠲免，然良民率輸以時，而逋負獲除者皆頑民，先生與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澤始均，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恃累世契卷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以為不可，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扶溝地卑，多有水旱，先生悉心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

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先生常曰：為今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間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劉立之常問先生以臨民之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韓持國曰：在下者多欺，將柰何？先生曰：欺有三，為利而欺者固可罪，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刑恕稱先生曰：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人不可及也。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王道之始也。其明道先生之治乎？先生之定田稅，教子弟經畫扶溝之溝洫，何嘗有一毫驚人動眾，烜赫一時之績，然而於國計於民風，則無不駸駸有唐虞三代之想矣。余謂明道先



生是宋朝第一。經濟才使其柄國，事業必不在韓范後。○宋有天下三百年，人才之盛莫過理學一途。然至於出治臨民，各有所長，未必能為兼才事。惟明道先生有體有用，無施不宜。此之謂大儒。若世人所艷稱先生，斷張三翁及欲取佛光首等事，皆其應機之小者。業已別錄。今特緝先生一腔實心經世用世者若此。

蘇文忠公賦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蘇軾以乙科，初授河南福昌主簿，以薦試秘閣，入三等，除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軾文人，不以吏事責之。軾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軾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渭河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軾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于府，使得係藉，自是衙前之

害減半。治平二年，還判登聞鼓，得直史館。與王安石異議，出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軾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於鈐轄，尤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為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三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為幸。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



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途，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旱

再至，朝廷從之。徐人至今思焉。四年，復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歲適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軾又多作鱸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褒羨禘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濫，害稼。軾

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旱

濁多淤，河行闌闊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渡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軾問至河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



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浙江湖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滄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望

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六年召入復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川先是開封諸縣多水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軾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望

被殺者噤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執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尋召入兼端明殿八年復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墜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呵問軾取其貪污甚者配隸



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復以賊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四

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軾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

附弓箭社定格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

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擊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為一火地里稍遠不聞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呼喚若強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至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條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



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一十人，於地方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方失賊共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換納，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巽

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緡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頒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眾支給，破使即不得乘私別作支用，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騷擾，文忠天授異才，而宦跡所至，不憚克勤小

物究心民瘼，惟實實為地方興永利，實實為國家計長策，若饑渴飲食而不能以一息忘，今天下有謂才士多鮮實用，文人不解吏事，每觀前哲，正不其然。

宗澤

宗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郵綏，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辟為屬，辭，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巽

升縣為軍，不報，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改通判登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使名不正，請改計議，眾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止不往，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車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



不移之計。上言邢銘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三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下。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犒將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哭

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眾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設兩翼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徵與會大名。澤履水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欽宗遣賚蠟書至。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欺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兵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

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植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先驅之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王忠孝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哭

十里。澤計敵眾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聞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遷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因果表勸進。康王即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而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力言其不可。開封尹闕。李綱薦澤。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



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澤首  
 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  
 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  
 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  
 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  
 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  
 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有  
 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  
 等，各擁衆數千，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患。澤皆遣人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  
 至開封，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  
 斬之。有詔延至別館，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  
 兵甚盛，澤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  
 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  
 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若  
 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  
 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乘義郎岳飛  
 犯法將刑，澤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

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  
 而還。陞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金將兀朮將渡  
 河，謀攻汴京。諸將爭先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  
 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  
 劉衍、趙滑、劉達、趙鄭，以分敵勢。戒諸將竭力保  
 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逝  
 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  
 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  
 劉衍等在外，必能禦賊。乃選精騎數千，使繞出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  
 擊之。金人果敗，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  
 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  
 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  
 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  
 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  
 持書來招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  
 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  
 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



敵我乃欲以見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  
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  
將皆服王策本遠會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  
解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  
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因是  
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澤在磁以趙  
世龍為中將軍澤去磁以州亭付李侃及金人  
圍磁急世龍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  
權知州事至是世龍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

牧津 卷二 聖

澤世龍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  
上下之分亦陷沒乎命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  
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  
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  
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  
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  
橋輒整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  
擲之規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  
百自衛而天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

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  
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  
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  
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  
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為二人相  
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  
之言必稱宗爺爺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  
者澤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共滅金賊刷君父  
之恥即給資糧遣之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為

牧津 卷二 聖

信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為公據付中國被  
虜河北之人澤謂人曰事可舉矣埃回鑿當以  
身先故請歸京尤力辛卯金人分道渡河詔遣  
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  
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澤即上奏曰臣  
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取懷衛濟相等州遣王  
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洛  
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  
路並進既渡河則山砦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



百○萬○契○丹○見○亦○必○同○心○殲○殄○乞○朝○廷○遣○使○奉○言  
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携○虜○情○遣○知○幾  
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論○以○禍○福○必○出○助  
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鑿○之○期○兩○河○可  
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  
石○為○諸○將○先○疏○入○不○報○澤○嘆○曰○吾○志○不○得○伸○矣  
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  
因○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嬰○然○曰○吾○以○二○帝  
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  
牧○津經濟下卷二

五

流○涕○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  
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連○呼○過○河○者○三○而  
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遺○表  
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  
忠○簡○公○忠○肝○義○膽○貫○天○日○而○泣○鬼○神○雄○畧  
遠○籌○鞭○雷○霆○而○疾○風○雨○如○此○才○畧○可○與○國  
運○爭○存○亡○可○與○造○物○爭○興○廢○料○敵○設○謀○應  
卒○制○變○直○出○韓○范○諸○公○之○上○蓋○諸○葛○孔○明  
一○流○人○也○余○誦○公○遺○事○窺○公○深○心○大○較○妙

用○在○能○知○人○能○用○人○而○一○出○以○至○誠○相○感  
故○雖○夷○狄○盜○賊○無○不○為○用○所○以○能○收○豪傑  
之○心○○駕○馭○英○雄○亦○無○別○術○但○能○使○人○有  
死○敵○之○心○則○我○便○能○收○為○制○敵○之○用○操○縱  
將○士○亦○無○別○法○惟○能○為○斬○將○之○帥○則○自○能  
有○斬○敵○之○兵○此○意○惟○忠○簡○公○故○饒○為○之

吳潛

吳○潛○以○觀○文○殿○大○學○士○兼○沿○海○制○置○大○使○判○慶  
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教○養○於○常○餼○外○日○增

牧○津經濟下卷二

五

給○錢○一○百○二○十○貫○分○齋○造○食○復○撥○沒○官○田○產○歸  
之○學○以○廣○樂○育○凡○學○計○不○續○支○移○那○給○有○請○必  
俞○鼎○建○又○和○永○豐○朝○京○三○門○而○甬○水○靈○橋○東○渡  
悉○繕○治○之○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  
船○防○定○海○成○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  
按○籍○科○調○吏○並○緣○為○姦○民○甚○苦○之○潛○立○為○義○船  
法○令○三○郡○部○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  
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眾○辦  
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貲○俾○蓄○以



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文詢用有時著  
為成式其船專留江滸不時輪番下海巡緝船  
戶各欲保護鄉井競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日于  
三江合兵民船閱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于夜  
飛山統以偏校餉以生券給以軍艦使漁戶有  
藉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京師  
又立烽燧分為三路皆發軔于招寶山一達大  
洋壁下山一達向頭寨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  
密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者悚惕潛尤究心水利於郡城平橋立水則刊  
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為啓閉遇淫潦輒委官  
啓開泄水民免墊溺他山洪水灣隄崩河決卽  
其地為三堤西七鄉無復早曠之憂墾管山河  
導西江二百餘里之水滙于茅針磯鄞慈定皆  
沾其利已有襖鄞之棟木礮永豐礮開慶堰鄭  
郎堰北津堰西渡築江東道頭以濟浮梁所不  
及堰慈谿之雙河使越人不得隣為壑堰黃家  
開支浦又為黃泥埭為新堰為新堤造高橋凡

諸邑淤河淺港悉浚治之重修驛路至今有  
公衢吳公塘之頌置永豐倉準常平之法建廣  
惠院一百五間合六廂之鰥寡孤獨瘠羸跛躄  
者三百人廩之開惠民藥局歲以春夏施其劑  
每三年之間雨暘常愆期澗無時不禱有禱輒  
應屢致豐稔麥有三穗之瑞民甚德之嘗自為  
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憂晴憂雨心其懇  
惻如此

牧津 經濟下 卷二

五

觀文相公不以治郡而疎綢繆之計不以  
重臣而忽民瘼之念古人當官盡職之義  
令人可法可師而至於經綸措置卽一郡  
之政可以相天下矣○正肅公所規制似  
一勤職之吏可及然其綢繆四境軫恤窮  
簷惟恐一物之不得其所此其以宇宙為  
度量何可及也故錄之於經濟

牧津卷之二 終



牧津卷之三

消弭上

龔遂

種嵩

祭彤

裴潛

鄧艾

馮道根

楊公則

牧津

消弭上

卷三

蕭恭

王慧龍

陸胤

韋仁壽

厲文才

盧弘宣

楊大異

裴懷古

賈琮

伏湛

田豫

鄭渾

沈璞

李崇

梁習

蕭恭

蕭景

徐敬業

段秀實

柳開

周渭

秦再雄

牧津卷之三

消弭上

明山陰祁承燦

龔遂

龔遂為渤海太守時歲饑盜賊羣起宣帝召見謂遂曰渤海擾亂朕甚憂之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

牧津

消弭上

卷三

一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盜賊吏諸持鋤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

治亂民固如治亂繩而御劣民更如御劣馬急轡促駕馬之逸也其有已時乎渤海之政始終持一安字為主而作用在緩此



造父調良之法也。○果欲為盜賊者，不  
持兵器與農器之間，遂特示之以意，留此  
一着為解散地耳。

### 賈琮

賈琮舉孝廉，歷官為京兆令，有政理，先是交阯  
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  
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  
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免遷代，故吏民怨叛，  
中平元年，交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

牧津

卷三

三

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  
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  
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  
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  
資業，招撫亂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  
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  
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  
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尋以為  
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

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嘗遠視廣聽，糾察美  
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御者褰之，百  
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於是州界翕然。

賈孟堅受命荒微，惟一意為撫綏安養之  
事，而詰盜戢奸，已在其中，持危定亂，固無  
異術也，至謂遠視廣聽，大得刺史之體。

### 種嵩

種嵩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

牧津

卷三

三

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  
漢德，其白狼槃木唐敢叩樊諸國，自前刺史朱  
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  
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嵩糾發逮捕，馳傳上言，  
而二府畏懼，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嵩，會巴  
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  
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遠  
嵩承，太尉李固上疏救之，梁太后省奏，乃赦嵩，  
嵩承，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嵩為梁州刺史。



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種嵩潛布恩威，使蠻貊革心而向化，此真戢亂弭暴，造福一方。若其發永昌太守金蛇之媚，尤見風裁。

後漢書 卷之三

四

伏湛

伏湛以父任為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狗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湛本廉吏，至立斬惑眾之門下督，可謂具

體用才

祭彤

祭彤，遵之從弟，早孤，以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賊過見其尚幼，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彤有權，器視事五歲，縣無盜，聖書勉勵，增秩一等。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逆擊之，自陷

後漢書 卷之三

五

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自是鮮卑不敢闕塞。彤以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使招鮮卑，示以財利。其後偏何等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嘉其功，又美彤清約，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



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被帝每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

祭次孫智勇超人律已乃至衣無兼副如此廉將安得不立功遜陞後爲左賢王所誑坐逗留下獄臨終猶戒其子悉簿上所賜物卓哉志行可風債帥矣

田豫

田豫初從豫州刺史劉備以母老求歸遼東太守公孫瓚使豫守東川令瓚敗鮮于輔行太守

牧津

清江上

卷三

六

事素善豫以爲長史豫因勸輔歸命曹氏司空操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歷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聲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陳弓弩持滿於內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平代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前太守捕繫音黨與五百餘人豫至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告語羣

賊一朝解散郡內清淨文帝初北狄彊盛乃使豫持節護烏桓校尉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因而救善討惡以示恩信胡人破膽威振沙漠凡通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毀孫亂邊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

因地形回車結陣甚得兵家因地之意破械遣囚遂至羣賊解散其威信已孚又何

牧津

清江上

卷三

七

以構離使爲讐敵前後自相矛盾耶然救善討惡自足示虜恩信

裴潛

裴潛爲代郡太守烏桓王及其大人各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操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撫之以靜單于以下



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累漢書單于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

按誅單于表裏者乃足懾其魄非徒外示鎮靜而已

鄭渾

鄭渾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後稍豐給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畧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

牧津

消弭上

卷三

八

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一以充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渾率吏民斬興及其支黨又賊斬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畧還及趙

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魏王操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民安於農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魏王操益嘉之文帝即位遷陽平沛陽二太守與陂過開稻田租入倍常民賴其利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倣此又以郡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益樹五果入魏郡界村落整齊如一民得財足用饒帝聞之下詔稱述告

牧津

消弭上

卷三

九

布天下

鄭渾有定變制亂之畧而兩為郡守惟循循樹藝灌溉之是務安內以為攘外是真消弭

鄧艾

陽城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



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剖分叛胡之勢漸出同處之民艾之所見甚遠然終不能杜五胡之亂華人謀定有未盡不可盡委之氣運○華夷不同風宇宙之所以分內外也未有夷狄叢聚而不釀無窮之禍者晉之君臣夢夢固不足言

牧津

清源上

卷三

十一

然後世習旦夕之苟安而不為深遠慮者令人扼腕

沈璞

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奈何去之諸君嘗

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質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聞盱眙有積粟一攻不拔即留數千人守之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

聚數十萬人於城下未有不敗此古今之

牧津

清源上

卷三

十一



定理然狂寇臨城曾不能為須臾之守何見事憤憤若此視盱眙太守古今人真不相及矣

馮道根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眾二萬奄至城下眾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開暇戰又不

牧津消河上卷三

十三

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敵未至而兢兢若將至敵至自然應之以暇非欲借此示敵也

李崇

李崇孝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

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於要路俄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兵故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

牧津消河上卷三

十三

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荀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嗟咨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為軍兵李益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門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



慶賓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慙爲我往告我  
兄必重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  
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鞠卽伏時霖雨十  
三日大水入城崇與兵泊城中而水增未已崇  
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  
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  
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  
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死可矜後隨高人規自  
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綸等受梁假豫州

牧津

清江上

卷三

十四

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  
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畧在州凡十年  
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  
虎

沈深二字足盡崇一生謀畧○置樓懸鼓  
用以禦盜此法今當亟行

楊公則

楊公則和帝時授湘州刺史武帝軍次沔命公  
則率湘府之衆會於夏口時荊州諸軍悉受公

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敢焉郢城一  
帝命諸軍卽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業  
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  
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  
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  
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  
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  
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  
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

牧津

清江上

卷三

十五

漢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戰輒  
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寇敵爲多及城平  
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率麾下列陣東掖  
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初公  
則東下州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  
諸屯聚並散公則爲政雖無威嚴然守已廉慎  
爲吏民所悅湘俗軍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乃  
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  
爲法則



號令嚴明秋毫無犯者戰則勝攻則取  
事不濟

梁習

梁習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轉  
侯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聲還為曹令史  
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  
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  
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  
往往基時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  
牧津清弼上卷三 去  
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  
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清以為勇力吏兵已  
去之後此音近切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  
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  
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  
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  
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  
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  
八年州屬冀更拜習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

時方使人于上黨取六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  
田都尉二人各領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  
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首召其豪次發諸丁一境之人皆為我用  
不除盜而盜自無若其置屯田以給人牛  
之費今運餉陸軌之地亟當做行

王慧龍

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  
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  
牧津清弼上卷三 去

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  
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  
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  
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  
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  
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刃玄伯  
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  
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  
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



何憂乎、遂捨之。

慧龍以仁義為扞蔽、似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其言近迂、然農戰並修、綢繆有地、

蕭恭

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弟縱暴、州人未期聚、黨反、武帝以蕭恭為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狗賊、示以恩信、賊服其勇、是夜還三合、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

牧津

消弭上

卷三

六

遣使請降、

只於緩急二字籌賊、大有遠識、如此不煩誅戮、乃真消弭、

陸胤

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時交阯九真夷賊、攻歿城邑、交部騷動、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遣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幽深不羈、莫不稽顙、交城清泰、就加

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永安元年、徵

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嚴

表胤曰、胤銜命在州、十有餘年、實帶殊俗、寶玩

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

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助王室、

撫綏惟有安靜不擾一法、然必上康則下

安、

蕭景

蕭景為寧蠻校尉、荊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

牧津

消弭上

卷三

九

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為蠻累為邊

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

人來侵、每為矛盾、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

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

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雋擊志於潺溝、大破

之、景初到州、省除出迎羽儀器具、不得煩擾吏

民、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詞訟、觀農桑、郡縣皆

改節自勵、州內清靜、抄盜絕迹、

能使郡縣皆改節自勵、何盜不絕、



韋仁壽

韋仁壽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賊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沓。邊人苦之。多畔去。帝素聞仁壽治道。詔檢教南寧州。寄治起崗。詔歲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賓見。即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牧津。清江上。卷三。主。

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酋即相率築城起廡。甫旬畧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

開地數千里。置七州十五縣。如此勳績。能使蠻酋不以畏而以懷。超人一等。

徐敬業

高宗時。蠻羣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彼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

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處。分他事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吏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所有。乃更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惟召其魁首。責以不早降。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也。

敬業膽畧。自是不凡。然亦是先聲足以奪人。但英公逆知其必破家。何也。

厲文才

厲文才。貞觀初為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靜。荔蒲之寇猖獗。屠斫人民。焚燒城邑。一方震動。文才臨郡。朞月。設奇禽。斬羣盜。悉平。威愛被於遠邇。改容州刺史。容人聞之。鼓舞歡呼曰。厲道州來。吾屬得恃矣。文才下車。悉心撫字。不朞年而為生色。赫衣革心。無夜吠犬。民皆稱之。曰。厲



盜平民化，皆不出朞月間，厲父之稱，名與

實副

段秀實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為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羣行，顏頤於市，有不嫌，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瓮盎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白狀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怡然不

牧津 補上 卷三

主

為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自請曰：公誠以某為都虞候，某能為公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示門外。一管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然。秀實因曉諭之曰：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元帥

功空天地，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誑

歸罪乎？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為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侯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令公勛名蓋世，即最驕悍之子，必不忍以

牧津 補上 卷三

主

家聲墮地。故秀實之言，得乘機而入，然咄嗟談笑之間，初若披示之以心腹，既而玩弄之于股掌，真大豪傑操縱手。

盧弘宣

盧弘宣遷京兆尹，時歲饑，盜贅結酋豪自王，偽署官吏，發教脅，招亡命，聯蓬瀛，嘉榮諸州，誅蠻落，搖亂根株，盤熾。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罪者，置軍中，辱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賊窟，吏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或言



省人便安之。然犯者不誣貸。河朔政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始除之。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政目簡省。是寬厚人。而遇事更饒才局。

柳開

柳開選知常州。至則遣人招諭羣盜。設計擒之。賊懼悉來歸。因出私錢為賞。解衣賜賊帥。置之

休津消詳上本卷三

香

左右。或曰。寇不可近。開曰。彼失所則盜得其所。乃我民也。始懼死而親愛之。出其望也。以赤心感之。彼必盡歸我矣。不半歲。境內悉寧。命知環州。是州與吐蕃接境。州人與蕃中貿易。悉自制。衡量。增減其直。以與之。或戎人有訟。官司又不之理。以故戎境多怨。開至。一其價直。民欺戎人者。罪之。部落翕然歸向。未幾。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趣環慶。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詣州號訴。且曰。力不逮。願

一矣。開亟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軍計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能開。即馳請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

福

只是一意撫綏。不知道地方多少和平之

楊大異

楊大異為移遠尉。有峒寇擾民。致討積年弗獲。檄大異往治。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詣

休津消詳上本卷三

香

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即留告身為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

告身便足信乎。要其感化者。定自有法。

周渭

周渭解褐為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專恣。朝議選常參官。強幹者蒞其屬邑。以渭知永濟。彥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畧不



降屈示以朝廷之威重，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暴廢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且口砦，多戍兵，益軍教，俄縱其下爲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懾服。詔書嘉獎，命兼本砦鈐轄。開寶元年，鳳州總治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還知棧州，殿直傅延翰爲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鞠得實，斬於西市。

牧津 補止 卷三

五

抑橫帥，誅匿盜，斬暴兵，無不弭耳帖心，豈徒一強得吏可襲取哉！必事當其機，威信其法，風行雷動，乃得如此。

裴懷古

裴懷古以上書補下邳主簿，遷監察御史。姚弋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歸者日千計。俄縛酋首，遂定南方蠻，立石著功。姚弋酋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

古爲桂州都督，招討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爲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信之且不信，況易之哉？荅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邪？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單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爲并州人，知其還，携扶老稚出迎。崔宜道始代爲長史，亦野

牧津 補止 卷三

五

次，懷古不欲厚懷，宜道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孫佺代之，佺不知兵，遂敗。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監軍韓琬稱其馭士信，臨財廉，爲國名將。忠信可行，蠻貊人情自不相遠，扶老携幼之迎，豈易致哉？馭士信，臨財廉，所由來遠矣。

秦再雄

宋太祖時，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再雄本僑人



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時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獠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數出寇邊、以致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聞再雄名、召至闕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即除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榮異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休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奔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五州連家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安安、由駕馭再雄之力也。

蠻夷中、如再雄之才畧者、豈繁無人、然能

以一州租稅盡予之、而且聽其辟吏屬者、乎、如此駕馭、安得不得人死力、今黔滇之流毒酷矣、草澤英雄、似不可無此鼓舞法、○再雄一獠種、便能為國家作萬里長城、便可與狄襄武相頡頏、余特錄此、以見蠻夷中未嘗無人、惟在上之所拔識耳、

牧津 清江止 卷三

无

牧津卷之三





牧津卷之四目

消弭下

曹瑋

吳育

張方平

程明道

二見

程琳

王德用

沈晦

呂公孺

楊偉

葉夢得

許應龍

查道

張奕

劉敏行

牧津消弭下

卷四

一

虞槃

廉希憲

孔鏞

吳惠

姜綰

朱諫

胡世寧

聶豹

張欽

趙勳

徐甫宰

牧津卷之四

消弭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曹瑋

曹瑋在泰州時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單弱不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獲謀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為築堡使自墾其地為方田環

牧津消弭下

卷四

一

之立馬社一馬死眾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藩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悉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法

塞下粟每苦數鍾致一石故墾田樹穀此防邊第一事曹寶臣更以教射為鼓舞誘





之使耕，又因耕以收市馬之利，至於墜其地為方，立馬社以便眾，開濠設險，真是萬里長城，獨屬羌立首領為本軍主，恐重其事權，尾大難制，不可為法。

吳育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之，育白使曰：欲藉兵立威耶？欲得妖人以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育曰：吾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耳。一弓手招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亂民之變，起于激者十九，正肅公不動聲色，而全蔡州數百萬生靈，仁人之功，為福遠矣。○妙在款中貴，而卒能召至十人，送京師，自然能令主信，此之謂旋轉造化手。  
張方平

張方平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韶將入寇，攝守詢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日不閉，得印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方平素喜談兵，已料智高在股掌中，即流言非妄，亦不懼其為邊境擾，故一味鎮之。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三

以靜，其中自有料理，若謂遣戍卒，張燈開城，只此見張公才畧，方平不若是之疎。

程明道

程明道先生顥，簽書鎮寧軍判官，朝廷開修三股河，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眾逃歸州官晨集，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眾畏昉，欲弗納。



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其當之。即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上聞，得不復遣。

明道先生遇事具有定力，然約歸休三日而復役，於法紀亦不三盡弛。

程琳

程琳知益州，治大體，累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州有不逞者，聚少年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號，作士卒衣裝，鏡鼓簫吹，日椎

牧津

清源下

卷四

四

牛為會，民有駿馬，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從其羣，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術也。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賽會迎神，叢奸叢亂，有地方之責者，首當

以定力鋤之，今邪教之行，蔓而後圖，徒令

玉石俱焚耳。

王德用

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兵法原有示弱示強之道，此故以示強消

虜之雄心。

沈晦

牧津

清源下

卷四

五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揚州，將召為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耶？不果召。帝如會稽，移守婺州，以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



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方以韓世忠屯兵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雖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否。然晦不為世忠所樂，尋提舉臨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六

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畧，兼知靖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為本州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洞蠻，歲出為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諭以威信，皆詣府請降。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

元用才具，亦自過人。然終不免於人言，屢起屢蹶。豈士人細行，果為終身累耶。抑如高宗所謂言雖壯而膽志怯者乎。然能駕

馭南蠻，不煩一矢，斷非恇怯者所能。

呂公孺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鋪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耳。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遣人迎諭之最妙，黥一人更妙。」

消弭下

卷四

七

楊偉

楊偉通判單州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為而反？」曰：「將有訴於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



當但亂之始，人心洶洶，便能籍首惡而靖餘黨，必平日有威信素孚在。

葉夢得

葉夢得紹興初，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張瑄、石閻、臯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雖陽受朝命，而陰與豫通，夢得諭以禍福，皆聽

救津

清源下

卷四

八

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人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江防措畫八事，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命諸將審度敵形，并力進討，明年，金人入寇，遂至柘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

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軍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羣，上章請老，特遷一官。

夢得御敵之局，大槩只是因敵而用，所至屢得叛寇之力，此豈空言所能招諭，此中大有深心。

許應龍

救津

清源下

卷四

九

許應龍知潮州，盜陳三搶起贛州，出沒江閩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韓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軍分道追剿，盜逼境上，應龍亟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壑，斬木塞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蒐捕親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



則陳不戰擒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偶總搜其橐中金銀，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齊民，詳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方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混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鬪，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悅，率父老鳴缶擊筒，踴躍詣郡謝去。之日，閩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為禮部郎。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十

料敵不難，感峒獠為難，只一平決而蠻夷感悅若此，然則洞酋所在倡亂，要皆司土者不能平心一體視之耳。

查道

查道徙知果州，有酋寇何彥忠集徒二百餘，詔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誣誤耶。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直趨賊所，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

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歸農。嘗出按部，側有佳菓，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

不識仁君，肯相率投兵羅拜乎，所以豚魚之格，惟在一孚。

張奕

張奕以廕補官，仕偽齊，為歸德府通判。齊國既廢，齊兵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其要。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十一

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畧盡，擒其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奕以閩門保郡人無他，遂止。及以河南與宋，改同知沂州防禦使事。三年，宗弼復收河南，徵奕赴行省。既定汴京，授汴京副留守，歷陳秦州防禦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詔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壟而戮其屍，折



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使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爲鼠侵，而條上其罪，苟欲開邊釁以雪私讐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

奕仕金，金史以爲不務如此才，惜不爲宋用耳。○開門以二三路是定變一法。

### 劉敏行

劉敏行，景遷肥鄉令，歲大饑，盜賊掠人爲食，諸縣老幼入保郡城，不敢耕種，農事廢，畝畝荒蕪。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十一

敏行自州借軍士三千，護縣民出耕，多張旗幟，爲疑兵。敏行率軍逃避，日暮則閱民入城，由是盜不敢犯，而耕稼滋殖。轉高平令，縣城圯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已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借軍以衛耕農，今沿邊當行之，榆關以外尤當行之。

### 虞槃

虞槃爲湘鄉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人曰：某方火，卽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寢食盡廢。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享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召巫鞠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吏民始服。杜紘之消變，以緩着，虞槃之消變，以急着。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十二

事各當其機耳。

### 廉希憲

廉希憲爲京兆四川宣撫使，時渾都海反，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兵應之。蒙古官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并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今衆志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可因其懼死，並皆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



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  
紐鄰奧魯官得釋大喜過望人人感悅入春果  
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

今反側者為精騎是造化生心手

孔鏞

孔侍郎鏞生平以忠信自厲知田州日尚僚舍  
卒犯城鏞蒞任才三日郡兵先以調發衆議閉  
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抵應諭以朝  
廷恩威庶幾自解人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四

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俟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  
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即命騎  
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土兵鏞笑却之衆乃乘  
城向賊啓門賊以為出戰鬥啓一馬乘官人出  
二人控絡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鏞曰我新太  
守也當至爾尚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  
導以行遠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  
他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胥裸人于樹  
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

鏞不顧徑入崗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焚三  
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室  
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  
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會問公為誰鏞曰我  
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  
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  
救死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  
孫不忍使殺害汝若能從我當宥汝前罪以穀  
帛資汝爾後勿復劫掠若不從我可殺我後有

牧津 消弭下

卷四

五

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  
公誠能相卹終公任不復擾犯鏞曰然我一言  
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具食來  
衆殺牛馬為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  
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  
廳廬舍設床褥鏞除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  
鏞曰我尚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  
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  
間鏞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



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巾裙，羣生奔走，鋪設。出崗，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鏘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鏘入，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固是忠信行於蠻，而深入叵測，推心置腹，還是其一副膽力勝人，至種種作用，更有機權，非識力素定者不能。

吳惠

牧津 補 下 卷四

六

吳惠爲桂林府知府，桂林俗好競渡，輒爭勝殺，人獄連年不解，惠至，嚴禁其俗，不得復爲競渡，訟獄衰止，適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監司方議征，進請於朝，惠亟白曰：義寧吾屬地，請自招撫，不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徭人則騰跳上下若飛，聞桂林太守至，啓于魁，得入，惠告曰：吾若屬父母，欲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揚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

數千人衛出境，殲羊豕境上，惠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歸報監司，遂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主爲帥，監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撫，監司主征，蠻夷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徭從山頂覘得惠使，具明武岡之寃，監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惠如父母，迄惠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十年，囹圄空虛，庭草長丈，獄吏無事，遣校諸州倉糧，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

牧津 補 下 卷四

七

有孚惠心，惠之謂矣。

姜綰

姜綰以御史謫判桂陽州，歷轉慶遠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綰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回境之外皆賊窟，綰計先剪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攻戰，無何皆成銳兵，盜賊稍息，初商販者舟由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爲利，綰一日自省，遡江歸，哨者假以情見迫，遠謹言賊伏，陳誠，綰陸行便，曰：吾守



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耶。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再行者無所用哨。

遇事自當有定見。

朱諫

朱諫初知歙縣。以幹治。去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以強項失上官意。久次始遷知武定州。復以事忤巨璫。走訴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聞者胥為諫恐。而諫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數也。

牧津消彈下

卷四

六

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武選郎。時贛州大帽山賊延袤閩廣數千里。中多谿谷。賊憑要害。時出為民害。朝議僉曰。非朱諫莫可治贛者。遂出知贛州府。蒞任無十日。即舉兵壓賊境。下令曰。能捕賊者。即以所得賊貲資之。官無所與人。懷利競赴敵。殲其魁。俘惡黨數千百人。諫度其窘。遣使招徠之。俱倒戈降。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以牛糧。俾耕以自食。賊感激。遂為良民。以能調知吉安府。郡中民有倚宸濠為暴者。前

後二千石。皆憚濠置不問。諫憤然曰。守何為者。而能坐視鼠輩橫若此。且王府何為。悉械繫之。按如法。時濠叛。謀寔成。諫計卒難告變。惟備餉募兵。浚湮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內艱。歸。歸二年而濠果叛。後都御史王文成公稔知諫守吉時有夙備。至是謀討濠。曰。非之吉不可。乃走吉與伍文定定計討濠。

有妙用。亦有執持。

胡世寧

牧津消彈下

卷四

九

胡世寧出知廣西太平府。郡陋甚。屬吏桀黠難制。至則推心撫之。絕其饋獻。踰月。吏酋欣服。惟所操縱。惟太平知州李璿阻兵負固。跳踉不已。乃密啟龍英州趙元瑤捕之。元瑤與疾力攻。渠魁面縛。散其積以紓乏困。籍記治夷十事。為代者告。黃文昌兄弟稔亂。大將徂征。世寧協贊。方畧。不費一矢。掩捕成獄。羅陽爭立日久。世寧以一言定之。若盈若詳。以疆土構釁。為盡其疆界。渠酋帖息。郡治三面逼江。惟北無險可固。因建



壺關堅厚閭峻費不及民至今賴之在郡僅半載以艱去當代稱治邊郡之良者必歸焉

蠻夷慕化何地不然絕其饋獻人自悅服

聶豹

聶豹出為寧波知府改蘇州政體尚加嚴曰吳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故未易行也其後法舉而人果率教尋以艱歸復用薦召知平陽豹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既至嘆曰是其民饒于財虜所必攻也為書諭富民及釋其罪

牧津

消河下

卷四

三

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果犯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功聞世宗喜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明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

守臣職在備邊備之一字可以釋思

張欽

張欽知清遠縣有能名時盜起程鄉僭擬名號眾且數萬江西福建屬邑皆被燬掠大兵徂征

俘獲日至而盜不衰止都御史林庭選議非良令牧之相宜誅撫兵勤未已乃奏易欽程欽

欽至即請罷兵從吏士數輩抵賊壘賊因聞欽名不敢迫欽開諭禍福設兩端如是則生全自

保有父母妻子不則戮一眾心動有泣者居數日賊魁鍾萬璉傳時王

珍玩侑千金為壽欽取珍玩碎之而麾其金曰若等方為農生業顧懷寶以賈罪耶金可以買

牛買田器為衣食若等宜自懷之賊相顧驚喜

如獲賜欽笑指諸兵衛目其魁曰陳此何為魁與其黨伏拜曰願如公教棄刀狼籍呼聲喧谿

谷為留一月餘夷堡墮障籍其丁壯老幼婦女四千餘人散遣之條畫使耕田築室各有寧宇

邑目其民曰新民

此君以潔守為柔遠服人處故不在多

趙勳

消河下

卷四

三

趙勳授瑞金令有循聲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勦莫及酋長葉氏世統

趙勳授瑞金令有循聲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勦莫及酋長葉氏世統

趙勳

趙勳授瑞金令有循聲先是安遠有黃鄉賊洞路通閩廣萬山巖險征勦莫及酋長葉氏世統



其衆督府奏爲千夫長使就羈束葉亡其妻曾氏代夫王洞二子幼姪葉經糾衆剽掠提督都御史奏請征之官軍敗於賊殺一千戶一縣丞勢張甚於是兵備副使薛甲謂督府曰事迫矣非趙瑞金莫辨此賊募召問方畧勳曰賊方銳戰必敗也今聞賊亦自固且厭其首亂可往諭使自縛虞公壯而遣之遂挾四小隸單騎入洞初往賊猶未信列兵露刃夾道擁視勳推誠慰撫曾氏相率跪服手縛葉經及梗化肆掠者數十人以獻餘黨悉降勳又諭曾氏曰官軍征汝奏聞於朝今雖縛姪而二子不詣軍門何以示效順曾氏卽出二子付勳曰二豎子之命在公矣勳曰二子卽吾子也當是時諸邑聞瑞金縛賊且得曾氏二子歡呼道路勳以二子入軍門觀者萬人無不稱快督府不待報卽以便宜赦曾氏二子送郡學觀禮勳再入洞築城寨設巡司而黃鄉賊無不歡呼樂業不餉一軍不廢一矢百年通誅一旦歸命以治行徵拜南京監

牧津 清弼下 卷四 三

察御史

黃鄉洞酋母子本非欲叛故一言自定觀其言曰二子之命在公可爲惻然送學觀禮甚爲得體至於再入蠻峒築城設官使人情歡呼樂業非才誠俱備者不能

徐甫宰

徐甫宰少負奇節慷慨有議論每以經世自期謁選得武平令武平當閩粵之界山寇蟠結時出擾城邑吏無寧廨他吏得此輒環顧妻子泣

牧津 清弼下 卷四 三

不敢往宰拜命欣然携一僕兼程就道至則問疾苦寬徭役溪流時時溢嚙城爲築隄捍之城中之水乃鑿溪引泉入之以資汲飲邑城久圯亟爲舉工而旁賊諸寨舊無城壘時苦剽掠特爲築城立堡以防盜凡三大役費以千計而民不知歲饑爲發倉平糶民賴無殍暇則進諸生爲陳說義理令歸語其家轉相告誡如是者歲餘遠近化之卽藪澤諸寇亦皆革心向化有不平事往直於庭帖服而去鄉有渠惡將鼓衆從



賊宰偵知擒戮於市其兄弟子姪朝夕服役無怨言李古春梁寧輩負險以叛督府將發兵討之宰曰無遽征彼固吾赤子特求生不得耳乃單騎詣其巢曉以禍福賊羅拜泣下即解甲降宰按事之福寧島夷突至州守病不能起城幾陷宰以便宜且守且戰城賴以全又以計擒他巨盜徐東洲梁道輝等藪賊一空調宰程鄉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於是諸寇聞之亦率黨以至所過輒相戒勿犯獨石窟首賊未至宰以牧津油弼下卷四西

義讓之不悛則密令其黨擒致之其治程鄉一如武平無何閩中劇賊蜂起徵兵至十萬久不能克宰不用隻矢獨開城釋疑懸賞以激衆心遂俘徐加梯縛林朝曦溫鑑斬首以徇餘黨潰降室家相保宰之力也

生平自負經世而小割一邑其効便已彰彰若此名下固無虛士

牧津卷之四終

卷之五目

匡定上

李章

張奐

陳球

度尚

楊璇

朱鶴

駱俊

呂

黃晟

羊

吉道恭

李

丁紹

杜慧度

牧津匡定上卷五

溫造

朱齡石

張齊賢

向敏中

范純仁

張雍

張煦

陳規

趙希瑄

趙方



汝津卷之五

匡定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章

李章初為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數從征伐，及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所在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燕飲，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破之。吏人遂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一

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瑯琊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據管陵城。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

定亂固貴于握機，然慷慨之氣足以吞賊。

張奐

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南匈奴寇美稜，東羌復舉種應之。奐壁惟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匈奴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人廩，使金如粟，不以人懷，悉以金馬還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二

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皇甫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年，復拜武威太守，平均



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

張然明可為曠代異才乃其作用一以廉潔為本即其守武威之政不過平賦率厲若平平無奇然以安內攘外治平一世而有餘司牧之所尚斷可知已

陳球

陳球舉孝廉除繁陽令辟公府舉高第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陸梁太尉揚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設方畧朞月解散適州兵朱蓋亂轉攻零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三

陵郡郡苦卑濕編木為城不可守備掾史白徙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乃悉老弱死守弦木為弓羽竹為矢引機發之射千餘步賊激水灌城球因地勢決水反滄賊衆相拒不下會中郎將度尚至球募士共擊破之上命賜錢三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

不但輸攻墨守饒應變之才惟顧國家而不顧妻孥急公一念尤不可及

尚

尚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發摘姦非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殺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二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四

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積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



今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利之所在，人爲責諸。妙在潛焚其營而去。牧津匡定上卷五 五

其驕心，誇其珍積，而鼓其鬪志，如此作用。自能平賊。

楊璇

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毅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駭散，追逐

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守令能曉將畧，制勝何必在多。今禦奴制虜，此法可用。

朱儁

朱儁少孤，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重之。山陽度尚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牧津匡定上卷五 未

攻破郡邑，卽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謂合五千，分從兩道而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以萬計，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畧，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



殺郡守褚哀屯宛下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七

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鏐秦頡皆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山望之顧爲張超曰賊今外圍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萬

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散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餘衆解散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等賊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已而漸寇河內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八

通令京師於是出儁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

料敵設謀具有成畫漢季羣盜四起而儁乃左投右勝右投左勝真濟世才至謂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此語猶深守招安養亂姑息釀毒之害

駱俊

駱俊以察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時袁術僭號



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百姓安業歲入  
京坻櫛比天下時方糜沸百姓如在水火中  
留獨不受兵燹饑荒之苦鄰郡饑者多禱負而  
至俊傾資賑贍多所全活民育子者厚遺米肉  
所生子多以略爲名後術衆饑遣使求糧俊曰  
爾爲盜則可吾以糧資盜則不可拒絕不與術  
大怒密起兵襲下陳留遂被殺百姓聞之皆奔  
走號泣子統仕吳爲偏將軍

當羣雄鼎沸之日而尚能撫循惠愛之政  
牧津匡定上卷五 九

其才不可及但拒術之求糧則正而不能  
防術之襲攻則疎

呂岱

呂岱爲孫權餘姚長討平會稽東冶五縣賊有  
功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從取長沙三郡  
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爲交州刺史到  
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  
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  
時桂陽滇賊王金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

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黃  
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  
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  
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  
潘濬卒岱代領荆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頃  
之廖式作亂零陵蒼梧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  
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攻討一年平定之復還  
武昌時年已八十矣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  
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

牧津匡定上卷五 十

遷上大將軍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  
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詢家妻子饑乏權  
聞之歎息以讓郡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  
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聞股肱耳目其責安在  
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  
徐原慷慨有大志岱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  
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  
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曰是吾所  
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







道以決塹水道恭復載土塞之相持百餘日  
後斬獲不可勝計魏造大梯衝車攻圍日急道  
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  
或貫兩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  
餘丈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  
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  
兄子僧總從弟靈恩及諸帥謂曰吾受國厚恩  
不能滅寇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  
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十三

努力守圍城臨終尚不忘國才與誠合

李洪之

李洪之為河內太守河內北運上黨南接武牢  
地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  
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  
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西羌胡  
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  
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  
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接南白

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閉以六  
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使持節安南  
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  
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  
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  
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  
尤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湯郎羌深居山谷雖  
相羈縻主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  
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十四

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  
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  
禦戎夷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

設禁姦之制而大饗一境之豪傑長老以  
宣布之此作用高手

丁紹

丁紹歷官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  
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又安及  
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



以獲全、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轉荆  
州、復轉為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  
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  
賊為患、紹捕而誅之、號為嚴肅、河北人畏而愛  
之、紹自以才足為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克舉、遂  
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永嘉三年、暴疾、臨終歎  
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  
軍、

四海又安、畢竟以嚴肅得之、

收津 匡定上 **卷五** 五

杜慧度

杜慧度初為州主簿、歷九真太守、先是其父杜  
瑗卒于官、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  
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  
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  
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  
千人、距循于石琦、交戰、擒循長史孫建之、循雖  
敗、餘黨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奕、李  
脫等奔竄石琦、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奕等

與社氏有怨、遣使招之、奕等引諸酋、帥眾五六  
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遣南津、命三軍  
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  
州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氏、並督率水步軍、慧  
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  
射之、循眾艦皆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斬循  
等、傳首京邑、高祖踐祚、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  
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掠者、  
悉得還、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具等、釋  
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  
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  
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治家、由  
是威惠沾給、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  
拾遺、

收津 匡定上 **卷五** 六

慧度有匡危撥亂之畧、而為政纖密、有如  
治家、可巨可細、乃為全才、

溫造

溫造為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



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遂其帥因  
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為患造請以單騎往至  
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  
詔救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  
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並  
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塔南北兩行設  
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  
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稱舉索則刀劍  
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持其勇然後闔

牧津匡定上本卷五 七

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鷲鳥之將擊也先戕其翼示之以弱與之  
相狃一鼓駢斬治亂兵固不為殘也

朱齡石

朱齡石遷武康令喪亂之後姚係祖招聚亡命  
專為劫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石至縣偽  
與係祖親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其強盛謂齡石  
必不敢圖已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  
途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率吏人馳

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  
弟自是一郡得清

定亂不厭用術

張齊賢

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齊賢遣  
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  
美使至云帥出并州至柏井得密詔東師敗績  
於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  
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美使密室

牧津匡定上本卷五 六

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  
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  
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  
於土鐙砦掩擊大破之斬獲無算

因其所疑而疑之自足駭虜然齊賢膽畧  
故自起

向敏中

向敏中知永興軍會邦人大讎有告禁卒欲倚  
讎為亂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



明日盡召賓僚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  
人先令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敕中振袂一  
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刀即席斬焉屏  
其屍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實從股栗

一揮定亂張樂飲宴如故敏守非獨大耐  
官職亦且大耐生死○有如此膽識何變  
不定

范忠宣純仁

范忠宣純仁謫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整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九

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斬三十五里一郡  
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  
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素生請行忠宣命攝巡  
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  
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  
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  
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  
吾與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  
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膺謂賊曰爾能射

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關索心而  
死數十人駭散秦即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  
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  
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宣率衆郊迎  
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宣拜相亟訪  
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秦吏固有膽畧人非忠宣識力素定臨卒  
時亦不能委信至此

張雍

張雍知梓州賊李順黨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

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

鎧甲斌請開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老弱

設伏伺我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爲伏兵所突則

墮其奸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

嘯與外應和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

夜鼓譟攻城益急雍命發礮石碎之火箭雜下

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趨治

裝五

開東門擊賊佯遣步卒五百臨東門賊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十



升牛頭山。瞰城內。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以  
待。雍卽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具。  
賊以爲神。衆遂退。

張煦 胷中料敵。既悉。且以整服應之。故能辦賊。

張煦權知環州。咸平中。王均亂蜀。以煦爲綿漢  
劍門路都巡檢使。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煦主  
東砦。焚其邪。及樓堞。均突圍而遁。賊平。徙益州  
都監。有戰艦。卒將謀擾動。煦卽日斬之。夏人寇  
牧津。臣定上。卷五。主。

邊。改涇原儀渭都鈐轄。累躡寇人。賊中掩殺甚  
衆。有詔嘉獎。會遣王超。張凝。秦翰。授霧武。命煦  
爲西路行營都監。至鎮戎。聞霧武已陷。復還本  
任。與張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鎮。至柔遠川。夏人  
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清  
遠故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與凝曰。  
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  
爲敵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銳兵。自慶州赴之。一  
夕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再知環州。四

年。宜州戍卒陳進反。命副曹利用爲贛東西路  
安撫使。賊衆擁判官宜州盧均。僭號南平王。圍  
象州。煦以兵會利用斬之。初與利用同署紙人  
持百枚。備給立功將士。及破賊。利用在前。軍無  
所給。煦在後。而所給過半。真宗謂其太過。賊平。  
改如京使知懷州。

將卒用命之時。鼓舞亦自不可少。但煦在  
後。而所給過于在前。所以致真宗之疑。

陳規

牧津。臣定上。卷五。主。

陳規守德安時。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  
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  
。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  
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  
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與。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  
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  
橫拔砦去。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  
會劉錡引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  
傳金人已入京城。卽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



協力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  
西門，小酋至輒挫之。金人告急于兀朮，規大饗  
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在？」諸  
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全師歸。」規曰：「朝廷養兵  
十五年，正欲為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  
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為死忠也。」  
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乎？」時  
方劇暑，規謂錡無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  
勞，蔑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  
牧津匡定上卷五三  
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爭奮，斬獲無算。兀  
朮宵遁，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  
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  
之田，皆相險隘，立保砦，寇至則併力捍禦，無事  
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  
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  
滿三年無通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  
之，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有威聲者，惟規而已，  
不肯以一婦解七十日之圍城，真是鐵漢。

至于更隊易器，以逸制勞之法，更妙，但兵  
家多用朝氣，而此獨用暮氣取勝，更奇。

### 趙希瑄

趙希瑄初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囂方起，汀人  
震懼，郡會寮佐議守城，希瑄下坐無一語，守異  
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瑄曰：「守城非策也，  
距城三十里，有拒敵必不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  
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瑄，人為危之。希瑄至關，  
審形明間，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牒窺關，

### 牧津匡定上卷五

五

希瑄得謀誥之，縱其舉火，相似而羸師以誤之，  
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瑄嚴兵以待，賊且至，  
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瑄  
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瑄由他道以避之。事聞，  
詔升本州推官。

### 趙方

趙方嘗從張栻學，舉進士，調蒲圻尉，知青陽縣，  
嘗告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



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詳知隨。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浸荒，備方獨招兵，擇將待之，尋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堰，以壯形勢，金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庖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京湖置制使，兼知襄陽府，謀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抗疏主戰，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決，其後分調諸將援棗陽，援隨州，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

宗政等各出門大合戰，敗之，金兵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世興、再興等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已又破之于隨州之鴨兒山，金人復大舉，方遣將趨唐鄧，以擣其虛，宗政在城中，日夜修戰具，潛遣人焚金人攻具，金人頓兵城下，不敢近，相持八十餘日，方知其氣竭，乃召諸將合兵，宗政出城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遂大潰，遁去，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秋更番守禦，皆從之，已而料金兵再至，當先

發以制之，乃亟命許國、宗政等趨唐鄧，進破湖陽、高頭等城，已又敗之于唐城，于蘄州，金人大敗，俄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卒諡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持軍嚴，料敵審，拔引人才，致其死力，時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故其沒也，人皆惜之。

以身許國，不媿儒名。

牧津 匡定上 卷五 五

收津卷之五 終



牧津卷之六目

匡定下

薛弼

孟宗政

王居安

陳大紀

盧琦

冷應徵

陶魯

譚讓

許達

李承勛

王鈇

馮俊

姚鵬

顧應祥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唐龍

汪金恩

吳時來

盛昶

鄭建

林錦

謝袞

吳成器

葉夢熊

牧津卷之六

匡定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薛弼

薛弼改判河南時楊么據洞庭寇鼎州王璣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畊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戰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造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技坐廢而精騎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荆帥王彥移襄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疑有變以弼直徹猷閣代之問策將安出所從兵多少弼曰若志在除彥弼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請終服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洵洵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



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語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萬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弼許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以甲士千餘自衛來謝，弼談笑詰其反狀，斬其首以徇。遷秘閣修撰，以左司郎官出知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鈴轄李貴為賊所獲，民作山牧津匡定下卷六 二

若自保守，守臣幕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各千人為效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陞弼集賢殿修撰，與兩將易而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為他日患，聞於朝。事下弼議，弼謂共守漳贛，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為副將，敏為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凡四年而賊平，移知廣州。

制大寇，決大疑，定大患，皆咄嗟而辦，豈非

異材。○單騎代王彥，談笑斬伍俊，斷非三浪者可能，其生平好謀而斷者可知。

孟宗政

孟宗政，權棗陽，初職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鉤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壅澗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荻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損，穿窬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鞞以薰之，金人窒以

牧津匡定下卷六 三



溼○藎○折○竹○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築○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藎○衫○鐵○面○而○前○又○溼○藎○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金○飛○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金○人○大○潰○追○至○馬○蹙○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四

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勸○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以戰則勝以守則堅當此強虜而精神鎮定出奇制勝而有餘誰謂宋季之無才也

王居安

王居安知隆興府初盜起郴州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少堅持之則就擒

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放○兵○肆○劫○燬○永○新○撤○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五

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於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衝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狖若抄吾糧則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



服。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於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勇。」世傳啖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擒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擒，並磔於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自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無何，世傳果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擒也。乃密爲方畧，遣官兵合圍之。世傳自縊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

牧津 匡定 下 卷六 六

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故兵民無傷者。

始終用以賊擊賊之法，是剿盜第一義，但用法更自不同。如絡馬穿牛，以實事爲駕馭，馴狻狌虎，以虛着爲牢籠，能解虛實之用者，方能用賊。

陳大紀

陳大紀調郡陽縣尉，歷遷知橫州，秩滿適妖賊侯廣、李藍六作亂，鬱林、桂州並爲盜區，廣右搔

然當諸司環視却立之時，大紀慨然以平寇爲已任，奉檄卽行，節制飛虎、摧鋒兩軍，號令嚴肅，動中事機，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既開諭賊徒，散其黨與，擒其渠魁，訖事僅五閱月，入朝奏對，召試閣門舍人，以平賊功轉兩官。

盧琦

盧琦至正間知永春縣，時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永春之百姓者有幸。」

牧津 匡定 下 卷六 七

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琦以禍福喻之，衆皆拔刃架，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于境外。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相枕籍，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使食之，所存活者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爾衆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吾民赤子，其忍以父母界賊耶？且彼寇方將



擄掠吾妻子、焚毀吾室廬、乃一深仇、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為憂、因踊躍爭奮、琦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賊復領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凡千二百餘人、而邑民無死傷者、賊大衄、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

一令便能屢勝大敵、只是威惠行于境外、其得人心者有素、

冷應徵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八

冷應徵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獠峒大為變、應徵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至、轉禍為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惑謀主不果、應徵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獠夷已有感悟之機、特惑于謀主耳、既擒之後、縱遣歸農、自是攻心之法、

陶魯

陶魯丞新會、方弱冠、廣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

肇以東之境、破賊殺吏、戮掠至香山順德、所在效尤、劫殺無寧日、魯召父老於庭、誓曰、賊氣將吞吾城、若父兄能率子弟從我、以死守城邑、保家○族○平、皆曰諾、乃築塞堡、與民守之、中立以捍東○西○寇○賊○之○衝、築輔城以衛厥城、浚外溝以衛厥輔城、布鐵蒺藜、植刺竹以衛厥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咸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云、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九

弱冠一丞、便能慷慨拒賊、如此才畧、畢竟以功名自著、

譚讓

譚讓初為南昌通判、嘗以却餽棄金水中、後改判衢州、初政尚嚴勵、夜有書解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讓顧視笑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耶、更治簡緩、民愈稱頌、居頃之、浙江山民與江西民相侵殺、傷有司、莫能決、朝廷遣刑吏按之、益不易制、以



讓治之。至未月立解。及攝府事。時姚源賊號二十餘萬。為圍陣。出沒開化境。而讓方新署郡。然能嚴部曲。謹烽燧。招拔距士。置戲下。為禦賊計。賊多讓在南昌時所撫及者。故至營皆不攻。迂騎速過。讓既有禦賊名。未幾。以檄往禦塚嶺西寨賊。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築。賊見題。因復不攻。而破他寨入之。讓乃帥兵殊死戰。斬賊首三百。馳還開化。初讓與賊遇也。以兵少。問道避深山中。山中巨室方楠。見讓而泣。讓怪而問。牧津匡定下 卷六 十

故楠曰。僕有五子。賊起。悉報為兵。而公僅留其二。今二子雖戰歿。僕未嘗無子也。且公素撫開化。有恩惠。民不忍棄公。即欲破賊。山多獵家。皆公故所免。勿為軍者。僕請為公招之。乃持讓手筆。遍示。得七十餘人。遣力士二十餘人。夜直入賊臥。擒殺其首。賊驚。以為大兵。悉至。因奔散。于是讓始得而破賊。又嘗以檄往城常山。議貲百萬。讓曰。取石于山。斫山砌石。官不私財。役不私力。事不米鹽。民不侵牟。夫如是。何百萬之為也。

常山城二月而就。嚴肅與簡緩。各在因地。因時。非有優劣。要以此君精悍治辦之才。可以平亂。亦可以集事。

許達

許忠節公達。為樂陵令。賊劉七等。颺起圻甸。達使民各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環堵皆城。伏竇皆卒。忠節公真能為鐵甕之守。

李承勛

李承勛。出守南昌。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瑯琊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為廣詞。謀繕壁壘。抗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纔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降徒賊王



奇約爲內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戢。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璋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以竄賊，命大理卿燕忠卽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料敵有定見。

王鈇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十三

王鈇爲常熟令，海孺大豪多，斂亡命作奸，監司檄收之。鈇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虜警，招之便亡何？諸大豪躡踵至，鈇盡貫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鈇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吾不卽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效死。鈇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盱食，命工厲兵械，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無城，鈇請監司城之，甫興役，寇犯福

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鈇擁衆壁野，誓以死禦。會邑簿李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挾毒弩射殪三人，賊惴恐宵遁。鈇乃親執扶行築，凡三月而城成。明年甲寅夏五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礮交下，賊稍稍去。鈇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鈇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鈇馳羽書乞援，備兵任環統苗卒應之。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豫，卜靈碁決之。錄曰：有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十三

馮俊

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鈇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協卜，亟從鈇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剿寇功，輒以三丈浦爲冠。此君長處，妙在能用。

馮俊知河南獲嘉縣，時張永征安化，所過騷然，俊迎謁前途，稱嘉民貧，力不能任供億，永爲斂容謝之，調遂平，遂平故無城，流賊難作，俊簡民



兵禦之與許忠節相約誓死封疆。匿母妻山中而身率丁壯畫地為守。士卒感奮登陴俱有死志。賊知備嚴不敢逼。夜潛遁去。

能與許忠節相約誓死者其人可知。

姚鵬

姚鵬初授福建龍溪知縣。時縣有惡少者橫行邑里。人畏之如虎。鵬蒞之。語曰。爾如虎請入虎穴。斃之。獄。百姓歌舞於道。如更生。後歷官知韶州府。詔故多積弊。悉為釐革。老吏惕息。時廣寇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五

高快馬等。嘯聚數千餘人。焚劫州縣。勢猖獗。殊甚。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于朝。特給令牌。得以便宜進討。甫三月。而殲其魁。餘黨悉平。又有土酋岑猛者。據險犯順。莫敢櫻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開誘。圖其形勢。而出。提督者得按圖期會。進兵除剿。鵬之力居多焉。

大較是斷擊才。

顧應祥

顧應祥初授饒州府推官。發摘有聲。顧時時有

所縱舍。以示寬貸。連攝大縣。人人稱平。府缺守。應祥方攝郡。而會姚源洞大盜起。擄樂平縣令。汪和。眾洶洶無所出。祥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顧府君耶。乃肯入此。祥為委曲。開諭利害。賊立釋令去。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

洞盜聽撫。固地方之福。然擄樂平一事。畢竟何以肅法。

唐龍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五

唐龍初授郟城令。時盜起燕齊間。至郟。龍督兵拒之。斬首三百餘級。賊怒。合其黨大至。龍設三覆以伺。賊入覆內。發神機以擊。賊奔覆發。大破之。斬其驍銳六十餘人。賊乃遁。以功陞俸二等。召拜監察御史。

三覆之設。至今可行。

汪金恩

汪金恩守桂林。時土蠻干紀。屢挫官軍。當事者將議撫。以為苟安。金恩慨然曰。小夷陸梁。是不



一大創則朝廷聲教將有不訖於遠者前委用非才以致挫衄奈何因噎而廢食當時聽其言即以檄委之金恩乃揀其精銳授以方略時適大霧連日不解即乘霧脚疾走令敢勇士數百人攀附而上先據巖險然後縱火焚其林菁大兵鼓噪而進連破一十八巢火焚墮巖死者不可數計俘斬七百餘

乘霧疾攻是尅險一法

吳時來

牧津匡定下卷六

七

吳時來初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臥疾時來攝城守復奉臺檄爲監軍乘城旅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募巧匠作墨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炮佛郎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矛槊必習分屯四郊以備聲援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衛民也以民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

衆壅汚蒸染因大疫時來方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郎土諸路兵至吳總臣計擣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由神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導之人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即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刀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

牧津匡定下卷六

七

終事無敢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縷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兩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成第以強弩數十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淖潭安能登即登從高矚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屠類以苦蓋時來慮爲火箭所



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夜選卒運之  
城外以為木柵杆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  
來首馳一騎出南門衆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  
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為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  
知有備棄而走北將突南都時來建議曰欲窘  
賊所如顧方畧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  
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  
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趁激山湖  
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橋李道平望阻水不  
獲津匪定下不卷六文

得進徘徊一境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  
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徑  
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  
才敏用密議定神閒何以筮仕書生便饒  
武畧

盛昶

盛昶為監察御史以直諫謫羅江縣令為政廉  
明務興利寢害不摧撓吏畏而民信之時邑寇  
胡元昂嘯集稱叛昶著檄諭散其黨不煩寸兵

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攻成  
都官軍覆陷殺汪都司勢叵測羅江故無城昶  
令引水繞負縣田晝開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  
於內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  
賊賊入室未半昶率義勇士開戶聞砲聲兵突  
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  
殊死鬪賊大北斬獲不記數俘獲子女財物盡  
給其民邑賴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屬俱  
罹鋒鏑矣初昶至邑衙後有廟神素妖左右以  
牧津匪定下不卷六九

例請祀昶勿聽至夕有雞伏神前如釘置然昶  
曰神敢妖若此促毀之時前令張尚留至夜神  
夢張令求解張晨語昶昶弗允張夜夢如前張  
夢語神曰若何不自訴神曰前者乃鬼卒為耳  
盛公威靈何敢干也其為鬼神憚伏若此昶後  
陞敘州守而去至今羅江民祀其像于寺歲不  
廢云

無城可守而笑談禦敵更見妙手

鄭建



鄭建自幼敦重朴雅，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及爲庶吉士，一日上御文華殿，召試諸葛孔明可與興禮樂論，考居第一，賞鈔一百錠，仍命讀書，未幾以直言見忤當道，黜爲南雄通判，既抵任，知郡民避徭役，戶口不多，於是小避險艱，徧歷屬邑，以招徠之，仍具奏乞免遺負，不數月，民悉還定，內艱去職，服闋謁選，時值閩浙之交，民盜銀鑛相爭，至有與拒傷官軍者，上命處州專設通判一員，以蒞其事，建既至，諭民以禍福，且爲平牧津匡定下本卷六手

其力役民遂以寧，銀課亦不勞而辨，倭閩寇鄧茂七嘯聚，流民越界攻掠，上命大臣督兵剿擒，建分防龍泉，偕其子躬擐甲胄，率民兵與賊抗者數日，斬首五百餘級，其餘良民悉諭以歸農，并得被虜男女二千餘口，以還其家，尋陞同知，復以平寇功，食三品俸，廷議銀場非得人以綱紀其事，則不可久，改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卒于官。

林錦

林錦景泰間授合浦縣儒學訓導，時蠻寇充斥，內外無備，錦規畫皆懸合機宜，都御史葉盛吳之遂檄攝篆靈山，至則患無城守，始據形勢立柵，設戰守拒賊，知有備不敢近，未幾請徙去，民曰：公去，賊將復來，相率逃之山谷中，盛乃以狀聞，請卽令靈山，民間之，卽復來歸，適歲大饑，賊益熾，劫掠村堡無寧日，錦單騎入壁，諭以禍福，附縣二十五徭皆聽命，遠地不服者，縱兵剿之，壬午，敗賊於羅水，又敗賊於黃崗嶺，又大敗賊新庄，前後斬獲千餘級，虜獲無算，已而去排柵築土城，徙縣治于中，以功擢守廉州，歲復大饑，賊掠清和鄉，錦肩輿諭解，有千餘人不服者，殺之，經畧還定，一如靈山，設圖河營以禦西寇，新寮營以禦南寇，設洪崖營以塞寇出沒之路，盜遂滅息。

謝衷

規畫懸合機宜，禦寇何事不辨。



謝子襄名寰以字行始以才薦授青田縣知縣有惠政歲滿民奏留之特陞處州府知府居官廉謹篤意拊循小民嘗有盜入庫竊官鈔卽投檄城隍神盜方閱所竊於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誌遂獲盜正其罪小校吳米逃山谷時為衆出為民患已數歲矣朝廷發官軍二千剿之處人大恐子襄適至力請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計掩捕之送京師兵不勞而民以安性簡靜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三

三

三

三

以計掩盜亦從簡靜得來

吳成器

吳成器始仕為會稽典史當海上倭蹂躪境上時武備久弛上下倉皇成器有勇畧能陷陣衝鋒督府命提兵守水陸扼塞與賊遇大小七十餘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百人獲所掠子女并衣械無算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鬪咸有方畧禁士卒無毫髮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

卒民多其功往往就所戰處為建祠刻石錄其功陞紹興府通判

當倭踐吾鄉官軍無不披靡及倭以迷道困之田間四面環水戰士猶旁皇不敢近吳公手提鐵簡所向無敵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葉夢熊

葉夢熊出守贛州郡有巨盜葉楷葉柱聚黨安遠山中前守不能制乃密購楷柱所厚善者令

牧津

匡定下

卷六

三

三

三

三

召楷黨推赤厚待之令入巢穴中間離其衆楷腹心內潰不知也急帥兵深入以擊之楷衆倒戈內向遂馘斬楷柱擒其餘黨就其地設長寧縣治百姓就所在祠祀焉

此公才畧為令已然然寧夏之變竟不能縛渠魁以報豈勢值其難乎

牧津卷之六

終



牧津卷之七目

節義上

趙苞

程信

孔奮

臧洪

陳容

虞忠

易雄

傅伏

李仲舉

王罷

侯植

堯君素

顏杲卿

張巡

牧津卷之七

許遠

劉仁瞻

劉德基

鞠嗣復

詹良臣

劉士英

徐端益

徐徽言

李誠之

朱躡

楊邦義

趙昂發

牧津卷之七

節義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趙苞

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病，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

牧津卷之七

得相顧以虧忠義。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進戰，母妻皆為賊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歸葬，謂鄰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

趙苞所值之境，惟有一死可以忠孝兩全。然惟此賢母，乃以成此子。

程信

程信為南鄭太守，鄭廙功曹，廙為羌所殺，信守廙馳來赴難，殞殮廙喪還鄉，結故吏子弟二十



五人言共報雋各募死士以待虜復來信等將同志率先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死天子詔賜信及段崇家穀數千斛有王宗原展及嚴萼李容姜濟陳已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廛所命王宗原展與廛同死萼容等七人與信共命各賜穀五百斛華陽國志

不但能報主且能報國二十五人皆奇士

孔奮

孔奮爲武都郡丞時隴西賊隗茂等攻府舍殘

牧津節義上卷七

二

殺郡守畏奮追急執其妻子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窮力討之郡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氏所信向奮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妻子置車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

凡節義之成止係一念退轉與不退轉耳

孔丞處此實難然勢亦只須直前一往不肯汗脂膏人臨敵豈肯作依回念

臧洪射陽人太守張超慕其風節請爲郡功曹時董卓弒逆洪說超舉義兵約諸郡大會酸棗推洪操血而辭氣慷慨聞者泣下後赴張超難以直節死海內惜之

一功曹便能操血而盟諸郡守慷慨丈夫定非浮名可得

陳容

陳容爲京郡丞太守臧洪被圍遣容謂紹曰將

牧津節義上卷七

三

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倚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死不與將士生復見殺在坐者無不歎息先是洪遣司馬二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陳容抗義不屈固不媿鬚眉男子乃先遣

司馬二人亦皆死敵於此可見臧洪大能得士



虞忠

虞忠代王岐為宜都守，忠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齋之中，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先是與同縣王岐交，岐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時吳事日非，民心携貳，忠盡心撫輯，不至糜沸，晉兵攻圍，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戮力堅守，城潰不屈死。

盡心撫緝於無事之時，自能堅守臣節於

牧津

卷七

四

城潰之日

易雄

易雄少為縣吏，念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歸，後舉孝廉，為州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乃舍去，雄後為春陵令，會王敦亂，雄首奮忠義，起兵討賊，力屈城陷，為魏義所虜，送至武昌，抗辭不屈。

吏而簿簿而令，其不屈之志，始終如一。

傅伏

傅伏為東莞州刺史，周武屢招伏，伏不從，及武并州還，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鐘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及聞後主被獲，仰天大哭，良久乃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執伏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

牧津

卷七

五

傅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之同食。

傅伏不受孝寬之招，慷慨欲斬子以殉，直

是凜凜氣節，革命不能自引，決何其憊也。

然羞見天地之言，初心猶在。

李仲舉

李仲舉為晉州別駕，周師圍晉州，外無救，行臺侯子欽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俾其嚴正，將言而止者數次，仲舉揣其情，乃謂曰：「城危，恐卿伏賴於公，今之所言，想無他事，欲言而還，恐直。」



也。子欽曰：告急官軍，未無消息，勢之憂危且多。不謀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  
舉正色曰：僕射恩德未深，公於皇家沒齒，非答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言？子欽懼泄，夜奔周軍，城陷。

與城存歿，仲舉固熟籌矣。正色之折忠義自見。

王羆

王羆拜雍州刺史，初神武遣韓軌從河東宵濟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六

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及蠕蠕候騎至，幽州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王羆自率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動，非周家小兒，惟怪邪。後守華州，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

袒身徒跣，與臥應之語，亦自莽莽然與異死者有間。至拒神武數言，自見忠懇。

侯馥

江陽太守侯馥為李雄將李恭所破，獲生虜馥送雄。馥曰：事君有死無二，其次破家與國，今縱不死，又無益國守心而已。無他顧望，雄必欲屈之，使馥同郡張迎曉喻之，馥怒罵曰：吾等國亡不能存，大難不能死，何面目相見也。迎還白雄，雄義而赦之。時雄衆所獲健為太守魏紀，漢國

牧津節義上 卷七

七

太守文瑛，巴郡太守黃龕，涪陵太守趙弼等皆區區稽顙，無如馥者。守心二字最好，然亦須出之忠肝義膽人，乃得不然，便為延死須臾者所藉口。

堯君素

堯君素守河東，唐公遣屈突通至城下招諭之。君素曰：公為國大臣，奈何負國生降，為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耳。君素曰：我方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已而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



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齊室已亡，君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擊之，應弦而倒。」

丈夫一念許國，豈為兒女關情，引弓射之，直借此以見斬釘截鐵之念。

顏杲卿

顏杲卿為常山太守，祿山反，自范陽而南，所過州縣，望風瓦解。至藁城，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

仍守常山。

節義止

卷七

八

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着此履謙，悟此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以祿山命召欽湊，使帥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陘口之眾，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兵合二十餘萬。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方月而城陷。賊老杲卿及履謙等送至洛陽，祿山數杲卿曰：『我

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不勝忿，縛杲卿天津橋柱，節解以肉致之。誓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言否？』杲卿含糊而絕。年六十四，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道在傍，咀血噴賊面，賊斃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

牧津

節義止

卷七

九

屬皆被害，顏氏死者三十餘人。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顏常山不獨空抱一腔忠義，觀其召斬欽湊，并擒賊將八日之間，諸郡響應，應機制變，才誠兩合，而受死之慘，百倍於人，激烈之氣，亦百倍於人。常山之舌，遂與宇宙相為不朽，即履謙咀血噴賊，烈烈迫人，長史與太守，伸着昂首同笑夜臺矣。

張巡



張巡為令狐潮所圍，勢甚窘，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揚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賊盡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兵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渡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軍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牧津節義上卷七 十

取一將明日潮責巡，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賊夜遁，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賊將楊朝宗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賊將尹子奇以兵三十萬趨睢陽，遠告急於巡，巡引兵赴之。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賊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賊二萬餘，眾氣自倍。尹子奇復引

牧津節義上卷七 十一

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衛益兵來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动。潮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今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眾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撒屋發木而還為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

兵攻睢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止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將士皆激厲，思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千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賊兵五千餘人。子奇走，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



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鼠雀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以食士，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力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十一

以刀株視其齒，存者纔三四，乃以刀脅降，巡不屈，罵曰：我爲君父死，汝附賊，乃犬彘也，又脅南霽雲，亦不肯降，子奇遂以巡并南霽雲與雷萬春姚閻等三十六人皆殺之，巡且死，顏色不亂，張睢陽一腔忠節，已見於設天子畫像，斬六將時矣，決命孤城，生氣凜凜，出奇制勝，事事中機，王佐之才，古今無兩，僅云效死而弗去，何足盡公。

許遠

許遠生平寬厚長者，明吏治，安嶽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拔衆至睢陽，與遠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存者皆瘠傷氣乏，遠殺僮僕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衆，議東奔，遠巡議曰：雖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下，且率饑衆行，必不達，未幾城陷，與巡俱被執，時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其所，至偃師，以不屈死。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十一

詔贈荊州大都督，子坎拜婺州司馬。遠自以材不及巡，聽巡一切推決，而專治兵糧戰具，如此和衷，何可多得，總之兩公只從國家起念，故肝腸自爾相合。○當時有以遠之死後於巡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昌黎辨之曰：世疑遠畏死，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肉所愛之妾，固守不降乎？又言城陷自遠所守始，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疇慮必有先受其病者。



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不可以為遠責也自後衆論乃定

劉仁瞻

劉仁瞻在壽州圍久不解情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瞻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瞻妻薛氏薛氏曰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觀者皆為出涕

收津節義上

卷七

四

薛氏剛腸更在仁瞻上賢哉此母劉氏千古稱忠義之門何必畱此背父之少子哉

劉德基

劉德基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裏積薪其旁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於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從曰吾起苟生者哉遂害

之專閭賄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倘真狂而死節猶勝於狡而偷生

鞠嗣復

鞠嗣復宣和中知休寧縣方臘黨攻破縣欲逼使降面斬二士以怖之嗣復罵曰自古妖賊豈有久長者爾當去逆從順因我高歸朝廷官爵尚可得何為脅我使降邪嗣復知必死不少懼厲聲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我縣人也明府宰邑有善政我不忍殺乃委之而去初嗣復聞變率

收津節義上

卷七

五

民修城民衆樂赴不日而工畢守備就朝廷知之加直秘閣擢知睦州嘗為賊所傷自力渡江乞兵於撫使未至而卒

邑宰有善政令賊不忍殺其善政可知

嗣復為令為守無地不與賊遇豈天欲成其為忠義乎

詹良臣

詹良臣宣和初以特奏名為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歛嶺且犯處守貳俱遁良臣以數百人獨守



城或謂良臣曰。盍去諸。良臣曰。食祿不避其難。吾官以逐賊爲職。縱不勝。敢愛死乎。率弓兵出禦之。力不敵。被執。賊脅以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順反於蜀。王倫反於淮南。王則反於貝州。身首橫分。妻子與同惡。無少長皆誅死。且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恚憤。嚙其肉。使自啖。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掩面流涕。賊平。事聞。贈通直郎。官其三子。率弓兵禦劇寇。豈復有生念。一死固其所。

牧津節義上卷七 七

其恨此賊不能嚙先遁之守貳。○縉雲尉之舌當與常山太守。竝垂千古。

劉士英

劉士英少篤學。登第。調武進尉。改溫州教授。宣和三年。方臘賊黨李時囊。趙清溪。陷明越諸郡。乘勢直擣郡城。守貳汗穎相顧。潛具海船。爲自避計。士英伺知之。乃與郡人石礪。謀畫守城策。督責有官守者。以義白郡將。請以身任其事。處置有方。號令明肅。遠郊之民爭赴。城益充實。湖

年五月。賊擁衆合圍。士英躬擐甲巡城。督勵士卒。王師繼至。賊衆遂潰。城賴以全。帥臣郭三益薦士英忠勇才畧。召對。賜章服。權通判太原府。至郡。未及募。金虜入寇。兵帥童貫有貳志。將如京師告急。實欲自免。士英謂太原乃國家咽喉。地。遂率通判方笈及兵官王稟。仗劔立城門外。以伺其出。貫遂寢行。郡守張孝純因士英仗義不回。始定守禦計。時內外阻絕。郡遣蠟丸奏急於朝者。三百餘通。卒不報。城守踰年。糧盡矢竭。

牧津節義上卷七 七

虜踰城縱火。士英與王稟奉太宗皇帝神主。慟哭於庭。持短兵接戰。虜以刃脅降。士英罵曰。我爲天子死。不爲犬戎生。遂死之。

爲太原判。死節易。爲廣文先生。守城難。一死報國。此公有焉。

徐端益

徐端益靖康間。以右科爲虹縣尉。高潔自持。不屑阿徇。以取容。時張邦昌僭立。手書到縣。令以下迎拜。宜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直立。不爲



屈膝高宗即位向子諶言於朝為易文資以旌異之說者以端益之一立比於狂瀾砥柱令委靡之氣頓振

直立固可嘉然不隨眾宣讀則更佳

徐徽言

徐徽言權知晉寧軍時金虜圍太原王師屢却虜分兵據嵐石及瀕河郡縣以絕饋道數月王命不通察訪使張灝奏遣徽言擊賊牽制太原即率師渡河戮將士不用命者一戰破之復太原

牧津節義上 卷七 六

原通嵐石事聞降詔獎諭靖康元年虜騎犯順陝西置制范致虛率諸兵入援徽使鎮守河西欽宗以西涼被圍分命大臣割兩河予虜覲以紓難聶昌出河東為虜所劫乃割河西三州與夏人晉寧民大恐曰鄰府豐既棄則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誤耳率兵復三州夏人所置守長出降徽言論遣之夏人不敢爭徽言復取嵐石等郡於虜俄兩京陷二聖北狩朝廷遣漕臣桑景海葛兢置司晉寧贍軍二人皆不至

糜餉絕徽言屯守竝塞地大積芻粟教士習水戰乘渾脫涉河往來金人遣大酋就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以奇兵襲禽之是時河東郡縣淪陷日夜望王師至徽言招集土豪數百人皆以便宜借授得眾十餘萬因奏言將自統兵直趨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之命土豪之得郡縣者各自為守許以世襲定全晉據形勢則中原百日可平大臣謂兵一出則和不可成迺俾聽王庶節制議雖尼虜深忌之銳欲得晉寧建

牧津節義上 卷七 九

炎二年虜自蒲津涉河繇澄城趨綏德綏德迎降遂至晉寧徽言以書約府州折可求使出兵犄角無嬰城坐困可求以其子彥文為虜得遂降虜可求徽言妻黨也虜挾之城下誘說使降徽言登城責以大義可求曰車駕已北兵暗守縣君雖至誠欲與誰守徽言以間道所得建炎赦書讀示之慷慨泣下可求復曰君與我何太無情徽言手弓對曰爾於國家無情我與爾安得有情且此箭更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蒙插走



曰突出奮擊大破之斬婁宿孛董之子初徽言謂晉寧號天下險爲廣外城東壑大河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自以勁兵往來游援虜圍之益急爲堙繚城晉寧俗不井飲汲於河虜驅降人載芟石以擁之城水乏儲備寢聲鎧仗空蔽人人惴憂知隕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傷瘵之餘哀折槊斷刃以死固守自度不支取砲機篋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遣人間道以蠟書東南走告兄昌言曰某孤國恩

牧津

節義上

卷七

三

死矣兄當勉事聖主且日虜衆蟻附登城嬰城之人疲於守禦坐受斫刃徽言獨奮大斧盡殺先登者士氣復振虜亦稍却會將石贊受虜飛箭內書虜從其分地入徽言先置家室空室中積薪焚之率帳下戰鬥中數十合所手殺甚衆左右死傷畧盡遂嬰牙城以守虜衆譁至徽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臣義不見劔賊手因拔佩刀自刎衆爭號呼抱持故虜得挾以去然素憚其威不敢抱婁宿得其所親使說以

其冠綬見徽言叱之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寧盧可乎汝污僞官不卽愧死顧以爲榮且爲敵人搖吻作說客邪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因就見說曰二帝北去爾乃誰爲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婁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可知何迺自苦徽言曰吾恨不磔汝歸見天子今以死報太祖太宗庸知其他又與酒令飲卽以杯擲虜曰我尚飲虜酒乎罵不已又出僞制誘之曰能小屈當使世帥延安并有關陝徽言益怒罵

牧津

節義上

卷七

三

曰吾荷國恩此正吾死所此膝豈爲虜屈因大呼曰爾胡酋當亟殺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以戟向之徽言披衽迎刃神色自若因射之未死罵不絕聲旣死僵立不仆一腔忠義視死如飴讀之凜凜有生氣○今人輒謂宋人弱宋人而在靖康建炎之時爲尤弱然每至大敵臨城誓衆死守以少擊衆斬虜却寇甚至一城之中寧皆戰死而無一降此等士心何可多得豈至關



風輒潰以疆場為兒戲哉言之可為三歎  
李誠之

李誠之舉鄉薦第一慶元初授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埤浚湟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糴米數萬石實之十四年春金人犯邊以一日破五關遂踐黃陂斬勢如破竹時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逆擊十里外

牧津節義上

卷七

三

大破之虜百道攻城當是時池陽合淝援兵俱敗走朝命馮時將兵救之擁兵境上遷延不進虜攻益急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夜出劫其寨而還料敵應變智畧如神虜始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于士允從于士宏力戰而死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於虞兵周俊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無辱於賊師兵巷戰自旦至午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

右畧盡引劔自剄

金人一日破五關而逾滿候代之守慨然以百餘騎敵虜而使之憚不特其膽力過人而以少擊眾以弱勝強真異人也死職固其餘耳

朱暉

朱暉初任興國軍教授除辟雍錄高宗即位召赴行在除太學錄暉請使虜暨還復除太學正尋除錢塘令建炎三年兀朮完顏宗弼破桐川

牧津節義上

卷七

三

將窺臨安暉請都守康允之欲戍千秋獨松二嶺以抗其衝守不聽臨安陷守棄城遁保赭山驛率民兵出禦行二十里遇賊對敵兩中流矢左右攢至天竺山賊肆焚掠暉裹創率里社復以短兵邀擊遂害之

兩中流矢復裹創以戰與棄城之遁守相去豈特人禽之別乎

楊邦義

楊邦義通判建康金兀朮大舉入寇至建康杜



充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稅率官屬出迎降之惟邦義以血大書衣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被執見兀朮不拜兀朮不能屈遣人說邦義許以舊官邦義以首觸柱礎流血求死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乎幸速殺我翌日兀朮與稅邦光宴堂上立邦義於庭邦義叱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義曰汝無多言欲死趨書死

牧津節義上卷七

五

字邦義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未欲害也已而兀朮再引邦義邦義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直而圖中原天寧久假行礫汝萬段安得污我兀朮大怒殺之剖取其心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

楊公自是文信國一流人抗志甚遠何難爲死節事

趙昂發

趙昂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大兵至都統張林欲

降昂發知其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飲談謂其妻雍曰城將破吾守臣不可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其弟姪僕婢悉遣之兵薄池昂發展起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與雍盛服同縊死於從容堂

牧津節義上卷七

五

紀之不得不然至如趙漢卿夫婦從容就義尤爲卓絕

牧津卷之七



牧津卷之八目

節義下

陳文龍

李芾

唐震

謝枋得

李庭芝

王仙

俞述祖

郭蝦蟆

王浩

俞庸

李廉

何忠

孫炎

楊任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一

向朴

顏伯璋

黃謙

劉子輔

周縉

郁采

霍恩

王佐

王禎

劉源清

宋以方

時植

黃馴

錢錚

牧津卷之八

節義下

明山陰郝承燦輯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一

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千岐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唆都慨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全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瘞之慷慨就死乃真見節義文章不必指其腹也

李芾



李芾知潭州元兵圍潭州日久芾拒守大小數十戰城中大窘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曰吾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畱兵佐會飲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二

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編刃之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

李芾殉國沈忠殉主兩人死骨猶生若尹穀真腐儒也

唐震

唐震判臨安府是時潛說友尹京倚賈似道驕蹇亂政震每矯正之值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

牧津 卷八

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口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所活無算擢江西提刑過闕陛辭賈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附元兵畧饒震發州民城守上書求援不報元遣使說降通判萬道同勸從之震叱曰我偷生負國耶立斬元使堅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三

守不下明年春元兵大至城中食盡都提舉鄭益宵遁震盡出官錢募戰士莫有應者城遂潰元兵入執震署降震奮罵曰我恨力寡不能殺賊乃降爾耶遂與兄椿及家人俱遇害張世傑復饒州判官鄔宗節求震尸以葬

震丰裁矯矯挺持一世宜其爲死忠

謝枋得

謝枋得知信州時元兵壓境不能守元將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媢言無禮

一三三



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曰：蓋棺事始定。天祐曰：彊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蔬果，積數月，困殆。至燕京三日死。

牧津節義下 卷八

四

登山與文信國皆至燕京，皆從容而後死。一以三日，一以三年，兩公為國之深心，固不可以常情測。

李庭芝

李庭芝，淳祐初舉進士，荆帥孟珙辟為幕職。珙卒，庭芝扶柩葬之興國，棄官行。三年喪起，知淳州，復城荆山，再破李璫兵。揚州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戶多亡，公私俱困。庭芝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官民居皆具，鑿河入金沙，以

省車運，兼浚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鹽利大興，尋罷居京口。元兵圍揚州，起制置兩淮，元遣使招降，庭芝誅之，日責戰。加參知政事，宋亡，謝太后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諭降也。已而兩宮至瓜州，復詔曰：吾與嗣皇既臣伏，卿尚為誰？庭芝不答，出兵奪兩宮，不克。阿朮驅降兵至城下，示之。庭芝曰：一死而已。日出苦戰，已而朱煥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秦州城下，裨將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斬之。揚民皆泣下。

牧津節義下 卷八

五

奉詔守城，一死而已。當此時，誰可對故主者，惟有此二言耳，悲哉。

王仙

王仙守涪州，北兵攻圍，勢孤援絕。宋亡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吭，不死，以兩手自摘其首，乃墜死。

死守二年之危城，與手摘未墜之首，皆非鐵石人不能。



俞述祖

俞述祖歷沔陽路推官至正十二年河南兵攻湖廣行省長吏上下望風奔潰述祖慨然收募義勇椎牛享士與敵遇於綠林相持十餘日力盡無援為敵所執敵欲降之縛其五歲小兒曰不降將殺是即厲聲曰我躬不問遑恤其後何不速殺賊竟殺之慢罵不已遂至支解逮死罵不絕口事聞詔贈奉訓大夫

處此亦人所大難

牧津節義下卷八

六

郭蝦蟆

郭蝦蟆為鳳翔守時金既亡西川無不歸順獨蝦蟆堅守孤城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金銀銅鐵雜鑄為砲以擊攻者殺牛馬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寇兵日與血戰大兵亦不能卒拔軍士死傷者眾乃命積薪于州廨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殉火既熾率將士於前持備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塵

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矢盡投弓劍於火自焚城中無一降者

久圍孤城如此能守者絕少城破而入如此能戰者又絕少將卒俱赴火如飴而絕無一降者此張許之後不可多得夷狄之有臣矣

王浩

王浩起家掾史初辟涇陽令廉白為關輔第一

牧津節義下卷八

七

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其利愛民多此類南遷後為扶溝令開興元年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有恩于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

正氣自當如生



俞庸

俞庸初為平江路推官，年饑穀貴，流殍塞道，府檄庸董倉賑給，全活數萬。淮兵壓境，募勇士鎗守盤門，郡僚高安等謂庸盍不去，誅庸厲聲叱曰：公等以世臣守土，一旦臨利害，不能捐生報國，而顧先去，以為民望，如恩與義何？高安愧怒，以鐵簡擊庸仆地，遂開門，兵至城下，庸未甦，被擒置諸馬前，項之懸以計脫去，微服間道歸。久之，太府知其大將授以官，謝之曰：吳門之役，收津吾有死所，今日之生，出不幸耳，尚何面目授他命？見天日乎？因發憤病卒，年四十五。

吳門既有死所，不以計脫更佳。

李廉

李廉知豐縣，至正間，洞獠出剽掠，廉教民射立保，互法境內以寧。紅巾賊驟至，或請避之，廉曰：吾為國守土，焉有寇至而避之者乎？乃倡吏民戰，眾潰，與其子敬死焉。邑人為立雙節祠，倡吏民戰，不如倡吏民守，然死戰自正。

何忠

何忠為御史，以言事出知政平，明敏有文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聽賊撫，且請赦於朝廷，賊遣會陳渭老表謝，密令忠與千戶桂勝全渭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不聽，刀鋸臨之，忠不屈，且鋸忠，忠益大罵賊，勝亦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死賊固可嘉，但謀密事而令人得泄其謀，

機事不密則害成，夫豈虛語。

孫炎

孫炎為池州守，會處州降，上命耿再成守之，炎為總制，炎還入處州，時城外皆賊營，不奉約束，咸坐廳事，召城中人踞堦下，諭以順逆利害，語極剴切，人皆叩頭流血，誓不敢有二心，轉相告其鄉民，謂孫使君仁武，降者接踵，數月，賊皆化為良民，炎乃擇其驍勇者練為兵，而以眾所推服者長之，賊至，即率以殺賊，事罷，散歸為農。



有警馳符召之。立至。奸吏豪族畏之如神。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襲炎。炎所練卒反應之。炎被擒幽害中。列卒環守。脅炎降。結之曰。若生我。吾能成若事。賊知炎非本意。恐自遺患。乃夜以隻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援佩刀割鴈啖之。舉卮酒引滿。仰天嘆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擒耶。飲酒自如。卒令解衣。炎大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俟其睡。乃害之。後帝

牧津節義下

卷八

十

即位。贈丹陽縣男。

炎能知人。有才畧。劉文成最心折之。觀其臨難從容殉義。自是不凡。

楊任

楊任。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於市。

守袁政多宜民。定不忍負國。

向朴

向朴。洪武二十五年。上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朴應詔。陛見。高皇帝問居家何為。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因問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即日授獻縣令。單車就道。妻子不入官舍。時兵燹之餘。為之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其衝。無城郭可守。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談淵迎戰。眾寡不敵。被擒。懷印受刑。獻民哀之。相與拾遺。接葬道左。二子道淳道徵。被徵。竟稱痼疾不起。有攀栢悲號之風。

周之頑民。

顏伯瑋

顏伯瑋。唐魯公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受沛知縣。北兵起。李景隆屯兵德州。伯瑋率淮北民給軍餉。三年六月。北兵掠濟。遊兵過沛。沛人逃。



匿伯瑋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又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所存皆老弱是月望日北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次子有為還曰爾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二十日夜二鼓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乃自經死有為不忍去遂刎以從

伯瑋死忠有為死孝

牧津節義下

卷八

十三

黃謙

黃謙以儒生為沛縣典史果敢能戢下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執至徐欲招降之謙感顏知己願與同死死之

沛吏何多忠義可見風尚亦在所感

劉子輔

劉子輔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歷官廣東按察使後坐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子視交人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

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月賊增兵攻城急城中食且盡遂陷兵民盡死圍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既得交人心何不為弘遠之計徒以嬰城自守坐困於寇乎然一門死難忠義自可嘉尚

周縉

周縉國初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攝令事靖難

牧津節義下

卷八

十三

兵起郡縣望風迎降永清地密邇燕府縉極力為拒守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以報國道聞母喪歸葬即出糾聚義旅勤王戰艦戎器數日畧具及聞天命有歸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縉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下獄久之從輕典謫戍興州居數年以子代還年八十考終于家不但其志可尚即其才亦自不凡



郁采

郁采少刻苦學問有節操初授刑部主事不能  
阿部長部長附吏議奏請大名教授稍遷裕州  
同知適流賊起河北殘破州縣勢甚熾采身率  
裕人繕城以待賊至裕守欲棄城走采曰毋為  
民望乃身先登陴矢石四下賊避城而營則又  
遣人潛俘其醜手劍之灑淚以激州人州人感  
且泣人人願効死賊稍稍引去采計其必復來  
益練兵厚為備令人昇妻女托其友儀賓莊士  
儻且與訣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欲以家累累  
君者恐重傷老母心也莊館其妻女於母所已  
而賊果擁眾謀呼至守益怖欲走采曰母恐西  
南城塹河也寇難近屬公東北平淺易破有采  
在左右知采必死謂曰母在奈何死采曰止會  
是偷生以為孝乎賊攻東郭不克守開西門潛  
遁去賊乘之入采還救巷戰被執罵不休賊裂  
其口輔殘其體事聞詔贈光祿寺少卿  
使采仗鉞而守封疆必能建安攘之績未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古

五

必至死事而稱忠臣采未為不幸但如此  
骯髒士而見嫉於部長直道之難容也可  
為一嘆

霍恩

霍恩知上蔡縣正德中賊趙鏐等率眾攻城恩  
募兵拒守晝夜城破被執賊欲釋用不從賊乃  
以刀插諸口脅之恩叫罵愈勵賊怒遂裂其屍  
四置縣門妻劉氏聞之即自縊不死以簪椎入  
心乃死得聞贈光祿寺少卿錄其子仍敕有司  
建廟賜額愍節  
晝夜拒戰力屈而死乃為殉職不然即死  
亦何為  
王佐  
王佐初授汝寧西平令始至即招徠失業撫輯  
居民汲汲不少暇邑無廢事會齊魯間盜起肆  
行劫掠遠近騷動佐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  
浚池大修戰守且教民日習武已而延及河洛  
聞西平有備不敢犯嘗公出道遇郡賊懷懼與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古

五



之搏賊曰此令壯士第取其馬而去久之盜勢益猖獗擁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令出子女金帛以免不然且屠邑佐曰若是尚可以爲邑哉亦何面目爲令乎乃誓士民晝夜嚴兵固防且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馬出佐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勝忿攻益急時官軍皆逗遛不敢爲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射佐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刃於頸抑使就跪佐罵曰我天子命官爾逋誅逆賊牧津節義下卷八 去

恨不能斬汝有死而已膝不可屈遂殺而裂之事聞朝廷加其節贈光祿寺少卿

宇宙間自不乏奇男子然此君經濟不在死守一城恨官軍逗留不爲援耳

王禎

王禎任夔州府判會賊石和尚流入夔時王同知已受牒捕賊王怯而猾託疾不出禎大憤而數之曰公職何事忍委赤子虎口耶王慙讓之禎卽勒兵晝夜行賊方破巫山禎出賊不意殺

三十三人賊遁去無何復寇夔屬邑王託疾如故禎復慨然以兵往與賊夾水而戰禎陷入淖被執賊欲降之禎不屈罵賊以死禎馬逸歸長嘶于郡門若告急狀識者曰此王公馬也怪之後二十五日子廣得父屍方暑不腐面如生禎死所去郡殆三百里王謂良馬心欲得之而廣亦以貧故售于王顧償不當直夜且半王聞馬哀鳴命秣者加莖豆鳴如故王自起視馬突前嚙其項良久得脫復擣其胸仆之地翌日王嘔血數升死人以爲禎之忠魂托馬擊王云事聞贈禎諫議大夫錄其子

牧津節義下卷八 去

王別駕忠魂固雖死猶生但此丞人理俱絕犬豕當不食其餘非得此馬安能一快人心痛憤惜無人爲此馬立傳

劉源清

劉源清任進賢令政尚嚴肅百事整齊莫敢犯每言及寧王怒髮上指曰不擒此賊非夫也明年六月宸濠果反殺孫許二公僞檄傳至邑人



情洵洵謀竄匿源清閉閣下令曰政逸者斬有  
家僮欲避去卽手刃之以殉妻妾皆鎖置一室  
周積以薪俟事急舉火遣兵校婁伯等來取印  
及徵兵清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爲防守自是民  
志始定寧兵不敢東向者進賢首挫之功也清  
初聞變題衝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可圖綱  
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因都御史王守仁吉  
安守伍文定起義源率兵進剿卒共底定

斬家僮鎖妻妾皆是鎮定人心一法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九

宋以方

宋以方爲瑞州守正德戊寅冬至有火墜瑞城  
東者三形如電光燭數里地爲之赤良久乃滅  
占者云地方當有兵火以方曰寧府其將不靖  
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固隘以防其變凡濠使  
至有所爲輒拒抑之以是積忤濠意濠甘心於  
以方久矣明年己卯六月方考績將之省父老  
遮曰公其以死行乎方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  
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十四日

濠反孫許二公被害及出城械公前驅至其  
其領兵方曰此身惟一死何至爲亂逆作前示  
拘四行王鄱陽湖守者少懈方望康郎山曰此  
我埋骨處遂罵賊投水死軍中無記其事者後  
都御史陳洪謨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贈光  
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

此公雖欲以一死守安郡然綢繆捍禦旣  
有夙備在考績之行可止卽以一生守守  
郡更爲得策

牧津 節義下 卷八 九

時植

時植少以志節自負爲梁山主簿深身惠民時  
蜀寇肆掠漢中東窺郾襄西薄重慶巡撫都御  
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餽會知縣闕且偵  
賊出沒隣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儲侍募  
勇敢泣盟于堂上人皆用命及賊薄境植先伏  
銳卒于多喜山扼險要自營於蟠龍溪犄角以  
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  
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礮石起戰樓於城



上躬擐甲冑指使戰守屹為保障遣使請兵於  
側不能達方南攻忠州憤敗于梁退合原二兵  
直趨城下植繫印於肘誓與存亡率眾死守梁  
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  
而南則義官會明守之方寇進攻植命礮弩交  
下遂少却抵暮寇營于石馬山趨南城樓墮  
圯會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  
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堦墉卒諸吏卒固  
守又二日寇方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墉

牧津節義下卷八 三

力戰殺數百賊蹀血被道陳寇繼進悉眾合圍  
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  
守遂被執置寵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為人奴死  
於人手欲刃之賊遽抱子奪刀禡衣而灼其身  
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  
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  
廷瑞於京師磔鄢本怨於襄陽乎方寇壯其言  
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  
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顧

印左肘奪弗與因并所共首以死方寇以二  
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

此公禦寇之志雖堅而妻子之念尚重幸  
此寇無使主簿無後尚有良心

黃馴

黃馴為溫州守時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馴出  
逆之人或謂馴嬰城易堅耳毋輕嘗大敵馴不  
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速逆之兵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軍分

牧津節義下卷八 三

而三馴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  
之疊石一軍之鐵場以為馴後馴出誓其眾且  
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  
無退生眾酬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  
公業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馴自持弓矢擬  
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  
陰分其眾為二一從上流掩疊石一從下流掩  
鐵場其帥皆棄軍以走賊合而尾中軍馴腹背  
受敵遂大潰馴力戰久之短兵相接顧麾下稍



稍盡有挽馴以遁馴拔劍斷其指曰去之此吾  
狗節地也賊叢撈赴之執馴坐榕樹下面脅之  
降馴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汝歸  
予我千金即釋去馴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  
直也且而曹庸狗且暮磔裂死何以金爲賊怒  
裸寸斬之馴罵不絕口

拔劍斷指激烈之氣死骨猶香若以千金  
而得生生乃遺臭矣

錢鏐

牧津節義下卷八

三

錢鏐初授知江陰縣鏐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  
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鏐以浙直脣  
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城  
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賊掠江陰鏐遣兵逆  
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逼城退營于定山會  
歲侵江陰羣盜亦起鏐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  
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春  
賊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  
三丈浦者爲參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

牧津 卷八

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鏐禦之於石簞  
矢盡繼以瓦石鏐被創殆闕賊遂遁去鏐策賊  
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  
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畧相當乃更合常熟  
賊三千人折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涇入偪城  
鏐業領徽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渡大橋  
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  
四野烟燄蔽天鏐從城上望之喞指誓曰剪屠  
烈矣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出背城決死

牧津節義下卷八

三

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鏐  
素折之至是乘其薄賊故望風潰走鏐自督其  
所從卒兵起鏐墜馬復躍而上賊戰之下死焉  
事聞詔贈鏐光祿少卿蔭一子立祠江上歲以  
春秋祀

鏐之遇害以狼兵潰走夫用人之際而素  
折其氣何以致人之効命所以善將兵者  
尤在平時撫循

牧津卷之八

終

一四三



牧津卷之九目

富機

李廣

范廉

馬援

文一聘

袁紹

曹操

賈逵

劉道規

蕭衍

蔡王智積

蕭承之

庾域

王思政

張守珪

牧津

富機

卷九

段秀實

二見

霍王元軌

曹璋

二見

王武恭

文潞公彥博

韓魏公琦

陸說

張忠定公詠

二見

薛簡肅公奎

蘇軾

二見

向綜

孫沔

王忠穆公駿

王益

劉珙

薛長孺

馮瓚

韓皓

杜紘

王洙

劉舜卿

趙尚寬

王佐

張環

魏勝

董槐

王舉元

黃震

黃炳

張昇

劉几

董博平

陶魯

二見

伍文定

張佳胤

尹晁

牧津

富機

卷九

留志淑

法

周之屏



牧津卷之九

當機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廣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馳射匈奴，射雕者三人，殺之。望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大恐，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匈奴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牧津

當機

卷九

妙在未到匈奴陣二里止，且不至兩兵相迫，又妙在解鞍以堅其意，此雖是險着，然倉卒中，舍此亦更無別法。

廉范

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旁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許，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

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斃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善於用少，明於擊歸，循吏故饒邊才。一場勝算，皆從日暮處，相機制敵。

馬援

馬援為隴西太守，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欲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方與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境，狄道長歸守寺舍，良佈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牧津

當機

卷九

既知其訛，自當以一笑鎮之。

文聘

文聘為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不知所施，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



忠臣故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臥舍中不起而敵且入舍中為之奈何亦以文聘能料定仲謀耳

袁紹

袁紹領冀州牧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殺郡守坐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牧津當機

卷九

三

爾時不得不以此安眾

曹操

曹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操軍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操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諸將以為當還自救操曰孫臑救趙而攻魏耿弁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

袁紹官渡之役遣淳于瓊督運烏巢曹操

自將擊之張郃請別兵救瓊郭圖曰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退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紹軍潰郭圖擣虛之計與操畧同而卒以潰敗何也操能攻毒之本屯而紹不能拔操之本營故也兵固有同形而異情者必知己知彼乃能制勝苟不量彼已而徒襲古人之迹能

牧津當機

卷九

四

無敗乎○兵法料寇便能制寇于毒原非操敵所以能操縱自如

賈逵

賈逵為澠池令高幹反張琰將舉兵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遂盡誅之修城拒琰

聞變出不意幸性起見甚速故制人而不



制于人。

劉道規

桓謙入寇，荆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乃大安。

一焚可安眾心，時勢亦自合如此。

朱齡石

朱齡石為益州刺史，與臧熹等伐蜀，劉裕與齡石密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

我今當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

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

五

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趨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至白帝，發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使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齡石至平模，斬其將侯輝，縱棄城走。

牧津 卷九

楊用修曰：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妙在濟師外水，而陽言內水，既以齡石之師出其不意，而又以老弱之遣示之不疑，最得虛虛實實之妙，安得不虜在目中。

蕭衍

劉山陽為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

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衍時為雍州刺史

本

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等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耶？我能使山陽至荆州，便即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丘，梁武復命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冊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



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必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落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

巴州太守之兵原就穎胄而發。利害既爾。牧津當機 卷九 七

相依肝膽。自當相信。豈容以一空函便為所惑。穎胄當日不斬天虎。直送山陽。營梁武之計。未必能行。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授弘農太守。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旬日可擒耳。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援軍至。合擊破

之。

城門益火。賊不得入。此法亦不可不知。蕭承之。

義熙中。魏乘勝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姑以愚敵。非可常試。

牧津當機 卷九 八

庾域

庾域為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恐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此黃葉之止兒啼。一時權法。

王思政

高歡使劉豐生追宇文泰。泰以王思政為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



士示不尺畏後數日豐生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

思政不但見應卒之敏更自饒綢繆之圖

張守珪

唐開元中吐蕃寇陷瓜州毀其城而去乃以張守珪為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幹纒立賊又猝至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夷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牧津當機卷九 九 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虜疑城中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追擊敗之

創夷之後示以暇豫不但應卒亦見方畧如此邊吏方稱長城

段秀實

段秀實為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聞警鼓而發前夕有告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之數刻遂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曰夜焚橐積

約救火則發秀實嚴申警備夜果火即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其黨斬以徇

設非告者幾墮術中第寂然不動而一旦收捕其黨是有權術有殺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不但強寇在境無以枝蔓傷人心即治邊之法亦自當爾

曹瑋

曹瑋知渭州一日方召諸將飲有叛卒數十亡奔賊境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之以為襲已盡殺之卒遂不復叛



諸將相視失色。而公言笑如平時。則其  
之命虜始益信。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  
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  
家。闔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  
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  
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  
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

牧津

當機

卷九

十一

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  
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  
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  
盡如是。故喧譁。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  
專副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  
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  
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  
叱從者。亦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門汝何不  
戢士。使如此。欲求汝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

舍之。倉中肅然。

如此處分。自然人心帖服。然其一言。衆無  
不肅。平日勿擾我菩薩。孚信已非一日矣。

文潞公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誚語。共折  
并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  
敝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為薪。樂飲如  
常。明日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

一時安衆。徐乃正法。潞公固自安閑。然爾

牧津

當機

卷九

十一

時或拆及公庭。亦如此不問否。

韓魏公

韓魏公琦。仁宗朝。出知鄆州。鄆素多盜。法捕盜  
者。以百日為三限。限滿不獲。抵罪。盜未得。而以  
捕盜被刑者。滋多。琦令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  
由是盜多獲。而捕者免刑。因著為令。後徙定州。  
州久用戎將將兵。兵驕。一日放廩。卒惡米陳。並  
執籌不請。琦聞馳至。卒十人持米前。謹訴。琦坐  
定。徐出懷中米一裹。示之曰。琦亦請此。若曹何



謹○乎○立○斬○訴○者○十○人○一○軍○股○栗○

觀○韓○公○二○事○寬○猛○兼○施○非○識○力○素○定○者○不  
能○懷○中○裏○米○示○為○樣○榜○可○令○此○輩○語○塞○然  
後○立○斬○十○人○大○有○先○後○之○着○

陸詵

陸○詵○知○延○州○時○夏○主○諒○祚○寇○大○順○城○中○流○矢○遁  
去○徙○寇○柔○遠○環○慶○經○畧○察○抵○又○使○副○總○管○張○玉  
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  
兵○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詵○曰○朝

牧津

當機

卷九

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國○威○不  
立○因○留○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大○沮○遣○使○謝  
罪○

只此一留勝十萬師所以當事貴識

張詠

張○文○忠○詠○知○成○都○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  
一○日○合○大○軍○大○閱○詠○始○出○衆○擁○馬○呼○萬○歲○者○三  
詠○徐○下○馬○東○北○向○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復○攬○轡  
行○衆○氣○沮○遂○不○敢○譁○

當萬軍呼譟之時令乖崖不知出此衆譟

未必遽止安知不如石敬瑭斬三十人以  
止之而猶啓廢帝之疑耶或以詠事告韓  
魏公公曰當此時琦亦不知所措要以當  
機之發箭鋒針芥原難預定未可便以此  
判二公膽識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  
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

牧津

當機

卷九

於○擒○獲○處○斬○却○民○間○以○為○神○斷○章○獻○時○公○與○王  
文○康○公○同○執○政○一○日○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  
有○告○戍○卒○反○者○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公○曰  
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簡肅之定亂妙在只於擒獲斬却不然轉

相攀引人心便爾岌岌○文康與簡肅之  
一斬一叱全在平日制馭有方臨境神情  
鎮定不在斬不斬分優劣也

蘇軾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文忠之應機不難而卒能招出戮之以肅法此乃為難耳○妙在投書不視

向綜

向綜知沂州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眾

牧津當機

卷九

五

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強而罰其不逮者卒亦無事

就寢自若號令申嚴動靜俱中窾

孫沔

孫沔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眾命斬之以徇將佐爭言此戲耳不足深罪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曰汝賴戲我前即私

議動眾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持去無敢譴者

妙在借優人作先着

王忠穆公

王忠穆公驥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督軍校為亂者驥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眾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為政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

牧津當機

卷九

六

不亂者不問亂者固不容不問不戮十餘人亂未定也脫巾之變末有不釀成於姑息者妙在諭眾皆出則倡亂者可得而指

王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為變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為動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既而問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眾乃服

定變只是一捷法稍擬議則轉滋變矣



劉珙

劉珙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思威並著者，惟在緩急二字，酌量得有成算。

薛長孺

牧津當機

卷九

七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戊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得之。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定囂之法，惟在一語入人心，則羣情自戢。○天下惟質厚人臨事自然敢決，若輕佻

者，當境無不周章。

馮瓚

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偽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相擊耳，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兵三百人，分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市，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

牧津當機

卷九

六

只是賊情了了，故可持重以應。

韓皓

韓皓寬仁有度，政和間宰唐之桐柏，廣武堤決，勢逼都城，患在朝夕。朝廷檄郡縣收刷稻草，為壅禦計，甚急。時中夏舊草已盡，新禾未實，上下危懼失措。桐柏西城有朝廷椿草數十萬，李彥主其事，輒動者流，不以陰論。官吏睥睨莫敢窺，皓呼耆老而告之曰：今盛夏不相及，雖嚴督若曹，理難得草，而上危下迫，如有此設，隳悞吾曹。



何以生為。西城所椿。雖有大禁。我願往取。應急。得上寬主憂。下瘳民病。吾被重責。無憾。一境感泣。從命。韓徑入西城倉。取納獨先。諸所水患。賴平。李彥怒。欲削竄之。諸司知其心。遷延旬日。至秋。鄉民老弱。皆晝夜刈生禾。補納西城倉。盡為新草。上責遂縷。解官歸。許邑人立亭城北。名曰思韓。

擅發庫以救荒。易擅發椿以塞決。難何者。以椿禁之甚厲。典守之互異也。即此見實。

杜絃

杜絃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絃至。旬日處決。立

盡嘗有揭幟。城隍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

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

請大索城中。絃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妖。遂誅之。

杜絃

杜絃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絃至。旬日處決。立

盡嘗有揭幟。城隍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

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

請大索城中。絃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

乃奸民為妖。遂誅之。

處事固宜鎮定。然亦不可無察奸之識。惟能識倡亂之故。自然坐應有餘。

王洙

王洙知襄州。會斬卒叛。州郡洶洶。佐吏請罷教。洙曰。不聽。又請毋給庫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

處反側第一着。惟在鎮定人心。

劉舜卿

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西關頭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謀送盜者。并以鎖至。意譏舜卿曰。無備。舜卿曰。吾西關未嘗亡鎖。命加于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

牧津

當機

卷九

辛

漸沮。盜者亦得罪。若虜智過舜卿。盜者亦未便獲罪。

趙尚寬

趙尚寬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眾乃安。已而奏黜大校。分士卒。餘他營。



焚書黜校分隸士卒不可無此處分

王佐

王佐以廷對第一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淳熙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衆謀不軌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命捕爲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牘案治他事延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

牧津 當機

卷九

主

妖人責狀即斬省多少蔓延

張瓌

張瓌知洪州管校督役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甫謀請易校瓌召問諭遣明日推治詰者十人不爲易校

易之則無法

魏勝

魏勝知海州虜至環城爲營數重勝分布諸兵上城守臥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

攻已植雲梯立砲座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繼以火斗金液虜竟不能近

遇敵故當以鎮定勝然其中自有虛虛實

實之妙

董槐

董槐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聞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我歲請吾屬責之償不爲亂

牧津 當機

卷九

主

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贖彥直之家

斬彥直馬前而必捕戮首亂者乃可以懲

鼓譟之衆至贖彥直一着更自得體

王舉元

王舉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堤盜乘間竊發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明日悉擒之然後治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懼京東轉運使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



其財物，往往陰殺之，以病死聞，舉元奏請舉官監島，而立賞罰，禁專殺者，自是多所全活。

擒盜然後治隄，得先後着。

黃震

黃震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始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眾乃定。

當機濟變，才貴轉圜。

牧津 當機

卷九

圭

黃炳

嘉熙間，峒丁反，一日五更報且至，萬安宰黃炳遣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問曰：知縣買飯，時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極易辨事，然倉卒中，不易籌此。

張昇

張昇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踰三

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託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更赦矣，勿論。

既寄書而三年取閱，其言已不足信，處此惟有一焚更赦二字，尤足杜後言。

劉几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為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牧津 當機

卷九

圭

劇飲達旦，必先有成畫定算在，不然未便可以度量自矯。

董搏霄

董搏霄守於潛，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勢甚猖獗，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持之不為，答徐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為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白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



全在按軍不動處，示之以怯，非直欲使賊不為備，正所以乘賊之弛，得擊惰法。

陶魯

陶魯為新會令，當夷洞與盜賊竊發不時，欲為地方勦除，深計擇子弟之材武者為敢勇，日訓練射，熟其為人。迨出師，將擊東則聲西，人莫能測。公署後為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橋板，夜靜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渡一人，與之謀，既反，然後復渡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人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三數人亦不知也。謀定則發兵，兵皆莫知所如，往惟視旗所向，或於文移封上硃書示之，以故常出賊不意，戰則必勝。

牧津

當機

卷九

五

夫子固云好謀而成，又曰人三為衆，謀盡三數人，儘可觸類而長，所以沉幾遠慮之人，定為虛中博採之事，人知陶節菴才局不可及，不知其得之集思廣益者多，伍文定

宸濠退保樵舍，時伍文定為吉安守，王文成公討逆，乃遣滿總與濠對江而軍，過其徑渡，時北風猛甚，俄變南風，有議欲火攻者，文定不應，眾力贊之，文定曰：省城空虛，若一失利，大眾且散，誰執其咎？眾爭議，夜猶不決，文定潛為火攻具，一夕皆備，募舟四十艘，實藁灌油，遣總軍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而伏，更以他軍管其故地，黎明發舟，乘風舉火，頃刻達濠營，濠舟膠于沙，舳艫連絡，倉卒不得發，舟蓬多竹葉，火及輒然。

牧津

當機

卷九

五

事以密成，火攻固非可言，堂滿堂新也。

張佳胤

張佳胤令滑時，有巨盜任敬高，韋駝滑幣金一萬有奇，與其黨王保等潛至滑城外，而敬章二賊入城，稱錦衣使，投刺謁公，門者難之，執手搥門者，直入堂，墮北向立，胤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見使臣乎？胤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胤謂是必逮



我矣乃令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繫敬附耳曰非逮公也肯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戶曹管草場被火詔繫都官獄胤聞之益信遂延二賊入後堂敬拉胤左手章擁胤背同入室坐坑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來借公帑中萬金遂與章出七首交置胤頸曰事成則生否則有如此七首胤不為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吾即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即不七首吾書生孱夫能搏爾耶且

牧津 當機

卷九

三

爾既稱錦衣使奈何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窺之者非爾之利也賊以為然遂袖七首胤曰滑小邑安得萬金敬即出劄記錄直指所報諸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果萬金公覽而驚異之不復辯但請勿多以累吾官反覆開諭久之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胤謝曰幸甚但爾兩人奈何橐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賊曰公慮良是當為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勿令一人從從即先刺公

俟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躍馬去然後釋公歸胤曰吾即取諸帑中易易耳但逮我而晝行邑人必困爾爾必刺我亦何利焉不若夜行便二賊相顧稱善胤又曰帑金皆各司積聚易以物色亦非爾利計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之爾可安枕且於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也二賊益善公計胤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心計人也相至胤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逮吾

牧津 當機

卷九

天

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為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胤躡相足曰每見此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為貸遂取紙筆書某也上若干某也中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胤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謁見勿以貸故作宴人狀胤蓋不欲露其力士本相也相乃大悟出胤取酒食與之酬酢而先飲食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二賊喜甚酒畢曩所屬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



器手捧之陸績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符數作哀免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豪狀則又大言謂公不我詒也公謬爲予金狀呼天平几案至胤又呼曰此几小置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胡不取來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居客位胤與二賊主位而長几界于其間胤幸與敬稍隔矣衆事固擁公背不旋踵侍胤所胤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謂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爲禮何暇視法馬則法馬者爾之事也章乃稍就

牧津富機

不卷九

无

凡視法馬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故爲發金狀胤稍脫身繼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胤從前堂出微起撲追胤不及拔刀勿於樹下章亦將刃爲捕人持之得不死拷訊出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爲上狀令緹帥陸炳擒捕之盡付諸理與章等俱論死磔于市

當刺刃於頭而神閑氣定款語揖讓從者指目語之外另構空中籌畫而殲厥劇盜

如玩小兒經濟權畧真獨步一時若定兩浙兵民之變何足盡公一班也

尹耕

嘉靖中大同叛卒亂時尹耕爲藁城令謁尚書張子麟因言下城策曰朝廷果欲大懲之乘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及進兵穴地道決水注之城不爲墜後兵退數日水涸城乃墮後耕謁故總督劉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始知宋太祖灌太原契丹

牧津富機

不卷九

子

使臣有譏其不知俟涸之故以今驗之始知其說有據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大同之變首亂當誅者不過數十人耳乃欲橫屠一城并宗藩而魚鼈之何哉不益以堅脊從之心乎故水攻火攻皆非大同所宜獨灌城俟涸可爲宋事一證

留志淑

留志淑年十六游蔡虛齋之門一見稱其遠器非角領鄉薦成進士歷官知杭州府時省城鎮



守織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千爪牙旁午入郡如虎狼淑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志欲乘相見倨挫淑簡執不為屈中官畢真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淑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構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千餘家淑恐其因眾以為亂閉門不出止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通變真將發應濠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

牧津 備機

卷九

三

監司以常禮見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令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即自堂上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眾共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眾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眾出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俄與真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為也真不能答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狀繫真入京伏誅其有膽畧知慮動合機宜類如此時濠變方起人情詢詢以為必取水道及南京武

廟親率師討之憲臣以徽為襟喉地行在供億胥此焉辦乃便宜表淑知徽州報至即出篆簿帑藏餘八千金人始知其清白吏也至徽止預撥接駕丁夫餘悉如故公私晏然去杭踰年人思淑白當道復之臺察以聞竟從杭請發奸難發奸于摧山倒海之勢則尤難執手與語之際稍一失機會城不知成何世界此君識力俱到絕勝十萬甲兵

周渙

牧津 備機

卷九

三

周渙知鳳翔實宗哲引兵攻城煥與指揮金興旺嬰城固守敵以荆為龜笆每笆五人負之連絡至城西北攻鳳凰嘴城上投藁焚之敵輒以鐵鉤攫藁而去復墜石壓之而敵攻不已與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兵不至必不能出戰若出其不意出師擣之可折其衝於是分兵出西北二門奮擊之復自城上縋兵下搏戰敵稍却有頃卷營而去眾欲追之百戶王輅曰彼未敗而退必伏兵誘我也遂斂眾遣騎往覘之至五里



坡伏果發

非一戰以搆其不意終不能守

周之屏

周之屏授溧水令歷轉吉安知府吉安故有流賊之警假浙兵為禦兵素暴與郡人士睚眦露刃入府譟聲如雷欲掠帑貲劫官府為質聞報嚴鼓升座語兵曰汝輩將有所訴也將為亂也訴則守能為汝白之若為亂則守不懼死但恐汝曹造罪深重不得見汝父母妻子矣語未絕

牧津

卷九

三

皆釋戈頓首而拜士大夫莫不謂臨事忠決有安一郡之功在南粵時江陵欲行文量有司以徑獯田不可問比人觀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文惜其意揖而出眾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眾出以問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申縮當在吾輩眾方豁然

大能解事人故遇事輒了

牧津卷之九

牧津卷之十目

惠愛上

子產

朱邑

第五倫

侯霸

韓韶

廉范

二見

任昉

祖逖

劉岷

王濬

范晔

蕭勵

伏臘

蕭秀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一

公孫景茂

韓軌

柳崇雅

裴佗

柳宗元

李惠登

賈敦頤

崔戎

狄仁傑

何易于

李君奭

錢儼

張詠

三見



牧津卷之十

惠愛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產

子產為鄭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藉，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以公孫僑之愛人人愛也，猶至五年而政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成善治可以速效求哉

朱邑

朱邑字仲卿，少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後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火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

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廓外，民果為邑起塚立祠，歲時祭焉。

大凡良吏所至，輒能感人，而起家之地，更自有全副精神在，故仲卿之言爾爾，然一嗇夫，便能入人若此，惠政所及，何必尊官哉。○人知桐鄉之思朱邑，而不知朱邑之不忘桐鄉，彌切。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第五倫

第五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



署倫爲督鑄錢椽，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牧津惠愛上卷十 三

伯魚特介然有行義之士，然自小吏而至郡守，無不令人感悅，攀慕不能已。荀卿有言：「律已則以繩，接人則以樞。」倫之所以得人心者，實在于此。

侯霸

侯霸爲淮平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泣，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替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

牧津惠愛上卷十 四

去留如此，令人着念，方見以邑爲家。○民恐霸去，至戒乳婦勿得舉子，此之謂真父母。

韓韶

韓韶爲廩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憐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



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韓韶固是一片活人心然流民入境自不得無此安頓法不然為地方意外之擾者更不淺

廉范

廉范遷為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殷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

牧津惠愛上卷十

五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一事便民遂有無窮利澤通變之義為治者不可不審

任昉

任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

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

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

牧津惠愛上卷十

六

孕供資費訟就路決一段真懇坦率之致

尚可想見其人彥升真古之遺愛乎循良第一流舍公其誰與歸○彥升清亦絕世

然其惠一郡也更甚於潔一身余故畧其廉而錄其惠

祖逖

祖逖為豫章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已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



父母老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茲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

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刺史非有它奇政也。乃百姓感悅，耆老流涕，真實愛民，其入人深也若此。

劉琨

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時郡守

牧津惠愛上卷十

七

劉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塞林，豺狼滿路，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賊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附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

當百姓附楯以耕，屬鞬而耨，此際撫循，乃真費手。

王濬

王濬守巴郡，郡邊吳，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

乃嚴其例，條寬其徭，課產男者皆與休復，全活數千人。

若役至不舉丁男，郡守那得不為悉心全活。

范晷

范晷為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為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涼州刺史，轉雍州，於時西土荒毀，氏羌蹈

牧津惠愛上卷十

八

籍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賴之。

惟能於荒毀之地，加惠小民，乃見善于撫綏。

蕭勵

蕭勵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為患，及勵在任，獸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捨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泣悲，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



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所山村有  
 一老姥，以槃槃鱖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  
 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  
 船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及勵  
 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賔，多爲海暴。勵  
 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  
 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  
 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  
 便是更有廣州，勵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九

將奠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  
 三萬卷，披玩不倦。

文約以帝室之胄，所至輒能惠德。人人至  
 於老嫗兒童攀戀之狀，令千百世後猶可  
 想見。要其根抵作用，惟是率儉中更能寬  
 裕，所以迥不可及。

伏暉

伏暉爲新安太守，清恪自持。時賦稅不登者，輒  
 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一郡之賦稅不貲，太守之田米有限，助之  
 而不遍，不無偏枯。將爲之奈何，其意可嘉。  
 故取其惠。

蕭秀

蕭秀轉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  
 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  
 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司州  
 刺史馬仙理求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  
 我爲援，援之宜速。待敕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十

及沮水暴漲，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贖之，使  
 長吏蕭琛簡州中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  
 人，百姓大悅。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寧反，  
 秀照其姦，願望風首款。咸謂之神。十二年，爲郢  
 州刺史。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  
 以婦人供作，秀務在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  
 境內宴然。夏日常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  
 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  
 月，常作襦褲以賜凍者。



事事惠心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屢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餽粥湯藥多方賑濟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

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十一

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

一腔濟人澤物之意令人千載之下如見使一村如一家則萬民如一身矣振古循良之範

韓軌

韓軌授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中戶絹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畱軌神武許之

能使民不願受賜而願得刺史者可以長民矣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十二

柳崇雅

柳崇雅有器量遷河中太守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借以溫色但問其親老存否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已得其真賊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

如此和藹近人人自獻誠盜安能自匿

裴佗

裴佗為趙郡太守為政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荊州刺史



時蠻酋田敬宗等部落萬餘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屢討未降他至示禍福敬宗等聞他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宴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他性剛直不好俗人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

遠懷近悅乃出於剛直之人

柳宗元

柳宗元爲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爲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千

人此夷俗也子厚著酬傭歸質之令亦因俗而化

李惠登

李惠登因叛將李希烈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卽拜刺史州數被亂野如蕪人無處業惠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

之所謂害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令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跡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爲上州視人之利害一以便民爲政此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吾必謂之學矣

賈敦頤

賈敦頤貞觀時數歷州刺史性質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賞之

牧津惠愛上卷十

古

有司執不貫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滹二水歲溢溢壞室廬浸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加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俱高故不徙以示寵末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摘伏下無能欺卒於官咸享初敦實爲洛州長



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  
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正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  
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為衰滅始洛人為敦頤刻  
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  
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棠棣碑遂遺芳千古○政令清靜殊不易  
言必其大綱舉而身自張乃可與言清靜  
之理政在養人其民牧之菽粟乎

崔戎

牧津惠愛上

卷十

五

崔戎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劔  
南為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者率三之  
其一以準縑布優其佑以與民綏招流亡凡廢  
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  
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  
去召吏曰藉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  
也徙充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畱於道不得行乃  
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鞵時詔使尚在民泣請  
使請白天子匈奴還使許諾戎志責其下衆曰

畱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  
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鉅滅  
姦吏十餘輩民大喜

民至抱持取其鞵戎之得民真也而後世  
輒循此為格套豈此規自我始乎讀此不  
能不一笑○畱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  
三老人此語酸楚至今尚不忍聞

狄仁傑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風化大行時郭翰為御史

牧津惠愛上

卷十

五

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為按劾翰纒入境耆老  
薦揚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  
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狄君之美  
無為久畱徒煩擾耳即命駕而去

刺史與御史可謂兩賢各得其體

何易于

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  
乘春與賓屬汎舟益昌旁索民挽繹易于身引  
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



事可任其勞，州媿疾驅去，鹽官推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易于曰：吾不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劫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俸救吏為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民有鬪者，易于叮嚀曉譬，畧剖枉直，薄懲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主

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從不過三人，廉約蓋天性云。  
易于愛民如子，身引刺史舟，即有玩世心，猶可以規當道之失，至欲焚天子詔，失臣體矣，即欲為民請命，曉人亦不當如是。

李君奭

李君奭為醴泉令，為政甚得人和，適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

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畱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宸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中外莫測，君奭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為令使一境，父老以去，畱為祈禱，近于古之遺愛，其人固不易得，然使人主適逢其

牧津 惠愛上 卷十 太

會，至勤主眷其遭際，尤不易得。

錢儼

錢儼，吳越王之子，初為威武軍節度使，移溫州刺史，洞曉政術，吏不敢欺，政尚寬惠，民悅慕之。後移蘇州，民有携家從之者，號隨使戶。隨使戶大勝遺愛祠。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誅，令崇陽，民以茶為業，誅曰：茶利厚，官將取之，不若早自異也。命去茶而值桑，民以



為苦其後種茶地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  
成爲絹而北者歲百萬死民富至今  
忠定所至爲民造福自多深遠之見

牧津惠愛上 卷十一 九

牧津卷之十 終

牧津卷之十一目

惠愛下

韓琦 二見

呂夷簡

范忠正公

趙尚寬 二見

劉絢

尹思貞

吳芾

馬人望

沈文通

許元

楊泰之

呂公綽

楊文仲

韓綜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一

張洽

虞彬

郭南

鄭戩

孫德潤

吳居厚

周湛

唐夔

白景亮

卜天璋

趙全

段直

周舟

戴驥

葉砥

王源

胡儼

朱文



劉彬 劉諒

祁司員 丁積

徐咸 陶承學

李圭 顧璘

潘珏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二

牧津卷之十一 惠愛下

明山陰祁承燾

韓魏公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

今義塚遍天下而火葬之俗終不能盡革為之奈何

呂夷簡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一

呂夷簡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請除之因詔天下農器皆免算為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大中祥符初大建宮觀京師南方伐材木有司責期會至有死者則以為亡命捕繫其妻子乃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挽運宜須河流通易以兵卒送之他日真宗謂曰觀卿所奏知有愛民憂國之心

呂文靖一片愛民憂國之心惟真且切自



足上動主知他日相業已基於此

范忠正公

范忠正公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做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掩骼收骸亦是政體中一事終不如隨地設漏澤園爲民便也

趙尚寬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二

趙尚寬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數十破以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內尚寬趨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情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爲害尉既出又遣檄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募索爲蠱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促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爲市不擾而集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田不耕土曠

民務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

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三

大凡利民之事與愛民之念必須調度有方而規制周密地方始有實益只如運使易鹽一節尚寬以官帑副其需而徐與民爲市上下兩利天下無難事特患無實心人耳

劉絢

劉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邁知期而集迄去不答一人歲大荒旱府遣吏視傷所獨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法請易之富



弼歎曰劉絢古循令

爭蠲稅為民請命易迄去不答一人難不  
答一人者而公逋乃如期而集此大難

尹思貞

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  
巡察使路敬潛屈於境部人以原蠶置書旌敬  
潛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置書旌  
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  
幾若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或有言承嘉恃權相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四

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蠶置不必邀置書之旌然長吏實政惟農  
桑是職業

吳芾

吳芾初為秘書正字以不附秦檜論罪罷尋起  
知處州改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  
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  
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三三  
信義以褒異之改知紹興府會稽賦重三折三

尤甚芾以攢官在殯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  
常苦旱潦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濟治召  
拜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  
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  
芾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  
淵為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  
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起  
知太平州歷陽築者久役潰歸聲言欲趨郡境  
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五

聞有詔褒論改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  
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常曰視官物  
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  
寧得罪於二官立朝不偶晚退閒者十有四年  
自號湖山居士

前後守六郡大端以惠澤為先而忠誠真  
率尤不可及

馬人望

馬人望遼咸雍中為松山令歲運澤州官炭獨



役松山人望請於中京畱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爲民如此後必大用以事聞于朝悉從所請徙知涿州新城縣縣與宋接境驛道所從出人望治不擾吏民畏愛會檢括戶口未兩旬而畢同知畱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後遷靜保軍二吏兇暴民畏如虎人望假以辭色陰令發

牧津惠愛下卷十一

六

其事黥配之是歲諸處饑乏惟人望所治粒食不闕路不鳴桴始至府廩皆空視事半歲積粟二十萬緡時錢粟出納之弊惟燕爲甚人望以縑帛爲通曆凡庫物出入皆使別籍名曰臨庫如此悉心爲民雖在夷狄亦屬華胥矣

沈文通

沈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爲民謀良家女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民俗以諫

令行禁止似非嚴肅不能乃能與民共之

行所以爲妙

許元

許元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縛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元請借湖水溉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進吏按問元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

大旱望水何啻救焚如此利民而猶然遣

牧津惠愛下卷十一

七

吏按問州守是何肺腸

楊泰之

楊泰之少刻志於學臥不設榻幾十年慶元初類試請廬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匡若將王璵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冥璵於法又累及餘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實通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回請釋之不聽乃去官宣撫使安丙薦之曰泰之當逆臣吳曦之變冠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今使得尺寸之柄



必能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免其冠知富順監復知晉州以安君安岳二縣愛稱尤慘泰之力白丙盡獨共賦知果州騎零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備其廩為計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

凡守令欲為民減額供之輸必有所抵乃可言減泰之能識此意

呂公綽

呂公綽知鄭州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疾苦或收津惠愛下卷十一

言近歲籍牛為產民懼役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歎曰先朝不征農器正為此爾遂除之

惠民正在重農隴上行春詢問疾苦一段情恣藹然可掬

楊文仲

楊文仲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武尚華後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吾然一燈足矣向農東郊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台州牙契舊額歲為錢四萬緡累改增至十六

萬間告訐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為也嘗言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及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唯文仲一人而已

不擾之惠無窮斯言良牧日當三復

韓綜

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塚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筏盡救之而丘塚潰

牧津惠愛下

卷十一

九

源流震蕩之中非重賞則誰肯以已命博他人之命余守吉時贛水驟漲曾以一日活千人正用此法

張洽

張洽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劇盜久不得情適獄有兄弟爭財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服郡守以合原案緝舍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知守為都



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倉吏洽度守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計倉吏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以都吏也今較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繇是觀之都吏妄而誣人矣君必不肯受都吏之妄而濫籍無罪之人郡守悟倉吏二十餘家得不籍及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十一

以來濫刑而致旱仲寬而得雨載諸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為德修事乎甫為閱款於獄遂從徒罪三日果大雨民大悅

洽以理論爭財之兄弟一恒吏能之乃令點盜聞言而服此其懇款之衷感人深矣至力爭張修德一事尤見一寬不自實切予辜閱此為之歛衽

虞彬甫

人彬甫知太平州舊例民生子必納添丁錢苦

於徵輸多不舉彬甫潏然憐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繇是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大槩地方成賦欲蠲於此則必須有抵於彼今添丁錢有所出則民自樂於舉子凡為地方求捐免者必不可無一處法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虞山出軟粟民有獻南者南亟命種者悉拔去曰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十一

民者其為民遠慮如此

張乖崖拔茶植桑正亦此意

鄭戩

鄭戩為永興軍建言凡軍中所須願下有司相度緩急折為三等非急者一切罷之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為言歲減餘萬又罷括糴之法勸邊民積粟

其才有實用



孫德潤

孫德潤，蘇江浙行省掾史，仕為處州松陽令，先是縣籍失實，力役無稽，民困於徭役，適郡符下，縣德潤欣然，力行計畝均役之法，於是以方田履其頃畝，以土會等其澆沃，以出貢賦，定徭役籍，既具，適南北多事，征斂旁午，民大悅，所司刻其事於石。

上不煩而民便，惟在有成法可循耳。

吳居厚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十三

吳居厚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醫藥，使病者有歸，全活甚衆，後朝廷設病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立。

今將理院之法，亦當推行。

周湛

周湛通判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禁俗之習為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掠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

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刻方書立醫院，窮陬僻壤，猶當師其遺意。

唐夔

唐夔授新昌令，性資明敏，折獄曲盡隱衷，蒞事二三月，庭無留牘，吏胥皆令業履，門不設禁，有罪徑入，莫敢犯者，訟有理屈，惟略加朴戒，不附罪立案，曰：倘有未直，俾可他理，又省事節費，奸弊肅清，吏胥困饑，多辭去。

吏胥皆令業履，此景絕勝，公庭無一事，蝴蝶飛上堦。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十三

蝶飛上堦

白景亮

白景亮遷沔陽府尹，奏最於朝，特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投田畝以為管，吏得並緣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各使得宜，民咸便之，餘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



以田定役此自古今良法然政項有大小之不同田地有腴瘠之至異譬如余守宿州其田地皆以一爲一而他州縣有以五爲一槩以畝論則多寡偏重矣况南北之風土異宜產業之貴賤迥別要在司牧者細心密察虛衷博訪隨一方之便立一方之法乃於上不煩而於民有便舍此無他巧妙法。

卜天璋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十四

卜天璋至元中爲南京府史時河北饑民數萬人集河上欲南徙有詔令民復業勿渡衆洶洶不肯還天璋慮其生變勸總管張國寶聽其渡國寶從之遂以無事累遷爲歸德知府勸農興學復河渠河患遂攝時群盜據要津商旅不通天璋擒百數人悉磔以徇盜爲止息陞浙西道廉訪副使到任閱月以更田制改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悅版籍爲清屬縣以饑告天璋卽發廩賑之僚佐待不

元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民且死矣夫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其發賑以賑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先是豪民海置堰專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水天璋至始有水人謂天璋政化所致云處事俱有定見。

趙全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十五

趙全守吳時吳方內附頑民時時陸梁其獷尤甚故犯法者擒至加捶掠全必叱令痛捶楚之雖死不貸若夫里正主首以徭役受捶者全必瞑目嘆曰以徵科受薄罰其何忍加重焉繼除杭州郡吳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郡縣益無禮遇全以剛正不少屈至擒其家奴枷項以示衆久之不大臣之折辱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府漢不忍重捶徵科此所以能嚴懲頑民與豪奴也。



段直

段直為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其田廬於親戚隣人之戶，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歸而歸之。」逃民間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為他郡所仰。掠者出財購之，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為樂土。仍大脩孔子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為師，以招延四方來學者，不五六年，學之士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在官二十年，多有惠政。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六

地方鋒鏑之後，欲招徠復業之民，惟有存其田廬里井，以動其故鄉之思。此救時者所必講，不然不但甌脫之景可慮，而亂後之亂又轉展相尋無已矣。

周舟

周舟，洪武十四年，以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

之計，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獄訟文牘務皆無三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歸流民之歸者益眾，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復為縣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之。

周君故是循吏，但既令再任，何不少優其銜，乃竟以考功郎仍為邑丞乎？蓋國初用人，止重其人之賢，不賢不重其官之尊，不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七

尊也。

戴驥

戴驥，洪武間任新昌縣令，公勤廉謹，政尚寬平。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斷分，袖懷數餅，食以充饑，復持一小瓢酌溪流飲之。民有獻茶湯者，不受。驥退暇，即召生徒講明理學，吏講讀律令，令役夫開圃種菜，一日兩食菜粥而已。在任九年，始終如一，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哀戀者擁道。



如此清苦，如此體恤，乃古人所不易。國  
何多良吏。

葉砥

葉砥，洪武首科進士，得定襄丞，招徠流亡，歸者甚衆，坐累謫涼州，後用累薦，出守涇州，先教化，後刑罰，每旱禱雨，必獲有年，郡故有磁甕銅冶，而丁調不減他郡，砥力言於藩司，得減四之一，有婦代前夫訟子，蓋欲資其後夫，砥詰之，以母子不忍爲辭，砥曰：爾不忍於子，何忍背其父而從人耶？婦慚，裂狀免去，繇是訟簡刑清，戶口歲增，士子科第數倍於昔。

王源

王源，出爲深澤令，在縣二十餘年，字民如子，民愛戴之，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源還治，歌舞填道，又嘗遭疾幾危，民徬徨奔走，以香燃膊禱于神，謁醫救療之，疾間，則割羊豕，巷歌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五

其民有不遠數百里來趨事者，不浹旬而成，及出爲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活無辜民以千數，每繇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相屬於道，擁其舟，不得行，源立爲剖決，各心服而去，用薦陞職方郎中，遷湖州知府，惠政尤著。

如此得民，果源之德澤入人，抑民之風俗，素厚耶？要以上下相感之真，有不容以思維擬議者。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五

胡儼

胡儼，以薦陞桐鄉令，爲政以愛民爲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爲害，傷民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三山，值大風雪，適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三十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給以藥石，是夜大風雨，得免，黍稷，十人，其治行，惠民皆類此，御史府左



史練安薦於朝稱儼學足以達厥人之際  
以資帷幄之籌於是召至京師未及任用而  
文皇帝已渡江矣

其公輔之器者定以循吏為基始故惠民  
之實政在宰相之行以言而縣令之行以  
身

朱文

朱文從王禕游學博才瞻剛方少許可人洪武  
間舉明經授星子知縣廉介自持與學勸農奏  
牧津惠愛下卷十一  
其縣山高風冷春意來遲艱于採茶上可其奏  
遂罷茶貢人蒙其德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撫  
綏至今贛民祠祀之

地方所苦一旦蠲除即一事自足不朽善  
政原不在多

劉彬

劉彬為程鄉知縣先是彬五歲而孤母張撫育  
之時從巫用甕匱關於祠案下謂十五出關時  
破甕名曰破關彬自用石碎之張大怒彬跪

壽天在天非巫可求天感母德見自可生及成  
進士知程鄉秉志勵俗顧愛一方有部民王慎  
者德彬直其誣以黃金十五兩包香茶中餽送  
為報彬覺揮之去曰生汝者吾父母之心也豈  
容報乎既而以考績赴京饒平盜發城陷奔屯  
程鄉深谷中民大懼時彬還家臥病聞報即日  
力疾趨任四日及境城野歡喧彬白監軍陶魯  
軍眾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紓民困魯擒賊五百  
餘人彬為覈其真偽所全活甚眾九年考績方  
牧津惠愛下卷十一  
伯劉大夏署云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惠  
捍衛一邑真有戀巢顧子之念不但牧民  
有實惠恐能事之名定亦不淺

劉諒

劉諒景泰間以國子生授鹽城令竈戶非重犯  
例不服有司勾攝諒至別竈戶之籍名於官者  
餘悉編氓法乃得行城門啓閉縣守禦所以故凌  
有司諒乃白於當道奪城禁鎖鑰歸於縣慨科  
目乏人延禮碩彥訓誨庠生暇則出郊勸農親



去州之法，淮賊喬亮當道捕不獲，喬貫鹽城責諒捕，喬聞曰：毋累仁賢父母，自投聽解，出鹽城境，仍亡入海，終諒之任不為患，治行第一，九載考績，民不忍聽之去，復留三年，致仕。

即大盜亦不欲累仁賢父母，民情之傾戴可知。

### 祁司員

祁司員初為唐山令，撫邑如家，尤以禮教淑人，後以御史出知徽州府，其政一以諭民勸俗為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五

百毒獄訟衰止，未幾以艱歸，後補池州府，池當瀾瘦之後，治郡不以法而以恩，凡為民定禮制，寬徵輸，止囂訟，務以懇款宣布條教，仍樹以畫一之法，使各邑樂從而行之，輒効。時郡城有清溪，向有橋為洪水所廢，每久雨即驟漲，往來病涉，漂溺者接踵，公為移置于通遠門左，各為濟川，池民至今便之。又郡舊有梁昭明太子祠，於學宮為形勝，前守方鳩工而中罷，公治池之明年，取俸稟以經營之，遂成大觀，文風翕然以發。

久之卒於池，民為罷市立祠祀焉。

九載臺班一揮出守，治郡不以法而以恩，宜兩地之至今有遐思也。

### 丁積

丁積成化中知廣東新會縣，新會廣巨邑，號難治，積聞邑中有白沙陳先生，大喜曰：吾得師矣。既至，事以師禮，月分其所得俸給之，先生謝不受，有所聞行之，惟恐後，其為政以風化為本，而主於愛利，申洪武禮制，參以文公四禮儀為書。

牧津

惠愛下

卷十一

五

擇邑老成人主之，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者，嚴賭博竊盜之禁，榜門示恥，良家子游惰不作業者，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為講解，冀變化其情習，春秋祠事，肅然將事，如神陟降，異時戶賦均平，錢悉貯官收，令出私錢供用，各當月錢歲單，丁小戶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諸上下往來非經之餽，一切杜絕，甲首納均平錢，果自歸田，弛然無復事，白沙賦樂歲詩曰：長官願留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其實也。



此公佳處嚴盜賊之禁。常以之爲。實事不在空言化論。

徐咸

徐咸初守沔陽。沔屬兵燹後。且值陵谷懷襄。民嗷嗷待舜。咸務在撫輯惠養。區畫守理。民多全活。初沔地宜黍。鮮植稻禾。咸爲之陳厥疆畝。引渠灌泉。略倣吳地播種之法。與民習之。民享其利。後擢守襄陽。爲政一以平易近民。民以是益親附之。歲值恒暘。躬率父老恪禱。愆暑不輟。而牧津惠愛下卷十一 孟

導民稼穡是循良第一事

陶承學

陶承學爲徽州知府。其民故負氣好訟。承學察其樸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待而。聞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蕭伏於庭。僂倖毫釐。之伸。卽伸其。之

今中已。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織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兄弟。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腐骨。卽當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不得實。卽重坐。蓋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讞者。止春半升糧。因號曰半升太守。月再受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

牧津惠愛

下卷十一

孟

市寂如。士夫時。無敢以私請幣物絕不至門。或說曰太峻。承學曰。彼自無求。安用拒。自無餽。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微人。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囑也。必不受。奚餽也。當三殿苗。採木使者來。以徵多木。商將以巨木若干額賦之。承學聞。則治席郊迎。盛慰勞。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訴之。徐曰。商者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卽數木以賦。胡問徵也。今願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



承學即以庫羨具直，島夷長東，秦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徭，承學以顧役意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傍郡，見其疲於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獨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相語泣下。

執簡而御煩，執靜而御囂，陶公之政在此矣。

李圭

李圭初授清河縣知縣，清河縣小而當要官，舫

牧津惠愛下

本卷十一

五

御尾至，役夫勤以千計，朝議以沐陽五百人為助，然去家遠，窘于衣食，至是圭請以清河人代之，而令沐陽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縣皆便。陞知蘄州，清河民五百餘人詣闕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者六十年，圭為奏之，詔覈實以還。民有因饑攘人一牛殺食之，事覺，御史以為強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圭曰：以八人償一牛可也，言之于上，八人得免死。

以外濟代輸，此法甚便，至前八人償一牛，固屬可矜，然論盜以寸鐵尺帛，無不駢斬，此法謂何，要以存此惻隱心可也。

顧璘

顧璘初授廣平縣，年甫弱冠，剖決敏利，摘伏嚴明，後歷官知開封府，盜起燕薊，流劫中原，彭澤領兵壓境上，簡璘自輔，璘練兵轉餉，折衝戡亂，謀畫居多，鎮守王宏有所徵需，璘不為意，宏方恃錢寧為援，矯詔逮赴錦衣獄，遣邏卒陰探郡

牧津惠愛下

本卷十一

五

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降徙全州，尋轉知台州，台武衛錯居，俗獷而喜訐，故事武衛諸城，郡為修築費，率為主者乾沒，恒歲一築，築輒壞，璘鉤得所侵漁，悉沒入為城費，擇人經理，故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貧民業鹽自食，苦邏卒窘之，相賊殺不止，乃為弛禁，俾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往軍餉不時給，貧軍多稱貸，璘諭肆為侵牟，璘支放有期，軍餉以足，而姦民不得恣其巧，弛禁薄稅，於小民誠便，但鹽課之法，恐不



得獨弛

潘珏

潘珏授新水令。至縣閱倉粟，得六百斛，駭曰：民父母，而令水旱無備，奈何？爰下令，諸贖刑及訟紙，咸入粟。縣治門內兩旁，建倉貯之。號阜民倉。越二年，大旱，盡發倉儲以賑貧乏。簡下戶丁壯，分隸上戶，俾得傭作自給。多種麥為來年計。復勸民分鄉助賑，以濟不足。是歲饑，不為害。益廣建聚民倉，前後積粟八萬餘石。民益賴之。縣南有渡，恃舟以濟。水涸，易以木梁，歲費百餘金。不免覆溺之患。乃合二年費為浮橋，經久不病。潘珏遷金華同知。有蘭谿民，誣任夜毆叔，殺其妾。縣官治任死罪。累年莫辨。珏閱成案，見其初驗屍時，不云何衣。悟曰：此必就寢所計殺之也。豈有婦人裸而救鬪者耶？詰之果服。坐叔故殺罪，而出其侄。巡按陳君不悅，曰：獄屢經臺憲，苟若是矛盾耶？力爭之。陳不能奪。有識之士，自有惠政及民。

化導

化導

韓延壽

焦貢

卓茂

魯恭

周澤

鄭興

樂巴

張奐 二見

許荆

秦彭

劉寬

賈彪

裴覽

劉矩

張霸

董和

梁毗

令狐邵

孔文舉

顧憲之

劉損

樂遜

鄭述祖

房景伯

周舉

辛公義

閻憲

王志

梁彥光

張萇年

馮伉

韋景駿



陳文惠公亮佐	蘇子瞻軾	三見
周彥質	蔡襄	
孫莘老	張魏公浚	
王侍制	陳修	
周自強	張戢	
呂陶	陸襄	
戚倫	吳師禮	
顧文昱	俞偉	
張養浩	何文淵	
張得中		

牧津卷之十二

化導

明山陰祁承燦輯

韓延壽

韓延壽少為郡文學，父義以諫燕王死，昭帝用魏相言，擢延壽為諫議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

牧津化導

卷之十二

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賈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



喪廉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  
 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芥錢旌旗  
 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稅先明布告其日以  
 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相  
 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  
 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  
 苦民無塗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  
 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  
 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  
 牧津 化導

卷十二

死及門下掾自到入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  
 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  
 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曰還  
 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  
 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  
 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  
 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  
 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  
 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公不自知過

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無因自造  
 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  
 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  
 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  
 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  
 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  
 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  
 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  
 與訟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  
 牧津 化導

卷十二

表率不能宣民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即傷  
 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  
 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  
 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延壽大喜  
 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  
 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  
 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救  
 厲不敢犯  
 感人惟在自信得及自信惟在力行得真



穎川東郡之政古今莫能多及者惟延  
自不以爲迂故下民不以爲迂而以爲信  
信之時義大矣哉○韓長公禮讓化民仁  
心爲質爲宇宙養生機而無殺機卒與蕭  
望之相攻訐而伏法坐棄市何天道之夢  
夢也

焦貢

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黃令路不拾遺詔遷貢  
百姓揮泣守關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二

牧津化導

卷十二

四

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好學多貧宇宙間那得有此風俗

卓茂

卓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  
曆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  
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  
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  
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對曰月餘日矣茂有  
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

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

詣府送馬叩頭謝之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

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

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

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

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

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

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

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五

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

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神

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

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

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蜚遠走不在人

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

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

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



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其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牧津 化傳

卷十二

六

乎。蓋化民成俗，政止此矣。○卓太傅居鄉居官，一生作用，惟在近人。王道本乎人情，吾於子康見之。

魯恭

魯恭始為郡吏，舉直言，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數令不能決，恭為平曲直，皆退而自責，輒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

牧津 化傳

卷十二

七

之。在郡三年，州舉尤異，後拜侍御史，累遷侍中，復為東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捕繫，盡破平之。州郡以安。

魯仲康高處，在侃直真誠，絕無俗吏粉飾意。若止以三異美中牟，便為後世開獻頌之門矣。○處張漢一事，見匡濟才。

周澤



周澤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克已於恤孤寡吏人歸愛之末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頒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

牧津化導

卷十二

八

穉都奉公克已。在位者咸自勉勵。真身先之化。

鄭興

鄭興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

惜哉禮教之化。未能竟其施也。此君必有可觀。

樂巴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自上乞退。擢為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陸。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祀之禮。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九

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州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祠。剪理奸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樂叔元殆是異人。而為政則平實可循。

許荆

許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



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者滅絕願殺身代之恣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毓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請廷尉物兄弟感悔各求受罪時郴人謝

牧津化導 卷十二 十

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餘人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

許荆是敦行人其訓俗有身教在但漢世教民每多自責至於引咎陳狀如此真切何治不臻

秦彭

秦彭建初元年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每歲升堂

揖讓之禮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踖無所容詐

以禮訓人固佳農月履畝分別肥瘠絕姦吏虛冒之弊尤佳

劉寬

牧津化導 卷十二 十一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舍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蒲鞭示辱要在發民有恥之心不在作用間論張弛也



賈彪

賈彪與荀爽齊名舉孝廉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豫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數千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

引車治殺子婦而城南賊已面縛自首只

牧津

卷十二

五

是一念真心所感格耳

裴覽

裴覽一名香為蒲亭長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嘗以禮禮之嘗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裴處化

我鳴皋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

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母子自有至情故惟在解其感動則天性之愛自勃不可遏若里井強凌弱眾暴寡視三尺如綬疣恐不可以鷹鷂不如鸞鳳

牧津

卷十二

五

一語為後世作無限養好符也

劉矩

劉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此二語宜令民家各書二行置門柱間

張霸

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無不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



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但聞誦聲。賢太守之化理可想。若明用信賞。羣賊便束手歸附。其作用更遠。

董和

董和為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侈。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轉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

相携乞爾者數千人。

示儉示禮。自是化導之術。

古

梁毗

梁毗為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由是遞相凌辱。每尋干戈。邊境累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不欲受金。亦何至慟哭。蓋藉此以感動蠻夷耳。

張奐

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如此愚俗。即嚴刑未易改。惟義方以動其至情。乃得翻然。

令狐邵

令狐邵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道。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龐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

大凡艸昧之世。司牧之典。起文教者尤多。若文明既振。反視為緩圖。此意殊不可曉。

孔文舉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為



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心與豆三斛後  
乏復言

與豆傳三斛亦愛釜庾之間矣正不欲傷  
烈士心

顧憲之

顧憲之親之之孫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  
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棄以草席棄  
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  
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

牧津

卷十二

七

又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塚剖棺水  
洗枯骨者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死生之別事  
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  
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  
吾將何事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竝從之由是  
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南  
豫二州事

剖棺洗骨如此弊俗亘古未聞憲之不但  
當為陳生死之別更自當首陳悖逆之條

於此猶覺過寬

劉損

劉損為吳郡太守至閭門使人奉伯廟時廟室  
頽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風猷尚可髮髯衡宇  
一何摧頹即發帑整葺

味此二語便有風尚一世之槩

樂遜

樂遜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  
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

牧津

卷十二

七

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擾之中猶志道不倦  
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賢良五年遜  
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  
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變左  
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  
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  
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

懸車之年始竟儒者之用而勸勵生徒化  
翔變貊治效章章可為皓首窮經者法



鄭述祖

鄭述祖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舉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僕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為起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布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先是述祖父道昭亦嘗為此州曾於東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時述祖年方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石銘云中岳牧津化導

卷十二

九

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勸羣僚父子皆竝有政迹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父子相繼以善政聞百姓安得無甘棠之思為人父者不忍負君而忍許子化行俗美槩可想見

房景伯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

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化民之術革面不如革心賢哉阿母所訓遠矣賈生曰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所能誠哉是言

周舉

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

津化導

卷十二

九

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幼不堪歲多死者舉到乃作平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頗格

欲解愚民之惑不得不責備子推然欲溫食則溫食可矣即子推亦何能使民不舉火也

辛公義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父母妻子不相看養，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風俗，遣人巡檢部內，凡疾病者，以牀舉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或至百數，廳廊悉滿。公義親設榻，獨坐其間，日久對之，理事所得，積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飲食。於是悉瘥。方召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既復差，汝等勿復信之。」病家子孫，悉謝而去。後

牧津化導

卷十二

辛

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牢側，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新訟，皆不立文案，遣僚佐一人側坐問訊。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關。人或諫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訟者，父老遽相曉曰：『小事，可忍勞。』」

使君多雨讓而止。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金石絲竹之響。

聽斷不時，囹圄幾滿。讀辛公義傳，能不汗下乎？若與疾至廳，非真有民物一體之意，不能爲此。○每誦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之語，追思作令時，尚懷餘歉。長民者當時錄此言，作枕中鴻寶。

牧津化導

卷十二

辛

閻憲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閻尹賦政既明且去，苛夫辟動以禮讓。遷蜀郡民涕泣送之以千數。」

不敢負明君之化，真是根心語。

王志

王志爲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佺、吳慶



年終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携謂罪所訟地，遂為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還，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有詣獄，辭以婦孕，吏民亦歎服之。」

方到官而便能使父老止訟，何以聲先之化若此。

牧津化導

卷十二

圭

梁彥光

梁彥光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諸生，親筆試，有動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

其餘坐坐廊下，有好爭訟，情業無成者，坐之中庭，故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厲，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忘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諭而還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且無爭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

牧津化導

卷十二

圭

戴帽餘，不特饒從政長才，抑且妙化民機，致民謠何足信哉。

張萇年

張萇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

事雖細而以動境中之觀聽最捷，但後復



有爭恐已牛有限爲之奈何

馮伉

馮伉第五經宏詞三遷繕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平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禮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蠶以滑數犯法伉爲著諭豪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累官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

馮伉傳

卷十二

五

只不受帛一事便受主知然畢竟以化民善俗稱良吏德宗能知人矣

韋景駿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因嗚咽流涕授孝經使習大義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相慈孝

今少不天誦此一語令人悲痛更不必授以孝經矣

陳文惠公

陳文惠公堯佐知開封府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如此誠信待人惡少卽不革心豈無革面蘇子瞻軾

蔡元長知維揚日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州人病之元祐蘇軾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

馮伉傳

卷十二

五

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爲政惠民率類此

坡翁非殺風景人此亦國奢示儉之意

周彥質

周彥質歷官循州守治民以教化爲本民以訟至庭者先諭以禮義然後折其是非無不涕泣悔罪而去久之民以訟爲恥蒲鞭遠縣而不試蘇軾以默化名其堂官終發運使



化正是彥質之定評

蔡襄

蔡襄舉進士知福州為復古五塘以溉田民利之。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下口稅之半。知泉州為政精明首興學校。往時閩人多專用賦以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襄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希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牧津化導

卷十二

五

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所羞。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為痛絕。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民俗大化。襄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襄立德政碑。

蔡公之善政在實心興利實心教民不可忽忽同粉飾觀聽者論

孫莘老

知福州民欠市易錢。警者甚眾。有富人。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因曰。汝輩所以。尤錢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至。露坐。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為之一空。

藉富人之五百萬。延囚囹圄。數百人於俄頃。間便成化工之事。豈不甚快。但逋官錢者。強半非良民。倘以此為惠好之地。則富民。牧津化導

卷十二

五

何罪而為此輩代償

張魏公

張魏公守金陵日。嘗詣學。有一士人投牒。取視。則爭博也。公立判之。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敎官太窘。引去。

魏公之意在感化青衿。更不及為廣文先生留此一隙自容地

王侍制



三... 質。自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其元濟廟。質曰。安有遊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幸。憇。像。而祀之。蔡人號雙廟云。嘗權知荆南。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亡。姑嫁。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因取家人衣以衣媪。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曉人當如是

陳修

牧津化導

卷十二

未

陳修起家爲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嘗以喪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官。合浦民懷其德。護喪歸葬。執紼行數千里。無一人言疲者。既葬。哭奠而後去。

其得人之政可想

周自強

周自強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獠反。自強往見獠酋。說以禍福。中共要害。獠酋立爲羅兵。貢方物。納款。請命。事聞於朝。特旨。超授廣

西道宜慰司都事。轉饒州路經歷。遷婺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度寬厚。不爲刻深。民有以爭訟訴於庭者。一見。則能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開譬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迷謬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行化洽。一小吏。便能挺身說獠酋。其人之膽畧可知。所以竟爲良令。

張戢

張戢舉進士第。攝蒲城令。蒲邑民悍不畏法。鬪訟寇盜倍他邑。戢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教諭。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皆過。作紀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廡。以勞之。使其

牧津化導

卷十二

无



子。待。因。勸。以。孝。悌。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賦。  
。一。時。案。改。知。夏。縣。縣。素。多。訟。戩。一。如。一。若。者。率。  
。以。至。民。反。覆。教。諭。民。俗。頓。革。戩。歷。治。六。七。邑。誠。  
。心。愛。人。而。皆。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  
。一。政。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  
。而。後。已。

誠心愛人，而又有術以濟之，便是第一等治行。

呂陶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三

呂陶諷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  
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  
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  
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為汝主之耳，  
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  
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拜聽命。

三姊一弟，以半歸姊，亦情理之應然。

陸襄

陸襄在鄱陽，有彭李二家相忿，屢告襄為設飲。

食論之，酒罷同載而還，人歌之曰：陸君政無怨  
家，闔既罷，警共車。

欲使百姓無怨家，方是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

戚倫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  
訟，倫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筮挺  
繩索，比他邑數倍，民悚駭，次作諭民詩五十絕，  
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

牧津化導

卷十二

三

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  
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  
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練鞭  
笞痛不禁，犬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  
與囚約曰：放汝誓歸，祀其先，櫛沐饑飢，民感其  
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先教誨，後刑罰，此政本也，妙在虛憚之，而  
民自聽其引掖，此政術也。

吳師禮



知揚州天長縣言近... 若爲邑... 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 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幾矣用是爲治邑... 人便之

條目易循期會有信即此二語便成義皇... 世界

顧文昱

顧文昱知泰州前守吳去疾以州民好訟告文... 昱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理民將安訴頃之

牧津化傳

卷十二

三

訟者兩集文昱乃自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 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俾訟者居... 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 過半矣乃擇吏醇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 稽其始末民誠負冤輒爲疏理願悔自止者聽... 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訟之興也非盛氣則聽唆反覆思之自應... 可省此法真息訟第一義

俞偉

閭俗生子多者率不舉貯水溺之謂之洗兒... 伴宰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 者列坐廡下置醪醴親酌之出其文使歸諭鄉... 人無得殺子數月間活者千計朝廷嘉之立法... 推行一路

召諸父老爲人所信服者而使之遍諭此... 是化導一法若今日溺女之禁正當法此

張養浩

張養浩爲堂邑令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故皆

牧津化傳

卷十二

三

良民既加以刑而猶以盜目之是絕其新之路... 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毋負張公有李虎常殺人... 其黨暴戾舊尹莫敢詰問養浩盡寘諸法民甚... 快之

罷舊盜朔望之叅固所以待良民然令舊... 盜朔望之叅亦可以懲敝民不可謂養浩... 之罷爲全得惟舊尹莫敢問者而盡寘諸... 法則寬中之嚴乃見高手

何文淵



何之淵守溫州時永嘉百姓朱良規良亘兄弟  
爭財訟於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於婦言乃屬  
其鄉之耆老立兩人於庭下以大義開諭之因  
援筆判一詩於其狀後有祇緣花底鶯聲巧致  
使天邊雁影分之句良規兄弟感泣伏謝遂相  
敦睦

此兄弟自是解事人故化每猶易不然雖  
誦詩三百頑悍自如

張得中

牧津化傳

卷十二

五

張得中永樂初以茂才徵後登進士為應天江  
寧令京師赤縣機務繁劇前令率繩之以法得  
中更以平恕簿書期會米鹽細數必躬親之民  
有犯法當流者其母訴乞留養得中曰民頑犯  
法固可罪也母老失養尤在所矜寧失不經以  
為卒道勸卒杖而遣之有隸於公所貧困莫支  
者即弛其役且遺之衣食每丁夜而起丙夜而  
息未嘗樹赫赫之聲而民安其政以薦修永樂  
大典得中性嗜書自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覽

硯

自是儒吏作用起家至歷官無日不親筆  
硯乃大快事然不知此公何以得此暇

牧津化傳

卷十二

五

牧津卷之十二 終



牧津卷之十三目

勤職

召信臣

衛 颯

劉玄明

始興王蕭憺

韓 琦 三見

魯有開

王安石

牧津 卷之十三

張 觀

胡文恭公宿

吳元扆

張 需

張汝明

莫 濛

許 逃

譚 澄

李 湘

杜 詩

崔 寔

倉 慈

杜正獻公衍

李允則 二見

蔡君謨襄 二見

傅獻簡公

孫 覺

李道傳

陳省華

趙景緯

陳 貫

周 淙

王 政

貝 恒

陳 瓘

岳 正

楊繼宗

崔恭敏

徐九思

馬應祥

陳克宅

范 理

楊繼盛

牧津 卷之十三



牧津卷之十三

勤職

明山陰郡丞熾

召信臣

召信臣以明經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

廣溉灌

宋十三

一

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

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

惠民可以取足於一心，勤政必須躬親於庶務。惟信臣生平勤力而有方畧，故以興利則利興，以省費則費省。蓋有孚惠心與勞民勸相，政各有所用也。

牧津勤職

宋十三

二

杜詩

杜詩：少有才能，任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歷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奉職無效，乃上書願退大郡，受小職。帝惜其能，遂不許。詩雅好



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亭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讐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政治清平者而能以誅暴立威則循良實際斷非悠悠養亂輩可能○如此恂恂循吏乃亦爲弟報讐習氣故自難錄○身故無能治喪傷哉廉也而循吏未有不根抵

牧津

勤職

卷十三

三

於廉者

衛颯

衛颯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備以自給建武二年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合滙瀆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

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表陽縣山鐵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爲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一郡之中有以一邑累一邑之中有以一

牧津

勤職

卷十三

四

開道置郵而流民頓成聚邑且得與平民一體輸租則不特利民而且以列國有民社之寄者可悠悠泛泛以循故守舊爲良規哉

崔寔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爲作紡績織絰練縵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



厲士馬嚴烽。瘞。勞。不敢犯。

崔寔殊大有政才，故能為政論。

劉玄明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後傅穢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荅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玄明已得令趣，故作此趣語，要以其平日

律津勸職

卷十三

五

之勤政者，自有精彩。

倉慈

倉慈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巳，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宜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

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嘗不以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及卒，咸悲感如喪親戚。胡人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者。

以精勤之吏，秉忠信之念，自然可行蠻貊。

始興王蕭憺

律津勸職

卷十三

六

蕭憺和帝時，為荊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荊州大旱，憺使祠於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居重任，開導物情，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眾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



獨何心以免，乃登隄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尸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得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都郡，遭水死者，給棺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焉。以母憂還朝，人歌曰：始興王，起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惟廣開屯田，真第一。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七

救時急着，○始興抱敏才，而爲念更懇，真是才誠兩合。

杜正獻公衍

杜正獻公衍，初知乾州，屢決疑獄，人以其爲神，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施於民，則簡而易行，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知鳳翔府，一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當夏人初叛，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甚。

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時衍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及後尹開封，開封嘗撓於權要，衍能使權要不敢干，首尹惟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獨衍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

牧津勤職

卷十三

八

歲亦諸縣，皆被其惠，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谷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藉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朝廷從之。邠公剔歷中外，所至定有區畫，尤妙在凡有興作，民皆不知，嗟乎，民不惟無擾，而且不知擾，吏不必禁其奸，而自不得爲奸，民生有不安阜者乎。



韓琦

韓魏公琦初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歲饑為體量安撫使汰冗役數百活饑民百九十萬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牧津勤職

卷十三

九

山之北多廢壞琦以為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餘頃

韓稚圭抱經世之具而勤勞吏職至於此此王尹稱為真宰相器也有謂社稷之才非百里之用不知以器掄才朝廷之事若君子隨分自盡一命必能濟物彼不屑為小官者此器可知矣

李允則

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蒸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稗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稗草為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以購致湖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為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焉治郡根本之計在農妙在導民以不言其故而民自趨利

魯有開

牧津勤職

卷十三

十一

魯有開用蔭知章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聞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與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為有古循吏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為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



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

與陂增隄自當先事為計

蔡君謨

蔡君謨襄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此亦作小小伎倆所謂君謨手段小或於此覩得

王安石

王安石慶曆間為鄞令在任好讀書為文章二

牧津勤職

卷十三

十一

日一治縣事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興學校嚴保伍邑人德之熙寧初為執政以其法推行天下海內騷然

荆公之治鄞法非擾民而竟以此法擾天下者蓋治天下與治一邑其勢異也

傅獻簡公

傅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祿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

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庑中治事不少懈

不卑小官高賢自合作此矩度

張觀

張觀徙澶州河嘴孫陳埽又壞浮橋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當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以增築之隄成水亦退徙鄆州兼西路安撫使舊法京東止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民之犯法者雖日殺於市

牧津勤職

卷十三

十一

恐不能止請弛其禁以便民歲免鯨鱈者不可勝計

先之勞之是集事法惟私煮弛其禁將遂聽之奸民乎此須別有理會

孫覺

孫覺徙知湖州松江隄為民患覺易以石高一尋有奇長百餘里隄下悉為良田除知蘇州鹽倉官鄧偃倚宰臣為奸覺至以偃屬吏按治不少貸徙知福州閩俗厚於婚喪覺裁為中法使



富家不得過百緡令出一日嫁娶者數百家差  
埋費減十五

孫公僅循職而理乃按治倚附權門之奸  
吏不少貸宜其稱良守也婚喪至今侈靡  
已極長民者故當以此着意

胡文恭公

胡文恭公宿為真州揚子尉會縣遇大水漂溺  
居民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設法拯援立活數  
千人以張士遜薦召試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三

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  
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既去而人思之名  
其塘曰胡公塘

是儒吏更是才吏

李道傳

李道傳出知真州城圯勿治道傳覽之築兩石  
堤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壕又堤陳公塘有警  
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路常平  
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吏之貪縱者十餘人

胥吏為民害者大黥小逐百餘人釋獄之濫繫  
者二百餘人池負錢一十餘萬緡夏大旱道傳  
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響鈔法之行商賈疑  
怨賦斂增加軍將推轂皆切時病遂條上荒  
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道傳分池  
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賴  
以全活者甚眾攝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上饒  
新安南康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

此公大有風裁勤職特其一節

牧津勤職

卷十三

四

吳元辰

吳節使元辰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  
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境者既以舟楫又以  
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辰所部民無墊  
溺

雖家財不能盡拯而躬涉泥濘直是先勞

陳省華

陳省華累遷京兆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鄰邑  
強族所據民久不得訴省華以理辨之盡去壅



過之弊。水利均及。衆頗賴之。又民有累世不葬。其先省華召而諭之。貧無以具者。給資爲助。至道初。姑蘇水災。民饑。亟召省華。拜同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至則復流民數千戶。瘞者。亟瘞埋之。詔書褒美。

以理辨之無不折。召而諭之無不曉。爲政不當如是耶。

張需

張需知霸州。因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五

其戶。各報男女小大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遍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闕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生理日滋。

治邑如治家。此公之謂矣。

趙景緯

趙景緯知台州。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論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則古曉諭。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於朝。旌存

行。作訓。存文。以勵其俗。其產。社倉。六十六。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三十里。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其年之內。乞歸。田里。景緯志趣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

守郡期年。德意及民。已如此。不可殫述。士君子苟實欲加惠地方。信必遷延歲月。

張汝明

張汝明初爲漢陽軍判官。時行公田法。授牒按

牧津勤職

卷十三

六

境內。使四隅。日具吏官所至。而躬臨以閱實。雖雨雪不淪。吏不得通昧財。而稅均於一路。徽宗時。知岳州。有惠澤於民。屬邑得古編。欲獻之。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成德意。敢覲賞乎。拒不以獻。

能盡職者。自能持正。

陳貫

陳貫知衛州。徙涇州。州人以嚴見憚。雖簿書筭。庫賦租出入。莫不親檢察之。嘗謂其僚屬曰。儻



視官物如已物，容有奸乎。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饑，出所得職田粟者，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則皆發。

簿書筦庫，原非俗務，世以勤職為俗吏，可怪也。

莫濛

莫濛初除戶部員外郎，命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蕩，以丈量失實，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金渝盟，郡乏舟，眾以為慮，濛力為辦集，及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七

敵犯境，民賴以濟，召復原職，上諭曰：朕尚憶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頓首曰：職分當爾，臣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出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圯，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圍，分授諸將，各刻姓名堞間，懸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寶謨閣學士，大理少卿，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之，濛堅不從，竟不能奪。

是實心任事人

周淙

周淙以父任為郎，歷官通判建康州，時金渝盟，邊時方興，師守難其選，首命淙守滁陽，未赴，徙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為立約束，結保伍，金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

牧津勤職

卷十三

六

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



涑請疏浚工畢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

臨事周悉

許遜

司封員外郎許遜知興化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為遜行壞堰顧其屬曰鄴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躬率工徒牧津勸職卷十三九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遜亦不懈堰成歲獲大豐

實心勤職故不惜以身殉事而事亦卒底於成

王政

王政當遼季時浮沈州里高永昌據遼東知政材畧欲用之政度其無成辭謝不就及金兵伐宋滑州降留政為安撫使前此數州既降復殺守將及為宋守及是人以為政憂政曰苟利國

家雖死何避宋王宗望壯之曰身沒王事利及子孫汝言是也政從數騎入州是時民多以饑為盜坐繫政皆釋之發倉廩以賑貧乏於是州民皆悅不復叛去傍郡聞之亦多降者宋王召政至轅門撫其背曰吾以汝為死矣乃復成功耶隨改權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筦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奸政獨明會計嚴扁鑄金帛山積而日納無錙銖之失民在湯火撫綏為難此君以潔身為勤職牧津勸職卷十三十便佳

譚澄

譚澄為交城令時年十九有文谷水分溉交城田文陽郭帥專其利而堰之訟者累歲莫能直澄折以理令決水均其利於民豪民有持吏短長為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歲乙未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為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為免其逋其私負



者年雖少息取倍而止亡民能歸者復三年  
下公私便之壬子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  
不土著者賦以時集後擢懷孟路總管歲旱令  
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民用不饑教之種  
植地無遺利俄以京兆改陝西四州道提刑按  
察使建言不存有三無後為大宜令民年四十  
無子聽娶妾以為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為令  
浮客占籍以累土著削之最當

貝恒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三

貝恒改東阿知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素苦過使  
往還供給之費恒規措有方物具而不擾縣簿  
有挾私怨緣飾人死罪者恒曰盍以直報之簿  
愧而止隣邑盜劫人匿其贓古塚中塚傍畊民  
得之而解後被劫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  
勝考掠竟引伏恒聞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  
得問會有商人過東阿被盜來訴恒併隣邑盜  
事嚴督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隣邑劫盜  
皆在畊民得免冤死時循行田間觀民藝獲以

驗勤情邑西南有灤春夏潦水無所洩泛溢浸  
衍近灤之民每廢耕種恒相地將開渠納諸大  
清河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曰法不得  
擅役民恒曰本以利民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  
渠成得沃壤數千畝卒亦無事車駕征北虜命  
河南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  
之憚行者往往為規避計恒毅然曰天子親征  
臣下可避勞耶即治裝就道民間令行皆忻躍  
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阿無一

牧津勸職

卷十三

三

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餘棄  
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閒暇令  
煑皮為膠鑄鐵為杵搗紙索為穰貯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敕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  
而民不費嘗坐累罰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即  
復任民競趨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不厭  
而愈力其得人如此恒和厚樂易於物無忤勤  
於公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盛寒酷暑不自  
逸率以為常



此真勤職吏也。○師旋而無一人失所，即造化亦有所不能周，不知何以有此。

李湘

李湘永樂中授東平知州，以持已愛民為務，常祿外一無所取，而勤於公務。旦暮治事，不少休。州城之東有大村壩，源出泰山，兩溢數為民患。奏發民丁築隄捍之，患乃已。州及所轄五邑地曠多荒廢，課民墾闢，倉廩充實。歲歉賑貸有積，祠壇齋宇整飭一新。齊魯間翕然稱其才。卒。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五

駕征北虜，詔山東西民隨軍給餉，運道遠多死亡。湘率東平民行，撫綏有道，訖完民以歸。在東平十餘年，始終一致。正統初，詔廷臣舉郡守，禮部尚書胡公舉湘，遂陞懷慶知府。

才亞於貝，而遇事亦多實心。

陳瑾

陳瑾除寧國知府，首興學育材，除民所疾苦，革兼并之路，覈隱欺之籍，所創戶帖，布之天下，宣城民田濱江者，歲患水，規畫築隄，伐石作也。

以時畜洩，民至於今賴之。

所創戶帖，不知規制何如，豈亦今戶經之類乎，此便民第一事。

岳正

岳正成化中出守真化，才大氣豪，又以直聞。大臣領部稍厭修詞，故多宏詞，畧細節，操利權。如買豎，然不引嫌，是以浮議盡起，去後甫預備倉積穀數萬，凶荒有備，林居蕭然，貧困人始知其不持一錢入也。居三年，入覲乞歸。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五

國朝閣臣領郡，亦一變體。領郡而躬親細務，又一變體。然而清議終在人心也。

馬應祥

馬應祥其先蒙古人，應祥以進士授河內知縣。河內素稱難治，應祥曰：百姓人耳，獨河內異耶？乃加意撫循，具攷戶數，高下之則，躬為編坐，奸吏猾胥無隙可進。自是徭役均齊，百姓俱與。時王宗器先生守懷慶，河內為附郭縣，嘗召祥飲，食歌咏，問民所疾苦，以弟呼之。應祥益益然。



意有不合，輒盡言不少避。縣庭吏縮首立，如植  
物然。當道方有旌薦，以母喪歸，百姓走送，涕泣  
竟日，乃始別去。及改任徽州歙縣，俗好氣健訟，  
費千百金求勝，不勝不止。又豪家大族，搖動禍  
福，祥至持之以靜，事求可，不在道徇人，久乃自  
定。郡有殺人者，久不得其情，乃以付祥。祥先期  
禱神，倘降靈則示之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  
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  
衣底，尋忽不見。祥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

敬津勸職

本卷十三

圭

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  
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  
嗟嘆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祥已敕  
隸卒覘人舉措，覘者以告，遂執而抵於法。蓋殺  
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復來扼吭耳。於是縣  
中稱為神明。

如此才調，運以誠心，縣庭吏自然縮首立  
矣。

楊繼宗

楊繼宗出知嘉興府，每味爽時，僉書畢，即銷倒  
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文移至，期三五日完，  
少需滯，即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自  
達者，自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巡守每經歲一  
至郡，府治安靜，而繼宗猶缺然不自滿足，謂七  
邑之衆，我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諭四境有冤獄，  
聽令上司告理，而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

聽令上司告理，而下民終無一人赴訴，此  
之謂民自以不寬。

敬津勸職

本卷十三

圭

陳克宅

陳克宅知嘉定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  
者，假荒壤之目，移稅比里，民受困而述負益多。  
克宅不避寒暑，遍履其地，一一而籍之，宿弊頓  
革。又欲輕重歸一，則使神奸無所售，而惡其害  
已者，挾權要尼之，竟不行。乃更議金花官布輕  
齋，請一歸重則者，民賴以少濟。有富僧，其徒之  
父利其有，一日匿其子於外方，曳他屍，誣僧殺  
之。克宅疑不亟訊，人或疑令受賂，克宅不為。



動徐訶之匿者出衆方驚服。積寇馮毛九鼓。天目巡撫張公津奉命征之。檄公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知其算。克宅治嘉定逾三年。威與愛並施。而意在安民。故政成不擾。良吏惟不擾足矣。

崔恭敏

崔恭敏知萊州府。每歲必再歷屬邑。尤加意學校。廟堂齋舍。無不一新。正統間。登萊大旱。飛蝗蔽天。公依古法。且焚且瘞。蝗為衰盡。及發郡縣。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三

倉勸富民粟賑之。奏免膠州卽墨諸逃戶。芻糧民賴全活。時巡撫擬城臨清。檄發郡夫。公以方春。民且乏食。未卽應命。及秋。命復下。公始以郡民赴役。適中其會。人服公之先識。公治萊六載。威惠大行。萊人謠曰。古之楊。今之崔。後數年大饑。萊之父老相語曰。使崔公在我輩。何至此極。歲荒之後。工役自當力止。然古人亦有借工作救荒。顧視其事勢。何如耳。郡守每歲再歷屬邑。此法終不可廢。

范理

范理初令江陵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理嚴禁令。雖權貴無敢索一錢。先是民屢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徵之。理以貧民不能償。迺召將卒家之佃戶。號畸零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募役之米。以償。負租畢完。薦知德安府。每歲必按屬。以省畊收。兼詢利弊。隨州民數百家。田為楚府護衛所占。猶輸額徵。理備奏盡歸其田。民牧津勤職。至今祀之。

牧津勤職

卷十三

三

能為民任怨。乃能為民布德。

徐九思

徐九思為句容令。其政專主養民。自身與僚屬當道上供。一切裁省。行之三年。當道數撓之。屹然不以撼。至六年乃定。九年遷去。邑舊有二簿。一典糧。一典馬。糧簿歲啓倉。有例金八百。四百以啖郡司農。四百簿自取。九思聞。遂躬往坐收。判簿不得取例金。馬簿歲視馬。馬九百餘匹。匹



例一金九思亦自往視之例金遂絕邑舊募兵四百每兵十金九思兩分之歲更番募止二百一歲省金三千邑當吳越之衝民疲於供應九思嘗以官廢養鵝雞官池畜魚開地圖之實至取供一不煩里甲其民遂成樂土

如此作阿家翁亦是治家妙手

楊繼盛

楊繼盛以言事謫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比至敬共其職冬月受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元

請謙竟暮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少暇則進邑諸生為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因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子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召而約束焉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眾無所取食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服裝買民間最

重賦地二百畝自於府以伏糧予之乃飲故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故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葑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乃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穹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居狄道三年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

楊忠愍起家儉素刻苦讀書立書院以訓

牧津勸職

卷十三

元

諸生置薪水以供日夕非必楊公能之也惟是謫縣尉而敬恭其職請讞無少倦非真有痲痺切身者不能不忍一刻負民又安忍一念負國殺身成仁志士不忘喪其元夫豈虛語

牧津卷之十三 終



牧津卷之十四目

集事上

西門豹

史起

李冰

王景

杜預

夏侯夔

馬臻

王延世

馮道根 二見

韋孝寬

薛大鼎

崔瑗

韋景駿 二見

姜師度

牧津集事上卷十四

李知遠

陸明允

崔一立

張詠 四見

謝景初

沈起

夏英公竦

虞大寧

陳堯佐 二見

呂大防

范忠宣公純仁

程師孟

牧津卷之十四

集事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西門豹

西門豹治鄴，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

牧津集事上卷十四

為地方計久遠，能令其子孫思我言，此正

深於慮始者也。

史起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二百畝，是田患也。漳水在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為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瀉鹵，今生稻梁。

平原高壤，其膏腴以水，惟水故稱沃野，然非所語於東南也。



李冰

秦李冰為蜀郡太守，蜀多水災，冰立三石犀，沈之江浦，水患以消。

犀可治水，惟冰知之。

王景

王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

牧津集事止

卷十四

二

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於鄉亭，景少學易，遂廣闢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浚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

熾盛，緣堤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嘆，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

牧津集事止

卷十四

三

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禹之明德遠矣，地平天成，惟在治水之一事，禔福一方，更無大於此者，王仲通抱經濟長才，小之而一陂之修築，大之而千里之迴環，無不胸中確有成策，蓋神禹之後一人矣，惜其塢流法不傳於今耳。



杜預

杜預為荊州人號為杜父舊水道惟沿漢達江陵千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為辭曹

一守令儘可為裁成輔相事但須如此經畫巨手乃得

夏侯夔

牧津集事上卷十四

四

夏侯夔為豫州刺史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境內賴之夔兄直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愛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兄弟以循良相繼可再稱棠棣碑矣

馬臻

馬臻永和中為會稽守創築鏡湖蓄水溉田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於海丈餘旱則洩湖灌田潦則閉湖泄田水入海是以雖遇旱潦而無凶

年其塘周迴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餘頃民甚賴之

鏡湖以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膏腴此萬世之利而創築之際尚然謗議煩興民難慮始豈顧問哉○今鏡湖盡廢為民田旱潦惟恃三江一閘而蓄泄乃更便於湖古今事勢之變遷蓋如此

王延世

牧津集事上卷十四

五

王延世在東郡時河決金隄沉澆豫克凡灌四郡三十三縣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曰延世長於計策工費約省乃賜爵關內侯今以埽塞決皆用此法

馮道根

馮道根守鍾離魏中山王英率眾攻城梁命韋救之進頓邵陽洲塹洲為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



真是神手

韋季寬

韋季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里置土埃經雨輒壞季寬勒部內當埃處但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見之嘆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季寬又欲於汾州離石之間築城以扼齊人恐其來爭自計曰此去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六

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季寬令傍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料敵甚審計事甚詳故指顧而成功

薛大鼎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開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

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駟美哉薛公德傍被大鼎又決長蘆及漳衛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順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鎔脚刺

有實心乃有實政

崔瑗

崔瑗為汲水令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民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

牧津

集事上

卷十四

七

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井雨

濟渠溉田正是實政

韋景駿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卽壞決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漳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又維槽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為法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



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為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

牧津

集事止

卷十四

八

景駿能以存感相訟之母子，一腔慈愛人也。故地方利害，自切剝膚，而童兒戀慕之狀，尤足徵其感人之深。

### 姜師度

姜師度，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勤於為政，又有巧思，深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障水為溝，以備奚契丹之患，又約濬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改刺陝州，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倉地盈高。

常自倉以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開元六年，以蒲州為河中府，拜師度為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後再徙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

人之巧思，本於性靈，靈心所出，何事不辦。

牧津

集事止

卷十四

九

禦契丹，便轉漕，廣鹽屯，溉農畝，事事可裨實用，令國家得公輩數人，何憂時艱哉。

### 李知遠

唐海州南有邗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寶應中，堰破水涸，漁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費用頗多，知遠甚以為憂，或說梁武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潰穴立塞，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



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故避遠而功成

此亦治水者所當知

陸明允

陸明允宣公之從子元和三年以集賢校理出為奉化令悃悃無華視民如子屬歲大旱隣境人相食明允輯和其民賑廩食以給道路之餓者全活數萬人治行為天下第一復於龍潭溪疊石障水鑿渠引流下通廣平湖達於江溉田數千頃後名其堰曰資國渠曰新河至今賴之

牧津集事上卷十四 十

真視民如子

崔立

崔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濬治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充鄆涇七州立性淳謹尤喜論事祥符封禪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早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為治

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

立之識力在王文正公上疏治灌溉特其餘耳

張詠

張文忠公詠守蜀時凡有興作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歇冬底春初各給木札一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詠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細微詠俱知悉

牧津集事上卷十四 十一

大凡有膽力過人者定自細心不然粗浮之氣未有能為綜密者

謝景初

謝景初慶曆中自大理丞出知餘姚視民所利病如切一體相緩急為設方畧姚北偏瀕海歲苦海患為築堤捍之境內多湖陂豪強率侵為田為具奏禁止民又每爭水泉乃創立規繩簿記其高下廣狹啓閉畧制令各鄉遵守其後令



王敘趙子消常褚皆梓之名曰湖經自是有盜湖爭刊者證經乃息至今不改

凡天下有陂塘藪澤之邑皆當做湖經之法不特禁小民爭鬪抑可絕豪強侵併

沈起

沈起慶曆間調滁州判官監置州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嘗選用仁宗曰觀過知仁今有父病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人子乃特遷知海門縣縣負海地

牧津集事上

卷十四

十三

旱潮間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為築堤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因益闢民相來歸累遷開封府判官為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草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為奸起會其當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十六七

凡物料所出之地吏胥之作奸萬狀蠅聚蝟集驅之不能惟會其當用而自與商人平值相易則此弊自絕

夏竦

夏英公竦守青時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為工城先是跨水植柱為橋每至六七月間

山水瀑漲水與柱鬪率常壞橋州以為患竦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壘巨石固其舉取大木數十相貫架為橋無柱橋乃不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以汴橋壞率常損官舟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汾汴皆飛橋為往來之利俗曰虹橋

飛橋之式不見於今今所用者皆浮橋余

牧津集事上

卷十四

十三

嘗觀樊若水獻宋藝以浮梁之式先為黃黑龍船又以大艦載巨竹組自荆渚而下及曹彬取南唐試舟於石牌只移置采石不失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

虞大寧

虞大寧熙寧八年知鄆縣事即北渡之南面風棚積石為碶以却瀑流納淡潮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閘於其南拒所除鹹水以便往來之舟東西管



數鄉之堰，磳隨以繕葺者凡六所，用工一萬一千有奇，溉田五百餘頃，郡人舒亶記之。

經畫周密

陳堯佐

陳堯佐在河東日，郡遭河決滑州，堯佐欲為堤，捍水乃初為木龍，以巨駢齒浮水上，以殺水暴，及堤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號為陳公堤。木龍不特可以殺水暴，亦可以去淤漲。

呂大防

牧津集事上

卷十四

古

呂大防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記水地置槩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為渠，民賴之，號呂公泉。槩音果

考工記不可不讀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宰襄城，其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純仁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

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純仁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者公宰縣時官也。

農桑原屬本務，犯罪而但使之植桑，未有不樂趣者，忠宣實心為民，此其一班，然已足為司牧者垂百世之法矣。

程師孟

程師孟知吉州吉水縣，以戢吏聞，累遷提點夔州路刑獄，夷數犯渝州邊，而提點刑獄司故治萬州，有警，決旬乃至，師孟奏徙治渝州，夷不敢

牧津集事上

卷十四

古

復為患，屬郡無常平倉，師孟請置之，歲大饑，發轉運倉，奏不待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待報至，民斃矣，趣發之，徙河東路麟州保德，肯嵐火山軍，寧化軍，故無常平粟，邊民饑，則竄境外，師孟奏出度牒，募民入粟，置倉以備荒政，並汾晉與諸州山谷水可灌田者，悉相其地，釀為渠，除三司度支判官，居一歲，自祠部郎中遷刑部知洪州，積石為堤捍江，浚豫章溝，揭北閘，以節水升降，民無水患。



師孟到處必有實惠及民

牧津集事上 卷十四

去

牧津卷之十四 終

牧津 卷一五

牧津卷之十五目

集事下

趙懿簡公瞻

孟 珙

曾公亮

徐子寅

李大有

楊王休

高 賦

葉 恒

姚仲孫

喬惟岳

金堯恭

張 暉

周 憬

何 述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趙彥逾

王 信

胡 槩

耶律伯堅

黃功廓

雍 泰

鄧襄敏

翟溥福

胡壽昌

余肅敏公子俊

楊 崇

劉 辰

章 忱

張 需

周 滿

陳 鋼

湯紹恩

胡堯元



樊繼

李元陽

龐嵩

胡濬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二

牧津卷之十五

集事下

明山陰祁承燾

趙懿簡公瞻

趙懿簡公瞻移河中府萬泉縣令以圭田修營舍隣邑之士裹糧而至知彭澤永昌縣築六堰以灌溉以絕水訟民以此召杜

是良令事

孟珙

孟珙以宣撫使兼知夔州蓋蜀政之弊為條頒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一

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不擇險要兵難以衛民不集流離民難以養兵二語真濟世津梁救時石畫至大興屯田尤見匡時急着

曾公亮

曾公亮知越州會稽縣民開田鑑湖旁湖溢常



害田公亮卽曹娥江隄疏爲斗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

湖今廢矣泄水入江亦不由曹娥一隄然斗門之闢由公始則儲洩之所賴不淺

徐子寅

徐子寅以父任補官中法科爲福建路檢法當審覆囚贖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孝宗除大理正兼駕部郎知高郵軍累遷大理少卿諡罷起爲淮南運副歷知揚州楚州修築高郵興化寶應

牧津集序下卷十五

縣石闢斗門函管堤岸護民田三千七百餘頃

後知台州革秋苗偽鈔去軍士虛籍寧海邑庠久廢買田五百畝賑之復蠲民戶積遺十餘萬

有駁正囚贖之仁心其爲民興利也自切

李大有

李大有判通州民田歲苦旱大有相地勢鑿五狼山石麓引江入河以溉之自是歲以稔告而高船亦竟達城下諸貨網聚爲通州無窮之利攝部稟吏持案白事例錢合自支送大有判曰

有例可送無法可支悉却之大和與弟大同相友愛內外數百指猶同堂共食無間言寧宗爲怡怡堂以旌之

此公能節以惠物而廉以持身

楊王休

楊王休幼肄業僧舍雪積其背而不自覺乾道中舉進士仕爲黃巖尉有豪民植奸黨號三神王休捕得之具罪狀於府黔徙他郡人稱爲鐵面少府遷南康軍判官時朱熹守郡事悉委之

牧津集序下卷十五

緡經界賦以甦民困後守洋州全州大興學校

考商於險塞以備邊絕饋遺惟軍用得取於公帑除益利路轉運判官金州大災悉發庫錢賑

之兼提點刑獄大修棧閣鑿鬼愁灘堰募頤山分西城漢陰二利三邑馬綱以便民築漢嘉西門石梁蜀民德之

能除暴能節用亦能興利可稱兼才

高賦

高賦歷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



家世畜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列田經百餘年。曠不耕。前守趙尚寬。苗粟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役。益募兩河流民。計口給田。使耕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開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六。蠶。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璽書褒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

唐州一彈丸地。高賦稍一如意於墾闢。便

牧津集事下卷十五

四

益稅至二萬二千有餘。由一州而推之一路。由一路而推之天下。何必敲敲然為今日加賦之累乎。

葉恒

葉恒。秦定間。為餘姚州判官。鋤姦抑強。百廢興舉。州東北際海。歲被風濤。害稼。嘗以竹石作土隄。以捍。費甚而不能久。州人病之。恒乃設方畧。甃以石。長亘二十里。民不知勞。隄南舊有汝仇。余克二湖。廢斥幾四十年。隄成而湖復。潄水。時

其啓開。田獲灌溉。海潮之患遂絕。

隄成而湖復。此公不但任勞。且任怨矣。

姚仲孫

姚仲孫。知建昌縣。初建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於道間。為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產不能償。仲孫令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為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以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

高阜為倉。事可經久。而永無露積之患。若

牧津集事下卷十五

五

防邊龜鑑。尤今日之儉年穀也。

喬維岳

喬維岳。為泉州通判。會盜起仙遊。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盡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挺然抗議。以為朝廷寄以綏遠。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既而轉運使楊克讓。率相州兵破賊圍。遂解。詔褒之。歸朝。為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為



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未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濱，總五堰。運舟所至，必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網卒緣此為姦，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剏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拒，踰五十步，覆以夏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

牧津集事下卷十五

六

運舟所經，故當為便利計。

金堯恭

金堯恭，寶曆中，令上虞。堯恭于縣西北置任嶼湖，與梨湖灌田二百餘頃，興利除害，民甚德之。卽一事亦實政。

張暉

張暉知蕭山，寬猛適宜，民畏而愛之。會諸暨水溢，詔開紀家匯，浚蕭山新江，以殺水勢。暉上言：蕭山地高，蕭山地下，山陰則沿江皆山，疏小江

可導，諸暨之水欲浚新江，其底石堅不可鑿。若開紀家匯，則水逕衝蕭山桃源等七都，田廬為沼矣。時蔣芾為浙東提刑，主諸暨之請，欲開匯。暉力爭曰：暉頭可斷，匯不可開，乃止。

如此執持，乃不愧一方民社之寄。若暨陽之水，今亦竟與江通，倘取道山陰，則一縣之沼，猶之蕭邑矣。

周憬

周憬遷河南固始尹，又拜桂陽守。桂陽與南海

牧津集事下卷十五

七

接壤，商旅所臻，自瀑亭至曲江，臺木極嶮惡，其源自黃會山，為十二洲，過宜章，會武水，入樂昌。至三池，合諸水為六瀧，俗謂水驚峻為瀧，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憬開此溪，下合貞水，人便之。為祠樹碑於瀧上。

驚湍激石，惟有疏廣一法，可使安流。

何述

何述知太平州，當塗縣瀕江，歲有水患，述築隄姑溪之上，民用安堵。邑有廣濟圩，為田千餘頃。



夏潦隄將決，述度地形，別為長隄，橫亘於中外，隄潰賴之得其半，自是他圩多法焉。

此築堤護堤之一法。

趙彥逾

趙彥逾初為象山簿，以治才稱，性介潔，視貪墨若讐，事至即決，獄無冤滯，嘗於縣東南史家涇開河渠千餘丈，以利灌溉，民甚德之，因名為主簿河。

一廉簿，便能開千餘丈河渠，不知何以能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九

有此作用。

王信

王信初知湖州，據案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修撰，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疋，綿十萬五千兩，米二十萬斛。山陰境有狹狝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堰，化滙浸為上腴，民繪像以祀，更其名曰王公湖，又築漁浦隄，買學田，立義塚，衆職修理，尋以通議大夫致仕。

惠政在民，久而益知其利。

胡榘

胡榘，寶慶初，知慶元府，請得米一萬五千石，以浚東錢湖，命水軍更番迭休，且募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又奏以贏錢二萬八千餘緡，增置田畝，以其八分漁戶，人歲給六石，隨菱葑之生，則薙絕其種，民懷其惠。

不但與惠一時，且欲利垂百世。

耶律伯堅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九

耶律伯堅至元間，為保定路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之害，訴於大司農，司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果導之，則清苑被其害，而水亦必反，故道為災，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縣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為磴，民以失利來訴，伯堅命毀磴，決其水而注之田，許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置磴，仍以其事聞於省部，著為定制，縣居南北之衝，歲為親



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並緣侵漁其費不貲伯堅公館以代供帳其弊遂絕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母比去而猶思之

止徐水東決而要司農部之行視其利害順逆了然在目勢自當止此善于處事者○毀壘決水而又聽餘月之堰水置礎即閘左閘右兩利俱存不謂胡人有此左畫員而右畫方之手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十一

黃功廓

黃功廓洪武間為掾吏有幹才先是本邑東津浮橋置船十四亘板其上治鐵貫為巨纜典守不專累為颶風所壞積久不能繕治民病涉焉功廓上疏乞增船二隻僉民七十二戶守之又以蘇州太湖草竊禦人備陳禁捕之方朝廷咸允其議授襄陽通判蒞政逾年興廢舉墜政聲甚著後劾奏本郡知府貪墨改廣東按察司經歷

掾吏有幹才此其常也劾奏本部之郡守何以有此膽力

雍泰

雍泰出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數百頃先尹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雍至作堤富室猶說於太守雍立答之一百期月而堤成雨暘蓄泄吳到於今賴之稱曰雍公堤

澤計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十二

鄧襄敏

鄧襄敏初知淳安縣訪民疾苦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公鵬薦知梧州府會憂去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以公知程番公悉心規畫凡城廓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逾界入市不二價四境宴然蔚如中州

人情視黔為鬼方襄敏視郡如家計此先



輩識度所以迥不可及

翟溥福

翟溥福永樂中知青陽縣青陽地僻民稀因其土俗為政一以撫綏為本民甚戴之歷陞南康府知府至則訪民疾苦一切刑罰皆為停省先是郡值歲歉民有擅取富家穀粟及收漂流官木者百餘人前守皆以盜論悉寘重典溥福盡杖而遣之閭郡感服封壤瀕湖舟楫苦風濤無柄泊所遂捐俸築石堤延袤百餘丈舟人稱便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十一

後共立廟祀于堤上

歲饑擅奪亂是用長持法當嚴前守未為無見

胡壽昌

胡壽昌改知彭州益務修惠政利民灌縣故有都江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兵興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銅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眾難之無敢復言修堰壽昌至曰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即

為白於府轉白省省難之壽昌再三言言益劉

切省乃聞於朝從之命下省即以委壽昌曰得二千人是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為籠實以沙土又代木貫籠並緣壑堰岸江水乃以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昌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又修彭州壩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竭民辛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便井飲時彭兵禍解未久野暴白骨彌望悉命收瘞之是夕夢人羅列拜堂下者不可勝算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十一

三年陞延平知府其惠愛一如彭州

壽昌是矯矯清刻人乃所至惠政若此其溥

余肅敏公

余肅敏公子俊守西安府西安公務叢委訟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一郡且使車往來無虛日肅敏應之如夙辦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公為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待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溉



田病迅不得畜，俊出府金，責清強吏，塞山引水道，轉灌田千頃。

此余肅敏公興革之槩也。迨撫延綏，建城置衛，修屯田之利，榆林遂屹然為重鎮。其言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堅建，即迂且小，亦必為百年之計。旨哉斯言。

楊崇

楊崇授廣西桂林府同知，清戎至揚州，顧縣治瞰江垣，墻卑甚，遂使人輦江中石，大者高其垣。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古

小者積垣下，石取而江深，未幾蠻寇至，莫能渡。間有以筏薄垣者，兵民以所積石擊之，扶傷而去。王師征大藤峽，都御史韓雍委造戰船百艘，應期而辦。陞知柳州府，丁艱，改知永州。時征貴苗賊當道，派運糧餉，以永儕于長衡大府之數。崇力陳得減四萬之卒，先是徭役不均，崇行三等九則法，人皆稱平。永俗男女多以貧故婚姻失時，榜令從宜嫁娶，不越月，婚配者九千有奇。一取石而增城禦寇在焉，所以凡事貴豫。

也。

劉辰

劉辰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為典籤，奉使方谷珍，令左右飾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後擢知鎮江府，與廢舉堅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為請於朝除之。京口開廢舟楫不通，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修開壩，順水勢之出入，公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五

劉伯靜當國家造基之際，首為一郡，畫千百年長便，民到於今受其賜，此公有焉。

章忱

章忱授臨城知縣，政以愛養，休息化導，勸勵為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竄，忱為招徠，撫綏給其糧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邑流



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十戶，敢券稅牒，有久不別白者，悉為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并之弊，城北泥河出源泉，流甚溥，民據岡利。會夏旱，忱率眾築堤，引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鄰舊無醫藥，輒事轉輸，坐以待斃。因病疫大作，為檢方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勝計。

張需 民富而教，使地無遺利，尤為化導之首務。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去

張需同知鄭州，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眾，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深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大驚，以為有神助。」

天下事，畫地而定功，則人無惰念。

周滿

周滿擢雲南府知府，滇海地，下，漫水之口隘甚，沙泥易淤，衝躍四漫，濱海賦田，歲收不上數

千鍾，公私俱病。甫入境，民避道自言其苦，遂力白藩司，承檄往視，循阡陌過觀，果如民訴，喟然曰：「是可畏上，喚而貽民嗷嗷乎！今惟省役費，以府佐督之事，亦易舉，乃條濟海口之利，與不濟之害，畫圖述策以上，尋檄同知濟治如議，于是積淤漸去，海田歲大有獲，公私供需咸資，為長利。」

潘於自成腴田，沃土應用此法。

陳綱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七

陳綱授黔陽知縣，綱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居一年，庭無煩訟，乃置社學，修孔子廟，楚俗居喪，擊鼓夷歌，綱以禮教禁止之，民知向化。沅湘二江合流縣城下，數決壞民居，綱作小舟數十舸，募民採石甃堤，自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死，綱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醑，拓廣其路丈許，外縶以索，行者不害，時將圖新縣治，艱于木材，忽大水漂木



數百至，乃得底績。凡興作，民皆子來，成以不日。鋼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以餘年報鋼一日，嘗行道過他縣境，道傍小兒黏雀爲嬉，問知鋼名，見相頷曰：『公必惡我，輩戕物命，悉縱雀去，官滿當代，民駕小舟送於江者數百里，爭獻蔬果，鋼各取少許還之，四境無不板泣。』」

所至利民，可稱能吏，而稚子黏雀之縱，幾於中牟，末世未嘗無循良也。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七

湯紹恩

湯紹恩以部郎遷知紹興，爲人寬厚長者，其政務持大體，不事苛細，與人不欺，人亦不忍欺，樸儉性成，內服疏布，公袍冬夏各一襲，敝故不堪，始終清白，然亦未嘗以廉自炫，郡瀕海，每苦早潦，舊有斗門閘，猶不足爲儲洩之要，紹恩廣諮父老，諦察地形，乃于三江建大閘二十八洞，啓閉以時，雖旱潦不爲病，越人至今賴之，當其始建時，役重費繁，諱言不便者十九，謗譏朋興，紹

恩堅執不動，已而閘初起，輒爲海潮所衝突，役夫皆哭，紹恩曰：「毋恐，如是當益固耳，乃禱於海，若潮不至者累日，工遂就，蓋誠格於神如此。」

三邑之民依山濱海，以閘爲司命，吾鄉百餘年來無水旱之憂，誰賜之哉，湯公之德當與神禹不朽矣。

胡堯元

胡堯元以戶部郎言事，謫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邗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承下流，兼三十六湖

牧津

集事下

卷十五

七

之委，歲春秋河水溢爲害，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倣古人溝洫之法，方一里爲溝，深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閘，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民甚賴焉，溝洫之法用于西北，東南水國，修堤建堰，自可以備旱潦。

樊繼

樊繼起家太學，正統改元，楊文貞公薦知興國州，下車首揭禮制，以諭民革俗，擇其從違而勸



懲之未三年民化翁然菴觀寺院私訟者悉擊去驅其男女歸俗州治環水春夏為民病率民築堤以障之傍植蒲柳中構橋亭以便憩息民因名其堤曰樊公堤立碑志焉州有虎患禱於神數日兩虎自鬪死其大端廉介公平始終一致居七年引老致仕去民耆幼男婦送者擁於道

如此良吏正不妨薦辟使國家得超格用人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十

李元陽

李元陽補江陰會隣縣靖江海寇劫庫官吏遇害賊猶未散元陽整旅教演水操賊乃遁去其地通海當要害乃建城樓嚴兵衛增所未備民賴以安有被盜者尉以囚來囚亦自謂盜矣元陽曰釋之衆皆莫悟後得真盜果如陽所慮合邑以為神明又有縊其妻而以自殺告者陽詰之立服巡撫顧公徵逋負甚嚴各縣死者動以百計按部至常州民莫不疾首陽曰逋多不可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十一

卒辦且以完報巡撫素信之得免刑者二百餘人自是一邑心感不用刑督爭以輸納後入拜御史會荊州知府為閹宦格殺朝廷以荊州要地不可闕守以元陽知荊州陽久知荊襄之間四百餘里無井無泉暑月徒役擔負每以渴死至則捐俸穿數十井又作石池以飲馬荆地濱于大江古隄既圯七州縣皆為葢澤巡撫顧公璘發庫銀八萬責之司水利者了無成績陽毅然為之甫期而堤成蓋前此所未有也顧公歎曰大禹之後一人而已荆人名其堤與井皆曰李公先是江之南許有數村約萬餘戶陽謂村當徙於江中沙洲不爾當為魚鱉人皆以為迂未幾村為水蕩獨洲無恙章聖梓宮歸承天閣寺乘勢肆暴所至府守皆被縛一日候祭白袂驛寺人下鐵彈如雨撫按而下皆奔避陽獨不移寺人皆吐舌曰自出京至此僅見此人亦嚴亦明亦慈亦敏僅見此人便是定評雁嵩



龐嵩授應天府通判。晉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初至，早魁爲災，嵩督賑，委悉需洽。公粟既竭，貸之鄉先生富民，誠意懇惻，人多應者。所全活六萬七千有奇。已而蠲其積逋，於以勞來拊循之。所繇以復業者十萬六千有奇。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有水患，居民餘七戶而已。歲課不能辦，嵩爲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庄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而全邑訖無虛糧之苦。百姓至今賴之。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五

若以此入五事冊，治行自當第一矣。

胡濬

胡濬知杭州府。杭爲浙之劇郡，人多難之。濬至郡，于一切政務審其緩急，察其重輕。事期有濟，不半載，事輯民安。嘗以巡行屬邑，時值久旱，行次新城，見其田疇乏水，灌溉者彌望。濬乃登山盤桓周視，得其五里外有水可引，特限於陸地，不能致。濬曰：地必有主者，特召其主，諭以引水之由，民咸歡然。濬卽召民興工開渠，渠通而田

溉禾稼以蘇。歲大稔，民感其惠，名其渠曰胡公渠。及次富陽，其田乏水，亦猶新城，仍相其地，上可引山泉，下可引江水，亦召民致牒一所，而時其蓄洩，旱澇有以備。洩一方，稱便，民亦名其牒曰胡公牒。

守令誠欲澤及一方，未有泛泛簿書之間，而能創久遠之計者，所以巡行屬邑，躬視畝，故此意斷不可省。

牧津集事下

卷十五

五

牧津卷之十五 終



牧津卷之十六 政才上

明山陰祁承燝輯

西門豹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為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管樂一流人，豈直一守令才乎？一再鼓而軍興，可立辦，非平日法令之嚴肅，不能再變而商鞅之徙木立信，皆西門氏之濫觴也。

黃霸

黃霸少學律令，喜為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東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館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一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二



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  
 老師帥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  
 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  
 鹽靡密初苦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  
 者語次尋釋問他陰伏以相恭考嘗欲有所司  
 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  
 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  
 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  
 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三

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  
 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其所  
 大木可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  
 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  
 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  
 在成就全安

次公是勤敏精察之才非幹局博大者比  
 所以一為宰相便功名損於治郡

陳遵

牧津 卷一六

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  
 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  
 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時列侯  
 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問曰陳孟公坐中莫  
 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座云  
 為仕最苦尺牘所累借得此君一副捷手  
 乃大快人

顏斐

顏斐黃初初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  
 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植又歷四二  
 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  
 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  
 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  
 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  
 年間家家有下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  
 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鉏治  
 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  
 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凍

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四

二四三



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已仰奉而已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侯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

牧津政才上卷十六 五

公意也宣王遷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載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行步涉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安得海內見此景象乎謂斐為才吏可謂斐為循吏亦可

劉馥

劉馥為揚州刺史先是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

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山海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堰以救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葦覆之夜然脂照城

牧津政才上卷十六 六

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坡塘之利至今為用

當官才局展於無事之時易施於有事之際難以無事之備而為有事之用者則尤難非實心從國家起念者不能料理周密若此

劉靖

劉靖即揚州刺史馥之子遷廬江太守詔曰卿



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  
轉在河南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  
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人作納言出臨京任富  
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  
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  
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運之  
吏鰥寡孤獨發廩賑之實加之以明適幽微重  
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  
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七

徐邈

徐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  
葛亮至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  
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  
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  
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  
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

斂民間私蓄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之學明  
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  
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致也

徐邈作中聖人語酒而狂也蒞職乃勤密  
若此真所謂此君一日醉勝世人三十日  
醒矣

虞駿

虞駿潭之兄子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  
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八

拜駿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  
夫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  
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在卿乎官未達而  
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陸續

公才公望合爲一人其守吳興必有卓績  
陸續仕郡戶曹吏歲荒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  
賦民饘粥績悉簡閱其民訊以各姓事畢興問  
所食幾何績口說六百餘人分別姓字無有差



謬興異之、

不但見其強記過人，卽留心民瘼，亦不可及、

顧覲之

顧覲之除山陰令，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令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庭閑寂，宋世稱山陰務簡而理，諸郡莫及、

理劇而不爲劇擾，自是真才、

牧津

政才止

卷十六

九

沈憲

沈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彥回歎美，以爲方圓可施，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圭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後除散騎常侍，余嘗謂作劇縣吏，卽左畫圓而右畫方，猶不能盡快人意，須方員齊出一手，乃能遊

刃而解、

沈瑀

沈瑀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司徒竟陵王子良引爲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強，子良薨，瑀復事始安王遙光，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

牧津

政才止

卷十六

十

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吏，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在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入梁爲尚書駕部郎，兼右丞，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至，非訟訴無所通，縣南又有豪族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



廢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

伯瑜是氣節人，其治辦之才，所至立就總之出以實心。

李幼廉

李幼廉聰敏寡欲，爲瀛州長史，凡百事務應機立成，神武深加慰勉。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否？

應機立成，乃出於寡欲之人，所謂不見可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十一

欲使心不亂，是集事之法。

郎基

郎基，中山人，沉涉墳典，尤長吏事。起家奉朝，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悉力固守，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諲迎勞之曰：卿本表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此。後帶潁川郡，獄訟清息，官民慶悅。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

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書曰：觀過斯知仁矣。

郎基素以廉稱，然當禦變應卒之時，咄嗟

而辦，一皆師心所獨創，其才藝直是過人

余故特列此君於才吏，以見清者定自不

拙

樊叔畧

樊叔畧從武帝平齊，以功拜汴州刺史，號爲明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十一

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畧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畧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畧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



心獨見聞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徙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謚曰襄

叔畧所至之政上為人主所知下為小民所誦必非徒取辦於才畧其惠心之孚定自不淺顧獨以食前方丈自奉大凡才局過人者性每豪侈蓋未聞道之故生平無學術此其徵也

牧津政才上卷十六

三

魏德源

魏德源初為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惟德源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測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廳事吏人通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源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

妙在人不堪命之時而所求皆給又妙在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不知何以有此巧法○軍興一應急需每以委賊此風殊可痛恨德源不須過勝之約大為有見

牧津政才上卷十六

四

宋世良

宋世良才識開明尤善政術拜清河太守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寶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及還有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



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夫賢者，人何以濟，能使盜奔他境，自然獄無一囚，必也使無訟乎，吾於清河守見之矣。

蘇瓊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即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五

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釋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搆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服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

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求，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債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廳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穎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晉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晉明兄弟對衆人論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五

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莫不洒淚，晉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覲、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



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處。瓊晉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

察者每不能恕、廉者每不能容、執大體者每不能勤細物、而蘇瓊敏斷、慈和、精詳、宏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七

大、無所不有、守郡全才、獨步千古。

裴琰之

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因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母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進紙、遂為省閱、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器？」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號為霹靂手。

琰之如此作用、非以自晦、正是少年自炫之態、若崇義能憐才而不忘才、更進一格耳。

崔涓

崔涓性開敏、為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吏乃以細紙署姓名於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其強記與楊洛陽可稱敵手、

張仁愿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六

張仁愿守朔方、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祀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西擊突騎施、仁愿乘虛奪取漢南地於洛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就、以拂雲祠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岐牧、仁愿建城、不置壘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



貴進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敢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惡之心。

仁愿才度周密，人不易及。至所謂安用守具，生其退心，尤為千古獨見。

高駢

高駢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煨燼。駢規畫地勢，圖版築焉。慮畚鍤將施，停候有警，乃命門僧景山奉使入南，宣言躬自巡邊，自

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規畫周二十五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九

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甃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為坎陷，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眾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

凡興作最苦，利與害半，又最苦人不我應。如此公作手，真可謂事有全局。

韓滉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

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廁籌，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百弩手，以為防捍。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值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此君有異才而能為實事，克勤細物，非精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十

神處處周悉者不能。

楊機

楊機為洛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

理劇邑，故須有此才具。

張全義

張全義為河南尹，時東都洊經寇亂，民居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



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卽時擒捕，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出見田疇，美蠶麥善者，親至其家賜之。民間皆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由是比戶豐牧津政才上 卷十六 主

實五年之內，遂成富庶。

一經殘破，撫綏便稱棘手。况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者乎。全義出身羣盜中，乃能悉心經畫，五年立至富庶。然則天下不患有亂世，獨患無治人耳。○余嘗往來鳳泗間，荒榛之地，所在彌望，意謂以招民之法治田，必當以行軍之法治民，而又倣富鄭公救荒之意，以精強之吏行之，數年定有成效。

梁彥光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奏課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治岐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臣爲戴帽餽，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錄，請復爲相州。改弦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亭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

若神明，合境大駭，招至大儒，每鄉立學，於是人皆改勵風俗大改。

彥光先不以神明之譽，易戴帽之餽，終雖發摘姦隱，而自不失靜鎮之初心，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盧莊道

盧莊道年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年幼懼



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以為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嘆即日拜監察御史

如此才那得不動主眷然其妙處又在平日不露故使令丞遂竟不能測

魏奉古

牧津政才上本卷十六

三

魏奉古初授雍丘尉嘗日公譙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瑱蒞汴州郡寮畢謁瑱召奉古前曰聰明尉耶他日持麈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瑱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人

雖然強記過人畢竟是少年炫才之態

王濟

王濟初補漳州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物有司督責甚急一羽至值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以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詔曰可仍令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先為里豪輸課而專其利久之復多逋累佃者濟悉請歸官引水溉民田自是永無亢旱之患其利甚溥汀州有銀冶之訟構十餘年逮獄數百人初起居民結大姓為主事發力脫去中禍於從者最後警家旁及無辜惟貨惟來有司

牧津政才上本卷十六

三

益莫敢決轉運使使濟鞠之纔七日盡得其情坐者數人而已餘皆獲免通判鎮州牧守多動舊武臣倨貴凌下濟未嘗撓屈成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為盜莫敢告告益挾眾肆毒焉濟知其事一夕報火起隨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輦盜物見在即斬以狗窮詰餘黨悉得其嘗所為侵掠狀治如法馳奏太宗大悅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人齒濟不俟奏杖春送闕下由是軍民畏肅人為監察御史彈劾不避稱



丰采焉。出知杭州。真宗面加慰諭。徙知洪州。兼江南西安撫使。所至執法。以鋤惡安民為本。歲饑。躬督官吏為糜粥。日親嘗而給之。民賴全活者甚眾。

威惠並施。救時妙手。

趙昌言

趙昌言復知天雄軍。府臨大河。豪民有恃芻蕘者。將圖厚利。誘一姦人。使穴其隄防。歲仍決溢。昌言廉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徑取豪家膏積以

牧津。政才上。卷十六

五

給用。自是無敢為奸利者。會秋霖。河溢逼城。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索禁卒以佐其役。師人偃塞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具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士眾股慄。就役不浹辰。而城備。太宗善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有幹才而善用之。

凌策

凌策通判定州。初李順之亂。陝選官多憚行。策

自陳三蒞蜀境。諳其民俗。即命知蜀州。又以巴西當益之饋道。徙綿州。加太常博士。還朝。會命為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屯田員外郎。入為戶部判官。遷都官。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擔抵京師。且以煩役為患。詔策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汎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運之費。盧之翰任廣州。無廉稱。以策有幹名。命代之。賜金紫。廣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當盛夏時。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請由

牧津。政才上。卷十六

五

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抵曲江。人以為便。代還。知青州。東封以供億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揚州。屬江淮歲儉。頗有盜賊。以策領淮南東路安撫使。時洪州知州李玄病。上與宰相歷選朝士。將徙策代之。上曰。南昌水潦艱殆。長吏當便宜從事。不必稟於外計也。王旦言策蒞事和平。可寄方面。望即以江南轉運使授之。仍詔諭差選之意。饒州產金。嘗禁商市鬻。或有論告。逮繫滿獄。策請縱民販市。官責



其算人甚便之五年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知益州

蒞事和平四字便盡策之一生然國家用人畢竟以和平禔福

李肅之

李肅之知慶州既至嚴師律益攻守之具常若寇至數月徙瀛州熙寧初河北大雨地震州城壁官舍民廬摧陷殆遍肅之躬按行泥潦中結草為茵以儲倉粟之暴露者出其所積以賑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主

流移又為芟舍以處之嚴盜禁一以軍法從事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斬以徇人遂安息帝嘉之改大理寺丞又徙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為兵使在麾下他日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索吏迹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於是令藏盜之家並發屋破柱拔其根株自是姦無所匿

如此整頓真如李光弼一入軍中而旌旗煥然改色今天下多事時安得如肅之數

輩便可不至張皇掣肘

馬正惠公

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質羌首之支屬二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羌小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番落感其惠訖受代無犯塞者時小泉銀鹽院井久不發而歲課弗除主吏沒家產備償猶未盡知節三奏始得請蠲之仍許以日收為額會知益州宋大初與鈐轄楊懷忠不協以知節諳其習俗乃授西上閣門使知益州兼

牧津

政才上

卷十六

天

本路轉運自乾德平蜀後歲貢羅綺動逾萬計籍里民補牙校部舟運歷三峽而下沉覆殆半破產不能償州民深以為患知節請擇廷臣省吏二十人凡舟二十艘為一綱以二人主之三載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敗事者蜀人賴焉措置有法

牧津卷之十六

終



牧津卷之十七目

政才下

許仲宣

丁謂

沈括

蘇頌

和詵

滕子京

沈遼

蔣穎叔

錢總

王罕

蘇子瞻

四見

仇愈

成無玷

梁汝嘉

牧津政才下

趙復善

孫子秀

張毅

沈作賓

趙大諤

張胄

林興祖

張愷

黃哲

羅循

葛源

朱貞

楊繼宗

二見

楊雲才

劉昂

汪應軫

張永

范楨

張瀚

鍾銳

李攀龍

張鰲

牧津政才下

二



牧津卷之十七

政才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許仲宣

許仲宣三為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因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鍾，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爨成，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此，征交州，為廣西漕士，死於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與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曠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

軍中一應急需，應卒立辨，心計之士，猶饒為之。至甘以一族活萬人，而又能飛檄使

交人送款，此真仁心為質，而安撥在掌，握中非大經濟人，不能及此。

丁謂

真宗幸澶淵，丁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擾，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故不為急濟，謂取死罪囚，詐作駕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自衛，契丹引去。

晉公畢竟是智術人，然當乘輿卒臨之際，非得此捷手，何以應迫，其才何可以人掩其受知於真宗者，或亦以此。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二

沈括

沈括初以父任為沐陽簿，疏沐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源，委得上田七千頃，後擢進士第，歷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草，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為變，又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言者論之，事如織，皆不省。帝以問括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



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  
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  
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  
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  
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  
思之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  
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  
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  
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權三司使為蔡確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三

所惡以集賢院學士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  
以別賜錢為酒命塵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  
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驩激執弓傳  
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人皆  
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  
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  
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  
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  
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

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擬軍政自是事不暇請  
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  
補授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  
仁率眾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  
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十人佯問曰副總管遣汝  
歸取糧王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  
暮至者八百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  
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因  
斬以徇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四

存中才畧甚大即此二萬潰卒如疾流奔  
海勢莫可遏而一語便令歸屯斬一潰師  
以肅法而萬眾俱戢真制變妙手

蘇頌

蘇頌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  
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  
問民隣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  
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  
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



視以為法。

不特其才度過人，而細心亦不可及。○今編絲當以此為法。

和詵

和詵知雄州，嘗以事詣京師，時鄭居中在政府，召與語，悅之，遂薦於徽祖，敷奏明暢，大契宸旨，進橫階一等，俾還任。詵因上制勝強遠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弩，極輕利，能破堅于三百步外，即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世忠因之，稍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五

加損益，而為之新名曰尅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焉。詵知兵，嘗沮燕雲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世甚惜之。

余觀宋之勝虜，往往以弓弩之利，如神臂鳳凰之類，皆有實用，蓋虜騎所恃者弓矢，非此則長伎不能與之角。

滕子京

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或增城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為記。蘇子美云

邵餘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

為地方作勝具，大是尋常，然一時偶得此數公名手，便足為千古佳話。

沈遵

沈遵為京尹，敏於政事，號稱神明。平時治開封者，晨時視事，至暮不能。或廢飲食，遵尹府且晝決事，日中府無。客從容談燕日有餘力，而翕然稱治。

為政之忙閒，實由人。具至如治都會之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六

地事多掣肘，非識力素定者，不能暇豫乃爾。

蔣穎叔

蔣穎叔為江淮發運，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嶼曰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或有。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



周文襄公撫吳時亦用此法每事人不可欺不特司漕者所當留心

錢總

錢總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因以事導人訴謀至七百總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絀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總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謂曰無有總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絀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非得此一副強記才安能服此老吏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七

王罕

王罕知常州宜興縣臨湖民歲訴水多倖免召父老列其田高下為圖明年以訴狀親往視之曰某戶輸可免某戶不可免眾皆悅服范仲淹知潤州奏罕檢田法下諸路西方用兵三司仍年例箭羽下東南諸州調法若星火其直踴貴富家蓄羽以待價罕白州盡括所有倍時值而官市之乃令民輸直一路聞之皆請轉運使願得如常州法

倍時值則富民已受其利而官市之價終是有限則小民應輸之供亦不至為累

蘇子瞻

蘇子瞻判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悉償所負

固是趣事亦是惠心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八

仇念

仇念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於燕山念饋餽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值他邑官逃避念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念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於盧溝河囊索往往反以資敵念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鬻頑念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滯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胥吏楊蓋每陰拾令過胥持為姦念暴其罪黜之無不悅服刑司錄



命念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廡時  
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念由他道得出後  
以淮西安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民  
情洵懼宜撫使統制張琦者冀乘機為亂驅居  
民越江南走欲先脅念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  
刃登樓白麾左右驚潰追念上馬念徐謂曰  
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難未至而逃人  
何賴焉堅不為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遮散  
其後人心遂定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九

強獎善良為理吏受賂雖一錢不貸姦猾斂迹  
念端方挺持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  
時丞柳范宗尹方為邑子以文謁念念他日語  
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  
一段識力不可及才具特其餘耳

成無玷

成無玷初調江山令時盜賊蜂起里中惡少年  
探赤丸橫行都市吏不敢問無玷廉其三言悉  
捕治之四野肅然夜無吠犬百姓稱焉

相李綱薦其有文武材召對首陳興復大計  
剛定官紹興初金人犯順京師纂嚴呂頤浩  
荆湖據長江上流非得長材駕馭不足以增天  
堽之險遂薦無玷除知鄂州兼岳鄂安撫使修  
築城壘教閱士伍皆用諸葛武侯遺法命軍士  
更番屯田積穀軍興不乏即奏減民租十二軍  
民一心愛戴有所徵調令下如風靡草高宗兩  
賜御札褒美當是時江南草創人心未固三方  
保障無玷之功居多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十

地方得一長才真勝天險

梁汝嘉

梁汝嘉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時金人入汴高  
宗南渡至常州守倅俱遺獨汝嘉濬築防守就  
除通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  
官至臨安府上而宮闈次而三省六部百司庶  
府以至周廬千列一時辦集遂成雄都御札褒  
美遷戶部侍郎移蹕建康除隨軍轉運使扈駕  
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宣鼎諸郡皆有能聲



初言金人難與和親及東京留守孟庠不可任因忤執政意進權戶部尚書而諷言者彈之未幾金果背約孟庠卒以東京降皆如其言先是汝嘉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剽郡縣養士餘糧以助軍需汝嘉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為養士之資請申飭有司凡瞻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剽上可其奏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十一

用世之具難在應幸駐蹕之際左投左應右投右應乃見真才

趙從善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害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內批一日辨集從善命于茶坊酒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民舍妓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曜比於白日

二事皆難卒辦而俄頃可了才具果能天下無難事

孫子秀

孫子秀調吳縣王簿日請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後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齋牒自詣里正併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往往自匿其蹤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按其能者分治之尤加意造士訪國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十二

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後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甯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設餉給之

訟牒自齋今之長吏亦多做行然奸民持此以罔上行私者不少所以便民之舉更當計擾民之弊

張毅

張毅為同州觀察判官是時出兵備邊州徵箭



十萬限以雕馬羽爲之其價翔踊不可得  
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銀  
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  
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  
不惟卒辦且以省費應事安可無通敏之  
才

沈作賓

沈作賓歷官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時帥  
守丘密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禪贊每濟以寬  
牧津政才下卷十七

卷十七

三

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錄  
役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  
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孽之罷去後起  
知紹興府時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  
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除兩浙轉運  
副使入對奏撥官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緡率  
四萬有奇丹殿未獎加之塗飾墻壁具存從而  
刻易妄費固不足計妄爲驚瀆非所以安神靈  
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

旨而後興役上肯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遂  
以言者罷知潭州未幾除龍圖閣侍制知  
平江府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  
海盜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免之錫以衣  
服又得強勇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  
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  
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盜不警  
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  
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四

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詞言者繼及之復召爲  
戶部侍郎軍興之餘軍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  
旬月作賓考逋負梃吏姦閱三月卽有半年之  
儲兼權工部尚書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  
知隆興府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迤溪峒  
三縣令尉及近峒之砦曰秀州曰北都曰蓮塘  
并永新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碎置  
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軍  
精練閱改刺其懦弱爲廂軍在部節節



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詣朝，作實請生乎未嘗

以半歸帥司犒軍，半隸府庫。作實到處整頓，綽有餘地，又能調和能執守，能操持而不猷羨，更爲有識可稱全才。

趙大訥

趙大訥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聚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作柵以守，防禦其衝，盜爲引去，遷興化錄事，轉龍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五

溪尹，俗尚鬼，叠石作屋，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畬洞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禦得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其財出之，大訥抱案詣府，歷指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大訥畧無所懼，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議，令富商轉售之，民皆稱便，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築芒

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進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則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吐氣，鶴湖羅蛟，皆羣盜藪，時出爲過客患，大訥用奇計，剪其渠，魁餘黨奔散，大訥性剛直，不憚大吏，屢典劇縣，皆有能聲，卒胥無敢出鄉，宿猾元豪，亦相率遠遁，數平反冤獄，或以事如遠鄉，父老率子弟聚觀曰：此趙侯也，其爲人愛慕如此。

此君一腔經濟，隨地露穎，或以執法，或以消彙，總皆有用之才。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六

張覺

張覺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覺云：可造一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揆大于小，揆廣于狹，揆遠于近，揆重于輕，其義一也。

林興祖

林興祖初同知黃巖州事，三遷而知錄山川，錄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爲之冠，遷三



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鸚因偽造致官  
乃分遣惡少四五十人爲吏於有司伺有欲告  
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衆奪人妻女十  
一人爲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與  
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卽張榜禁偽造  
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  
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鞠之款成友  
文自至官爲之營救與祖命併執之須臾來訴  
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

牧津

卷十七

七

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  
籍甚歷遷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獲賊已迫其  
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使哈喇帖木兒屯  
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與祖聞卽夜  
詣說留之哈喇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銅  
質五百乃可破賊與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  
卽以恩信勸諭鹽商貸鈔五千錠且取郡樓舊  
銅鑄爲盾日中皆備哈喇帖木兒得鈔盾大喜  
遂留爲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

以爲大軍且至中夕逝去承明縣洞徑深窟發  
爲民害與祖以手榜諭之皆曰林總管廉而愛  
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蟲食麥苗與祖  
爲文禱之大雨三日蟲死而麥稔已而罷興作  
賑貧乏輕徭薄斂郡中大治

治豪民止擇一二重大事便可立刻具獄  
此除大慙法也若事多則難頃刻成爰書  
旣難頃刻成爰書其法莫與掣肘皆有不  
可言者矣○夫禦寇在民甫入城視事之

牧津

卷十七

六

日而軍需立辦長官猶可能但五百銅  
盾半日而畢工不知用何鑄法

張愷

張愷宣德中以太學生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  
所過州縣官吏無不遭譴者道江陵愷以鼎肉  
餉軍一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愷倉卒日捕取  
火爐及架數百愷命木工以方漆卓錫半脚卽  
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竹束火燎數千愷過收  
民家葦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



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水漂其  
其四角，飼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歎曰：真  
用世奇才。

張令應卒之才，大槩是巧心所得，而善用  
趙崇善尹京日之作用，倘觸類而長之，天  
下無難事矣。余聞嘉靖庚戌時，欲犒賚勤  
王之師，牛酒諸費，不知所出。文移往復三  
日，纔人得數餅餌，開庾發粟，囊橐釜甑，皆  
無所需。計臣遂以奪職，所以應額定之事。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九  
在豫而應偶然之專在巧。

黃哲

黃哲，洪武初，奉使青徐，論諸反側，尋出知東阿  
縣。吏胥初以儒生易之，哲剖決如流，案牘無滯。  
且不事苛察，民樂其寬。一縣帖服。值旱，麥盡稿，  
哲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池龍祠致禱，詞旨  
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驩呼曰：此黃公雨也。浪  
浪有怪物為幻，竊人啗之，哲為文禱於天，須臾  
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時經毛貴亂後，民

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二處數千人。  
口日滋。

剖決如流人，乃能使民樂其寬，所以為治  
才。○明敏之吏，非濟以寬，則必不能使民  
樂。樂之一字，司牧者所當深思。

羅循

羅循，擢鎮江府知府。時巨寇劉上等自南京流  
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入城，循使閉門自  
守，循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為城將以衛民，未聞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三  
棄民嬰空城也。乃斧扁鎗，緝之。迨夜，乃至復多  
為旗幟樹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  
中，為疑兵。循自乘城，鳴砲鼓，令老弱各執戈矛，  
擊釜鉦，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亦

幾。朝廷遣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餘人，且  
至。凡軍行芻糧器仗，舟艦馱馬物賞費，盡取之  
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循日初出，伏謁諸司，致  
供餼，受命令。日昃始徧出，促辦諸費，不就寢者  
四十餘日，鬚髮為白。



應卒而不張皇，故是才手。

葛源

葛源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往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委吏矣。源至，立怒者兩廡下，取六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所為也。悉捕劾置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行其意。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三

馭吏難於馭民，吏奸盡則民情得矣。

朱貞

朱貞知磁州，時朝廷遣中官取異魚，磁地所產不多，民苦逼迫，同僚議逃避之，曰：「不可。」乃乘誠禱於河神，異魚躡至，民賴不擾。時南陽李文達公在位，聞其善政，薦改鄧州。鄧州及新野內鄉二縣，閭鄉及陝西一路，驛夫更易走遞，大為土著所欺害。貞至，即上疏乞各于本土應役，報可。自是民享其便，成化間，荆襄亂，千斤作亂，朝廷

出師討之，所過官民受其害，將次鄧，擇儒學士員有幹局者，令各具衣巾，分至其縣，至則叱辱無所施，且極力營辦軍用，不之害，不及民。

官兵所過，地方如避湯火，司土者保全居民，不可不預為營辦，但至於用諸生以當悍卒，此法大奇。

楊繼宗

楊繼宗為郡守，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三

匿捕之弗得，後幾年，更名立，復充他邑，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爾數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股栗服罪，於是人皆悚懼，莫敢有欺。」

楊公真誠人，非以聰明強記炫人者。

楊雲才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為，及成始服其精妙，為荊州同知，且嘗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言於下



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防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畫畫付之曰第如式為之諸工視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陰溢二分而陶者不知城增二尺而王者不費心計直是過人

劉昂

牧津政才下卷十七

五

劉昂嘉靖中知山陰年少而敏訟謀盈案目視耳聽舉手落筆悉中肯綮絕無一語雷同時當收籍弊孔百出昂躬操用籍防範精嚴飛詭頓革瀕海沙田凡千頃歲有獲而無徵額乃請於上躬往履畝以補無產之糧民甚便之視事三年布利剗弊職務舉而公庭晏閑日與諸生考藝賦詩一時以文雅見稱

文雅故非循吏所諱

注應軫

江應軫嘗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至首勸之耕出帑金買桑於湖南教之藝募桑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為具民至塞戶逃匿軫謂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誓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今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為奸倘費集而駕不果至則奈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

牧津政才下卷十七

五

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停柩於衙門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並飭反過他所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憐以威乃牽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為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漚境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蓋中使嚙軫而以是難之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教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



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人知汪公風節勁正，不知其撫循之政，應事之才，皆一時無兩。

張永

張永授蕪湖令，蕪當孔道，使客廚傳日不暇給，民坐困憊。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冶金爲之，又闢宦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官司莫敢誰何，永於蕪江佛寺，聖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銷金以代冶，省節不貲。牧津政才下卷十七

而調度有方，卒無譴呶於境上者。如此，亦足舒民。

范楨

范楨知淮安府，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楨行次徐州，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七十營以禦之，而楨所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諸軍所給餉，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少，食糧告匱，楨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民屋競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勢未解，慮餉不繼，言於漕臺，使發萬金，廣漕使難之。是時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

竊計，卽彼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無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殲賊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涉淮，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舻萬餘艘，兵衛夾途，錦纜而卒者五萬人，兩淮各

牧津政才下卷十七

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傍虛置，啟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楨畧不爲儲待，漕撫佛然曰：乃欲委罪楨，設曰：明公在，何慮耶？漕撫佛然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柰何？楨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間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儼直趨役，必喜，第須一語，辟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



徐役畢必道。漕而。其。亦。其。之。而。後。之。  
無不樂應者。則數其矣。御史大喜。謂。其。進。  
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  
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滿。勞難運。甌。  
安用衆為。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  
計之。公勿憂。都御史難曰。君有心計。吾不能及。  
也。先是光祿寺割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  
每頓直數千兩。積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  
舟所過。州縣止供鷄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三

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  
按然之。為咨禮部。部更奏。令第具饈直。王頓二。  
十兩。妃十兩。省供費鉅萬計。比至。積遺人持鋌。  
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留意於是。  
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  
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  
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  
來游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從。王。  
因奇拏者。曰。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調之。報。三。從。

六。乘。矣。而。更。出。入。積。心。疑。其。為。盜。也。陰。遣。使。三。  
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  
與。飲。飲。中。挑。與。鬪。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  
捕。賊。也。卒。既。散。去。積。命。與。謁。客。西。門。過。街。市。搏。  
者。前。訴。即。收。此。客。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  
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  
令。警。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  
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  
欲。乘。空。虛。為。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

牧津 政才下

卷十七

天

曰。奴輩當死。侵晨捕賊首已遁。其拏娼也。於是。  
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  
賊潰散。是時微積。且不測。疆吏皆悉誅死矣。居。  
無何。而玉帶城之役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  
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其多備。議合之。積。  
意弗同。漕院怒。遂舉之。身自為植。工竣。命曰玉。  
帶。繪連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積。積固讓不。  
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回。連戎不。  
堅。是功必敗矣。漕院聞之。愈憾。于是投遠歲。適。



仁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擢竟拂衣歸、  
隨事料理、無不中窾、此其才局不可及、而  
當機應卒、識定神閒、舉無作迫之態、其舉  
局尤不可及

張瀚

張瀚知廬州府、再補大名、庚戌、虜酋薄都門、詔  
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  
真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  
報、以募召游食、餓附飽、不可用、披所屬編籍、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五

選丁壯三十之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  
銳八百人、馳謂諸守、此何時、而與使者爭苛  
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  
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成振其、請令傲然格使  
者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  
者、問師、使者岌然曰、何遠也、瀚問師、則人人精  
銳、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曰、守文武才、  
選壯士五之一、而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  
民不擾而兵食俱足、此法當世行之、

鍾銳

鍾銳令崇安、值 神廟初、江陵柄政、行文田法、  
下令嚴急、吏多奉行過當、以取媚、銳故緩持之、  
監司督促甚急、銳徐應之曰、崇雖巖邑、地磽确、  
且不加廣、安得浮額、取盈屬令來教、民力田開  
墾、尚未則壞成賦、無已而姑充之、雖然、吾甚恥  
履畝加稅也、於是置鋤筒縣門、令民手實無糧  
墾田、自首免罪、乃得三千餘畝、抵槩邑缺額、民  
不擾而賦倍、監司愧服、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三

一邑中三千、溢額田、亦非難事、當年司牧  
者皆用此一法、民間不知省幾許困擾、

李攀龍

李攀龍出守順德、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利  
害、政聲流播、進官三輔、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  
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  
比、真定十之二、置郵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  
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  
榆嶺、爲晉趙關、一應郡務、立時振舉、于時又謂



示○仰○京○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津○趙○邊○河○百○里○  
無○送○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  
急○一○策○時○頗○建○之○

于麟文章士事事有實用乃若此

張鰲

張鰲知合州時播會陷禁江上命督府糾兵  
二十萬八路合勦時以庚癸為虞廉鰲才疏晉  
保寧郡丞專司轉餉鰲奏記謂宜從舟運又郡  
邑夫役宜分信地逃為轉輸有諱而逃者以軍

牧津政才下 卷十七

三

法從事督府然之一切以便宜委鰲鰲乘小艇  
導諸餉舸出沒數百丈驚濤駭浪中使萬夫牽  
拽而上舟不可通則芒屨徒步冒雨衝泥以身  
先之士卒無敢後者嘗上督府書謂鰲受事以  
來一身輕如秋葉生死等於浮雲躬自拮据卽  
夢寐常自震驚云

得此君轉餉法軍興大有所濟

牧津卷之十七 終

牧津卷之十八目

政術

西門豹 三見

趙廣漢

朱博

諸葛恪

元禎

韋孝寬 二見

房景伯 二見

張允濟

馬燧

李晟

裴子雲

李抱貞

長孫儉

于鏐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二

劉元佐

趙葵

狄青

柯謙

張易

文彥博 二見

蔡襄 三見

錢元懿

明鎬

張乖崖詠 五見

陳恕

趙和

李若谷

胡良儒

程顥 三見

蔡光

鞠真卿

种世衡 三見



宗澤 二見 趙昌言 二見  
楊雲才 二見 陳瓘  
楊璉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二

牧津卷之十八

政術

明山陰祁承燾輯

西門豹

西門豹初為鄴令，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給綺縠衣，間居牧津 政術 卷十八 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為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



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十  
 人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  
 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  
 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  
 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為入  
 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  
 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  
 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  
 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二弟子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二  
 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  
 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罄折  
 嚮河立待良久長老更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  
 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  
 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  
 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  
 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鄰  
 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西門豹之投巫昔人有以為酷者不知禍

福之說溺人深矣欲挽愚民禍福之見非  
 生死不足以勝之不然俗轉溺而惑轉深  
 釀而滋亂一方之民肝腦塗地視此二三  
 巫姬孰輕孰重所以挽回弊俗惟於人心  
 所最蔽處轉機又必於人心所最畏處解  
 惑非大豪傑人不能具此作用  
 趙廣漢  
 趙廣漢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  
 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三  
 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  
 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  
 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  
 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  
 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  
 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  
 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  
 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擒制廣漢  
 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



得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  
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  
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鉅簡  
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為豪傑大姓子弟  
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  
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  
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  
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  
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

牧津

卷十八

四

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  
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  
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  
石所及行之發于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  
所隱匿咸願為用僮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  
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  
論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臯立具即時伏  
辜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鉤距  
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

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  
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  
效者莫能及也

廣漢之治全在任術然任術而理終不失  
為能吏

朱博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常盜人  
妻見斫府公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  
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瘡博辟左右問禁禁自

牧津

卷十八

五

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恥收拭用卿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  
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  
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起發部中盜賊及他  
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  
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以上  
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疏姦賊大小不敢隱  
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投刀使削  
所記



持以得情為羈絡，以使過為驅御，故泛駕可使。

諸葛恪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恪至府，遺書屬城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熟，輒引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故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得，於是迫窮漸降，恪乃救下無令執拘，長史胡伉獲偽降周遺，縛送于恪，恪以牧津攻術

卷十八

六

違教斬伉，民聞伉坐戮，知官惟欲出之，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入皆如本規，不惜一人以平山賊，大有機權。

元禎

元禎便騎射，為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抄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為置酒，使之觀射，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回，犯死

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栗，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抄賊，禎乃臨坐，偽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抄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乃慰諭遣還，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射失即斬，賊抄即覺，任意愚弄羣蠻，獨難為此十餘囚耳。

牧津攻術

卷十八

七

韋季寬

韋季寬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季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跡，命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季寬書，又為落燼燒跡，若火下書者還命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

兩敵相拒，正不可無此權術。



房景伯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景伯以德報怨，而山賊悉降，此中大有機智。

張允濟

張允濟為武陽令，原武民有以特牛依妻家者，久之，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八

不能決，乃請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遽指所訴牛曰：婿家牛，非我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即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訊法用小術，終與得情，勿喜者迥別。

馬燧

馬燧隨李抱玉受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

功驕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

將遣使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先賂虜酋，與約得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號暴。抱玉才之，及為隴州刺史，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

先賂虜酋，得申犯令之命，間戮死囚，以儆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九

生虜，弄之如在掌中。

李景畧

李景畧為豐州刺史，前刺史多懦弱，虜使至，敵禮抗坐，時回紇遣梅錄將軍隨中使薛盈珍入朝，景畧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喻，景畧既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可汗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壘，位以待之。梅錄俯俛前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盛氣，索然盡矣。遂以行呼景畧，自此回紇



使至，景畧皆拜之於庭。

雖小小用術，而玩弄夷虜，殊快人意。

裴子雲

裴子雲為新鄉令，邑人王恭往戍邊，留牯牛六頭于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璉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忿之，經縣陳謀。子雲令收入獄，教追盜牛賊。李璉至縣，叱曰：賊引汝同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頭，立面墻下。璉急曰：吾牛三十頭。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十一

總外甥牯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布衫，璉見是恭曰：此外甥也。曰：若是，即遣牛還。璉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以五頭酬璉，餘並還恭。此與武陽令張允濟皆於聽斷中作游戲。三昧然子雲以五牛酬五年之勞，更為得體。

李抱貞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

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

焚身，其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攢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於鞠場。

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

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

對眾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

以俸入檀施，堆於其傍。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

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十一

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軍需偶急，或不嫌一時權宜，然如抱貞之舉，則狡而近於酷矣。一鎮士女，既以求福之念為施捨，獨不可動以自為身家之念乎。

長孫儉

長孫儉為荊州蕭梁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

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



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荅問。容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着裙襦紗帽引客宴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携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妙在先使人傳語

于鏐

于鏐在淮南常聽訟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鏐。鏐納之。韓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鏐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三

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徵事連其所告者同窮案驗以誦衆下吏以爲神明。

倘鞞中無他書則柰何終是小術

劉元佐

劉元佐爲鎮日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元佐遽命駕自賫金帛以施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此與李抱貞之意同然取以贍軍而止雖術而不刻

趙葵

趙葵鎮兩淮兼守揚州因元宵放燈李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葵忽開一城門掛榜止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着白袍初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遊城出去次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北軍退至第三年修城壕見金甲二領方知全死於此矣。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三

正以玩敵之法愚敵

狄青

狄青征儂智高兼知邕州南方尚鬼時大兵初出桂林之南道傍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



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復手自封焉。曰。侯凱還。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及青將度關。青將晨起。不知公所在。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過關矣。

行軍自不嫌用術。余嘗聞陽明先生征思

田。亦以六面骰子鼓舞諸軍。殆亦此意。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四

柯謙

柯謙判諸暨。治獄多平反。賦役有困民者。力爭於上而除之。嘗捕蝗境上。有相率為淫祀者。取土偶人踏而鞭之。以示民曰。此不能與命吏共禦災。祀之何益。明日毀其祠。蝗忽飛去。後遷江浙儒學提舉。

作用近顛而可以醒愚俗。

張易

張易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凌人。采於

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前行。尋其小失。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怒甚。不可當也。易鬼裝。嗜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按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易故以酒狂抑刺史之酒過。而郡事亦賴以濟。於此疑有術焉。

文彥博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混鄂人也。至和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五

中。混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張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繅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使銅錢也。於是眾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民間無端疑擾。解之。正不以言意守。此法惟古人能用。

蔡襄



蔡襄尹京日時京師置雜買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舖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幹當內門內臣故為稽滯京師甚苦之襄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宮中請俸錢時許雜買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為然其事至今行之

宮府之間不得相機為轉移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六

錢元懿

錢元懿收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為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此火遂息

處人心皇惑時自不得不下此辣手然亦祖投巫之意

明鑄

明鑄為龍岡直學士知并州時任多流務子弟鑄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鑄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鑄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不傷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馭眾無施不可寧獨一事乎

張乖崖

張詠守蜀時值李順王均之亂後法度久弛彝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七

倫莫曉詠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頰張公見之集眾語曰此方悖逆乃自成俗幼已如此流自長成豈不為亂遂令殺之數日間又一卒相毆公問知其一乃上名遂斬次名自是一軍肅然

二事罪不至死公於法度久弛後借此為警惕人心

陳恕

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



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其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創一警百。此理人所易曉。難在取府中大豪為榜樣耳。

趙和

趙和為江陰令。時淮陰二農比莊。東隣以莊券質于西隣。貫緡百萬。至期贖券。先納八百千。期

牧津政術

卷十八

六

明日以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不立納緡之文。明日西隣不認。且無保證。終為所拒。東隣訟于縣。以契券無證。不能決。乃越江訴于和。和乃召能幹者數輩。齎謀至淮陰。曰。適有寇江者。言有同惡在某處。姓名形狀甚悉。請捕送之。時隣州條法。惟持刀截江者。無得藏匿。追謀至彼。果擒西隣以還。和厲聲曰。幸耕織自活。何為寇江。曰。耕稼之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率金錢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乃

言稍若干斛。莊客某還者。袖絹若干疋。家襪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券者。銀器若干事。某匠造成者。和大喜曰。汝雖非寇江者。何諱東隣贖券八百千緡耶。令檢券付隣。實之於法。

雖稍隣于譎。然足為東隣舒憤。

李若谷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姪。因而正其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九

罪分其財。

似非教民以道。然用以得情則快。

胡長儒

胡長儒為寧海主簿。時隣邑永嘉民有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二十盜。屢訟不獲直。往告寧海。長儒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儒嗾盜誣兄受步搖為贓。逮兄赴官。力辨勿置。長儒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



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

嗾盜誣兄似非政體借以察隱則可然亦近於瑣矣

程顥

程明道為鄆縣主簿時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明道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牧津

政術卷十八 手 此正是真儒作用

蔡光

蔡光為江華令夷俗祭蠱殺降虜童男子逆於鏑不忍見聞曰此未可以法令論也會峒中病疫光密召境內巫師語之曰汝等降神峒守但云天厭用人以祭故降之疫若代以牲則降福於是怪人大懼迄今祭用牲即以此禍福之言潛奪禍福之念大得言蔡鞠真卿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新財兼以不憤輸於故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此法最佳傲此行之民間可無大辟

种世衡

种世衡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

牧津

政術卷十八 手 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宗澤

雖以小術弄民然可為集事之助

宗澤

宗澤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玆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待車輦等物塞了去路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



矣。止不往。

借神意以止康王之行，不但是忠簡之機，智實亦為康王中道之返，留此一着地。

趙昌言

天雄軍豪家芻茭直野，時防奸人穴官堤為弊。咸平中，趙昌言為守，廉知其事，未聞。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官堤為奸。

即用豪家芻茭塞堤，妙在先未嘗聞。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三

楊雲才

楊雲才知公安縣，江水泛濫，邑北門堤滲幾決。雲才立水中，命割諸茅舍以塞，一市猾梗其中。雲才曰：「此舉關一城生靈，乃吾軍法從事時也。令埋猾於滲所沒脛，敕守者嚴視之，不顧徑去。猾宗黨妻孥及諸隣里，慮一決則不救，爭負土積茅壘之，堤遂堅好，乃命釋之。」

借一市猾以捍危城，此與陳恕知大名之

事合。

陳瓘

陳瓘知寧國府，宣城諸邑，遭元季之弊，民租無入官廩，率盡虛籍。瓘至，有發其事者，與司者皆洶洶懼得罪。瓘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奸也。」殿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俾得為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循弊與造奸須別，公甚得之。

楊璉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者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牧津

政術

卷十八

三

聊以玩世

牧津卷之十八

終



一頁之十 丹 爲 作 日 月 合 言 多 重 重 重

牧津卷之十九

真誠 附誠感一卷

劉 昆

龔 遠

二見

崔 挺

孔 煥

袁 甫

嚴 詡

孔思遠

孟 信

何 遠

阮長之

魏 霸

陶 潛

殷仲堪

王世述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一

李存貞

王化基

劉 惔

高 爽

馮道根

三見

呂僧珍

樂法才

裴昭明

張 岱

王秀之

明山賓

陳顯達

王 岷

樊子蓋

宋守敬

銚 期

劉 曠

柳 毗

陸象先

鄭 棨

狄 棐

韓 琦

四見

杜 衍

二見

歐陽修

陳良翰

張 詠

六見

陳堯佐

三見

胡 宿

二見

鄭 澣

李 遜

湛 朴

楊萬里

唐 恪

毛仲權

李襲譽

仇 念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二

趙德莊

王 萬

徐經孫

管 紋

吳 嶽

孔 鏞

二見

梁 潛

屈 直

屠大山

劉修已

附誠感一卷

宋 均

二見

王 尊

虞 國

袁 安

諒 輔

蕭 修



徐 栩

法 雄

許維禎

鄭 宏

韓 稜

張莘源

蕭 業

蕭 猷

房 豹

崔 挺

達奚武

呂膚助

陳伯修

呂 壽

孫 洙

孔 鏞

三見

牧津附錄 卷十九

三

牧津卷之十九

真誠

劉昆

明山陰郡丞燮

劉昆，梁孝王之胤，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王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嶺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昆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峭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三十年，乞骸，賜洛陽第舍。

卷十九

一



以千石祿終其身。

劉昆自是儒者，作用出之個幅，不特無粉飾之政，抑且不解粉飾之言，竟以質訥受知明主。建武時，吏治最盛，而龔渤海與劉弘農獨以長者見稱，其所崇尚可知。○偶然二字，大勝千百部德政錄。

龔遂

龔遂為渤海太守，盜賊解散，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馬匹。遂見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二

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輸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後呼曰：明

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為水衡都尉，王生為水衡丞。

守臣之職，在宣上德，達下情耳。千古循良，稱職之外，更無奇絕。王生二言，豈惟教讓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直是通達治體，而龔少卿真率之風，亦自可想。

崔挺

崔挺少敦學，多所覽究，推賢愛士。州閭親附，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更相存慰。辭旨欵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後稍值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恬然，手不釋卷。時穀糴湧貴，親故或有贖者，遺挺辭讓而受，仍散之貧困。鄉邑更欣歎焉。舉秀



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太和十八年，除光州刺史。時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今願獻之。搢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竟不受。表送京都。北海王祥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搢為司馬。後祥攝選事，人競求遷敘，搢終無言。祥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搢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家恒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

牧津真誠 卷十九 四

於自術求進，竊復羞之。卒於光州。吏民聞凶，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入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

美玉不寶，吾愛吾鼎，恒情能之，而終不肯以自術求遷，確然之守，何可及也。獨怪古道如休徵，必欲藉一牒以為申請，非所望於高賢。

孔渙

孔渙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煥居處儉

素乃餉以衣氍一具，煥曰：太守身居美祿，為不能辨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是實語，亦是實心。

袁甫

袁甫自言能為劇縣，荀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幅，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藿，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其言，除松滋令。

人各有能有不能，此真言實也。其才使非其任，卒有曠官之誚，公胃之言，銓曹當設此一格。

嚴詡

嚴詡初為潁川太守，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門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



遣使徵詔以何並代之官屬數百人爲設禮道  
詔據地哭椽史曰明府見徵不宜若此曰吾  
哀穎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  
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詔至拜爲美俗  
使者

語皆真致但恐難爲代者

孔思遠

孔思遠在郡性至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  
用不疑而他物麓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六

亦志崇儉素末世並稱清約

寶玩服用不疑正見真率不然將外示麓

敗以博名高矯名之人卽儉素亦非其質

孟信

孟信拜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去官居  
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  
契已訖信適從外來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  
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

廉太守一貧至此猶不欲以病牛欺人豈

其居官而有自欺

何遠

何遠爲武康令正已率職太守王彬巡屬縣諸  
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  
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  
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  
武太守

惟正已率職故不必以供帳奉太守然亦  
幸此賢太守相賞耳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七

阮長之

阮長之閒居篤學未嘗有情容初爲諸府參軍  
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  
昌太守尋遷臨海太守在官常推賢至郡少  
時母亡葬畢不勝憂瘵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  
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  
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辭印綬初發都  
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  
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屐出閣依故事



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因造送  
曰長之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  
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及卒文帝  
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在官常擁敗絮似近不情然長之一生不  
侮暗地自是徹底漢

魏霸

魏霸為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  
勤苦而獨尊樂常服粗糲不食魚肉

牧津真誠

卷十九

八

不特廉靖可風抑且友愛可念

陶潛

陶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常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况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即  
日自解歸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  
參軍謂親朋曰耶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  
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潛素簡貴不私事上  
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  
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即解

印去縣

既欲為三徑資定須束帶見督郵總之胸  
中磊塊吾從吾好耳

殷仲堪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外無餘肴  
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  
其性真素每與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  
豁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  
登被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九

登枝捐本真為貴介子弟醒其痼疾

王世述

王世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循家具  
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  
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潔  
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華於昔始  
為當時所歎

足自當止在世述固為衷言然足之一字



人情所難不可為訓。精其衷底不為蓋藏。真率可取。

李孝貞

李孝貞開皇初拜馮翊太守。後徵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以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

宦意文情日久日淡。此君直是胸臆中語。

牧津 真識

卷十九

十

王化基

王化基為知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基聞而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使我早知。便當以此誓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不特有雅量。且能安於人。

劉惔

劉惔為丹陽令。許珣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珣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

凶繇人。吾安得保此。王義之在座曰。令譽許。櫻契當無此言。

惔之不飾陋以欺人。珣之不違心而規友。義之之以異言為面折。一會而三善具矣。

高爽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為晉陵令。蒨之迎賜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牧津 真識

卷十九

十一

炎涼世態。雲雨交情。識破自可付一笑。

馮道根

馮道根清簡謹納。口不言功。武帝嘗指道根示沈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出為豫州刺史。將行。帝使畫工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心無可死之地。其言似佞。似真。然後使朝。



廷不復憶一州者，又何必死乃...

呂僧珍

呂僧珍甚為武帝所委任，為太子中庶子，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蔥為業，至是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分叨越。當速反，蔥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牧津...

卷十九

士

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不私從父兄子，不益官廨，如此人，安得不與卜隣。

樂法才

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常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表求便

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外。

恥以讓俸受名，可令借節省以博名者，面楮。

裴昭明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歷任清貧，為廬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日：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常謂人曰：人生何事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牧津

卷十九

士

此君胸中太是了然，故處世直截，乃爾。能知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定不欲競執關鍵。

張岱

張岱為司徒左曹掾，母年八十，岱便去官還養。有可以岱遵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按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齊武帝即位，復為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或謂岱曰：公每能緝和公私，何以致此？岱



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寬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繇而及。

爲政寬平待物以禮。悔吝何繇而及。謂張公爲根心之言。可謂張公爲涉世之妙。亦可。

王秀之

王秀之仕宋爲太子舍人。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參軍。後出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牧津。真誠。卷十九。五。

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生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歷侍中都官尚書。輔國將軍。

知足之廉。廉猶易爲。生資已足。絕無蓋藏。不絕俗以爲高高不可及。

明山賓

明山賓十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衛將軍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

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山賓性篤實。家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牧津。真誠。卷十九。五。

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瘵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聞。遂追錢而去。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卒官贈侍中。謚曰質。

發廩賑饑。雖州曹失簿。而出納之間。關人職守。安可嘿不自明。過於長厚。要以資性篤實。質之一字。真稱易名。

陳顯達

陳顯達除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



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達聞之不悅。子休尚郢府主簿。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塵尾繩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習俗移人。人亦孰不欲子弟佳。如王謝而顯達獨以此相戒。識固高人一等。

王峴

王峴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峴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七

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峴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峴刺廣州。既無所取。如此多多許。從何得來。况表獻俸祿之半乎。特不隱情。以矯廉差。可尚耳。

樊子蓋

樊子蓋授武威太守。加金紫光祿大夫。帝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

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小心二字。最妙。人臣之負官箴者。皆一念之守。為之也。

守守敬

宋守敬為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僚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七

體勢。余以為任官亦無體勢。各宜勉之。任官無體勢。此語亦須勘破。不然。恬者得之以安命。而躁者因之以競榮矣。

銚期

檀鄉賊寇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之。或以告太守銚期。召問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西。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能令從叛者自殺以謝真可稱彼為獻誠矣

劉曠

劉曠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因圍

牧津真誠

卷十九

六

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訟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為臨賴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頴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卿能獨異於眾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自來清名善政未有不從誠恕中得者

柳玘

柳玘為瀘州守之任時泝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

專本道署以軍職問五馬經過乃掉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百姓趙師儒玘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怪而辭之師儒曰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徼戎職玘欣然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玘悉為和之仍嗟嘆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為斯人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九

柳公和詩之意全是一片開誠為地方作消弭計然師儒似非草草為鄉里豪者亦直得柳公一和耳

陸象先

陸象先為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雋請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縱經之者必搏壁倚崖背息而度雖竟日登頓



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象先此舉，誠未審度形勢，然聞言而自惕，足為執拘者式。

鄭榮

鄭榮以進士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為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榮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部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犯鄭使君寄庫錢

人苦不自知，榮能自言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大較是真率人，故遇寇亦近於愚，然能使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何可易得。

狄棐

狄棐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器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累官太常少卿，為寇準所厚，準荐通判益州，累遷知廣州，代還，不以海物自隨，進

樞密直學士，歷河中河南府，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退謂所親曰：吾譚一寒士，今官侍從，可垂老自污耶？為郡愷悌，多惠政，不為表暴，海內稱之。

不肯附與援人，為政豈肯表暴。

韓魏公

韓魏公守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在病疾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臥內，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略於總効。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琦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而况其可以委之人乎。

魏公此念，是一夫不獲實予之辜。

杜衍

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知開封時，常食惟一麵一飯，或美其儉，衍曰：衍山陰一措大耳，幸遇明時，俸入以周親族，常恐食浮，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為一措



大將何以自奉乎。為相以清介稱。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湫隘。才數十楹。不殖田產。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嘗教門生曰。官清只畏人知。若求人知。同寮不廉者。必譖之。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賈禍而已。但優游其間。默而從之。無媿於心可也。

正獻公清介。絕不作矯矯態。故持議平平。近人然風世砥俗之意。自深矣。

歐陽脩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包拯知開封。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歐陽脩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有以包勵脩者。脩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

用人與見用於人者。慎勿強其所短。則政無不舉。歐公此言。可以垂訓千古。

陳良翰

陳良翰知瑞安縣。善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

良翰曰。無術。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虛堂懸鏡。訟自得情。但得情勿喜。尤進一格。

張詠

張詠知成都。聞寇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萊公學術誠不足。而能虛受乖崖之諷。卽此虛衷。便為學問。然非乖崖一片真率意。亦不肯臨岐為此言也。

又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



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關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仍處女也

待人則為近情之事持已則為不可及之守每謂乖崖視潯歎之惡父像以絕慾者雖相去遠甚然要其根之濃淡亦自不同

陳堯佐

陳堯佐徙知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開封府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為政一以誠信為本

任威擊強盡察防姦譬於激水欲澄至哉言乎促轡而御馬無調良雖然緩急控勒終須在我

胡宿

胡宿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校勘宿為人清謹真率其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延晉公常日所用樽

皿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以為厭已遂辭去乃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始喻設陶器之故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

胡文恭能識丁晉公於未遇之時可為具眼然竟不能知其心術之邪正豈晉公才局不凡令人深不可測乎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鄭澣

鄭澣為河南尹儉素自居有從父昆弟之孫自單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為本邑以民禮相待思得承乏一尉乃錦游鄉里也澣然之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與中何以異子嘗病澆態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且



憐子力田敝衣必能知艱於稼穡矣。嘗聞其苦于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取所棄者盡食之，遂揖歸賓闈，贈五緡而遣之。

少年子弟暴殄飲食，最一可恨事，須時得此君嚴督之，乃妙。

李遜

李遜為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甚，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敝也。天下事不嗟尚。

厚諸昆從，是敦倫之士，而不棄甘露一事，尤為有識。

湛朴

湛朴為江夏縣令，動省過失，平居未始懈惰，臨民御政，必稽參條理，然後行。設有小愆，則以狀自劾，使吏望闕宣讀呼名，朴則公裳唯諾於下，示其改也。范忠宣薦之朝。

非如此君誠心為質，則望闕呼名，公裳唯

諾絕為迂濶矯情人矣。

楊萬里

楊誠齋萬里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南軒為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魏公是砥礪之言，誠齋真有砥礪之行，世不少魏公之訓誡，而少誠齋之實踐。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唐恪

唐恪調柳縣尉，縣有民被殺，其鄰以疑見執，不勝於桎梏，自誣服，而尸不獲。恪爭之，令曰：尸終不獲，將為君累，柰何？恪曰：某為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埜次，夜若有所告者，旦以物色求之，果得屍，已乃獲真盜。一邑敬服。移零陵令，獄無重繫者。幾二年，改宣德郎，知太原府，榆次縣有村豪怙力暴服一方，椎埋為姦，至累歲不輸賦，吏不



敢詰恪以善道告曉之其人感悟拜泣曰始愚不知坐迷至此願自新死不敢易即輸積逋痛折節為善悉遣子弟就學其後輸賦役居一縣先又推所有以濟貧餓遂為鄉里長者

露宿野次如此精真有何難剖之獄至村豪遂化為長者總在一段真誠所融格耳

毛仲權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權延之上坐謝曰使某常聞斯

牧津真誠

卷十九

去

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虛衷自能得士但狂躁之士習不可長

李襲譽

李襲譽以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為揚州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

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凡為守令能真為地方畫一利使地方受惠者便是真經濟然畢竟以嚴整莊肅之人方饒為之斷非輕跳揮霍者所能誠子孫數語真是深於為子孫計者此公生平之真誠可想

仇愈

仇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

牧津真誠

卷十九

去

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此幕官不飾廉以欺上大是素心人觀人當視其本色仇泰然之見似拘

趙德莊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羅文莊公自言胸中有一狀元終身遺不



去然則德莊此語可為拾危科者頂門一針

王萬

王萬知台州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食惟蔬飯後為監察御史首論史嵩之貪穢無大臣節以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牧津真誠卷十九 三

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遺直遺愛知臣莫若君矣

徐經孫

徐經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

外欺其民即內欺其心

管紋

管紋洪武中任龍陽典史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紋詣闕請免章三上不報遂自經於登聞鼓下特命官覈實免之民因立祠祀焉

捐一身而為民捐三萬之負租亦當含笑入地但事不可為訓而朝廷亦竟以覈實從免此

聖政之寬仁也

牧津真誠卷十九 三

吳嶽

吳太宰公嶽為廬州守時南明王公為蘇州守二官為同年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簡徵王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東於舟中屏驕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為延款我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為遂盡歡竟日而還風致清標如此嶽為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



寄還屬貯庫

司馬文正以范堯夫一漆盒便驚茶具吳公所具遊山之奉較文正猶侈矣

孔鏞

孔鏞改連山縣連山西連昭賀徭獠出沒鏞至縣治無解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鏞親詣其地民見鏞至驚走既而炊飯民舍輟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道左鏞一一賑恤之俾復業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繇是縣治始復

如此荒落正一味可以古意行之

梁潛

梁潛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蒞政平易民咸悅服爭訟頓息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潛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陽春徭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即跳蹶不可制潛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恭敬命令惟恐

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

澄瀧橋河不若化陽春徭為實政

屈直

屈直陞重慶知府向來土官軍衛襟處且富庶而謗議易興直既拜命人或以是為慮直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食泉之不能移也及至郡方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簿地步簿呈閱征需七八千金直嘆曰小民營利為生何預於官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三

焚簿更妙於熄火

屠大山

屠大山出知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而禁奸詰懲未嘗以三尺假人與士民處坦夷不設城府



人人得盡下情。州民積苦，罹瘡下流，水歲為域，有蕩析憂，悉力經營，築隄障之，民以安堵。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為州郡患，所至騷然，以計擒之，榜掠數百，不能及其身，乃齋戒禱於城隍之神，詰朝再掠之，而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求水漿不得，竟死杖下。

榜掠一道士，何必禱神，不毋以寬和之過乎。

劉修已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劉修已為吉安府推官，為人簡素，伉直，於辭貌無所修設，每群會，逡巡俯揖，若不甚解事，當道厭其所為，將予殿課，郡守靳君學，頗力採，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修已感激受教，然其人內明，朗不可欺，日夕手撰獄辭，不他寄耳目，署吉水。吉水素號繁衝，賦課不前，時朝廷以邊劇，遣使索逋，旁邑牒碎辦，民多瘦死，乃召掌賦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未旬日，

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每聽訟，據案默坐，為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久之多悔悟去，不復追逮。其敦教化如此。

此君大約是質朴人，故太守之教，政不欲以機智啓之。

牧津真誠

卷十九

五



附誠感

宋均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真所謂豚魚之格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

王尊

牧津附誠感 卷十九

三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覺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詔增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精誠所格河伯自為旋轉如此定力人豈畏王陽道乎

虞國

虞國少有孝行歷官日南太守以化治稱常有雙鴈宿止廳事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國卒於官鴈逐喪至姚棲墓上不去至今呼其地曰雙鴈國有從曾孫韻亦守日南稱小虞

國之雙鴈可配鄭公隨車之鹿

袁安

袁安為陰平長有惠化縣有雹淵冬夏未嘗發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為民害安乃推誠潔

牧津附誠感 卷十九

三

齋引愈貶已至誠感神電遂為之沉淪伏而不起

一長便能感神電誰謂天道遠不可問

諒輔

諒輔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雨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



祈福精誠。悉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許。若至日中無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持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得共至誠。一五官掾便自任以為當和調陰陽。置太守於何地。但古人一味任真。往往若此。

蕭修

蕭修為秦梁二州刺史。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王廉勸

牧津

附誠感 卷十九

无

修捕之。修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食蝗遂盡而去。莫知何為。帝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與陰平令止電同。

徐栩

徐栩少為獄吏。執法詳平。遷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野無遺草。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相他事。栩棄官。蝗應聲至。刺史媿謝。令還舍。蝗即遠去。後為長沙太守。

只執法詳平。蝗便始終為栩作護身符。蝗大是解事。

法雄

法雄為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多。雄乃遺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繇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笮。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牧津 附誠感 卷十九 无 以獲安。

只是一念真誠。不必作大奇特看。

鄭宏

鄭宏為臨淮太守。行春有三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為相。後位至太尉。

日南太守雙鴈。並為佳話。

韓稜

韓稜為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後拜司空。



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且，邳人或尊醉耳，遣使徵訪，果然。

千里尊醉，便能醉人。

張華源

張華源為兗州刺史，折獄明恕，囹圄一空。先是境內有猛獸為民患，華源下車，甌山中忽有鹿駁食獸，人謂德化所感。

亦駁士解事。

蕭業

牧津附誠感 卷十九

罕

蕭業為湘州刺史，零陵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眾竝異之。

德感神明，理自不誣。

蕭猷

臨汝侯蕭猷為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醉祀，盡惟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江陽齊苟兒反，眾十萬，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

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曛，騎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當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後猷卒，謚曰靈公。

果爾，則靈公之為靈也宜。

房豹

房豹為樂陵太守，郡瀕海，水多鹹苦，豹鑿一井。

牧津附誠感 卷十九

罕

遂得甘泉，人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井味復鹹。

鑿井得甘泉，未便見政化，惟復鹹時乃見耳。

崔挺

崔挺

崔挺為光州刺史，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神人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遂營之數年。



間果無風雨之異。既代，即為風電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

棟宇成毀，亦自有定數，恐未必皆善化所感。

達奚武

達奚武在同州，常旱，欲祀華岳。華岳在山下，常所祈禱。武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眾人。須登山，峰展敬，尋其聖輿。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六十，攀藤而上，稽首祈請。即藉草而宿，忽夢一白

牧津

附誠感 卷十九

星

衣執手曰：快辛苦甚，相嘉武驚覺，益祇。至旦，雲霧起，澍雨霑洽，遠近。

禱雨以誠，應者恒變。

豆盧勣

豆盧勣為渭州，有惠政。高武隴素乏水，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白鳥止廳前，孔子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乏水得飛泉，真稱惠澤。

陳伯修

陳伯修為宣城守，政暇多在頤白堂講易。忽見朱衣人前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伯修疑不應。有雪，勉起，方離數步，大聲如雷。堂梁已折，禪榻壓碎無餘。

太守能政，敬講易，自不應墮危機中。

許維禎

許維禎為淮安州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塲，有二虎為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

牧津

附誠感 卷十九

星

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為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嘉之。此君每每善禱。

呂璿

呂璿少為漳浦令，民有死於虎者，璿哀之。於其灰處施一窆，立牖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有虎陷焉。其為政誠格，上下者皆類此。心迫於誠，而事近於怪。



孫洙

孫洙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歛緡錢以取贏為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漕漕渠以通鹽綱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為害致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民歌其清靜頌其至誠感格云

遇事甚有執持驅蝗乃其細事

孔鏞

孔鏞初知都昌分民戶為九等以均賦役設倉

牧津 附誠感 卷十九

四

於水次以便收歛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為龍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為荇藻所絡若鱗介然鏞火之其妄遂絕  
即不火亦不能為妖但火之則人心之惑解

牧津卷之十九 終

牧津卷之二十目

清德上

子文

何鉉

范遷

劉寵

孟嘗

孔奮

楊震

楊秉

劉虞

羊續

魯芝

杜軫

虞愿

王恭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二

王鑣之

劉秀之

竇允

鄭善果

毛玠

陸納

孔愉

朱修之

何敬叔

裴昭明

申恬

孔琇之

劉善明

袁聿修

嚴植之

張恂



牧津卷之二十

清德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文

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緡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口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一

令尹之廉，自是性生，豈從死生上較，然其言可警在位。

何並

何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後遷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椁，亶容下棺，恢如父言。

人生品行，至蓋棺而定，何子廉直，不愧其

字

范遷

范遷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利，何以示後？代郭丹爲司徒，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二

人情以畜財遺後，而范子廬反薄爲何以示後，識見如此，宜其廉也。○廉士能以智略安邊更難。

劉寵

劉寵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



縣有五六老叟。雁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累遷至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貲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三

劉公清而能惠。古之遺愛。生平大節。不在區區小廉。然一錢之選。遂為名太守佳話。

孟嘗

孟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史。後蒙孝廉。舉茂材。拜徐州令。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不知紀極。珠遂

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返其業。以病被徵。當還。吏民攀車。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四

珠還合浦。古今以為美談。然予閱柳子厚記連山乳穴云。石鍾乳之告盡者五載。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復乳告。邦人以為祥而謠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為。噫。是可以觀吏道矣。然則珠之漸徙者。豈非前守詭人采不知紀極所致耶。恐古今誇還珠之事者。毋乃為穴人所笑乎。

孔奮

孔奮茂陵人也。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之。謂



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七年，大將軍竇融請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五

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真清不問處脂膏與否，處脂膏而不潤者，難在恒人，不在豪傑也。惟是勵節之人，而治貴仁平茹藜之性，而養母珍膳，寬嚴豐

儉，無不得宜。禹無間然，吾於孔君亦云。立節是清，仁平是惠，後不顧妻子，而厲兵破羌，是仁者之勇。

楊震

楊震少好學，稱為關西夫子。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舉茂才，四遷至荊州刺史。屢彰政績，改東萊守，道經昌邑。時令王密乃前荊州所舉茂才也。夜懷金十斤遺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何不知故人。密曰：暮夜無知。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六

謂無知，密愧而去。轉守涿州。安帝元初四年，徵為太僕。

關西清節為古今之冠，然其辭懷金之愧，止曰：君不知故人，何其溫厚和平。令人心折，要以昌邑令為震所舉，斷非貪昧之士。即遺金，亦直循酬報之體，然而非所施於震也。故曰：故人知君，夫曰：知君，則密之生平可想矣。伯起有清德而能容物，太虛無染，何所不包。四知之云，特以規其暮夜之



失言耳。慎勿謂震之生平大節凜凜直在此也。

楊秉

楊秉自為刺史二十石計日受俸祿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震之子

有三不惑則必畏四知自可不愧家聲矣至於律身稱清白易稱淳白難此中大有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七

分別士君子苟立志於自修不可不於此中理會

劉虞

劉虞為幽州刺史清靜簡約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以功拜太尉人臣清節得見信於貪黷之主斯真所謂廉頑立懦

羊續

羊續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守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發兵擊慈斬之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其妻自將祕示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絀襦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歛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八



焦儉遵緒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贖錢賜續家云

採問風謠有肅然澄清一境之志至拒左騶之輸真不以三公易其介矣若懸魚乃細節不足為續重也

魯芝

魯芝扶風人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刺史舉孝廉除郎中尋請為別駕累遷天水太守後轉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九

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歷并荆青三州刺史武帝踐祚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賜塋田百畝謚曰貞

爵通侯而無居宅固難使人主為作屋更難

杜軫

杜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鄧艾入成都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

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七郡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李驥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博雅之士更得清修便為完品

虞愿

虞愿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縑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十

髯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踰數十里外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數十里經宿還復故處愿令更送遲明乃復歸者再三時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瑯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彥回嘗請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歷官中書郎領東觀祭酒

虞君清惠之政自可嘉尚若以床上積塵

便嘆其清則伯夷之室更當塵垢充棟矣

○愿能追奪前政之所質自是仁者之勇

王恭

王恭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起家為佐著作郎太

元中為丹陽尹遷中書令後帝將擢時望以為

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充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

軍事充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後與會稽王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十一

道子有隙舉兵向闕不克而死死之日家無餘

財唯書籍而已初恭自會稽還都王忱看之見

其坐一六尺簟因語曰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

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即舉坐者送之既

無餘席便坐薦上忱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

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作人無長物便是清操過人

王鎮之

王鎮之為桓玄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

銜命賑卹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  
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廬服闋為正  
西司馬南平太守後為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  
僚憚之出為廣州刺史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  
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  
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  
至

清嚴之人自然執正不撓○嶺南何以便

令人墮污泥中每見古人輒諄諄稱吳隱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十一

之

劉秀之

劉秀之元嘉中再為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

襄陽以為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後除西戎校

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

先是漢川悉以絹為貸秀之限令用錢百姓便

之尋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

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

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資僚並都下貧子出



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政整肅遠近悅焉。

刺史一廉百務自然整肅一整肅百姓自然懽悅。

竇允

竇允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部主簿察孝廉除浩壘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已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三

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壘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叅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

始終清節自始終以政譽聞。

鄭善果

鄭善果為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

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蹟號清吏與武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

有賢母乃能有廉子。

毛玠

毛玠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嘗為東曹掾與崔琰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繇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繇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帝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四

為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帟風素屏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素反之服。

人臣惟一廉即東曹掾便可澄清天下。

陸納

陸納清操絕俗為吳興太守不受祿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濱行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被襪而已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儼不敢問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



茶果而已。倣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污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恬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繼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祖言非噉名客，蓋性地是質素人。

孔愉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遷侍中，蘇峻亂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五

愉朝服守宗廟，後出為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

惟居官盡職者，去官自能潔身。○朝服守宗廟，有疾風勁草之槩。

朱修之

朱修之初為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留戍滑臺，遂陷於魏。後之海歸，及至，以為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加都督，以殺南郡王義宣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賦贖，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賂之，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償之。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五

受蠻夷之餉，為存撫納也。佐史之賂，即欲明初心之不受，獨不可以施惠貧民乎？要以六朝人作用，自是一格，非可與拘方者語。

何敬叔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蒙已者鮮澤物，榜門受餉，悉推代輸，此之



謂大廉。然不免為受餉者所藉口。正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裴昭明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二年，為始安內史，及還，甚貧。武帝曰：「裴昭明常罷郡還，遂無宅，我不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七

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嘗謂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漢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

我聚彼散，至哉言乎。蹶蹶作牛馬，可為惕然。

申恬

申恬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

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擒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與州移鎮歷下，以恬為與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為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敝。恬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六

能使凋敝之邊境優實，清約乃能及遠。

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仕齊，累遷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出監吳郡，拜太守。政稱清嚴。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不殺晉熙，不食而死，其清可及也。其介不



可及也。

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仕齊，累官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為海陵太守，時魏尅青州，母陷焉。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卒贖母還，性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茆齋，芥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楷，棧足矣。及累為州郡，頗黜財貨。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十九

為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奉祿散之親友。及卒，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今後世知其見異。」

事事皆揭肺肝以示人，此之謂真廉。○天下無無父之子，母至清節方峻，故知孝子必能為廉吏。

袁聿修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二十

袁聿修，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刺史。為政清淨，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懽心。武平初，御史曹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尋除都官尚書。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還的贖。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

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愿得此心，不貽後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欽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嚴植之

一郡上下，無不得其懽心，其人清而不刻，可知。○清郎何必減清卿乎。

嚴植之為康樂令，在縣清白。吏人稱之，先是仕齊為廣漢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



敢視植之獨奔哭營殯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塚  
葬畢乃還

廉而能厚更自過人

張恂

張恂皇始初出為廣平太守招集流散勸課農  
桑民歸之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  
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  
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為  
當時第一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一

五

廉節與惠政並稱六朝殊多吏治何耶

牧津卷之二十一終

牧津卷之二十一目

清德下

江革

蕭藻

柳儉

李元忠

賀蘭祥

孔熒

房彥謙

李景讓

裴俠

于夏

元德秀

袁真貫

薛珽

張晏之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一

陸贄

趙與權

賈黃中

唐介

陸景倩

常林

魚侃

戴仁

呂昭



牧津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江革

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除江革為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東，聞革應至，竝齋持綠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餽，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唯資公俸，食不兼味。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瑯琊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後除都官尚書，將還，贈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一

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竝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迺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岬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革性彊直，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以文酒自娛。卒，諡曰彊子。歷官八府長史，四王從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人安吏畏，百城震恐，如此之廉，乃足持世。若西陵岬頭一片石，不足為公作佳話也。

蕭藻

蕭藻為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剋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州人焦僧聚眾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自將兵討平之。九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名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帝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竝如迦葉。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二

吾復何憂。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侯景亂，遣子或入援，因感氣疾，卒不食而薨。

藻之殺宿將，討亂民，少年英氣，咄咄逼人。而乃能屏居謝客，明哲之士，何以加之。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輕裝還朝，何等風槩，非獨以一物不取為廉矣。

柳儉

柳儉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後拜蓬州刺史，獄



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遷理  
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後以蜀王罪坐  
免反還鄉里乘駁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  
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  
段而遣之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  
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  
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因賜帛二百匹  
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三

文書約束徒增佐史之弊一切細事庭遣  
最妙第片言之折惟忠信乃孚

李元忠

李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永安初拜南趙  
郡太守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潛  
圖舉義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  
載素箒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時刺史  
爾朱羽生阻兵據州遂擒斬羽生歷遷使持節  
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元忠表求賑貸報聽用  
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

已送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  
不責興和末拜侍中武定元年除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會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書曰儀  
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家無擔石室若懸磬恒  
思標賞有意無緣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  
百疋以酬清德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  
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據後對壺庭室蕪曠謂  
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  
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  
而散之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四

舉義討亂賑饑散餉皆大有經濟人如此  
之清清爲世用

賀蘭祥

賀蘭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歷官都督三荆南  
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荆州  
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頗有  
惠政至是重蒞百姓安之漢南流民襁負至者  
日有千數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



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饋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吉陽王蕭譽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締絡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惠政在民正其立功之志公私饋遺一無所受直是清素

孔幾

孔幾以殿中侍御史歷官右丞中人疾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幾以為自海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五

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嶺南節度等使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藩船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幾皆罷之舊制海商死者官藉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幾以為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幾一切禁之先是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請合力討之時天子

方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蠻為效向意助之幾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楊旻皆無功憂死獨幾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遷吏部侍郎幾之北歸不載南方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二年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諡曰貞

孔君嚴始終一節廉恕持身且更無一毫

矯矯凌人之氣韓退之稱其守節清苦議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六

論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嗚呼愈豈輕

許人者哉

房彥謙

房彥謙為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世以官貧者亦自不少要以趣操如彥謙乃不易得



李景讓

李景讓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極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七

行。蓋怒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臯乃赦。故雖老猶加箠，勅已起，欣欣然如初。景讓嘗怒一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累官四川節度使，以病，旬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為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能死乎？聞報輒還東都。景讓

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斫其騙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有廉母，乃能有廉子。○鄭母定變，有當機之識。

裴俠

裴俠為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八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

清慎奉公，獨立示寵。周文畱心于吏治者，至矣。然獨立使君其所處之危，岌岌焉如臨百仞之淵，足二分垂在外矣。

于夏



于夏歷仕以清白聞為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為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為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賦污者多乃以夏為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

此君廉惠定自可稱但使人臣以清白受主知則世風自當一變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九

元德秀

元德秀為魯山令時玄宗在東都醕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傳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誦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薦于薦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也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

乃空居不為墻垣扇鑰家無僕妾歲儉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瑄每見歎息曰見紫芝翁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生衰世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紫芝超然名利之外妙在自然絕無矯飾所謂使人相見其眉宇者實在此○開元

帝醕五鳳樓下明令三百里內以聲樂集大是導侈之事而獨賞德秀之朴素黜河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十

內而賢魯山則此舉反為察吏安民之盛事矣此開元之治所以冠冕一代

韋正貫

韋正貫以蔭為單父尉不得志棄官去舉賢良方正異等後又中詳開吏治科累擢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宣宗立以治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至無所取吏資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



教民無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年既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諡卒年六十八

醒右鬼之俗其識自正不但拘拘一清謹人也

薛珏

薛珏以蔭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士

珏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管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選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汴州刺史河南尹入為司農卿遷京兆尹後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為嶺南觀察使

簡廉肅三字可為珏歷官譜

張晏之

張晏之為北徐州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末世之頌聲亦未便可為據貴在有真廉如晏之即無清德頌可也

陸贄

陸贄初為鄭尉壽州刺史張諡有重名請為忘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士

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贄後來建豎廉為之本

宣公忠鯁人貞操自得之性生然辭餉受茶而曰敢不承公之賜詞意宛而恭氣度自不可及

趙與權

趙清敏與權權知臨安府時方議楮幣又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



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  
 日○易○一○法○無○救○於○弊○而○國○非○其○國○矣○要○在○別○邪  
 正○警○偷○情○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蹀○競○浮○靡  
 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  
 陛○下○始○力○求○歸○田○會○潮○汐○啗○隄○執○政○道○帝○意○留  
 之○與○權○奉○朝○請○出○關○遣○使○趨○還○時○饑○民○相○携○溺  
 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權○涕○泣○受  
 詔○亟○榜○諭○曰○今○申○奏○賑恤○毋○急○死○須○臾○各○全○性  
 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毋○死○曰○趙○端○明○必○有○以  
 活○我○與○權○上○則○祈○請○公○朝○下○則○推○誠○分○勸○甘○雨  
 隨○至○米○商○四○集○流○移○皆○有○所○濟○因○力○求○納○祿○授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與○權○至○浙○江  
 上○復○召○還○即○日○絕○江○去○帝○為○悵○然○與○權○三○為○府  
 尹○盡○力○民○事○都○人○稱○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  
 子○卒○諡○清○敏○與○權○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  
 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故○身○故○之○日○至○不○能○殮  
 始○終○一○德○不○愧○清○敏○之○稱○而○惠○德○所○及○井  
 滌○可○食○矣○士○大○夫○不○清○白○奉○公○雖○日○易

文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三

一法無救於弊此言不但當置座右便當  
 揭之朝堂  
 賈黃中  
 賈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  
 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  
 後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為盜黃中出已  
 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後知昇州一日案  
 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  
 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闈中遺物也即  
 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  
 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  
 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  
 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  
 賜之黃中畏慎過甚上謂侍臣曰朕嘗念黃中  
 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言甚明敏  
 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遭疾詔  
 自澶州召還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  
 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帝言贈禮部尚書上聞

文津清德下 卷二十一

四



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黃中畏慎，固自性成，若前朝亡國之物，高輪一室者，爲時非一日，歷官亦非一人，豈人皆能取而不欲哉？或欲取而不能耳。黃中表上之意，似亦避嫌遠害之心，所以太宗稱其廉恪，不然，將汗法而害人四字，煞有深味。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五

唐介

唐介以言事謫潭州倅，一巨賈私藏珠，爲關吏按，太守而下，輕其息自售焉，無何，事覺，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真清不必自表，直使人主信其生平，則獲上治民，何事不辦。

陸景倩

陸景倩爲扶溝丞，潔廉自勵，河南按察使畢構

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疆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安得借此吏一品題天下士乎。

常楸

常楸知廣德軍，郡有大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楸先發而后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楸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知平江，值旱，故事應得紙錢十五萬，悉以助民食軍餉，請蠲青苗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六

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旣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楸悉不受，吏歎曰：常侍郎真不受錢，所賑所蠲，俱有大手，如此清德，及人乃遠。

魚侃

魚侃知開封府，府居會省，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煩劇，難治，侃正身潔已，以嚴肅爲治，辦于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入，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菘菜而已，考滿稱疾歸，歸家益貧，妻子



不免饑寒而節操愈勵部使者有循例式座之饋一切不受既病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窀穸時同邑有錢斯者官至布政使亦廉而故然有父產可守時人爲之語曰富不愛錢斯貧不愛錢魚侃

廉介之節大約得於性生安論貧富然而貧者之勵操與富者之侈名其難易自當有辯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七

戴仁

戴仁累官鎮遠知府府舊有羨稅四千餘金爲公費前守以強半入私橐日增稅額商賈患之仁至則編稅爲三百六十分以備日支羨二千餘盡裁罷亦不暴於當道人或勸之暴曰暴則張已之長形人之短非吾心也歸里不治第館賓於門設榻於屏自號無懷先生卒之日家無餘財郡守吳晟垂泣爲之殯殮

廉於律已而厚於待人可稱全德

呂昭

呂昭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陞沁州知州在任一無所取携道出徐州天寒尚未綿具故所授經門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且既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欲汝祀其廉介如此且後爲建昌府推官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爲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遣人買棺斂之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六

以廉惠民以廉訓子事事真懇古道古心此君有焉

牧津卷之二十一 終



牧津卷之二十二目

祇躬

吳隱之

李恂

羊茂

辛術

謝謨

鄧攸

胡威

孫謙

沐並

高慎

趙軌

孔覲

王暢

傅昭

牧津 祇躬

卷二十二

二

陸績 二見

洪矩

江秉之

檀敷

周鎮

褚炫

褚瑤

時苗

蔡樽

何遠

樂法牙 二見

裴潛 二見

庾華

王洪軌

房恭懿

沈文秀

劉懷惠

羊敦

王思政 二見

皇言無道

裴寬

王禹偁

包拯

凌冲

畢仲游

申徽

祝天貺

馮履謙

魏中孚

王璉

李白

戴鵬

范希正

胡壽安

王勳

衡世瞻

牧津 祇躬

卷二十二

二

吳廉



牧津卷之二十二

砥躬

明山陰祁承燾撰

吳隱之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逐多贖貨。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一

當不易心。在州逾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與乾魚。及歸妻錮氏。實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卽投於湖。復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爲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士庶。後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氍席。

一篋可資數世。隱之終不易心。沉香一片。何足爲累。總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意在斯乎。

李恂

李恂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芻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清操一如刺郡。至拾橡實以自資。傷哉貧也。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二

羊茂

羊茂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但具鹽豉。

苦節不可貞。

辛術

辛術爲東徐州刺史。淮南經畧使。朝廷以犯辟。郡守貨財及奴婢百口。盡賜術。三辭不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



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玉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真足廉頑。

謝謨

謝謨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曰。數多劉寵。更以為媿。

劉寵高處。不在一錢之選。數多未便為媿。但恐無若耶山中父老之言耳。

鄧攸

牧津 賦躬

卷二十二

三

鄧攸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去。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懽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萬。攸去郡。不納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攸拖不留。謝今推不去。

伯道棄兒若塵土。自是殘刻人。清亦何足言。惟為政大得民心。又清而不刻。不知何以能同行逆施。乃爾。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龜。父質為荊州刺史。以忠靖著稱。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童僕自驅。單行。既見父。停廨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帳下都督先請假還家。未發。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由是著名。遷徐州刺史。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牧津 賦躬

卷二十二

四

胡伯武父子砥行。足表類風。但帳下都督之陰為資裝。威既不能早覺。而賜絹謝遣。則亦已矣。質且杖而除其名。吾猶以其清。恐人不知也。



孫謙

孫謙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道載縑帛以送之。謙曰：「辭謙每官去，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床施蘆條屏風，冬則布被莞席。」

居官若欲盡職，潤屋潤身，原非所有。如此乃成其居身儉素。

沐並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五

沐並少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為人公果，不畏強禦。貢初中，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索橐，穀見未辦。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得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吏。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

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為長吏八年，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教豫掘塋，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即塋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祭弔之賓，無設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六

德信是好奇人，故始之收肇，似任氣。而後之戒子，似詭激。詔書所謂自恃清名，乃其定評。

高慎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為宰守，何不為蓄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為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清名為基，躬範可遺後世，第不當有意立名耳。



趙軌

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隋文受禪，為徐州別駕。考績令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復為原州司馬。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七

名檢須自矜肅，還落椹，酬暴禾。軌雖慄慄乎有意以修名，然亦可為苦心矣。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斯言良可思法。

孔覲

孔覲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御史中丞、江夏內史。性真素，不尚矯飾。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

之屬。覲見之，偽喜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

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豈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覲後為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為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吏乃載還。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為尋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八

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孔思遠是真率人，而必欲載米還道存，非直過矯，亦以不如此不足服其焚燒輜重之心耳。孔公如此，刻厲人，乃世稱其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楊秉三不惑，公不免其一矣，豈以引人着勝地乎？

王暢

王暢為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



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遠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注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暢雖不德敢慕遺烈

矯弊不可無奇行暢欲以太守挽奢靡之牧津疏解卷二十二 九

俗自不得不過於刻勵然劉表之言更為近道

傳昭

傳昭為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

側遷臨海太守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困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人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昭所蒞官嘗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蓄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去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如此昭少時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顛見而奇之顛嘗來昭所

牧津疏解卷二十二 十

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後為丹陽尹袁粲主簿粲每經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清曠之度可以函蓋一世然餒魚與埋肉則近於蹊刻矣

陸續

吳郡陸續為鬱林太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石屨之謂之廉石



舟輕載石，自是賢太守佳話。然當時洪矩以廬江守而載土實船，江革從會稽還而實以西陵之石，則廉石不獨在績矣。

洪矩

洪矩，吳時為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土。

載土亦大費人力。

江秉之

江秉之，宋少帝時為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

牧津

卷二十二

十一

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祿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三為令，兩為太守，寬嚴簡約，各見其長。書

案之留，不足為公稱美事。○親故既當沾惠，妻子獨當饑寒乎？施由親始，此語可念。

檀敷

檀敷，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敷少為諸生時，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

以郡守非人，輒至棄官，便是奇士，但家貧

志清，有何物力可立精舍，抑豈門人所立

者乎？

牧津

卷二十二

十二

周鎮

周鎮，清約寡慾，所在有異績。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注，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興郡。

罷郡而還，坐漏舟中，行李蕭然，安得所在

不有異績？

褚炫

褚炫，少清簡，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



乃十倍於我。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為侍中。永明元年，為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為質，卒無以殯殮。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

廉勝獨立，知弟莫如兄。彥回將一家物復予人，視此能無內愧否。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十一

褚瑤

褚瑤為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筥一枚，蘆席數領，遂啓用。瑤為昭信中郎。

意况自是佳士。

時苗

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薄輦車，黃犝牛，布被囊。

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王符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時人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遷為大官令，羊篇歷官清慎，育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篇即太傅祐之兄子，封鉅平侯。有羊暨為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又有王逵為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

牧津 祗躬

卷二十二

十四

留犢事見記載凡四，當由時苗作俑，遂為千古佳話。雖然，昔人謂官署育兒，亦謂是淮南所生也。留之淮南否，事果近於矯情，要以古人多借事以礪節，取其意可也。

蔡樽

蔡樽初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菟紫茹，以為常餌，詔褒其清。

不飲郡井，則必取之於家鄉，將如李衛公之置水逾乎，過於矯矣。嗟乎，末世非矯亦



何由得褒其清

何遠

何遠，梁武帝踐祚時，為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後為武康令，愈勵廉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後擢為宣城太守。

牧津

卷二十二

五

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遠在官，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為常。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

何義方前俠後廉，似有矯矯拔俗之志，而始終一節，儉於律已，惠於及民，不見可欲，使心不變，易也。見可欲而終不變其心，非識力過人者不能。

樂法牙

樂法牙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懸曹啓輪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

廉則廉矣，不審建康令舍常奉之外，別取於民乎，抑剔而後可乎。

裴潛

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苆以自供。為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其歸也，以床掛壁而去。

牧津

卷二十二

六

與江乘之留書案之意同，頗近於矯，但之官不將妻子，是第一快事。

庾華

庾華仕齊為驃騎功曹吏。永明中，使魏和親還，拜散騎侍郎。後為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



百姓凶荒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

為郡丞乃至經日不舉火廉吏何可為也既守公祿定不應至此或以不如是清名不立耳

王洪軌

王洪軌為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為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後為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為更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三

主

勵清節州人呼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拈此可為自新者開一法門

房恭懿

房恭懿性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

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虛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以為模範

恭懿之治三輔其為天下最者史不述其

政理之詳而但敘受賜分惠之槩要以深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本

沉有局量人定不止為清介自守之士

沈文秀

沈文秀初為郡主簿稍遷青州刺史慕容白曜破青州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輟送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遂鎖送京師宥死待為下客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拜為外都下大夫累遷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



無所納卒守清貧在州數年卒

持節不拜而竟拜官蘇武節當不如是廉其小節矣

劉懷慰

劉懷慰初為桂陽王征北參軍父乘民死於義嘉之難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月不絮衣養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時太祖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

牧津

卷二十二

九

王業所基吾方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教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軍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

辭一斛新米何必著廉吏論但其勤政安民墾田灌溉此真廉吏之實政

羊敦

羊敦性尚閒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喜陰

給事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終不判署歷遷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踖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饋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疋藕根恐其屬有主之物柰何要其公平正直非法終不判署持執自不可及

王思政

牧津

卷二十二

十

王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為荊州刺史命都督蘭小歡督工繕修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耶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憂公忘私自然不為身家計但思政之不



營家更自有先幾之見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仕隋歷官右武衛將軍煬帝遇害乃與段達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出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收津砥躬

卷二十二 圭

他境嘗按郡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孝

與段達立越王斬關歸高祖撫蜀嚴明之政蜀人以安則此公非僅僅清謹自持者何以畏慎之過一至於此棄母於先復不

能迎母於後聽其久在長安置之若忘及母疾而煩君召如此而猶謚曰孝吾所未解

裴寬

裴寬為參軍時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告收津砥躬

卷二十二 圭

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聚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後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寬雅性友愛為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官終禮部尚書

瘞鹿竟得乘龍雀屏乃收碧鶴韋刺史之具眼與裴參軍之砥躬一舉成兩佳事

王禹偁



王禹偁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禹偁草繼遷制，送馬五十匹，以狀不如式，却之，顧肯為此虧價哉？言者卒不能動。

士人組修，原非一事，可以襲取，生平砥節，能使人主深信，則立朝自有豎立。

包拯

包拯知端州事，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不持一硯，拯雖

牧津

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

重

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游宦，有貪墨者，不得歸宅里，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不持一硯，不獨奉肅可能也，至遺誠數語，

真欲以清白遺子孫，衾影之間，自當惕然。

凌冲

凌冲為合山令，一介不取，見歸裝，有一砧石，詫曰：非吾舊時物也，命還之。

砧石大碍行李，然遇鬱林太守，即取以實。

船矣

畢仲游

畢仲游為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尠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仲游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

牧津

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

重

畢公叔自是守正之士，若不市一物，非矯也，瀕行而特買二茶匕，此真近於矯矣。

申徽

申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銷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食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適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如此砥礪，那得不成廉吏，然亦何必藉楊



震為戒哉此與趙清獻欲絕慾而懸父像於私室者同要以人生受根有濃淡不得不用對治之法耳

祝天賦

宋城主簿祝天賦勵已如冰玉百姓呼為裏頭冰天賦去後和甄來尉頗得天賦餘味加以文儒民間語云去了裏頭冰却得一段着脚琉璃簿尉之廉甚難其人然民間輿頌亦當察其情實

牧津

馮履謙

卷二十二

五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陽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劾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駕部郎中

故人一鏡受却由我何必鋪張乃爾此君大為名根所累

魏中孚

魏中孚為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興作製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為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費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檢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

仕路中製器當以此為法不惟可以養廉

牧津

王璉

卷二十二

五

王璉洪武末以賢能薦知寧波府潔廉平易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敷璉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埋羹太守意在不兼魚肉則一味亦定不理尚亦近情

李白

李白為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嘗



之筦爾笑曰我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  
爲甘泉蓋丘館東有三柳往來憇之飲水則去  
行路勿剪以比甘棠

苦水忽變甘泉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古人  
定非欺我但以跖化夷古今竟不多見何  
理

戴鵬

戴鵬洪武初知會稽縣器度弘深清修自守時  
信國公湯和軍四明趣郡縣供饋期限甚嚴鵬

牧津

賦

卷二十二

主

率民步行往餉日晡饑甚從者進餅餌固却不  
受掬道傍水飲之一日休于縣廨忽雷震几案  
火焚書牒左右驚仆鵬神色自若徐曰撲滅之  
及秩滿父老擁塞於道舟停三日乃得行

饑却從者之餅未足爲清廉安視震案之  
雷真可占器度

范希正

范希正宣德中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蒞政嚴  
明果斷有方畧歲乙丑山東旱饑大理丞張驥

奉 救撫安先是希正勸借富民粟數萬石選

有操行者收賦倉廩是歲賴以活者幾千人驥  
上章請復設曹州且薦希正爲守上允之初希  
正爲令時速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  
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  
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  
且出召彬彬懼而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  
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卽領汝子昨  
暮遺我之金其父赧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述

牧津

賦

卷二十二

主

職賜璽書獎勞給路費而還及是作守召里老  
諭曰昔陳彬持金遺予不憚路遠然雖小民之  
誠終爲私也今予復新州治露坐荆棘汝以予  
意道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義舉耆老  
道意彬卽應曰我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而不  
分俟侯陞任乃復遺侯今當如命由是與彬同  
志感其德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  
正必會僚屬入之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營建城  
池街市靡不區畫規模宏遠制度精密



索却金而治州廨避形跡者必不肯為君名根之淡可知

胡壽安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為吾累乎三載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牧津

牧津

卷二十二

五

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為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盡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累身也

亦刻意修名之士然謂携家便至行賄則古來廉吏豈盡無家者乎人顧自處何如

耳

王勳

王勳少為諸生入太學銓授涑水知縣剛正有守正德初中官用事有歸葬其親眾閭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奢媚勳居縣署不為禮瑾聞之怒欲立加顯禍時中官有家於涑水者屢以勳清廉為解瑾倖遷卒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畱詭言曰令眾感公之惠時牧津

牧津

卷二十二

三

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皆怕由是勳廉名徹於內廷且令吏部移文為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勳堅持廉操終始如一無何去官歸來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嘗稱王汾州之廉介苦節不可及

剛正有守者何以見知於御前之優人豈直道在人心不可泯乎幸有躬耕食力三



十年之苦節在、

衡世瞻

衡世瞻岳為潮州府同知岳約已惠民自勞  
外餽遺一無取嶺南間翁然稱其廉遷西安府  
知府再補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  
僚友諸婦嘗會飲岳之內子與焉在席者金鈿  
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  
樂岳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岳曰既坐首席又  
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為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三

佳話

淺○視○之○此○語○若○以○解○嘲○深○味○之○此○言○實○以○  
醒○世○

吳廉

吳廉授知卽墨縣蒞官約已黜情專意愛民節  
用縣故有供款悉斥去頽解隻僕窶窶斃立揭  
書座屏上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  
益於家孰若無損於其民其子往省之謂曰吾  
有牧任當勞民勸相不為私營汝母願我為適

移膠河之役王者銳甚不能回廉念民將轉漕

壑執不肯發王者持之嚴曰吳知縣頭可合官  
特餘事耳朝廷命我牧民可視其就死地乎又  
通負停積一時督徵使輸相繼下益苦之廉格  
不與其使搆激語請以木偶人因為詩以自歎  
曰老大初夏事疑非木偶人不應方寸地時展  
一分春祇自懷甘苦憑誰質質真歸田何日擬  
斗粟未全貧遂飄然棄官歸邑

約已黜情是此君本色然執持處更見骨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三

九

牧津卷之二十二

終



牧津卷之二十三

風力上

胡建

第五種

何並

董宣

趙熹

周一躬

孫寶

羊陟

蘇章

吳樹

橋玄

陳頤

蘇正和

孔翊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王暢

高堂隆

褚玠

賀循

顧憲之

宋翻

沈瓚之

卞延之

蘇瓌

李令質

李朝隱

左震

牧津卷之二十三 風力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胡建

胡建，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新，穿北軍塋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上，建從走卒趨至堂上，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察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恭。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止之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



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客不入軍，軍客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與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兩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卒圍盜，蓋主聞之，與外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二

人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王家奴，建報無他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侵辱長公主，射甲舍，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為軍正丞，斬御史為渭城令，侵辱長公主，必非一味莽莽者所能。余不難此公有異贍，而難此公有貞心。○穿北軍壘為買區。

即此一事，大較監軍使者嗜利，割軍人心，怨憤，故建乃得以恣行其敢，然非懷中之奏與國容軍容之詔，是犯上亡等，幾於獲臂稱亂矣。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寡也。

第五種

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畜，勸勵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三

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臨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奸，乃收繫客，遂得情狀。州內振慄，朝廷嗟嘆之。

風裁之刺史，非得此抗厲一從事，庶幾於



一割恐未便能使與擬之太守束手乃

何並為長陵令道不拾遺侍中王林卿以邛城

太后外家通輕俠貴傾京師坐法免歸長陵上

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

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

卿殺婢媚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

親免不發舉欲無令留中而已且遣吏奉謁傳

趣之行林卿慚且從賓客去至涇橋令騎奴還

牧津風力止卷二十三 四

至寺門拔劍剝其建鼓並聞之從吏兵自逐林

卿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

代乘車自從童騎變服走間徑馳去暮追及收

縛冠奴曰我非侍中乃侍中奴耳並心計已

失林卿曰王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首持

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

殺人埋塚舍使剝寺門鼓林卿因亡命衆庶譁

以為實太后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善

之遷潁州太守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

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賊累千金並出守遷

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

鉗並曰罪在負天子法耳不在於太守也元懼

馳遣人呼弟亟入關陽翟輕俠趙季李欵以氣

力魚食閭里至奸人婦女持吏短長縱橫郡中

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力曉文法吏治三

人獄曰武吏往捕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

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入函谷關無令

汚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傑惡雖遠去當得

牧津風力止卷二十三 五

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

與趙李皆縣頭及獄要於市郡中清淨表善好

士見祀潁川

斬侍中奴頭至太后為之乞哀鍾廷尉為

弟請末減而竟案致其死守令能行其法

乃出於哀帝之朝可怪也○明知所縛者

為奴而故認為主臨事大有機權

董宣

董宣徵為洛陽令時潁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因匿王家，吏不能得。及王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以刀畫地，大言數王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王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王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王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六

永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豪強莫不震悚。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卒於宮，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

惟廉乃得以成其剛。○董少平不特一強項吏，臨事應機，大有作用，妙在候其驂乘而卽以格殺，法乃得行，少遲回，則中矣。

趙熹

趙熹少以節行著名。光武初，拜懷令，大姓李于春嘗爲瑯琊相，豪猾并兼，爲人患。熹下車，窮詰其奸狀，京師貴人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王良疾病，臨視問欲言，王曰：「熹爲于春善，今法抵死，懷令趙熹欲法之。」王曰：「其命帝曰：吏奉法不可枉也，更道他所當言而死。」帝悲傷其意，貸于春而遷熹平原。熹平原多盜，捕斬其渠帥，餘黨數千人當坐。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貸徙京師近郡，實畿輔，且廣上恩，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焉。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七

一編民能令國君以垂沒乞憐於天子，真稱大豪矣，如此執持，乃見風力。

周紆

周紆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



相試遂殺縣中尤無常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考奸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州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殺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渤海太守每歲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壁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闔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威若馬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九

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郡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躑京師肅清廉潔無資之人大都性讐猾吏志除豪賊漢史奈何以入酷吏乎余為此君一洗之

孫寶

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剛直不苟合寶請為布衣交乃署文為東郡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好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寶曰

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更思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

侯掾數言具見生平識力但孫子嚴能舉剛直之吏而不能展剛直之用何耶

羊陟

羊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九

太尉張顛司徒樊豐太尉馮方並與宦豎相親私公行賄賂陟並奏罷黜之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請托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寃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京師譁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風裁矯矯根抵皆在一廉



蘇章

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出為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皆肯坐免隱歸鄉

牧津 風力止

卷二十三

十

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東元不就

若清河守之罪必不可不舉正則不為設酒餽陳生平之好尤見直躬而行倘曰私恩不能惹則多此一番款呢徒令二天太守悲喜不能自由耳

吳樹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托樹樹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將軍以叔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空

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托非人誠非政聞到縣遂誅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設酒因鳩殺之

不受跋扈將軍之請托具見氣魄然辭冀而就飲卒為所鳩明哲之道似不如此

橋玄

橋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冒罪乞為部從事窮案其奸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冒賓

牧津 風力止

卷二十三

十一

客具考賊罪冒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冒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後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賊罪玄收考髡笞死於東一境皆震

一功曹便有許大風力為漢陽太守禎一貪令復何足言

陳頌

陳頌少好學有文義父所立宅起門頌曰當使



容馬車，訖笑而從之。仕為郡督郵，於後歷歷。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亭拔為主簿。州部從事乘車馬還家，宗黨禁之。劾案沛王，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為刺史。籍因河間王，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籓，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碩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三

剛正之士，乃亦以門容車馬為念耶？按沛獄之執持，更勝三千人之抄獲。

蘇正和

武威太守倚權貴暴恣，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驚也；驚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大有骨力，蓋勳亦大有識見，非此賢

長史終墮殺機矣。一從事乃欲案致太守之罪，如此舉動，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孔翊

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投水固可得無閉目不視，又是一重公案乎。

王暢

王暢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具帝鄉貴戚。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三

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勵威猛，其豪黨有累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贓二十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湮井夷竈，豪右大震。

南陽不可問，故須以此公霹靂手治之。然發屋夷竈，則幾於焚掠矣。

高堂隆

泰山太守薛悌命高堂隆為督郵，郡督軍與悌



爭論召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昔魯定見衛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在臨臣各。黃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太守為督軍所呵。其人可知。幸此督郵為太守吐氣。

褚玠

褚玠。炫之曾孫。太建中。山陰多疫。前後令皆以臧污免。宣帝謂蔡景歷曰。稽臨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

牧津 風力止 卷二十三

古

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百。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奉祿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跼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皇太子知玠無遠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

史中丞。玠剛毅。膽決。有直繩之稱。

玠是識幹第一流人。所以不達從政之言。不肯甘心自分。嗟乎。為令而除殘去暴。使奸吏跼蹐無所容。定然毀言日聞矣。

賀循

賀循。操尚高厲。才鑒清通。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廷尉張闔住在小巷。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罔。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

牧津 風力止 卷二十三

古

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闔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罪。其為世所敬服如此。

固是賀太傅先聲所致。然張闔畢竟是謹畏人。不然亦未便奉法若此。

顧憲之

顧憲之為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為顧建康。言其清且淳也。憲之祖覲之。嘗為吏部



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後官之舉為吏部郎。

強明之令，而為政甚得民和，更非俗吏可及。

宋翻

宋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住宅，執主婿，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為縣吏，請焚之，翻曰：置高墻下，以

牧津

風力

卷二十三

七

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鑽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欲作威以買名？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震京師。

近於搏擊

沈瓚之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疎直，自以廉潔，不事

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坐清所以獲罪，古今一體，曷足怪乎。

卞延之

卞延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

牧津

風力

卷二十三

七

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幘，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士，拂衣而去。

剛與傲別，有意裁之，至積不能容，則直以傲相加矣，此延之所以投幘也。

蘇瓌

蘇瓌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



此○避○恨○之○由○是○避○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州○據○部○會○多○名○珍○怪○產○前○後○史○率  
取○鉅○萬○瓊○單○身○襪○被○自○將○徙○同○州○刺○史○奉○宜○却  
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  
亡○戶○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度○蔽○瓊  
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實○稅○租○誦○以○免○勞○獎○神  
龍○初○入○爲○尚○書○右○丞○

蘇瓊父子皆著風節爲一代名宰相然其  
爲○刺○史○時○挺○然○只○裁○已○可○識○立○朝○節○槩○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六

李令質

李○令○質○爲○萬○年○令○有○富○商○行○盜○繫○而○案○之○駙○馬  
韋○擢○策○馬○入○縣○欲○釋○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  
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爲○之○恐○懼○令○質  
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  
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守○陛○下○法○死○無○所○恨○中  
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令○質○曰○設○以○獲○譖○流  
放○嶺○南○亦○爲○幸○也○

雷霆不測。流放豈可幸邀。守陛下法。死無

所恨。此言足令中主心動。

李朝隱

李○朝○隱○舉○明○法○受○臨○汾○尉○後○爲○安○令○有○宦○者○謁  
興○貴○詣○縣○請○托○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  
下○制○褒○揚○遷○絳○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出○刺○同  
州○玄○宗○幸○東○都○路○由○於○同○召○見○賞○慰○之○等○遷○河  
南○尹○政○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  
勢○害○民○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  
行○法○自○當○從○貴○近○始○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九

左震

左○震○爲○黃○州○刺○史○時○王○與○以○祠○禱○見○寵○驟○得○幸  
肅○宗○不○豫○輿○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山○川○巫○皆  
盛○服○中○人○領○護○所○至○于○託○賂○遺○狼○藉○時○有○一○巫  
美○而○醜○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險○狡○不○法○馳○入  
黃○州○左○震○至○館○請○事○門○鐃○不○啓○震○怒○破○鐃○入○取  
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  
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乘傳之巫方震不畏天子而馘斬籍贓刺



史可謂有權帝亦竟不加罪此唐肅之為英主也○此事非常法亦非可常用何者巫方托禱祀以康皇躬萬一巫斬而肅宗之不豫彌甚不將為柄臣所藉口一作此思維便多顧慮左震只以一怒便破竊而入此處勢難停手所以不至瞻前顧後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三

牧津卷之二十三 終

牧津卷之二十四目

風力下

韋 渙

崔 皎

崔 罕

楊 瑒

楊德幹

崔隱甫

陸大同

柳公綽

薛元賞

李楚金

王 播

梁夢昇

李 絳

柳子華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程 琳

王 彬

晏敦復

龐穎公

范子夷

陳 著

胡安國

葉義問

張特立

承 暉

道 同

楊繼宗 三見

葉 信

劉源清

胡世寧

吳 悌

二見



牧津卷之二十四 風力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韋澳

韋澳為京兆尹時鄭光以宣宗之舅莊吏頗恣橫為里中患積歲徵租不入戶澳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尹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臣未敢奉詔上曰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誠如此但鄭光再三干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具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為懲戒上曰可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天子亦為之語塞莊吏完課之外亦無別罪杖而追逋逋完而釋何嘗廢法

崔皎

崔皎為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吏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為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

如此行法自不至問賣菜傭矣

崔罕

崔罕為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為京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兆尹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捉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罕止貶湖南觀察使

人臣惟不計一身利害何法不伸然風力以得中為度乃得必行無格

楊瑒



楊瑒為麟游令時實懷貞大營金匱玉真二觀  
檄取畿內管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  
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  
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為止初  
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丁限及販夫有司追趣其  
課瑒執不可緣是顯名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  
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為  
所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為恐脅所屈開姦  
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為逐日知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三

楊瑒為令已侃侃有大臣風度及為御史  
廷奏數語氣勁詞嚴有鐵面之致

楊德幹

楊德幹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鷓不避人  
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鷓頭宦者涕  
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獍何須犯  
他百姓竟不之問  
使人主視百姓為萬年令之百姓擾民之  
事誰敢撓法

崔隱甫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鵬善笛有寵嘗  
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  
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  
出帝遽謝與胡鵬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  
賜隱甫百縑累官刑部尚書封清河郡公玄宗  
欲相之曰可見牛仙客不奉詔隱甫潔介自守  
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  
人主不能從一令乞梨園弟子如此人豈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四

肯見牛仙客

陸大同

陸大同為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  
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史懼勢謀出大同會  
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史乃舉牒令大同巡  
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大同判云南郊  
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  
切恐煩勞長史益不悅乃奏大同為河東令尋  
復為雍州司倉長史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



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退衙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曰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廡之望惟以雍州判佐爲好官晉不能屈

一司田便能始終執法人之能行胸臆豈必尊官乎

柳公綽

柳公綽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雅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累遷

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

五

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卽行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輕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長慶初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供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勅賜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騎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

得紆罪宦官共惡疾之尋檢校戶部尚書山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廐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嚴卑鬪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罪減論公綽嘗曰吾涖官未嘗以喜怒加于人子孫其昌乎

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

六

使驛供道地方苦于兵火條檢定數似此實政更勝風裁惟是謂賊吏之犯法法在此語未然以萬姓之脂膏供賊吏之攫噬姦吏特令一人之覆盆而賊吏竟使一國爲懸磬以此相較情罪相懸所當首誅尤在賊吏

薛元賞

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惡少以黛墨纒膚夸詭力爲剽寇坊閭苦之元賞至府三日收杖死者



三十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帝詣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辯甚謹。元賞使尉覘之，云：「神策卒訴事也。」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卒，使無禮如此，何以鎮四夷乎？」命左右擒卒出，劾之。隸走告閹士良，士良命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詣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死可也。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當何如？」中尉與國一體，當為國惜法。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 七

元賞已囚服來，惟中尉之所死生之。士良不能難呼酒與飲，歡而罷。繇是軍卒畏戢，百姓以安。大凡威嚴必濟以權術，方能必行無阻。元賞妙在先殺此卒，而後見士良，又妙在不拒士良之飲，而為之歡罷。故于令必行，而於勢無格。

李楚金

李楚金為貝州司法參軍，其刺史不悅于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護，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

不敢出，州縣吏繇別駕已下，不敢禁。楚金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已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繇是大理。此刺史可與攀轅擁道者相對為榜樣想。其在州時亦不欲令人觀耳。

王播

王僕射播以監御史按雲陽丞源咸李賊，風聲凜然。時京兆尹李實、文皇寵委，能作禍福。舉朝深避其鋒，播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播為三原令，求其不足于禮以持之。播至尹署，禮無不具，出實筭外，加更畏焉。縣編戶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為政。播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堂上，令拜曰：「敬桑梓宜如是。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為長安令。朝廷方思于頔，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蒼頭，播始至縣，即立取其奴，而與民均法。播長于吏術，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八



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摺符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僚屬無不歎服

京兆尹欲過求一屬令勢自不難亦播之先聲夙有以懾其氣耳

### 梁夢昇

梁夢昇知德州郭貴族人親吏頗為奸利夢昇以法繩之貴遣人以事告史珪圖去夢昇珪悉記于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言邇來中外所任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九

皆得其人珪遠出懷中所記以進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祇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于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精強吏也因以記紙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又曰與左贊善珪因此快快

人主畱心吏治若此烹阿封卽墨何能擅美于前

### 李絳

李絳出為華州刺史承攏田多在部中主奴擾

民絳搆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矣州有捕鵠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併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

一華州刺史使人主預戒其所遣李絳可謂不愧大臣矣○唐宋刺史郡守多以使相出鎮望孚而權重故能令人君之注意若此

### 柳子華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十

柳子華質行剛方為昭應令檢校工部郎中修宮使設棘圍于市狗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送者死不終日巴山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稅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列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

能杖殺權相奴小民又何敢以匿官物質行剛方素孚于人何令不行



程琳

程琳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賂其妻子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管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十一

而歸其妻。琳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辟連姻之勢，犯還入宮之女子，二事皆能得之于人主，正見宋之法度猶嚴。

王彬

王彬知撫州，州民李甲饒英倚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器服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并按嘗強取人孳，配嶺南。州里

肅然。為京西轉運使，徙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橫不法。彬發其姦，賊下吏忤太后意，不顧也。

治一豪民何足為州官難，惟發內戚之賊，吏方見持法之堅。

晏敦復

晏敦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敦復以母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和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十一

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之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平居靜默，恂恂自如。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方檜在位，附之者立取顯貴。敦復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為之危。敦復處之裕如，神色不動。剛大之氣，生平未嘗少折。



恬退人自能饒骨力

龐頴公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頴公爲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爲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爲龍圖閣學士頴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爲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革

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三

頴公不但能砥柱中流且能力撼山嶽宇宙何可無此輩人

范子夷

范子夷忠宣公次子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仙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繇其門者甚衆子夷到觀中主相待倨子夷亦不爲禮主頗不平謂子夷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其力爲多公

欲之乎子夷笑而不答主益怒之居無何觀中聖母殿珠環主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朝欲以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極峻子夷親踪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治汝矣各痛笞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國安子夷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有以告者遂

牧津風力下

卷二十四

古

竟入觀中值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觀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卽命尙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申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主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于神宗范子夷非常才願陛下識之

京邑首令治一黃冠何足爲范公難特以勢傾一邑之時而持正不爲所惑竟能發



其奸盜之狀不但力量過人即才略亦自過人

陳著

陳著出授福安令改知嵯縣時宗室外戚有居嵯者持一邑權前令率以譴去闕令者十有七年著至政教並舉獨持風裁諸豪乃斂戢民賴以安在嵯四年代者至民乞留不得祖帳遮道數十里至城固嶺民不忍舍因易嶺名曰陳公嶺以識去思代者李興宗謂著何以處我著曰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五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用小心愛細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累官監察御史知台州

獨持風裁之人乃曰愛細民而公巨室人情安得不懷

胡安國

胡安國以右文殿修撰知通州每事必有論列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

敢言是無時可言也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尋兼侍讀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四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馮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

牧津風力下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

六

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于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安國在瑣圍當先去之乃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



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

胡康侯以端儒立朝，其持論真爲社稷爭利害，不爲一人爭意見，諤諤之度，已不可及。況在柄臣炙手之時，如此丰骨，尤不可及。但惜爲秦檜所畱。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七

葉義問

葉義問慷慨多大節，爲小官，卽疏時相奸邪，分教上饒，護郡印，輒發常平米賑饑，前樞密徐俯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權要，不爲不祥事。常先白檜，罷

去檜死，召拜殿中侍御史。

釋是何以服他人，知此義也。安肯爲不祥事。○一生真是慷慨。

張特立

張特立爲宣德州司候，州多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間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治之，豪家斂跡，民賴以全。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八

承暉

特立之意在借五將軍以劄諸豪戚。承暉本名興福，歷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卽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



拒左璫杖豪民朝廷聞而嘉之亦執法者  
會逢其適耳

道同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  
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  
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佐吏  
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堅執公法凡事  
遠理者一切不從繇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  
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為懼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九

時有土豪數十人遇市中持珍貨者輒抑價買  
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錢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  
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諸豪詣亮祖求辯亮  
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為言之同厲色曰公為大  
臣不當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  
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  
又有富民羅氏納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  
人同按法治之同疏未至亮祖之疏已先奉聞  
上不知其繇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達上

以其謫卑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  
坐亮祖罪二使同日至而同已先死邑民甚  
惜之同往峭直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  
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曰徐  
公亦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後同卒于官縣吏  
有奉其主于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  
或以為神云

始終成其為峭直

楊繼宗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十

楊繼宗守嘉興時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  
箠楚至死者繼宗揭示要衢曰孔清軍打死人  
役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公何而刑酷如故繼  
宗入告之曰為治貴識體今公以侍御清戎但  
當剔奸刻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  
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庶  
臨行亦欲訐宗之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臥  
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紙篋復啓而示之  
孔愧服而去



揭直指于中衢恐無此體然入告之言自正

葉信

葉信守泉時當正德癸酉間閩勢張甚奉命鎮閩者為某每行郡二守佐以下竝易章服罷組繡郊迎所至無不人人惶恐者信乃令四徒肩輿入閩館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信大怒自道上令迴輿南面停而答丞以數十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主

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不灑然改色者閩大沮下堦而迎信謝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信取庫金滿千遣吏齎記與之聞覺又大怒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府聞之稍梗閩中閩勢大衰息信倡之也泉守不以一味威稜馭此亦大有權術故使其喜怒不能自繇

劉源清

劉源清初為江西德興令逋賦數萬積歲久不

辦而以逋事繫者百餘人源清至問逋賦主名吏指繫者告源清怒曰所問如孫尚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耶令理孫氏逋威震巨室徵發無敢後期積歲所負者咸入向以逋事繫者更得寬釋

責逋惟在一切法但貴賤雖不當論而腴瘠貧富則不可不辨

胡端敏公世寧

胡端敏公世寧初為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主

需蝟集群從橫甚世寧悉以法裁之且謂王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某何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民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繇是緝下無敢作姦者及請民間開墾湖田作柴炭撫巡業已與之世寧指畫利害娓娓乃止正德間復補寶慶府聞珉府受詞繫人取其財下諭里老奉有令旨者必并其人送府驗實啓行偽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急世寧曰王初封校尉遍沙衡寶永四府今收回



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世寧曰御史奏錯知府當奏改耳王器其直無恨意

端敏公自為司理而郡守而監司無不法藩府之地而持正則始終如一

吳悌

吳悌初令宣城門無私謁一日以警歲... 郡庫官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俛立郡守左庫官敲兌白郡守增之悌曰已有郡守覘視曰尚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章

無悌曰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宣城豪家斂手不敢犯召為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寒裳而觀者悌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悌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眾默然 吳公發言吐詞侃侃正氣常盈面目而意近于玩令人內愧

牧津卷之二十四 終

之二十五目

守正上

董仲舒

魏 朗

貢 禹

嚴彭祖

張 禹

陸 康

孔 融

張 磐

荀 淑

樂 運

辛 璠

沈慶之

江 革 二見

湯 遠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王 罷

竇 瑗

李幼廉

石 曜

榮 毗

敬 肅

吳 良

王 承

臨川王映

殷 羨

劉 湛

韓延之

蘇良嗣

戴 就

蕭 引

劉齊賢

顏真卿 二見

張無擇



裴寬二見

李繪

陳泰

何澤

牧津守正上

卷二十五

二

牧津卷之二十五 守正上

董仲舒

明山陰祁承燝輯

董仲舒為江都相，專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是時公孫弘希世用事，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舒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

以禮義匡王不難，使敬憚為難，即此為格心。

魏朗

魏朗少為縣吏，為兄報仇亡命，後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又受五經，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



爲九真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徵拜議郎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陝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黨議免歸

公忠亮直朗可不愧然不免爲兄仇之故而甘作亡命何耶豈友于之愛不可解抑傷心之恨無所雪乎余每謂我朝之政尤軼前代者在麗辟一事殺人者辟國法嚴明何必報仇乃能償死所以生殺之權盡在上而不在下民歸禮法此其一端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二

貢禹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官府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貢少翁以免冠何可復一去明志乃終爲御史大夫數言得失廉直爲天子所憚人生亦何必兢兢此進賢也

嚴彭祖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吐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容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三

修之士

張禹

張禹建初中爲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我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

察冤理枉深幽畢到子胥有靈正當默啓



陸康

陸康祖績父褒皆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往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四

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責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葛屨從化靈物應德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亭詔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蜚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踏亡王之法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侍因此譖

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靈帝時政事所當言者固不止此乃民田畝斂十錢尤為瑣陋

孔融

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邴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其美後患望欲殺之朝吏皆請原獨不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五

言融謂原曰君意謂何原對曰明府于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則引而方之于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于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太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



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于其言出乎身、行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乎、融敏容謝之、人之貞邪、故無定質、國之用舍、亦無定衡、要以乍佞乍賢、必共知人、尚無真鑒、若以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六

作好作惡而漫無主持、又其下矣、邴原之箴孔融、可為任情用舍者藥石、

張磐

張磐為交州刺史、時羌賊胡蘭餘黨南走蒼梧、荆州刺史度尚懼為已負、乃偽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是徵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自膺甲冑、涉危

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窠、冒近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上、詔書徵尚、到廷尉、尚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七

雖以一腔憤鬱、不能自平、然亦恃會赦見原、功罪不致終枉、

荀淑

荀淑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棄官歸、間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交、



苟季和真不愧賢良方正之舉，但閒居養志，安得產業每增，以贍宗族知交乎。

樂運

樂運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武帝幸同州，召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八

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後宣帝昏暴，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元巖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從之。運因獲免。

以萬年丞不憚直言，為京兆丞又何畏避

辛琛

辛琛為榮陽丞，每諫太守元麗，麗醉輒令閉閣，曰：勿使辛丞入也。後為揚州長史，每諫折刺史。

李崇崇多不納，後加南梁守，崇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方正長史固不易得，納方正之刺史尤不易得。

沈慶之

沈慶之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九

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

非此公力持正識，恐在省愈久，則待轉愈切。

江革

江革歷官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潯陽太守，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屬城所憚，後為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汎舟而還，途經下邳。



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名厚，加接待，華稱脚疾不拜。時祖暕同，致於延明，使暕作歌，器渴刻銘，華唾罵暕曰：「卿荷國恩厚，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華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華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華厲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革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後卒，謚強子。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十一

江休映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強子之謚妙稱。

楊達

楊達有學行，歷官俱著能名。文帝平陳後，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越公真有隻眼。

王羆

王羆為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俸祿優厚，何為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辨，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辭耳。」

王羆之意，在不徇權貴，然求而不應，其柄在我，置一官于身外，而為河西人作保障，不更有益國家乎？辭而不拜，其意猶淺。

竇瑗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十一

竇瑗，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府相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及行晉州事，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



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頓默此母之義罪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于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緩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十一

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警疾官雖通顯貧窘清尚之操爲時所重

大槩是清操執持之士而不解諧世

李幼廉

李幼廉少寡欲出爲南青州刺史祖孝徵求紫石英于幼廉以其爲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

者固請與二兩孝徵有言幼廉問之曰幼廉結髮從宦誓不屈意求人假欲相頓挫不過遺向并州耳

只不屈意求人與少亦如多多許

石曜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犯武都笑不責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十二

武都能容亦自不俗

榮毗

榮毗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爲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越公能識楊達有君子心又服榮毗有奉法之守雖侈僭之人亦自不乏將相材



敬肅

敬肅少以貞介知名。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佐。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于涿。牧津，守正上。卷二十五 古

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得此二語，九錫之榮，無以加此。

吳良

吳良以清白守正，稱為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

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為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窳，自無袴，寧足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鯁魚百枚。

議曹鯁直，或是正人，但以無袴自言，宜為門下掾所鄙。

王承

王承出為東陽太守，政存寬惠，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用事，依暇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奇，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嘗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東陽耳。小東陽承弟幼也。

當今羅雀之門，乃故多大小東陽耳。

臨川王映

臨川王映，仕宋為兗州刺史，留心吏事，令行禁止。高帝踐祚，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賈客尚未剝民



殷羨

殷羨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共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今為致書郵，政惟恐浮沉耳。

劉湛

廬陵王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劉湛為長史，義真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煖酒炙車螯，湛正色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七

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杯酒亦何傷。」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湛真能以禮處人

韓延之

韓延之為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錄事，有才幹，帝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曰：「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國家蒙賴，推德委誠，故事每詢仰，察示有云：『處懷期物，自有』」

由來今代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吾雖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受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共游地下，不復多云。帝覽書，甚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

延之推戴平西，未便為從正，然人各為其主，正所謂事人當如此矣。

蘇良嗣

蘇良嗣為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七

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荊州，良嗣囚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果為良嗣所怪，手詔慰喻，便令棄竹於江中。」

囚採竹中使，非素受知人主，不能為，亦不可為。

戴就

戴就仕郡舍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賊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



錢唐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血辭色不變容又燒錮斧使挾于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正飲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撥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矢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上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荅言太

牧津守正上卷二十五 大

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宜申斷冤毒柰何枉誣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羣鬼殺汝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節即解械更與深談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宇宙間乃有此鐵漢○就之義烈真霄壤所無然亦須太守果能以死報國而刺史所奏賊罪真枉乃為得之不然捐軀為庇奸亦非烈士事

蕭引

蕭引為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士君子但當計立身本末亦不必計及免職與否

劉齊賢

劉齊賢由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高宗以其方

牧津守正上卷二十五 九

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鷄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

齊賢非捕鷄人知臣莫若君矣人臣致身事主使人主如此敬憚何地不可格天

顏真卿

顏魯公真卿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于真卿曰老夫老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觀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魯公之對似諷而實規

張無擇

張無擇永隆初舉明經調醴泉尉改汴州參軍會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無擇謂敬業其志雖壯而其事不可為訓乃從李老逸拒敬業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擇每以恤民為已任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召為司刑丞適魏元忠與張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枉張易之不快其剛直謫嶺表移饒州刺史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辛

父母相繼歿負土結廬三年不櫛人稱其孝

為令能恤民為司丞定不肯枉忠亮之臣

裴寬

裴寬性通敏工騎射投壺畧通書記景雲中舉授萃為河南丞遷長安尉天寶初自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冒賄寬法以繩治檀州刺史何備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咸附帝深加禮倚林甫敦復等忌之貶寬雒陽太守及韋堅獄起

寬復坐親貶安祿別駕稍遷東海太守寬惟性友愛其為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

裴寬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污安得容通賄

人受刺史生口乎賢奸不兩容寬之被貶

寬之賢也但通敏人又能為執法事更不

易得

李繪

李繪為高陽內史崔諶恃勢乞麋角鴿羽繪荅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壬

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

佞人

語雖排調意則峻絕

陳泰

陳泰為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付還之

京貴人至以市牙相待只不發封猶未足

快憤



何澤

何澤舉進士為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于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

為民強諫，乃潛伏草間。莊宗好恢諧，故亦以恢諧雜之。然其議論自正。

牧津

守正上

卷二十五

主

牧津卷之二十五 終

卷之二十六目

正下

范仲淹 二見

李及

程顥 四見

夏竦 二見

張問

傅堯俞

王育

張昭及

劉琮

王師心

蕭振

王十朋

陳仲微

劉甲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王阮

宋嚴宗

葉知遠

申屠

海瑞

楊繼宗 四見

吳昂

寇天敘

劉田

吳廷舉

郁山

王元敬

朱光霽

附關邪

張遼

陸敬叔



諸葛恪 二見

葛祚

蕭琛

陸昭符

袁君正

盧光

裴粲

孔道輔

王鼎

王曾

蘇軾 五見

沈造

程珣

胡穎

黃震 二見

張瑄

劉初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二

李夷庚

孫子秀

謝士元

張曷

王旦

高棊

李叔堅

季才元

傅弘業

牧津卷之二十六 守正下附闕邪

明山陰祁承燦輯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仲淹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乃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于墳側教授為業，疏奏，嘉納，為罷黜內侍云。

文正疏言君側亦深慮乃爾乎。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一

李及

李及知杭州，時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及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



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  
條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  
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  
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時人服其操守  
惟禮可以已人此語信然

程顥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震  
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  
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廉正數往  
來境上竟不入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二

此侍中亦大解事

夏竦

夏文莊公竦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州俗尚巫  
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一聽于神以故  
饑渴死者不可勝計竦索部中凡得千九百餘  
家毀其淫祠朝廷因下令江浙以南悉禁絕之  
英公此舉甚正江浙間今此風亦不減司  
土者不可無英公之念

張

張問無寧末知常州自新法與問獨不阿時好  
歲饑為言元常平功賑語頗切直累官正議大  
夫問廉潔嘗與計世衡善問父喪世衡遺汝州  
田十頃辭弗受世衡卒其子用父治命亦不納  
田蕪者三十年朝廷命反諸神氏

傅堯俞

傅堯俞元祐間知明州有惠政清直一節始終  
不渝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力行  
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  
諫院處君堯俞曰世以新法不便誠如是當極  
論之安石愠之竟出之于外初自諫官補郡衆  
以法令有未安者必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守知守法而  
已嘗知徐州前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為償之未  
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久之收實非堯俞  
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之為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三



人所難兼、吾于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燥、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爾。

不附安石、不卑郡守、皆是清直中一節。然司馬文正之稱公、不如伯溫之言、更進一格。

王育

王育從太守杜宣、辟為主簿。先是少孤貧、為人備牧羊、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四

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太守杜宣辟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鶴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耶、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

萬年令炎涼惡態、非王主簿何能為太守。

一舒忿

張昭及

張昭及性剛毅、不畏強禦、故為櫟陽主簿、陳堯咨莊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堯咨聞而歎曰：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他日當薦為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見、不為得御史地、不見更高于杖僕。

劉綜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真廟延之、從容曰：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五

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違、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官中、未幾出知廬州。

當人主特達之眷、法而能截然以義自守、真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王師心

王師心初除海州沐陽縣尉、敗劇賊朱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知長沙縣、政事詳明、累遷太府丞、進權工部侍郎、充賀金國生辰使、還除知袁州。



時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皆爭欲羨餘以希進。師心獨取，以代貧民逋租，改衢州通判，遷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訐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于朝，欲并中傷之。詞所連及者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以免。會檜死，事息，召還，除戶部侍郎。

不獻羨餘以希檜意，如此正人，自能保護善類。

蕭振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六

蕭振出知紹興府，改知湖州，將行，白秦檜曰：宰相如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為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囑以私事，又不克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天慶觀。後知台州，坐楊煒在獄佚涉，鐫秩居湖州，尋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檜風御史劾之，復謫池陽。蜀民謳吟思之。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復還成都，父老懼呼載道，振兩為蜀守，成行惠字。

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于道。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至哉言乎！今天下移全體而實一肢，恐為鵠亦當却步。

王十朋

王十朋初授紹興府僉判，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時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出知饒州，時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七

故學基益共圖。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饒民乞留，至斷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得請起知泉州，會七邑，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

不肯以學宅益宰相園，自然為天子愛養百姓。

陳仲微



授以薦贖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貲  
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贖緘封如故  
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

仲微受贖而藏之固佳若不受其贖而令

寓公預飭其家奴更佳○仲微召入當輪  
對有祿餌可以釣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  
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猥士而不可以陸  
沉天下之英雄如此氣槩人肯受當路薦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八

贖

劉甲

劉甲歷官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  
甲謂荊州為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為  
北海太祖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  
道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改知興元府利  
東安撫使吳曦之叛遣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  
大義拒之因臥病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  
殺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知事李壁告且

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州即日可瓦解矣曦僭  
王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  
以為不然及甲奏至舉朝震駭壁以甲帛書進  
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  
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為入  
蜀計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  
上奏待罪詔趨還任列上叛臣子孫族屬及附  
偽罪狀公論快之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  
賜衣帶鞍馬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先是大臣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九

撫蜀者請將事之有所謂送禮實賄賂也甲  
下令首罷之凡丙增多田稅甲命蜀吏討論絲  
一府計歲減錢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  
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甲幼孤多難母病剗  
股以進生平嘗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盡所  
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是趙清獻一流人非特忠實可嘉其才具  
亦自超○足履實地居官顛撲不破者惟  
此四字



王阮

王阮知撫州韓侂胄宿聞其名特命入奏夜遣密客詣阮誘以美官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欽仲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陸對畢拂衣出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歸隱廬山善乎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之言也拂衣歸山山高水長王公有之

宋嚴宗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十

宋嚴宗為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唾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慚退宗即日辭漕使行

伐國不問仁人何以令因寺僧之致懇幸有辭漕使一着稍得自處之道

葉知遠

葉知遠為嵐谷令其子私受巨室財將誣人劫

掠罪且及千家知遠覺之方為明辨并其子申于朝遂免千家之罪被釋者競請神為知遠祈福一年內妻妾生二子皆榮顯

以一不肖子累及千家凡有血性自當為之申辨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為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從子玠節家故饒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十

致遠獻之得其情溶伏辜玠節寃得雪因懷金致謝致遠怒絕之後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逮天祥時行臺遣御史按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為之氣沮後僉准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家無餘產生平耻事權貴有書萬卷號曰墨莊



有清操亦有骨力

海忠介瑞

海忠介瑞初為淳安令淳巖邑也地瘠而民盡所產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崖復嶂民易逃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瑞初入署例有公燕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坐構陳所為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十一

麥稅蔬芥旦夕取以自贍時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鄆懋卿繇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為幸維揚三臺使諫燕之費千餘金鄆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令甚峻及淳安瑞乃為書上鄆甚言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為與小民不富庸言甚具鄆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

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是懋令幾累我輩

忠介公批鱗以櫻明主易逆耳以忤邪臣難蓋炙手可熱之時舉國若狂正無奈有懋令幾累我輩者在

楊公繼宗

楊公繼宗知嘉興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宗曰諾出牒取庫金送與太監買布絹入饋因索印券附卷案便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十一

此意可以攝解事之人若恣肆而不畏法者豈以磨勘為意

吳昂

吳昂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弗善耕織昂之邑當孔道過客聞其清約無敢勸館人既三年更新建時宸豪方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謹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昂獨以為民率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



吾疑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民非有抗于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忘生，情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曲論，諸父老皆頓首惟命。寧藩獨快快，謂偏護新建人，已而歲大饑，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萬人。

邑令職當為邑民請命，叛之一字，豈可輕以加人，故此際持執不難，而解散為難。

寇天叙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古

寇天叙為應天府丞，時武宗駐蹕雷都，江彬賜張所過，率以重賄，適于禍。守臣亦諷寇賂之。天叙曰：是實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何傷彬。洵洵每務持違之，屬有可行之事，指畫利害，與之抗論，多所中止。且羣賀彬生辰，率行四拜禮。天叙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天叙，久無所得，偵者竊謂天叙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天叙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為。若得禍，謝豈可免。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其他嬖幸亦因此

斂跡。若有需索，直沮之曰：俟面奏。與卽與爾。莫敢誰何。一日，上親觀迎春，天叙啓具于郊外，俯伏廊下。嬖幸疾公，劾公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以是駕至雷都，凡九月，費且不資。一出，公經畫而民不知，亦不為困。

當武宗南巡，捐一身當百責之任者，揚之。蔣恭靖、泗之汪青湖、與寇公鼎足而三，何一時之多名臣也。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古

劉田

劉田授元氏知縣，為治嚴明，不阿權貴。時劉瑾用事，遣中貴人刺事畿內，所至長吏皆郊迎，謁及入元氏，坐傳舍，召令至。田駕車雍容，傳呼而入。中貴不為起，田厲聲曰：咄，闍胡不為長者。下坐，中貴大愕，起呼其徒欲辱之。田前提其一人，擲堂下，召吏縛送獄。曰：若刺事郡邑，奉何詔旨。吾上書請于朝，中貴走白，真定知府知府大恐，以千金為謝，不使知也。時郡邑多獻生物，元氏



人得白兔送邑僚佐大喜以為奏當授賞皆賀令田笑謝之乃置酒召丞尉博士飲酒三行奉炙起屬客曰諸君噉白兔炙否此乃是也丞以下愕不能對田笑曰與諸君樂飲耳令豈獻白兔者哉

炙白兔行酒此君豈故欲作此殺風景事當爾時獻瑞紛其意或以醒在位者乎

吳廷舉

吳廷舉初為廣東... 潔已字民嘗毀淫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志

祠以其材作書院修學宮後有蜚語當道按之即竹木瑣屑不爽錙銖官家有二子犯盜法並論死廷舉標其戶曰盜而生其少子後少子改行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而存其後今門以盜辱不如死也吳為撤之有憾廷舉者令自首賂令毀門表盜曰吾死分也不忍誣廉令稍遷成都同知亡何調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兵部尚書馬昂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益平之改兼鹽法時劉瑾用事遣官致詰

省庫銀解京意在索羨廷舉第以額應解而哀其羨又劾太監潘忠二十罪逮繫詔獄考掠數日無所文致瑾矯旨荷校吏部門外謫戍鴈門適月宥免為民瑾誅召補雲南副使盜不忍以誣廉令盜乃勝于修憾者矣

鄒山

鄒山出守溫州下車與所屬五縣為約十條政以身先俗為一變時張文忠公得上寵未艾于郡大起治第強市民居一日謂張曰相公居朝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志

喜稱伊傳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為蕭何李沆何耶且匝垣里許矣張目攝之而地亦不再廣或謂張相國且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提有如他日相國整君獨不為門族計耶笑而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即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何所損子視鄒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治溫二年以疾卒山風範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



非志節堅定不能爾

王元敬

王元敬釋褐知許州，即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乘國名知人，于荆州尤極特選。于諸曹郎特屬意元敬，曰：願以吾郡煩前許守，是時江陵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繆謹，反行侍坐如大老。元敬乃講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殺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校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江陵子，適以僮應，艱然起曰：公子即自貴，無求就試。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天

孰為勸駕者，而奈何以僮辱士。明日，皇恐趨謝，始與之試。上為江陵治第，諸大吏率輸金助役，至千餘金。元敬獨以數金往，始遼王罪廢，其宮竟夷為江陵宅。元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若太妃何。後江陵沒，言者以為罪，更奪宅為廨，識者服其晰于治體。

朱光霽  
士君子當首重立身，從立身起念，自不必問其所仕之地，大小輕重，無不一執于正。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視篆，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怒且慚，而寢開府善詈人，府佐以下皆屬鞭笞，獨遇之以禮，退謂人曰：朱通判非常吏也，會有欲變人危之，捕獲無遺，上官相顧稱其能，遷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霽問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揭律令示之，其人不

牧津 守正下

卷二十六

光

悟而索愈固，於是呼吏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栽田，其人曰：恐不可，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

拒造 言莊而實玩，拒栽田，語玩而實莊。

抄人

一第丁工 册 賣參日奉全書第 6 反文句



附闕邪

張遼

張遼為桂陽太守，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地數畝，不生穀，伐之有赤汁六七斗，遼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復斫之，血大流，洒遼，先斫其枝，上有空處，見白頭公，長四五尺，突出往，赴遼，遼以刃格之，凡殺四五頭，竝死，左右驚怖，遼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木石之怪，夔蜩蝻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以二千石

牧津

附闕邪

卷二十六

主

過鄉里，白日繡衣，榮羨竟無他怪。

事出搜神記，語近于怪，然足為拘忌者豁胃次。

陸敬叔

陸敬叔為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物人頭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可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幸此公會見白澤圖耳。

葛恪

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叅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侯囊。

侯囊彭侯，正須多讀書，喜記僻事。

蕭琛

蕭琛為吳興太守，時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床幕為神坐，公私

牧津

附闕邪

卷二十六

主

請禱，前後三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輓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叱宅之雄，不能不吞聲避席，正氣之磅礴自爾。

葛祚

葛祚為衡陽太守，郡有大槎，橫水為妖怪，百姓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破，祚



將去官大造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槎乃移去沿下流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沉覆之患

正能勝邪自是宇宙間定理無足為怪

袁君正

袁君正為豫章內史俗信巫郡有萬世榮為巫師君正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

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訖取襦去神將送

君君正使檢諸身于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

牧津附關邪 卷二十六 圭

于市一郡無敢行巫者

事後之刑巫不如事前之弗禳所著襦不知何以與之豈君正在病憤中乎

睦昭符

睦昭符保大中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

驟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

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

舉索納庫中

其事甚怪其度甚常

裴榮

裴榮為膠州土人以旱勸禱海神榮憚違眾乃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

謁榮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

禮海神

此等舉動頗涉任誕然借以聳諂事之庸

民則可

盧光

盧光為京兆郡舍數有怪郡將無敢居者光曰

牧津附關邪 卷二十六 圭

吉凶絲人妖不自作遂居之光所乘馬忽升廳

登牀南首而立食器故自壞光不以介懷其精

誠守正如此

吉凶絲人洵然

王鼎

王鼎宰漆水縣憇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

鼎無愧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

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其雅度亦自可人



孔道輔

孔道輔舉進士第，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擊蛇細事耳，不足為道輔重，而要以卓然不惑，其立朝之槩，已見于此。

蘇東坡

蘇軾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軾。

牧津

附開邪

卷二十六

蓋

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不軾，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走。

黃冠夜來之術，坡翁未必先知，因其自言而隨機立叱，其奸自窮。後徽宗時，道人王老志復以此術見上，遂被恩渥，向非公之識定而轉機速，鮮不為動。

王曾

王曾知應天府，時京師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

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曾立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只是識力素定，故不為訛言所動，自能定訛。

陳希亮

陳希亮知雋州，有巫覡歲飲民財祀鬼，謂之春。

牧津

附開邪

卷二十六

蓋

齊，否則有火災，且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巫不敢犯，而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去，父老泣送之，曰：「公去，恐緋衣復出矣。」

巫覡之惑民久矣，懲惑莫若嚴，希亮獨不為峻法，與西門豹投河之意寬嚴各有所用，而正大則過之。

程珦

程珦知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



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  
中逆流而上守懼乃吏致禮响使復投之順流  
而去其妾乃息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  
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响安坐  
不動頃之遂定

潯守初投祠具于江識亦不弱惜為逆流  
而上所動程公妙在復投不必論其順不  
順也○謹言佛光原無關係惟靜坐乃能

牧津 附開郡 卷二十六 五  
定譁

沈造

沈造以進士歷官通判廉直不阿一心民事初  
知漳浦海寇作亂將及境聞造有政聲即引去  
曰毋驚沈公及判潮時有韓山神歲須男女以  
祭歷政畏憚之脩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  
得巨蛇殺而烹之凶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  
之驅鱷云造卒潮民相率聚哭祠下三日始去  
一心民事者一身之禍福皆所不計且不

肯媚人而況肯媚妖

黃震

黃震通州廣德軍郡有祠山廟禱所者數十萬  
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淫迎神為常闢  
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榜掠徼福者  
震見之責其自狀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  
神以免耳杖之示眾又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  
于庭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封鏽一夕  
明失所在震以為妖且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  
牧津 附開郡 卷二十六 七  
司悉禁絕之

挽愚民之惑惟在揭其肺肝

胡穎

胡穎幼機警中童子科紹定間登進士第歷官  
知平江府所至毀淫祠千區以衡州有靈祠命  
撤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嘗語教授楊允恭曰  
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允恭曰以為無  
矣從而察之是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廣  
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人穎



微僧昇蛇至令之曰爾有靈當三日見怪又  
蠢然遂烹之遷京湖總領材賦頴正直剛果切  
當事情臨政善斷不畏強禦一日輪對理宗曰  
聞卿好殺意在折獄頴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  
負陛下非嗜殺也帝默然

以為無矣從而察之是疑其有此君大有  
禪解

劉初

劉初知邕州日時當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

牧津 附聞邪 卷二十六

末

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  
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有  
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初惡其惑眾乃昇  
象投江中亦無他異

處人心搖惑時只一識力勝之

張瑄

張瑄陞吉安知府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且  
冠裳聚眾迎送以微福瑄禁之勿聽出過諸  
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

瑄遭重疾郡之長老皆曰神為祟也請復諸  
執弗許病亦尋差

妙在遭重疾而執弗許復故里民之惑遂  
定

孫子秀

孫子秀為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  
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  
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  
遂絕

牧津 附聞邪

卷二十六

末

似諱而勇

李夷庚

李夷庚天禧中守明州精于格物嘗宴三江亭  
望夷舶戲以荔枝殼旋于酒杯其舟亦旋俄而  
舟定夷庚謂客曰此當有報亟坐疊卓下而閣  
舟印於上俄有飛劍來折印一角遂起叱怒沉  
敵杯中夷舟亦沉焉市有花樓神郡守初至皆  
請奠夷庚獨不屑一日過其市飄瓦中蓋左右  
曰此花樓神之靈也夷庚曰神果有靈當毀



之靈其何在、人有諫者、方持毀之、復浚東錢廣  
德二湖、大興水利、邇民永沐其澤、

事近於幻、然花神樓之毀自正、

張曷

張曷初治鉛山縣、每有異政、鉛俗尚鬼神、邑中  
淫祠甚多、禍福靈異、祭獻者充斥於路、曷曰、蠹  
財害民、莫甚於此、盡毀之、乃教民力勤稼穡、以  
正人心、時有羊角巫者、能呪法、立致人死、前令  
曷安待之、畏禍惟謹、其法書人、年甲於木屑、取

牧津附開邪卷二十六

手

生羊、向糞道一擊之、羊仆人死、曷知之、勿發、蓋  
俟其犯、一日有老婦泣訴巫殺其子、曷受其詞、  
選勇銳者數人、令往捕之、時巫在山、已覺、謂其  
徒曰、今日縣有捕我者、徒曰、何不避之、巫曰、縣  
主張公、正人也、吾不能避、吾命盡矣、乃束手待  
縛、至杖百數、無損、反傷杖者手、曷釋其縛、謂曰、  
汝能呪杖者死、復呪之生、吾卽宥汝矣、試之法、  
遂收之獄、夜半、烈風飛石、屋瓦索索若  
雷、曷曰、此巫所爲、起而衣冠焚香肅坐、詰旦、取

巫至庭、時耆老士庶皆以巫爲神人、咸請釋之、  
曷不聽、謂巫曰、汝以邪術惑我、吾以正法治汝、  
何如、巫叩首請死、曷厲聲叱之、巫忽墮珠一顆、  
光燄燭庭、又墮法書一帙、如掌大、曷取而置之  
案上、乃會寮屬焚其書、碎其珠、于庭、問曰、今欲  
何如、巫不答、卽仆而死、衆請昇出之、曷曰、何言  
之易也、躬往瘞于獄中、仍取大石壓之、時暑月  
越三日、啓視之、腐矣、巫害遂息、

牧津附開邪卷二十六

圭

利害禍福動心、所以巫之邪術終無可入、

謝士元

謝士元擢建昌知府、尤惡邪術、南城民以腐鼠  
蒙一石像、置屋上、鴉聚而啄之、民陽驚、取之、以  
爲神、趨者蝟集、士元碎其石于庭、乃止、復有女  
巫憑鬼物言禍福、士元欲究之、巫忽自言、吾畏  
謝公、吾去矣、遂如常時、有持券訟田者、遙叱之、  
曰、此僞耳、僚佐問何以知之、笑曰、券紙新式、其  
所訟乃二紀前事也、訟者輸服、



辨偽券更妙于辨腐鼠

高某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高君為江陵宰，欲杖之。大吏苦諫，恐掇奇禍。高愈怒，率杖之。巫嘻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笞之，凡神像經文悉焚之。搜得小筭，箇裏木人，又碎之。巫無完膚。高漸平，還白大吏曰：「某不惜一身為邦人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

牧津

附闢邪

卷二十六

重

大凡除妖驅邪，惟有堅執不移，直窮到底之一法。蓋禍福之說，深入愚民之心，使非盡抉其邪術，使人洞曉，則疑根必不除。鼓之仍易動矣。此君之妙，在面浮滿而窮治益力，自謂以一身為邦人除害者，信然。

王旦

王旦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一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公署每多怪異，惟不聞不見者能消之。

季才元

季才元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為二雉，鬪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捕送州。才元獨識其異，故訊其實，免耕者。始知砂能變化，可謂異矣。為治貴多聞見。

李叔堅

桂陽太守李叔堅家有犬作人行，家人言當殺

牧津

附闢邪

卷二十六

重

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犬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掛之耳。」犬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見婢皆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拈此可令拘忌者，胷中寬廣。

傅弘業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雉，非怪也。兩則豕。」



於掛以尾塞其鼻後果驗昔子雲別鳥鼠曼倩識騶虞殆類之矣

此君亦能博物

牧津 附關邪 卷二十六

言

牧津卷之二十六 終

牧津卷之二十七目

嚴肅

董闕于

尹翁歸

魏相

張敞

王尊 二見

郵都

樊曄

田廣明

翟方進

朱博 二見

陽球

朱穆

劉陶

王渙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臧厥

元志

楊大眼

宋世景

王蓋

褚玠 二見

何鳳

賀太傅

王闕

吉翰

山遐

楊逸

蕭景

庫狄士文

嚴安之

張巡 二見

呂誼

劉栖楚



陳 詰

張 詠 七見

呂公弼

范純粹

王晦叔

李若谷 二見

劉 皓

楊景行

李 浩

賈 郁

况 鍾

王 銳

南大吉

趙 璜

徐 均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二

牧津卷之二十七 嚴肅

明山陰祁承燦輯

董闕干

董闕干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干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二

火烈民望而畏之，則褻者自遠矣。顧亦視其所治之民俗何如耳。

尹翁歸

尹翁歸少與季文右為獄小吏，曉習文治，時宣帝初，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舉廉累遷，守東海，廷尉于定國、東海人欲屬托邑子兩人，比相見，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



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刻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其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二

禁東海大治。及守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敎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鐵自刎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

開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退讓。不以行能驚人。

以一警百。是用嚴法。選用廉平。所繇與酷吏異。察奸必須任人。任人必須行罰。奸邪縣各有籍。則四境之內。皆了了胸中。安得不服。始終一嚴。以東海則東海治。以扶風則扶風治。為政之所尚可知。

魏相

魏相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東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遇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四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齊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丞相子恐獲罪自免去，此正見弱翁丰裁，乃猶恐大將軍聞乎，以弱翁之剛腸，而亦多此一段周旋世情意，則涉世蓋難言之矣。

張

張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爲難治，敞問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社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辦治梁矣。」

王尊

王尊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屬縣曰：「令長丞尉，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五

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宜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教椽功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關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



汗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都令遷益州刺史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六

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郫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

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強不凌弱自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効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七

百家之愛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讐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觀王子穎出教之意惟在正身率下明慎其職有何苛察即五官掾姦臧百萬倘循吏遇此將坐視其姦抑置之法乎修身潔



已砥節首公自是子贛一生定案而再經坐免竟蹈危機然則執法果不可為乎

郅都

郅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故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稍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備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

牧津

卷二十七

八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

郅都公廉強力是張京兆一流人安可以

酷吏銅之千古

樊曄

樊曄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執長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以

牧津

卷二十七

九

付樊公視事十四年卒官末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

余每觀前古道不拾遺之化德政所感者十三嚴威所格者十七何者末世之人心非威嚴無以成德化

田廣明

田廣明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



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雷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圍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廐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輿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十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

此君才局類郅君章而廉潔不如然為治自肅

翟方進

翟方進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為丞相司直丞相宣

甚器重焉嘗誠小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居官自當不煩苛案發大奸臧正不煩苛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十一

中一事若瑣瑣察小者於大事定畧

朱博

朱博為冀州刺史所屬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請至姑幕事畱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閣下召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  
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効檄  
到齊伐聞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其慘持下皆此類也

刺史無庸代縣令緝姦非養尊也事迫而  
對丞掾數語應口占檄風骨稜稜下吏敢  
不以死報勝文移幾百許快哉

陽球

陽球漁陽泉州人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山賊  
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  
前蒞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  
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  
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  
今一獨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  
狀者不得復有所容郡中咸畏服焉

朱穆

出教雖開之以自新而手裁自令人凜凜

朱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  
竝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  
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至  
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權貴  
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  
與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  
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  
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大學書生劉陶等數千  
人詣闕上書訟穆寃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覽其奏乃赦之

朱公叔刺冀之政頗近于峻然其作崇厚  
絕交二論蔡中郎以為刺薄者博而洽斷  
交者貞而孤夫豈以刻薄博名高者大較  
才局弘大一往奔詣故遇事不能假借

劉陶

劉陶潁川潁陰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多姦猾  
陶到官宜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  
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發若神



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發奸摘伏不得不嚴然亦必平日了了胸中始無株連善良之獎○劉子奇能為朱公叔訟寃其風氣亦自相類

王澳

王澳初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斷割不避豪右後為溫令縣多積猾悉擒治之商人露宿於道有放牛者曰以屬稚子稚子澳字也終無牽牛者遷洛陽令寃猛時施其寃抑久訟歷政不能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四

斷及法理難平者皆立剖洞得其情實京師以為神明病卒官百姓男女老壯相與賦斂致奠輻歸道弘農人設盤餐於道奠吏問其故咸言平常繇京師持米至路為卒司所鈔恒止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杜故來報恩耳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祀焉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之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今以澳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動澳兩為令俱以嚴明得政譽而感民乃至

於此余固云惠政必出以剛腸

臧厥

臧厥以幹局稱為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兇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及卒有搥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

下車宣化兇黨襁負而出豈獨以威嚴成治者哉惜哉此清直舍人耳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五

元志

元志少為洛陽令不避強禦與中尉李彪爭道俱入見帝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韡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曾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眾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鑿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那鬱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鬱曰霜竹露條故多勁節非鬱則鳳在其



本枝也。

令與中尉分途畢竟非體若曰神鄉縣主則中尉非王臣乎元志殊有所挾而然

楊大眼

楊大眼為荊州刺史常縛葉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清郡常有虎害犬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六

復為寇盜大眼雖不識字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作露布皆口授之為將帥恒身先士卒當其鋒者莫不摧拉

能使蠻夷不敢為盜雖稱惡人何害

宋世景

宋世景以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事鄭氏豪橫號為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

終不相舍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

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僚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願屏人家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摘伏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楚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七

終日坐廳事吏民至即見之使各盡其懷抱此千古循良之榜樣然而能令僚屬畏威而上下震懼師其意而行之當立見太平世界矣

黃蓋

黃蓋為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



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浙容人事  
蓋時有所省得兩掾不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  
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蓋曰前已相救  
終不以鞭杖相加遂殺之縣中震慄  
此法今亦行之於積胥乃快

褚玠

褚玠除山陰令縣人張次德王休遠等與諸猾  
吏賄賂通姦全丁戶類多隱沒玠璅次德等具  
狀啟臺宜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  
收津嚴肅卷二十七 大  
軍人八百餘戶

強令何必假寵靈於人主

何鳳

何鳳為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臘每放囚還家  
依期而返

每見縱囚皆以恩信感此獨以威嚴感異  
哉

賀太傅

賀太傅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

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  
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詣屯  
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捕亡悉以事言  
上罪者甚多陸抗時為江陵都督故下詣孫皓  
然後得釋

郡太守欲易俗而治更不必以威嚴所薄

俗

王閔

王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  
牧津嚴肅卷二十七 九  
賓客號曰王獨坐  
非性刻不能成獨坐

吉翰

吉翰元嘉中為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欲  
活之因翰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  
可更呈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所呈事視  
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生命昨於齋坐見其  
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  
恩卿便代任其罪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



此因生命

因果應生理。不可以典籤乘機市恩。別作成心。若因法應死。安可以典籤代。但用此以懲黠吏。可令此輩少攝。

山遐

山遐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干

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賤乞留百日。窮剪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箠楚所求。莫能自固耶。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遐即濟之子也。

以詔書之詰問。而猶然處之自如。強哉矯矣。然不如此。郡境亦安得肅然。

楊逸

楊逸在州。憎豪猾。善惡畢聞。出使者皆自持糧。曰。楊使君千里眼。那可欺之。

窮磨僻戶。無地可控者。安得借此君具眼。一照之乎。

蕭景

蕭景在揚州。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炳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主

畏其炳手者否。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陪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識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

噉官廚餅而杖子。矯情人也。獨其法令嚴肅。道不拾遺。差強人意。



嚴安之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金吾白挺如雨，竟不如河南丞一手板平。日之威信可知。

張巡

收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張巡初為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

擔當世宙，定非優柔之士所能，即此便可

識守睢陽力量矣。

呂誼

呂誼拜荊州刺史。誼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誼為尹，置未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

希昂為司馬督家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卒，遂金

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

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

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誼伏甲擊

殺之，誅黨偶數千人。積兵於門，內外震服。及誼

為荊州，號令明賦斂，一兵治威信，故軍士用

命，闔境無盜賊，民歌之。自至德以來，除方面

數十人，誼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哀錢

十萬，徙祠府西。始誼知杜鴻漸元載才，薦于朝。

收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後皆為宰相。

積尸府門，疑於嗜殺，然悍將亂兵，自不得

不震威以肅國法，至賦斂均一，薦舉名士，

嚴而有體。

劉栖楚

劉栖楚為京兆尹，峻刑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

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罰則逃軍中，無敢問

栖楚一切窮治，不閭旬，宿姦為之斂迹。一日軍

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尚



敢衣冠不記頭上尹耶與屬吏言不傷氣嘗謂  
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  
意游賞勿致拘束

栖楚作如此風裁然為諫官欲碎首玉塔  
人疑其尚有所附麗何耶

陳詒

祥符開封二赤縣向時惟與權貴之家督責運  
負公事苟簡無復綱紀至於胥吏皂隸懈惰欺  
漫尤甚陳詒知祥符縣素知其事頓革前弊公

牧津 卷二十七 五

家之務一循於法東下如溼薪胥吏而下期于  
州東一酒肆相約悉逃去預結海巡親事官俾  
以酷虐聞時莊獻垂簾喻宰臣令重行黜降宰  
臣稱詒風力勳正能振舉頹廢不可為胥隸構  
陷雖免左遷然終解所任

畿輔之地撓法必眾所從來久矣陳詒雖  
免左遷而終解所任則執法果不可為乎  
法行以漸頓之一字鮮能竟局惜哉

張詠

張詠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下  
有錢詒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  
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殺我也詠  
援書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  
石穿自仗劔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  
至今稱之

此於法畢竟為故入但蜀中法度久弛懲  
一悍吏聊用此權法

呂公弼

牧津 卷二十七 五

呂公弼知成都府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  
法當杖忤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  
劔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果罪不至死耶豈以自請而齒之劔乎此  
與張乖崖斬盜錢吏相似呂公治尚寬臨  
事之嚴乃爾

范純粹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穢  
行甚彰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其弟純



粹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  
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俟  
爾守此未晚後數年純粹果守洛久患其事有  
茶肆嬖人文及甫之舊妾與佛牙主通被盜訟  
至府事連佛牙純粹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  
有所請就庭下直面鞠鞫案成僧罪應徒而背  
有大瘤吏以問純粹判曰非瘡非病特決戒關  
者高門即行刑及甫繼至罵聞無及復回僧二  
杖而癘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驚伏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忠宣之平情容物純粹之執法除奸真可  
稱二難然而為忠宣易為純粹難

王晦叔

王晦叔遷諫議大夫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  
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寇屏竄列郡皆外  
戶不閉先是張誅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  
值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  
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  
者改誅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晦叔奏復之

蜀人大喜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  
赤子俾無流三可以報之俾壽而康

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此一時除賊之權  
宜不可為法但奏復非崖平糶之政直是  
消盜之源○為政而能使列郡皆外戶不  
閉民安俗阜無所不宜

李若谷

李若谷知常州宜興縣歲市湖泆茶數十萬斤  
舊以稅錢多數為差等初吏不置籍得以高下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其數若谷因為籍以揭示之吏遂不能欺出知  
荆南府王蒙正為駐泊都監倚章獻太后姻故  
多不法若谷屢繩之監司佑蒙正奏徒若谷知  
潭州時有盜上下洞庭間邀劫舟船殺人即投  
湖中沒其尸及捕獲多蒙讞得減死黥配他州  
既而復逃歸為患滋甚若谷潛使人擒致之條  
前後殺人狀磔於市由是湖中盜息  
治盜自不嫌殺手若云化盜為良民此可  
施於饑寒偶迫之人而不可施於積惡不



稔之盜

劉皓

劉皓質直有守，為耀之倚郭縣，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冀一就視，姚漫不加恤，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舁母往，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皓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天

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逕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笑曰：「何敢爾。」乃遣學耆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奪舁而來，爾等能辨此，吾惟爾。」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爾等耆如其言，舁至縣，劉印戒聞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曰：「爾庸醫賦稅敢不納也。」姚厲聲與劉相抗，後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

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虞勢弱，即解容俛首曰：「某愚無知，為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縶於廡下，凡累日，姚以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來此，其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事，就告劉曰：「此奇事，然不為己甚，容自新，懇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即解印去。」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无

邑令折辱一醫人，何足見風力，惟為有老母之郡僚洩憤，大快大快，然以此而奏劾其守，則不無先發制人之意矣，幸有慨然一行，可權未着。

楊景行

楊景行初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會昌民素不知井飲，汲於河流，故多疾病，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於疾病，火災，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



害民悉捕寘之法。調承新州判官奉郡符命。覆民田租。除刻宿弊。奸欺不容。細民賴焉。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獲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冢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獲安。轉湖州路歸安縣尹。奉行省命。理荒田。租民無欺弊。景行所歷州縣皆有惠政。

李浩 所至鋤強戢暴。刻弊察究。即此便為惠政。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之家。為一郡害。會奸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家。至是權貴教其家訟寃。且誣浩以買妾事。參政劉拱奏。李某為郡。得罪豪民。為其所誣。上顧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留中不下。

除巨兇於一方。遂得受知明主。快哉。

賈郁

賈郁為仙游令。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有一吏酣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都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為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曰。竊銅鑿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以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徙之。事逢其適。不然。真是鐵船渡海矣。

牧津 嚴肅 卷二十七 三

况鍾

况鍾始由小吏。拔為郎。吳郡守前政狼籍。公私備窘。宣廟方軫皇衷。內相三楊公特薦鍾。遂命為蘇州守。又賜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視銀黃。猶無以稱。郡提控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藐且狎焉。凡牘中竄塞囊窟。退輒密疏之。弊害了了。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謾。兼事凌侮。鍾亦唯唯。既朞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呼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鍾言某日有朝廷



救未嘗宜今日宣救及宣中有僚屬不法逕自  
拏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鍾坐堂上喚里  
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傾誣善人吾有彰瘴  
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爲剖別今以屬若  
等○適以善惡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甚則實致  
鄉○款○惡者且爲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簿伺若  
曹○矣○又召府中胥悉前聲言某日某事爾作如  
此○擬○爾○應○竊○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羣  
胥駭服不敢辨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  
收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裸之俾卑隸有脅力者四人昇一胥擲空中擲  
死之阜姑少投去鍾大怒吾爲百姓殺賊狗鼠  
輩謂吾樹虐威耶高投之不死死爾狗曹矣阜  
隸懼如命立斃六人鍾命呼屠人持鈎來鈎其  
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戰栗革面焉

劇郡積姦故須大創亦幸奉有璽書可得  
一意便宜從事至於行法太酷此伯律所  
以遜循良一籌也

王銳

王銳景泰間爲彰德知府銳長身修髯顧眄生  
威有權術政治尚嚴察郡中吏民賢不肖賦則  
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爲姦出必鑰關  
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每行郡城中民  
皆閉戶不敢立道傍藏遠雞犬恐有聲銳時策  
馬過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  
簷外浚深溝雨潦得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  
行委巷口樹柵門有鑰甲夜卽闔門釘板仰臥  
柵門外柵竟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尤畱心學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校凡朔望謁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  
發疑諸生皆居學宮籌議姓名政少暇令隸持  
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  
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費  
序間讀書聲洋洋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升  
降揖遜甚都叅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見之出而  
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

彰德守事事整肅而迹類於嚴第一輩實  
心做事人卽如畱心學校躬親教之至於



諸生他出及不衣冠者皆受笞一段古道令人可想末世青衿每以辱士與有司相詬厲若如王公之笞凡有血氣能不心帖否所以聖賢惟禮教之為兢兢也

南大吉

南大吉嘉靖初以部郎出守紹興同知新塘多智論在任久諳諸利弊大吉下車每事諮詢塘以書生易而謾之大吉陰察其情而陽為不知者既三月一日坐堂上召諸吏抱卷集庭下數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三

之曰若等善欺予某事然若以為不然某事不然若以為然何欺予如是亟持案來案至立剖數十事悉中情理人人懼伏塘駭汗辭舌不敢出一氣由是飭條教頒下邑懲奸戢暴巨豪石天祿戴顯八者竄盜致饒官府素不能治悉逮捕斃獄中每臨重囚必朱衣象簡秉燭焚香犬開重門令眾矚之望見者以為神人不可犯然頗傷苛急當是時王文成公講明聖學大吉初以會試舉主稱門生猶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

悔執贄請益文成曰人言不如自知之明自悔之篤於是稍就和平

南公除暴禁奸吾郡二百年來所不多見而文成隨機規誨更是進公一格

趙璜

趙璜擢知濟南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為政蠹守莫能制璜預選吏農性朴敏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漢庶人牧場故是海豐民田既入官王府復

牧津嚴肅

卷二十七

五

奏乞璜迄以歸民兩巨璜以選昏至郡皆憚璜戢不敢肆尋擢順天府丞忤逆瑾削職歸里禁胥吏之為奸不若選胥吏之奉法

徐均

徐均仕為肇慶府陽春縣主簿陽春故春州地瘴癘名區聞者惴惴每使者當按行託故避去由是縣豪得雄據為姦利縣官至受頤指少觸之輒死前後莫敢忤幸滿考相載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應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



此洞主老病家居，宜就見。叱曰：若化外，抑民侮也。亟走來見，不然，且屠戮。出雙劍示之。大老聞，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旋伺其語有異，而府符適下，遂繫之獄。均曰：是其人必且來劫獄。戒吏士操鼓角，伺其私。衙自帶劍挾弓矢，披甲長嘯。大老二子，果各將其眾來，聞之皆懼，莫敢前。詰朝，昇兩大瓜，安石榴十數枝，致饋。皆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卽麾出械繫大老，身送之府中。後府官竟受賂，大老脫歸。數致前所饋，均再拒之。發怒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請均攝陽江縣。陽江亦治服，均旋丁母憂去。

此君處騎虎之勢，不得不爾。妙在麾其重賄，執法得以自由。然至於操鼓角，徧私衙，則真畏大老如虎矣。

牧津卷之二十七 終

牧津卷之二十八目

敦厚

田叔

何武

閻敞

陳寔

廣范 三見

童恢

韋忠

汲固

蕭子良

張進之

范廣

安成王

朱震

趙戩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應融

歐陽頔

楊渙

羅企生

龐涓

柳仲郢

蘇瓊

畢構

陳君賓

錢徽

盧鈞

鍾離權

曹彬

司馬池

張詠 八見

晏元獻

韓魏公 五見

杜衍 三見



司馬溫公 王 繕

范文正公 三見 周敦頤

蘇頌 二見 唐介 二見

錢忠定公 陳希穎

滕元發 胡文恭宿 三見

翁蒙之 周必大

侯叔獻 尚霖

柳敬中 陶魯

黃簡肅 伍文定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二

陸 垹

牧津卷之二十八 敦厚

明山陰祁承燦輯

田叔

田叔守漢中。佐蕭何。轉餉不乏。後事趙王。赦。得罪。詔捕有敢隨王者。刑三族。叔赭衣自鉗。隨王至闕下。事白。復拜漢中守。

田叔自鉗。隨趙王。與燒毀。梁獄詞。總是有識力人。故所為自有益於國體。

何武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一

何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故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反答奉公吏乎。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議大夫。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從事廉得



其罪狀者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  
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坐繫廬江聖自以  
子必死武平心釋之自是聖慚服武每奉事至  
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行部必先  
集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  
舍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  
常武爲人仁厚喜進獎人物然疾朋黨問文吏  
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凡遇舉刺先爲科  
例以防請託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二

獎薦奉公之嗇夫。慚服騰毀之太守。總以  
平心出之。宜其無赫赫名也。然而躬行表  
率。民德歸厚矣。

閻敞

閻敞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  
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孤  
孫九歲。嘗未死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  
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  
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

困謬言耳。郎君無疑。

不特閻敞不易得。卽不取多錢之孫亦不  
易得。

陳寔

陳寔少爲縣吏。常給事廨後。後爲都亭刺史佐  
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  
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  
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  
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三

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  
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  
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  
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  
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  
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  
傳舍。倫爲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寔君  
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  
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



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尋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警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自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四

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過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陳太丘盛德感人，古今以為美談。而迹其生平，惟平心率物一語盡之。天下盛德事。

斷非不近人情者所能襲取。

廉范

廉范，京兆杜陵人。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以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替亂邪。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五

語遂絕。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六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



也帝曰怪鄉志膽敢爾因貴之由是顯名  
范叔度高世之行難在盡心左右融而及  
死竟不一言真心俠骨豈復修名者乎若  
收斂薛漢一時知己之感不惜捐軀以殉  
古人猶有行之者然生死之際亦難言之  
矣

童恢

童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  
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六

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  
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  
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  
以酒穀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  
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  
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  
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  
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  
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  
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  
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

急舉主之義人情所不難惟詣闕爭理於  
前而杖策遠退於後非謙度勝人者不能  
○禮讓之治又能使百務皆有條章真有  
體有用之才獨呪虎一事近迂亦近怪

韋忠

韋忠爲太守陳楚功曹會山羗破郡楚携子出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七

走賊射之中三劍忠以身捍楚泣曰韋忠願以  
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曰義士也舍  
之忠於是負楚以歸

生死之際乃見義士

汲固

汲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  
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  
程嬰杵臼何人也固便潛還徑入城於式婦閨  
抱憲歸藏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固卽以好



兒授之事尋泄固携憲逃遁遇赦始歸固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真李氏之程嬰

蕭子良

竟陵王蕭子良昇平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吏自此公役勞擾及齊代宋子良請悉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八

行既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山陰人孔平訟嫂市米負錢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讓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竟陵不但以敦義自處且能以禮讓教人河間卓爾不羣不能擅美於前

張進之

張進之歷五官主簿未寧安固二縣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隨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

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

盛德自能感人

范廣

范廣卽范晔之子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娣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勅以付縣榮卽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鬻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九

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賑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

不惟廣有古人之誼卽劉丞之忠誠亦不易得不知何以坐事當死

安成王

安成王初臨江州前刺史取陶徵士曾孫爲里司安成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嗣卽日辟爲西曹



豈惟崇厚，寔標風尚。

朱震

朱震為銓令，故與太傅陳蕃相友善，時蕃為奄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震時在銓，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起，犬救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陳仲舉之交，自應不乏義士，朱震何必讓

杵臼。

牧津 敬厚

卷二十八

十

趙戩

平陵令趙戩，王允故吏也，允被害，莫敢收其尸者，戩棄官營葬之，卓嘗收戩，眾人驚危，而戩顏色自若，卓乃悔謝得免。

卓亦知世間有忠義事乎。

應融

應融為汲令，常愛士，好行其德，時祝恬以公車徵，道得瘟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融名，

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

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

白，融聞之，驚愕，徑詣牀，對之垂涕，曰：伯休不

世英才，當為國家幹輔，何有默至客舍，邂逅不

自貞哉？願相隨俱入，解傳，恬辭讓，融不聽，歸取

衣車，躬自御之，手為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

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恬強

健，酣宴乃別，恬到，拜侍中尚書僕射豫章太守，

大將軍從事中郎，融為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

牧津 敬厚

卷二十八

十一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淺薄流聞，遂不為公府所取。

交誼衰薄，如江河之日下，况以素不相識

之人，而能周恤于窮途生死之際，如汲令

者，真人倫盛事，如鄴令者，乃禽鹿視肉者

耳。

歐陽頎

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衡州刺史



歐陽頴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  
兒智炬餘人弗之知頴尋為蕭勃所破貨財並  
盡惟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卒頴並信信還之時  
人歎服

一刺史還故人之寄物何足為難難在蕩  
析之後然能從良心起念亦不必問貨財  
之盡不盡

楊渙

李驤攻犍為獲太守龔恢恢為天水西縣令任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回為吏回問曰識故吏否恢曰識汝耳郡吏星  
散惟功曹楊渙侍衛回曰卿義人也吾力恐不  
能救龔君不能免卿也宜早去渙曰背主而生  
何如守義而死遂併見殺

故吏何不能為太守地徒令功曹擅名義  
士乎

羅企生

羅企生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  
令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

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  
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愛之謂弟遵生曰  
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吾當死生以之仲堪  
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  
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  
生有勇力便牽下之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  
逕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  
管理仲堪家或謂玄猜忍之性不詣禍必至矣  
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珍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  
聞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  
釋汝企生曰為殷荊州吏荊州奔走存亡未判  
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  
帝殺稽康稽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  
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與晉陽之  
甲軍次尋陽竝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  
血未乾即生奸計力劣不能剪滅恨死已晚玄



遂害之。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遇害，母胡氏，日焚其裘。

企生不但為仲堪之義士，亦自為晉室之忠臣。宇宙間自不乏奇男子。

龐清

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者死。破羌長龐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束七首，後因見以殺猛，猛救遣不殺。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十四

不特敦故，亦見俠腸。

柳仲郢

柳仲郢為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為京兆尹。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狐綯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自愧於昔人。吳誅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感歎，與從質正員官。

仲郢不以盛衰起念，乃正以盛衰為交誼。

蘇瓊

蘇瓊初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徐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曰：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曰：得民譽者非至公。祐答言：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

延祐之言，自是直躬而行，若瓊則不無有意為周旋，然涉世之法，不得不爾。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十五

畢構

畢構為益州長史兼按察，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為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為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



符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為朝野所重。

敦倫仗義之人。自能有孤潔獨行之槩。

陳君賓

陳君賓仕隋為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散。君賓加意勞來。不替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六

霍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美。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令析民房逐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更相拯贍。禮讓與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免今年調物。入為太府少卿。

儉歲恤及隣境。真是化薄還淳。

錢徽

錢徽貶江州刺史。初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憑

子。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竝諉徽求致第。紳渾之多納古帖秘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皆與徽善。文昌怒。奏徽取士有私。有詔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友人勸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媿於心安。事辨證邪。救子弟焚之。

錢蔚章非直矯情為厚。其識度過人自遠。但以白太傅再試而黜落過半。是豈有意為異同抑文章故無定品耶。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七

盧鈞

盧鈞為華州刺史。貞元後。流放衣冠子孫。窮弱不能自還者。為營棺槨。還葬。有疾苦喪。則經醫藥。殞斂。孤女稚兒。為立室家。以奉廩資助。凡數百家。

流放衣冠子孫。守土者故自當念。

鍾離權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諭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



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  
有他言權視事歸見於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  
其家叱罵怪而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  
地窩毬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窠處未改也鍾離  
君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不  
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  
年且將爲已女今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  
覺涕零權大驚呼牙儉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  
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鍾離遠以書抵許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六

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憐  
之義不可久留當輟吾女之奩篋先爲求壻嫁  
之吾女更俟一年別爲資以歸君子可乎許答  
書曰蓬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  
前令之女配我子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於是  
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天下事自有中正之道女子嫁人一定其  
約終身不可渝擇壻配婢於情於禮皆爲  
深愜乃若以子娶婢令離女別嫁毀前盟

而裂倫好鍾許皆失之矣特其事近原  
此以風澆俗可也

曹彬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  
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  
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故緩其事而法亦  
不赦也

待一犯罪吏其用意忠厚乃爾下江南而  
不殺一人豈獨受命於藝祖哉其仁心爲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九

質者遠矣

司馬池

司馬池知杭州時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據  
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虢州初轉運使旣以奏  
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爲鈞償  
私廚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  
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決  
不能忍池卒不挾讐人以長厚稱之

司馬公原無自歎之念何必以忘怨爲厚



此所以為溫公笑

張詠

張忠定公知益州時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冬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邪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爾故憫之

如此能曲體下情亦是胸中人我之見大徹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晏元獻公

晏元獻公殊以言者斥其非相才罷樞政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物不稅為僕夫所告殊曰舉人應舉就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子意欲激報之殊不答但送稅院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主僕有定分下凌上賤妨貴此識體者自饒為懲但其不以言官子移念此來渾厚不可測

韓魏公

韓魏公琦判大名府燕客行酒吏誤觸碎玉盞蓋絕寶也坐客皆愕然吏叩頭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成毀亦自有數顧吏曰汝誤也何罪一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人訟其不法及叅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既半年後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曰公此人自封案後頗謹厚不為非法乞恕前罪如何琦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此人始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二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二倅起揖公曰公恕至此將上天不獨厚於公公之后世亦將貴顯無極矣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魏公器量得之天授一腔生機直是昆虫

草木皆欲得所封案一節微處更覘其真  
○與曹武惠之事同前賢存心之厚如出一轍



杜衍

杜衍為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自言歷官所至。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之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之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章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悉得其用。

不才者陶鑄。才者引拔。真宰相事。此所以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三

為祁公。若不識面。而未嘗不力薦。尤聖賢之度。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光。從龐籍辟。判并州。時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藉檄光按視。光建議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俾紆河東貴糴。遠輸之苦。藉從之。麟將郭恩妄引兵渡河。沒於敵。藉以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藉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

後與王安石忤。出知未興軍。朝辭。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為奇兵。調民造乾糗。悉修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公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興若乏。臣當任其咎。於是。一路獨得免。

溫公不負辟主於既沒。豈肯負國家於當官。立朝事業。可卜於此。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三

王繕

王繕為沂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方為司戶參軍。家貧食衆。俸祿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但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遣。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



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贊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憾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日有魯姓名時魯已忝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邪魯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

王公甘罪已以庇人人情所難且能識簡

肅為公輔之器而自以碌碌無他志寧卑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五

已以尊人尤人情所難賢哉繕也此豈苟

仰俸入以養妻子者哉但魯公業已嚮用

而繕尚沉困銓曹者二十餘年使王公之

獨為君子吾於簡肅殊所未解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守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

未舉觴見縑經數人管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

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賙斂棺槨皆所

未具公撫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

客感歎有泣下者及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且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范公仁過於所遇類如此

文正盛德事固其緒餘然恒人值此情境亦自當惻然

周敦頤

周元公敦頤在彬時郡守李初平賢之既薦諸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五

朝又周其不給及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為

護其喪歸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

皆歎息曰是能葬舉主者

葬舉主不必濂溪先生能之特其誠心調

護始終不懈不可及也

蘇頌

蘇頌丞相平生於人無纖介仇怨在杭州日有

人以事屬頌頌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

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辯頌笑曰吾豈為是



哉。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不辯書劄，在厚者固以此爲包容，在巧者亦以此爲妙用，在淺夫視之則難，在有識者視之甚易。惟是使歸明之虜人，能見義則服，至誠動物之驗，寧可強乎？

唐介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五

唐介知平江縣，民李氏多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屬介訊，無他驗。守怒白於朝，遣御史徙獄。其寃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御史受賞，介未嘗自言。辨寃獄，職分事也，賞歸於御史，而未嘗自言，此所以爲唐子方。

錢忠定公

錢忠定公授安州司理叅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獄狀，守將謂曰：「劾

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

功尚不欲自明，况以暴人之過，此長厚所必不爲。治獄得情，乃其職分，味此語也，可以消相形之伎心矣。

陳希穎

陳希穎爲果州戶曹，有稅官素貪墨，秩滿將行，小吏白其狀於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希穎，使驗治。」希穎受命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五

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時，不能懲艾，今其去而反以巧吏言中之哉。」夜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陰訐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爲之所。」稅官聞，乃易置行李，明日與吏假牙關外，俾指示其有金者，至郡庭啟視，則衣食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

希穎雖不無委曲維持之意，然於體自當兩妙，在使小吏自指其篋，郡將安得不釋然。



滕元發

滕章敏公元發知安州侍郎韓丕旅頌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歿十年貧不克葬元發皆備禮葬之

二公久不克葬固饒清德章敏此舉不但示厚亦足廉頑

胡文恭

胡文恭宿知湖州前守滕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自通判以下不肯書簿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天

公面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謀有不臧奚不早告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慙

同寅分謗自是長厚之道文恭此言正可警薄俗

翁蒙之

趙忠簡死珠崖將葬常山縣郡將張傑希檜首陽徽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陰以書遺之令搜平日往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檜蒙之度傑意不

可解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為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翼日乃佯為捕搜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官趙氏竟得無他

賢尉以一官全忠簡之家且全平日賢士大夫之姓名其所裨於國體者不淺蒙誣獲罪榮於一日九遷矣

周必大

周必大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內失火延燒民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天

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守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容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舐舐失望殊為不禮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必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必大既歸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一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



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坐失官而免吏死益公之厚德於是乎不可及矣然必有一段可為深圖者在耳至掃雪迎宰相事豈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乎

侯叔獻

侯叔獻為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圍十里河貫其中最為膏腴佃戶百家皆成與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富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買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帝時為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為溢水所捐估所捐當五千貫勸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鈔預俵民間令買鵬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命一應負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

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析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惜相國不能恤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捐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官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為如何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捐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公厚恩柰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眾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為豪民今官賣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為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贖此錢使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種兩獲其利不亦可乎眾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間遂為工部判都水監

叔獻存心之厚不可及處事之詳審尤不



可及卽此一事便見許大經濟

尚霖

尚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困劇霖請所托尉技浹以老母少女對及辛霖爲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爲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拜且泣曰感公之恩力請于帝今得爲公子生子穎及長敦孝力學官大理寺

恤下僚之誼長吏當以此置念

柳敬中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柳敬中初舉明經授登封學諭陞常熟縣知縣釐務精敏興植墜廢崇儒敬士孔氏子孫有流落邑中者貧不能給敬中曰此守土責也爲娶妻築室宣化門外給產養之又得范文正裔孫復爲築室贍以飲食製衣巾具束修遣入邑庠其敦名敦厚風俗類如此未樂初以憂去服闋吏民請闕請復任陞蘇州府同知爲政平易民甚宜之

非獨敦厚風俗亦足表章聖賢

陶魯

陶節菴魯以蔭補新會丞年僅弱冠君無幾何而長令王重至重江右宿學也見魯英明行事老吏不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學問乎魯悚然起對曰某從先大人在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人沒而殖隨落今業已爲吏其奈之何言訖泣下重慰之曰丞無悲我爲丞師可乎魯雪泣謝因執弟子禮重乃與魯約曰每晨後當投以經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

牧津敦厚

卷二十八

三

無辭煩難乎魯喜見着字自是背誦覆講即有新得重亦喜曰始見丞風儀扣丞才識已太過人今敏學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大顯庸爲國名臣丞切毋忘吾言未幾重卒於官魯執喪一如父師治其後事贖其歸橐甚周且厚臨行謂重二子曰先公廉而貧其教其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日能報二子異日必有以相成及魯繼重爲令薦陟臬僉二子果負笈來謁魯館穀豐備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已而



錄為瀧水廩生。皆得貢為學官。士林稱之。

重之知人。魯之佩德。兩人具有古道。

黃簡肅

黃簡肅珂任龍陽令。有郡司理溫某來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已籍定。貧富遠近。酌量收當。溫信吏必欲再審。勾攝駭然。珂曰。民籍已定。勾攝恐益滋弊。曷已諸。溫以為抗。翻然去。白其守。守令珂謝不從。適監司至。溫時理捕事。有告其誣罪。良民為盜者。監司欲窮治之。忽以問珂。推官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三五

何如人。珂曰。此人素質實無他意。者下人為之耳。監司以為然。乃命珂理其事。事竟得白。推官服珂之度量。

伍文定

伍文定初為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及起為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為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

真兩賢相得益敦矣。

陸邛

陸邛出知常德。以才調武昌。尋徙岳州。先有巨木飄入郡界。前守不知其為皇木。送侍郎方銳起坊督木使者。誤論邛。邛不辯。人或諷之。奏白邛曰。三公皆賢者。奏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在任力崇節儉。值歲饑。邛竭倉庫設法賑貸。活饑民數百萬。

以一默全三賢。末世何嘗無盛德事。

牧津 敦厚

卷二十八

三五

牧津卷之二十八 終



牧津卷之二十九目

忠信

郭 伋

劉 平

宋 登

朱 暉

張 綱

陸 二見

彭 修

董 和 二見

孟 雲

郎 茂

李 曾

崔伯謙

杜 畿 二見

何 遠 二見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王 伽

李 忠

范述曾

孫 謙

姜 蕃

趙持滿

張允濟 二見

狄惟謙

元德秀 二見

周堯卿

呂元膺

袁 滋

朱 勝

劉 廣

趙清獻公抃

寇萊公準

范純仁 二見

崔 豫

蘇 頌 三見

韓宗師

張忠定公詠 八見

沈 璋

朱壽昌

常安民

蔡 高

張日用

伊伯熊

冷 麟

李德善

程 蕲

王 弼

沈 木

楊 護

馬 錄

王 詔

周 鳴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羅 性



牧津卷之二十九 忠信

明山陰祁承燦輯

郭伋

郭伋王莽時爲并州牧更始新立徵拜左馮翊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尚書令徵納忠諫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漁陽太守漁陽旣罹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僇渠帥盜賊消散時白奴數抄郡界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一

略白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後潁川盜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十一年調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旣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郭細侯素以威信服人故不欲與諸小兒愆一日之期正其作用處不可以迂事戲事忽忽視之

劉平

劉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繇是一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二

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志誠哀而遣之平還旣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



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剗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剗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三

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避役逋賦。常情也。而至有增貲就賦。減年從役者。豈別具一肺腸哉。百姓懷感。若以為無可自効于劉君。姑以此自盡其心耳。若爾。則敲扑日煩。而催科日縮者。可以思矣。○獄無繫囚。較民自以不冤。又進一格。

宋登

宋登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

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大。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錄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明能之令。迨為太守。至市無二價。道不拾遺。其効見矣。

朱暉

朱暉為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婢。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于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吾。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後邊臨淮太守。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

朱文季為郡吏時。其篤于厚誼若此。及為臨淮守。乃有彊直自遂之謠。有德器人。他日監力必動。

張綱



梁冀怨張綱，會廣陵張嬰殺刺史二千石，乃以綱爲廣陵太守，詔問須兵幾何，對曰：無用兵，爲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喻以禍福，嬰泣曰：荒裔愚民，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秋，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孳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五

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面縛謁綱，綱釋縛慰納，單車入營，置酒爲樂，拊循以意，莫不委心，南州晏然。

大凡解散寇盜，其撫者與聽撫者，皆在箭鋒針芥之間，一念誠心所及，如二水相合，而東西決流，無所不可，乃能定變若稍著，安排布置，而曲意爲之，則受撫者未必信，而撫之者徒爲養亂召侮矣。

陸康

陸康少悖孝弟，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誅，康歛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除高城令，高城邊陲，長令至，輒發繕城，又令戶一人負弓弩，備不虞，康皆罷遣，民大悅，康以恩信爲治，盜亦屏息，州郡上狀，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至稱之，靈帝欲鑄銅人，詔歛民田畝十錢，時水旱洊臻，百姓貧苦，康抗疏論諫，免歸，後徵拜廬江太守，申明賞罰，擊破賊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六

黨黃穰，獻帝時天下亂，康遣孝廉計吏蒙險奉貢，詔書嘉勞，拜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壽春，糧絕，遣求甲兵，康以其畔逆，閉門不納，設備待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力屈城陷，不辱而死，朝廷憫其節，拜子儁爲郎。

忠信之人，自能爲忠義事。

彭修

彭修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



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恩信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恩信決非一時可襲取貴在素孚彭修死尚能降賊而鬚眉丈夫生不能銷寇者視此能無顏甲否

董和

牧津 忠信

本卷二十九

七

董和於漢末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過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後諸葛亮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為丞相時致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幼宰之忠告與武侯之開誠可謂兩賢相得益彰

孟雲

牧津 忠信

本卷二十九

八

孟雲為武威太守時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雲上書謂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許太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從安議

柔遠必以威信袁太僕之議甚正



郎茂

郎茂初授肅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訟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九

往諭之各生悔請縣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

隄防使無決溢不如疏導自無橫流

李曾

李曾牧趙郡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界責之令送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

勝常山粟

此賊長亦非尋常偷兒

崔伯謙

崔伯謙除濟北太守清直慈愛恩信大行朝野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曰為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既無思化何因復成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復任鉅鹿太守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

威惠並行乃真惠愛

杜畿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十

杜畿拜河東太守甚得人心太祖征漢中遣五千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者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于寵者也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



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杜伯侯拒劉勳之求裏細節耳至今三千  
運者願以一死報公及不以率詔書故李  
已配之婦此非仁心為質者不能

何遠

何遠為東陽太守豪右畏憚遂坐謗免去官歸  
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以此多之其輕財  
好義周人之急言不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  
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十一

不能得也官至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

廉可能也廉而不言榮辱近于聞道矣聞  
道之人安得有妄言

王伽

王伽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州使送流囚李參等  
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矣榮  
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  
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役卒豈  
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

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  
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  
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  
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  
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  
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  
而赦之

脫枷停援殊是煦煦之仁然使囚人人踐  
約則難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十一

李忠

李忠為親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  
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  
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  
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  
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  
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  
衣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  
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



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較尉忠即...  
責數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  
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  
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  
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  
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  
命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  
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遷行太守事收郡中大...  
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迺還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七

復為都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  
方海濱江淮多莠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  
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  
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  
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  
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為...  
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

此公是循吏故一以忠信為致身之本

范述曾

范述曾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  
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所聚前後...  
二千石討捕莫能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  
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  
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  
詔褒美徵為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萬餘...  
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龍計十餘枚而已

一遇嘯聚即便張皇山陬海澨之間豈患...  
藪亂患滋亂耳如此化導乃貽地方之福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十四

孫謙

孫謙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二峽恒以威...  
力鎮之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  
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  
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  
而遣還一無所納

一廉則無不蒞野意可乎况於蠻夷

姜蕃

姜蕃高祖擢為秦州刺史謂曰昔人稱衣錦故



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償功涼州荒梗宜有以靖之暮至撫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欲使盜賊衰止恩信之外無別術

趙持滿

涼州刺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為已患誣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枉吏竟待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收友人王方翼歎曰樂布之哭彭越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十五

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骨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持滿義不負姻親方翼義不負死友可謂

兩賢

張允濟

張允濟為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

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誦吏食槐葉藜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

允濟是明察人遇下恐不免少恩至于臨難吏食槐葉藜節而無敢叛此君以嚴為惠所以迥不可及

狄惟謙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十六

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為政會昌平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既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為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天災流行疇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為請巫亦許之惟謙幡蓋迎自私室躬為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



立于庭中。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爾飛符于上帝，請雨嘗足矣。觀者雲集。及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繇縣令無德。爲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省罪于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延明郭將歸，散醴一無所設，坐于堂上，大怒。惟謙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懲此，焉敢言。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七

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三十，投于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于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紛，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逡巡四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者，旣而嘉其精誠有感，與將軍表言其事。制書褒美，賜章服錢五十萬。後歷絳、蘊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有殺妖巫之定力，自有爲萬民請命之精。

誠

元德秀

元德秀質厚少緣飾，舉進士，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賓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嘆。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六

此虎大解事，惟虎能成盜之請，故盜能副紫芝之信。

周堯卿

周堯卿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統入其境，見被刑而芸苗者，詢之，對曰：令不我欺，卒無怨言，統歎而薦之，累官太常博士。

令不我欺四字可念，君子信而後刑其民。

民有恥且格矣。



呂元膺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釋縛歸之而戒以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以歲旦不得省父母為恨此囚良心未死故可逆知其必還

袁滋

袁滋為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為政徵為金吾牧津忠信卷二十九 九

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百姓遮道不得去於陵使喻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

寬易清簡與民相安於無事而禔福極遠即新使君諭民一語而人皆羅拜袁之得民深矣

朱勝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人賞其言為循良之譜

為守令者當時置此三語于座右

劉廣

劉廣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評訟者輒叮嚀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無繫囚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

善人教民七年風教安得不洽

趙清獻公

成都以成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牧津忠信卷二十九 十

信者其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入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扞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有例哉上大嘉扞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為經略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扞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眾比成還得餘資攜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為非



清獻公之鎮蜀與張平崖各有局面而其  
安輯衆心鎮定羣盜之法則同

寇萊公

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及大名府城安縣其治  
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誰具鄉里  
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非民心風孚者不能

范純仁

范純仁尹洛謝克莊自河陽來至中路白司馬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主

坡秣馬歇店中欲行以馬未盡剪少待見老翁  
負暄牆下有人告曰黃犢爲人所竊矣翁因坐  
負暄略不向問須臾再以失犢告翁容色自若  
徐曰爾亟求必鄰家戲蔽爾謝以爲有道者異  
而就問曰爾家失犢再告而不顧何也翁笑曰  
范公居此孰肯爲盜必無此理已而犢果還謝  
歎息而去

崔豫

范公居此孰肯爲盜此格心之化也

崔豫爲長安縣尉爲人自負厚於責物爲范忠  
宣公外孫忠宣守洛豫以書求教忠宣答之其  
略云我平生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  
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未嘗頃刻離此又云人雖  
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以  
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  
地位

人生於此二字徹頭徹尾自信信人真不

患不到聖賢地位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主

蘇頌

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  
轉運使責所通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  
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  
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  
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  
至遂不復言

死無可償則長繫何益衣食之餘悉以償  
官此是責通者妙法



韓宗師

韓宗師知河中府。為政務正身率下。常鄙俗吏。苛察近名。遇僚屬有恩。人為之竭力。邊警有所調發。視緩急為之期會。民不勞而事集。

苛察近名。真是俗吏之弊。惟正身率下。民俗自厚。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守成都。一日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詠曰。前一任牧津忠信。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五年成一信字。猶見乖崖孚化之速矣。

沈璋

沈璋知潞州。初賊黨據城。潞平。當絳坐者七百。帥府謀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大怒。欲殺璋。璋顏色不動。從容對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特為賊所脅脅。故招之復來。殺之是殺降也。苟利于眾。璋死何憾。少頃怒解。因召

軍曰。吾始命戮汝。今汝使君活汝矣。皆感泣。時介休人張覺聚黨抄掠。招之不肯降。曰。是以好言誘我耳。獨得侍郎沈公一言。我乃無疑。於是命璋往。覺即日降。

仁心為質。即盜賊亦自可孚。

朱壽昌

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疑訪。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

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五

汝女為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偽券。抑汝女為婢。指十萬為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奈何。囚泣下。始以實告。收子良付法。

此囚之癡可憫。故不得不為好語以醒之。

常安民

常安民授應天府判官。遷成都教授。秩滿。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為治。民不忍欺。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每先他邑。而辨擢大理丞。以譏監滁州。



酒稅至滌，自親細務。郡守魯肇約爲山水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

錢明逸自禁林出爲大州，居常快快不事。事王子明，嘆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耶？」希古之意，賢於明逸遠矣。

蔡高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二子漁于海而亡，媪某氏爲警，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爲警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五

不可理。高獨謂媪色有冤，不可不爲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爲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警家伏法。高，端明學士襄之弟也。如此精誠，自能斷獄。

張日用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爲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于水中刻表爲記。日用卽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

信。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初特以術需民之急，而立廟索雨，果符其言，此非意料可及。

伊伯熊

伊伯熊爲深州守，富民滿存投刺請罪，存嘗獲罪前守，深人疑將爲前州復讐，而前守適移書言深人短長，伯熊謝曰：「人之善惡，旬日異狀，能改過卽良民也。」對衆焚其書，深人始安。州人張廷雄於貲，三子皆濟惡，武斷鄉曲，持官吏陰事。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五

莫敢問，亡何謀殺人，廷自當毆殺罪，而匿其子。乾於勢家，乃計捕其子，罪以謀殺，而羣毆殺人者，則止坐一人。凡訟辭，一覽卽洞情實，吏畏悚，莫敢舞文。獄中常空，張某先以累坐死，察其冤，許以不死，時張乾在獄，約某反獄，某曰：「伊公信人也，許某不死矣，忍負之以速死乎？」

對衆焚書，所以安深民，然於前守不免有形跡，惟能令獄囚信其無虛語，感人處自不可強。



冷麟

冷麟。洪武七年為鄞令。精敏廉慎。一介不苟。取量事難易。與民而立期限。期至未完。許赴縣展限。即三五易。亦不深罪。如違期不報。即一日必罰。派辦徵科。務求民便。且天性仁恕。不忍輕決。時有被一笞一鞭者。眾必曉之。故人皆知愧。而犯之者少。九年。以江浙行省薦陞本省都事。聲績尤著。先是象山知縣孔立有惠政。民以孔冷並稱。

牧津

卷二十九

主

必如此乃能省鞭笞之法

李德善

李德善。洪武末知常州府。寬恕廉慎。歲終決獄。有江陰民二十餘人。以鬻鹽械繫。亡為首者二人。故未決。德善慰而縱之。期十日。諭為首者來歸。眾感泣。及期。果引亡者二人。即決。

二十人縱而二人之勢必來。此善于捕亡者。

程燝

程燝。知鹽城縣。縣有冤獄。論死者十九人。力為申雪。築隄捍決。河創水次倉。便轉運。凡與民興利去害。竭誠悉力。惟恐後。轉上元縣。陪京洛雜政。殷燝一意利民。無所趨避。心誠孚感。與情信之內。璫以事過金陵。所至饕虐。夫康外無饒璫。怒欲辱之。燝抗陳民艱。璫為改容。民居近。存陵者。以誤殺苑中獸。入死獄。莫為直。燝曰。殺麋鹿與殺人同罪。豈聖世之政。方白司寇。為從末減。燝宰二邑。三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冊。以一

其古朴之意可掬

王弼

王弼。為興化知府。至則曰。是故秉禮之鄉。盡出古意。為之律身。必端。布令必信。制度必節。俗婚喪過侈。遊蕩子多事賭博。弼設牌正副。定中式。書勸戒文。使時開諭。弗變。則舉以懲。五伯攝人。狼假為虐。弼立三限。批明書。期日。授訟者。自付。被論。執就理。後期有笞。皆信之。如期而至。守臣



更驛法非人情弼警止不可疏復其舊溫文進  
鈔漳州守者白遣民兵自益弼曰蒲瀕海宜以  
自防遂勿遣端午競舟長訟耗費禁者乏要領  
迄未能息弼使自實盡市以修橋梁木蘭陂陽  
城斗門堤壘路道多圯弼爲修築盡出帑餘民  
無所與公牘叢委笑語指揮每旦日視事日中  
則庭無留人坐公堂閱古書宿弊清汰獄訟衰  
止

真是盡出古意

牧津 忠信

本卷二十九

五

沈木

沈木知石城縣時汀寇入境牒熊子開等爲鄉  
導巡尉司以隅宮姓同者指爲賊木察其非是  
破械約使捕子開輩衆謂其縱虎出柙已而果  
縛子開以獻人服其明

非賊自當破械若欲責之擒盜更須視其  
人之膽畧何如不然名開其生途而實  
致之死地

楊護

楊護象州人梁儉泰和人成化間初繼任臨高

知縣楊令承累任苛虐之後政尚寬簡然能

燭下情事至先得察其誠偽善惡必明詞訟

無大害者諭歸使籌思多感其言而中止獄無

淹禁而吏無取覓民以爲便事事稱是初若無

甚異政者行之數年民無不感而信之詞訟盡

息後以謗累去任新令梁來代之且見百姓戀

楊如慈母臚者絡繹於道不能去梁嘆曰此

無所爲而爲者何以得此吾嘗一屈楊君以見

牧津 忠信

本卷二十九

三

民情之懇至乃置一帙門下命臚者盡名其上

須臾帙滿持以示楊已而行車就道邑之老稚

隨送三十里至舟次者殆千人梁驚嘆問左右

竟其所以及歸蒞事政果相倣而尤廉明簡肅

民益信服其小民具詞非干大故但批詞尾付

告者自行喚所告無不應期而至矣信乎如此

觀二公先後之政總之平易近民而有言  
必信所以感人如此

馬錄



馬錄授固安知縣。縣當南北衝劇，號難治。錄周察人情，廉明惇信，士民悅服。踰年，有冀寇之亂，襲破固安。錄被執，寇見臥內無長物，乃賢而釋之。獨縱其獄囚去。囚曰：我輩罪宜死，幸毋竄以累吾慈父。復相率詣獄，再踰年，徵拜監察御史。一時寇與囚皆有良心，若此錄之感化者可知。

王詔

王詔知定州。定畿內地，雜戎夷，詔約法示誠信。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三

釐弊幾盡，政化大行。蜀生卓某者，道定，遺橐裝百金來言，詔曰：第往，有為守者，至則有守者，人生謂何以不携去？守者曰：人有橐子者，我守公不忍為流涕語之，我忍携金去，使君流轉於我公之境哉。梁御史按部，猝入獄，惟二繫囚焉。先是州田多汗萊，人不能市牛耕，為孔明木牛法代之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擢開封府同知。會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間，彈為河，二洪悉壅，漕粟不得上，議者請自孫

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計伐薪買石，費十七萬餘緡。詔往行河，即湛祭，令水工表塞爰，而自踏機埋捷事，卒往勸赴，畚鍤者百里雲舉。凡三月，河隄成，纜算九千七百餘緡。

詔故誠信人，遇事更有巧心，所以事皆立辦。

周鳴

周鳴為即墨主簿，以明敏詳密為藩司所重。奉牧津忠信 卷二十九 三

御史往登州，讞強盜獄，盜七十人，而稱屈者四十五人。御史執不聽辨，鳴詳察其人，皆以宿怨為盜所誣，指從容白其故。且歷舉前代賢臣以辨冤獄得名者，具陳之。御史感悟，四十五人遂得不死。會兵興，賦即墨軍需鐵七十餘萬，鳴具奏地濱海隅，鐵非所產，而府庫積鐵尚多，請出以資軍用，庶蘇民力。所司又令即墨民輸豆軍前，准其歲入米數，已而復徵其米，而令以鈔償。豆直鳴復奏民無信不立，今民既輸豆，又徵其



米是無信於民也。請從初令以信於民。且連奏便民十餘事。朝廷皆納其言。

白冤獄爭重徵。一縣簿何以有此力量。

羅性

羅性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寇。號精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精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性初下車。民有負一囊詣府。言精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三

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精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答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論之曰。朝廷但欲得精李耳。精李且出。卽汝等暮皆寧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卽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精李至庭下。民旣獲賊。勞而遣之。

元紫芝之釋盜擒虎沈石城之破械捕熊

子開皆是此意。總之信義所感。凡捕亡而累無辜者。當用此格。惟是一囊遺骸。旣辨其非精李。自當詰其所從來。法應致辟。答而逐之。則非法矣。

牧津

忠信

卷二十九

三

牧津卷之二十九

終



牧津卷之三十目

明決

黃昌

雋不疑

竇叅

謝夷吾

陳仲舉

孫禮

元絳

張亮佐

王安禮

張文定公方平 二見

程明道 五見

韓絳

強至

陳奉古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一

高定子

魯永清

范正辭

李冕

胡霆桂

林從周

胡文舉

張羽

高子業

李復亨

宜彥昭

觀音奴

范楨 二見

伍典

楊茂清

東野

郭桂

牧津卷之三十

明決

明山陰祁承燦輯

黃昌

黃昌少孤微，居近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刺史行部，見而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奸伏，皆稱神明，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及昌到，吏民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強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一

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捕，無有遺脫，宿奸大惡，皆奔走他境，遷河內太守，徵拜將作大匠，進補大司農。

為政能使宿奸大惡奔走他境，如此之嚴，嚴乃為德，若一新太守，而理斷七百人，莫不得所，又其緒餘矣。

雋不疑

雋不疑，渤海人，召拜青州刺史，昭帝時，齊王孫劉澤結豪傑謀反，欲先殺刺史，不疑先發覺，收



捕伏辜、擢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稱爲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至者莫敢發、京兆尹後到、叱從吏縛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云即不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夫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其姦詐、大將軍欲妻以女、辭、久之、以病免、終於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常言禁姦止邪、獨行於吏民、細耳、朝廷事、何敢望不疑、蓋厭服如此。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二

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

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云即不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帝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夫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於朝廷、在位者皆以爲莫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其姦詐、大將軍欲妻以女、辭、久之、以病免、終於家、後趙廣漢爲京兆、常言禁姦止邪、獨行於吏民、細耳、朝廷事、何敢望不疑、蓋厭服如此。

此議甚正、

謝夷吾

謝夷吾爲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遇孝章皇

帝巡狩、幸當陽、上未嘗見刺史班秩、有詔勅夷

吾入侍、錄見囚徒、見長吏勿廢舊儀、上臨西廂

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其中、有亭長姦部民者、

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觀刺史

決當云何、頃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犢之吏



職在禁姦。今日為惡首，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免縣長吏官。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章帝嘆曰：使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特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賜車馬劍帶，勅之曰：鉅鹿刺郡，舊為難治。以君有撓煩之才，故特受任。無毀前勞。夷吾所至，愛育人物，有善績第五倫嘗令班固為文薦之。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體，左轉下邳令。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四

決正三百事，事事得情，非才誠兩合者不能。

陳仲舉

陳仲舉在樂安郡，縣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止居其中，行復積二十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仲舉就與相見，言次問及妻子，宣有五子，皆服中所生。仲舉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况乃寢宿塚藏，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污鬼神乎？遂致其

罪

誑時惑眾，誣污鬼神二語，真趙宣鐵案快哉。此舉不然，後世之居隧者接踵矣。

孫禮

孫禮為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夏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五

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必用，當參異同。禮上疏略曰：管仲霸者之佐，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郇以馬舟侯為驗。詐以



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揆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爲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着履，駕車待放。

坐上斷之固是，但疆界故須身履其地。

元絳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六

元絳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知之，訟於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母他牘印尾，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即日歸整田。

今天下僞篆半於官府，驗視不可不審。

張堯佐

張堯佐歷憲筠二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

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遁，爲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遷殿中丞，知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衆弊以曉之，訟遂大簡。尋以宣徽使判河陽。時吳育判西京留臺，河陽民訟有不決者，多詣育於狀尾，判曲直。堯佐卽奉行之，不自爲異，而民稱平。

不自異而民稱平，則育之任真，堯佐之虛衷，可謂兩賢。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七

王安禮

王安禮知開封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且按而未論，有幾萬人。安禮決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輔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嘆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時帝數幸皇太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千萬計。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



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塚以刊其

安禮以駿爽之才如倚天長劍鋒接物剖  
至於改卜民墓乃能獨持正論使萬眾之  
心安而國體不傷其才局大出荆公上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方平知蘇州崑山縣初吳越歸國郡  
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  
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之一二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八

方平悉取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如此亦快然終不能使人心帖息

程明道

程明道先生顥初為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  
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  
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程曰此異辯耳問  
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其  
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則遍天下  
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也其人遂服

令大奇之

只以定居之年歲論事理自明

韓絳

韓絳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  
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為妄奏流汝  
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眾追責窮治蓋其母嘗  
執役官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妙在追責窮治以絕疑根

強至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九

強至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夕  
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  
工訊之工言製幕必雜他藥相困既久得濕則  
燔府為上聞仁宗悟曰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  
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

大凡為政之要不但委悉人情更須妙通  
物理積油萬石則火生強至已知此意故  
臨事了了

陳奉古



陳奉古通判貝州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仆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棄市奉古議曰主盜有亡失法令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鬪論是守者不得主盜也殺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主杖卒人稱服之

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主雖弱不得輒與

牧津

明夫

卷三十

十一

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鬪而實非鬪若以鬪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曰法當得捍乎柰何歸咎於法蓋用法謬耳

高定子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偽為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嘉

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長民者不可不留心典故

魯永清

魯永清守成都事決訟如流門外架屋數椽鍋竈皆備訟者至寓居之一見即決飯未嘗再炊有魯不解擔之誣適臬長案牘中有以姦訟者一曰和一曰強兩持不能決屬永清以試其決魯令隸有力者一人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裏衣婦以死自持隸無如之何永清曰供作和姦訟遂決蓋婦苟守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耶然亦不可以此槩天下直須徐詰其當日之情境乃得

牧津

明夫

卷三十

十二

范正辭

范正辭歷官以治績聞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決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召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與妻請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辯其事正辭曰



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與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饒州民甘紹者積財鉅萬為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移訊而民有告羣盜所在者正辭潛遣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以鞭擊賊中雙目執之賊自亦不死餘賊渡江散走得所棄賊載賊歸按牧津明決

卷三十

十一

其姦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更生

斬懷土憚行之卒消一方禍亂之萌此其臨事敢決更勝於州無滯訟欲令紀法常肅不可無此能吏

李冕

李冕調崇安簿縣民謝叟無子養他姓兒以致富後婢生一兒垂死戒曰吾故貧皆汝兄佐吾致富分財當優之後婢兒稍長請官乞還兄姓令欲判可冕詰婢兒不服更訴於州蔡襄為運

使聞赴崇安冕迎曰法順人情今與六國主以致豐裕欲終奪而窘之殆非所以順人情也襄曰非主簿吾幾誤任法矣即具奏請朝廷是之著為令

律重本生養子雖同父起家厚薄尚當有別然此斷須以父命當遵為主不在艱辛致豐裕也

胡霆桂

胡霆桂開慶間為鉛山主簿時私酷之禁甚嚴

牧津明決

卷三十

十一

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與姑和乎曰和曰既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酷律笞之政化遂行

代姑之笞雖得體終不若陳亭長酒食勸

勉之言為更善也

林從周

林從周充開封府推官民有殺其兄二子以窺其財者長被劊即死其幼走以免事發獄成以母年八十法當留侍從周議使無狀子居母側



以凌其幼孤必無全理且孤孫雖釋亦能爲祖母養留之惡奸不可讀奏未畢章獻太后遽頷之曰人情當如此命配海外

此議情理皆當

胡文舉

胡文舉寶祐中調贛縣尉未至有訴殺人而失其屍且不見殺者文舉至方下其事一日池有屍無首莫能辨文舉詢死者之母知臂有涅虎視屍果然又廉得其妻嘗與男子姦別鞠其妻疑男子事泄言實與男子姦故共殺夫而埋其首掘得首加屍如生咸以爲神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四

妙在與男子別鞠

張羽

張羽出守廣平條教清肅吏卒畏懾莫敢仰視雖隆寒盛暑漏下五鼓必起視事夜分乃寢問民疾苦力舉行之建閘通水開田千畝以資困農置木牌令得自白以達民情順德有囚母與僧通子已壯不改惡其子之言也乃入井死會

當決子羽曰母無行負夫與僧私通顧可殺子絕夫嗣乎因遂得釋鉅鹿有告婦奏一要官暴殺其夫吏受委咸憚莫能決羽按而寘諸法要宦懼厚賄朱寧誣奏下羽獄吏民爭欲錢賄寧爲羽求解羽曰吾寧失官不敢失志若等愛吾幸無枉吾志也大理直其誣乃還郡自後民益相信斷獄大省

母以忿愧死非關子也留子所以嗣父亦以嗣母此議未爲非是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十五

高子業

高子業初任代州守有諸生江棹與隣人爭宅址將鬪陰亦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圖誣隣人隣人知不敢鬪全界以宅棹埋尸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楫枉殺其妻棹嗾妻家訟楫并誣楫殺孜事楫拷死無後與弟槃重襲楫職訟上監司臺付子業再鞠業問棹以孜等尸所在棹對曰楫殺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事殺孜棹愕然對曰爲棹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



居曰為爾爭宅址殺人埋尸兄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尸棹室否對曰未也乃命搜棹室掘地得二尸于棹居所亦趾宛然棹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一旦得雪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布裙一穀數斛世江有田若盛富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即呼姦婦問之曰盜姦若何對曰姦也何時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名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遂伏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六

誣殺人罪祁縣千長趙遠捕盜起家萬金嘗縛村民野寺誣為盜得貲遠僕更污民妻慮僧發覺致民縣獄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設謫給縣官縣官恐聽遠人獄磔民屍擲屍獄外上官正治遠僕罪薄罰遠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

三事不難斷難在斷久獄無瞻前顧後之念耳若謂家屬殺人而長若主未有不與特為趙遠之稔惡而發則可此外不可以

一律論也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蟻馬血火燬之則亦青其人欵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通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七

此亦格物之效

宣彥昭

宣彥昭仕元為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儒生有數百畝之園為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為謝彥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天大雨民與軍爭登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曰我物而民取之絕無印証彥昭裂而為二並驅出使卒踵其後軍忿謀不已民曰汝自失登于我何損



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登償軍其在溫州會  
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彥昭曰此烏  
合之衆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戍將氣驕頗  
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  
昭瞑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耶寇怒欲  
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  
義之而止

遇事頗見才力臨難亦不乏氣節

觀音奴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觀音奴歷知歸德府廉明剛斷發摘如神民有  
叩冤者雖數十年事皆千里奔走來訴觀音奴  
立爲剖決數日悉清彰德富商任甲抵睢陽驢  
斃令郊乙剖之任以恚毆郊經宿而死郊有妻  
王氏妾孫氏孫訴于官官吏納任賄謂郊非傷  
死反抵孫罪置之獄王來訴冤觀音奴立破械  
出孫于獄呼府胥語之曰吾爲文具香幣若爲  
吾以却事禱諸城隍神令神顯於吾有睢陽小  
吏亦預却事畏觀音奴嚴明且懼神顯其事乃

以任所賂鈔陳首曰却實傷死任賂上下匿其  
實吾亦得賂敢以首於是罪任商而釋孫妾寧  
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一田三頃不能得值王以  
饑携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遺田  
爲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行賄僞作文憑曰王  
在時已售我觀音奴令質之神楊懼神之靈先  
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其事及王與楊詣祠  
質之果無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吐  
其實曰楊以羊酒浼我囑神曰我實據王田幸

牧津

明決

卷三十

神勿泄也觀音奴因訊得其實坐楊罪歸其田  
王氏責神而撤其祠  
柰何不明聽之人而幽質之神乎

范楨

范楨爲淮安守時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  
訴府楨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兒  
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  
衣者臂繫篋僕而趨然詫曰噫是柏魂也而繫  
篋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



暫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於此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父視之相也然莫知誰殺積念相有力殺相者當勅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為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浣耳解其裏血漬霑纊積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伯者汝也遂具服云以其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手一時稱為神識少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

牧津 明夾

卷三十

三

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

臨疑事便當直前勘定每十得入九

伍典

伍典為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携囊金市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携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監司以屬典檄至典得鈕妻上叔所貽書方思為之計神忽見夢典因策夢中語謂事當起於僧人因於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遠方僧至者率

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眾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典即頃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如此用心不患鈕冤無抵然為一事而特以造屋齋僧亦太費力矣

楊茂清

楊茂清陞直隸貴池知縣池濱大江使傳往來

牧津 明夾

卷三十

三

如織民好囂訟茂清因俗為治且遇事明決時涇縣有王贊者逋青陽富室周鑑金而欲陷之預構一丐婦蓄之鑑至索金輒殺婦誣鑑訊者以鑑富為嫌莫敢為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閱其獄詞曰知見何不指里隣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贊既被毆暈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為之證乎又云其妻伏贊背護贊又何能毆及胃腸死乎已乃訊証人稍稍吐實詰且至屍所益審居民則贊門有溝溝布朽椽為橋陽



出婦與鑑爭墮橋而死。贊乃語塞而鑑得免。石  
埭楊翁生二子，長子之子標，次子死而婦與僕  
姦，翁逐之，僕復潛至其家，翁不直斥為姦，而比  
盜撲殺之。時標往青陽為親故壽，僕家謂標實  
殺之，而翁則訴已當復辜，當道不聽，竟以坐標  
翁屢以訴，清密偵其事得之，而當道亦以標富  
憚於平反，清承檄則逮青陽與標，酒者十餘人  
隔而訊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贖而貸標，後三  
年道經其家，盡室男女羅拜于道，且攜一小兒。  
牧津明矣 卷三十 三  
告曰：此標出禁所生也，非公則楊氏斬矣。又貴  
池王武業皮為生，嘗與劉廷璋為伴，一日廷璋  
懷假銀及首飾數事，約武渡江貨皮，武方缺食  
見廷璋至而喜，其夕醉以烈酒，而取其貨，與  
其妻昇而沉之江，其情頗昧，清竊得之，妻當從  
坐，清乃釋妻而坐，武曰：吾憐其二子，方襁褓耳。  
銅陵胡弘緒，韓太守試冠諸生，有一家奴，挈妻  
子而逃，弘緒訴媒氏匿之，蹤跡所在，相與執縛  
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獄，當夕身死，其家亟陳

於官而客戶江西人，其同籍也，紛至為證，御史  
按部訴之，輒以下清清覆訊之，曰：所謂鎖縛者  
實以送縣，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  
會科試，且迫夙夜以獄牒上，胡生遂不得坐，是  
年登賢書，其辯冤釋滯多類此。  
此君一腔真懇，大較養生機，不用殺機，楊  
翁盡室男女羅拜，携一兒以告，此段情景，  
當令苛刻者躍然興好生之念。  
東野  
牧津明矣 卷三十 三  
東野為陳留知縣，陳留去藩服近，民多健訟，訟  
輒赴臺省，不干縣吏，縣吏顧無可柰何，野至為  
聽其大者劇者，而於細事以義退之，無所留滯，  
於是人皆仰戴，而大且劇者不復赴臺省，一切  
細故輒相解釋，無敢以煩瀆令，河溢於縣北，害  
耕稼，野乃謀諸治河者，築堤拒河，河之舊污，於  
是為桑麻之地者，百里流亡之民，皆復來歸，仍  
加意賑貸，各有生業，戶口增以千計，遷卒趙獻  
者有仇，夜入刺獻死，匿去，弗可得，眾以為弗得



也。乃竟得之。縣故多盜。於是盡散去。為農無復敢犯法。

聽斷既持大體。則健訟之風自息。

郭桂

郭桂知安丘縣。安丘民王愷者。富而橫。令至。啖之以利。既乃鉗制不得動。令心內忿然。無可柰何。至是愷使人逆桂。以利啖之。拒不可。怒斥之去。至縣。而愷自來謁。乃發其事。鞭笞之。愷懼。謀陰中以禍。以罪擒殺之。有訟其子盜金者。且罵

牧津 明 卷三十 五

母桂知其後母也。而謂翁曰。亟歸發媪衣。笥中可得金。果得之。於是翁大感悟。知其媪為之。乃復愛其子。常趨郡。縣中囚乘隙反獄。走匿不可得。攝縣者懼。追告之途。曰。當在某地。古墳坎窞中。果然。其他政事明斷多類此。  
鞭橫民。悟惑父。皆快心事。

牧津卷之三十 終

牧津卷之三十一目

得情

黃霸 二見 何武 二見

薛宣 范邵

傅琰 顧憲之 三見

司馬岐 崔褐

李惠 李勉

馮儀 張詠 九見

韓億 向敏中

種師道 程明道 六見

錢惟濟 唐臨

魯有開 二見 尹洙

陶節夫 蘇渙

杜果 王罕 二見

汪待舉 陳春

于文傳 歐陽驊

張希崇 楊龍

梅應魁 陳祥



謝麟

孔鏞 四見

附理幽

孟嘗 二見

王侗

何敞

鮮于冀

甄法崇

崔公度

牧津 得情

本卷三十一

二

牧津卷之三十一 得情

明山陰祁承燦輯

黃霸

黃霸守潁川郡其先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為己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訴于黃霸霸使人抱兒于庭兩婦去各十步叱令競取之長婦抱持甚急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其所傷乎此牧津 得情 本卷三十一 一

事審矣婦乃伏罪

從情意中體認得來

何武

漢沛郡有富翁家貲二十餘萬子年纔三歲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劍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壻省其子書顧謂掾史曰此人因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

此翁大有妙用



與女實寄之耶。夫劍者所以決斷。既年一。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不。劍當關州縣。得見申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奪取財與兒曰。敝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論者大服。

非武亦不能為此翁作註解。

薛宣

臨淮有一人。特定緣到市。遇雨披戴。後一人求共庇。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緣。詣府自言。

牧津

卷三十一

二

太守薛宣。騎吏斷緣。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君思前撮之。而緣主稱冤。宣因詰責具服。悉昇本土。

范邵之斷緣。蓋祖此意。

范邵

范邵為浚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邵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於是擒之服罪。

意亦似巧。然一絹而中斷。則難乎為已物。

者矣。

傅琰

傅琰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請琰。琰掛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季琰家傳有治縣讚。其理吾邑者。故當多善政。而史傳乃撮此一二事為佳話。何耶。

牧津

卷三十一

三

顧憲之

顧憲之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辨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徑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能識物情。故能辨民情。

司馬岐

司馬岐為陳留相。時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



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也。豈當復久處囚圜耶？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

訊初獄與久獄異，初獄之得情在誠心，久獄之得情在虛心，此法不可不知。

崔碣

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河間，值龐助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悅其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四

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失明，碣至，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即救吏掩乾夫，并前獄吏，悉發昧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

大賈之家人所共識，一旦為乾夫所詭得，亦人所共憤，如此明白易曉之事，而一訴

再訴竟抱沉寃，况天下有疑似難剖，更於此者乎，安得有崔公之獄決而霽耶？

李惠

李惠為雍州刺史，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闌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紀綱斷之，並辭惠乃使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屬吏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制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負薪者乃伏罪。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五

此與鞭絲剖雞，同用小智，雖事近於戲，然其意可推也。

李汧公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耕夫，得裹蹄金一，送於縣宰，慮公藏之，守不嚴，置于私室，信宿



之皆土塊耳。瓮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莫不駭異。以聞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誣服。雖詞款具存，莫窮隱用之所，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俄有筵燕，語及斯事，咸共驚異。時袁滋在幕中，俛首無所答。汧公詰之，袁曰：「某疑此事有在耳。」汧公曰：「當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偽。」袁曰：「諾。」俾移獄府中，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遂于列肆索金，鎔瀉與塊相等。既成，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六

以竹擔算至縣，計其金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在路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獲清雪。

馮儀

馮儀為豐城令，有田父詣令求決事，凌晨飯糜

稍覺饑，至食肆求麪，久不與，乃去。肆家堅索，慙慙不與，乃訟於縣。儀飲以茶而酒，相油其中，因父盡吐所食，惟蕨耳。肆家乃伏罪。

田父事雖得明，然委頓甚矣。

張詠

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割家財不平，詠撻而遣之。後半載，詠因行香過其所居，召章家人，并彥家人對立，謂彥曰：「汝弟訟汝，言汝治家掌財久，伊幼小不知多少，汝分之不等，果均平乎？」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七

不平乎？彥曰：「均。」問章，章曰：「不均。」詠謂彥曰：「終不能減章之口，兄之族入于弟室，弟之族入于兄家，更不得入室，即時對換，人服詠明斷。」杭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酌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向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乃命七與子，三與壻，皆泣謝而去。



兄弟更室與張齊賢斷戚畹之事如一轍。乖崖無事不有機權，但如此斷法，倘有經營貨產，寄頓于外方，安得相均。○子與壻三七之斷，其意其類何武，兩翁以神告而兩公以神剖，即揆之情理，亦無絲毫遺憾。

韓億

韓億知洋州，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兄死，誣其兄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貲，嫂姪訴于州，積十

牧津得情

入卷三十一

八

餘年，竟未有白其冤者。億至，又出訴，億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驗，一日盡召其黨至庭下，出乳醫示之，眾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凡聽斷必須微覽前後案牘，則自無遁情。

向敏中

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牆出，僧不寐，適見之，僧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

執事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罾井，而罾

精婦人，已為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污僧衣，主人

蹤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云，與婦人姦

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覺失脚

亦墜於井，賊與刀在井傍，不知何人持去，獄成

皆以為然，敏中獨以疑之，詰問數四，

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之，因問之，乃以

實對，於是密遣吏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

自府中來，不知其吏，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之

牧津得情

入卷三十一

九

曰，昨日已答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

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

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

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并獲其

賊，僧始得釋。

獲殺人賊，雖由此吏智術所致，然惟得敏

中一疑，便為此僧生機。

种師道

种師道以雍州推官，權同谷縣，縣有猾克訟田



彌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  
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  
訟也耶汝再期擾鄉里足矣吏服罪闔境驩舞  
畫其像祠之

一語喚起良心不但折獄曉人自當如是

程明道

程明道顯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  
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  
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十一

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妻生子貧不能養  
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程問曰  
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書  
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某記曰某年月  
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程問張氏爾年幾何曰  
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  
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  
駭服罪

明道已知其僞特借一翁字折服之耳若

其為詐即詣門就居之時已了然可辨矣  
錢惟濟

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  
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  
問面給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筯因語之曰他  
人行刃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  
右臂也誣者乃服

亦有細心

唐臨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十一

唐臨為冠氏令縣界有種瓜者一婦人因過瓜  
圃摘一瓜與其子瓜主執之自執三十枚以誣  
其婦臨問曰婦人盜瓜時執何筐篋瓜主曰無  
即令瓜主抱子并使盡拾其瓜不及十餘枚已  
不能堪矣遂伏誣告罪

妙在使瓜主拾瓜

魯有開

魯有開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為  
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



破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與感。田數千頃。飛蝗不入境。富弼守葵。薦有開。有古。循吏風。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衷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解而雨。

殺機斷不令衆聞。有開之斷無難。但其平日作用。足使劇賊自遁。吏才何可少哉。

尹洙

尹洙知河南府伊陽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牧津得情。卷三十一。十三。

生。鄰人證其非是。而籍之。後鄰人死。女訴復請所籍產。久不能決。洙問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妻劉爲戶。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耶。女遂服。

按籍以斷。能折其心。

陶節夫

陶節夫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捕繫獄。不承。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卽吐服。將適市。於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無憾。

此之謂民自以不寃。

蘇渙

蘇渙知衡州。時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尚可呼他人。此必爲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得情之照。

杜杲

杜杲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此令九州三十三縣之最。

後一轉更恰情理。

王罕

王罕知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言。



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尋愈，郡人傳為神明。

此所謂心誠求之者也。

汪待舉

汪待舉，紹興中知處州，為政寬厚，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究曲直，不以屬吏，故庭無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四

留事，鞭扑罕用，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閑。時部民嘗有以酒飯客者，客醉且臥空舍中，主人慮其去，又從而鑰之。客夜酒渴，索漿不可得，則取花瓶水飲之，次日啓鑰，客已死矣，其家訟於官，待舉究其一時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極刑囚，果死，訟乃白，其明察如此。

試水剖訟事固應然，獨難為此囚耳。○留客臥空舍而且鑰之，決無毒客之理，但舍

中無一人，則中夜起飲瓶水，誰復知之？汪公之斷，可謂苦心。

陳春

陳春為嘉興路推官，有能聲，民販私鹽事覺，牽連千餘人，獄久不決，春往治之，即得其情，釋被誣者數百人，閩郡稱為神明，先是久不雨，至是大雨，鄉人稱為陳公雨。

大凡治獄，一得情則自無株連之累。

干文傳

牧津 得情

卷三十一

五

干文傳，遷烏程縣尹，有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妻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賂妻之父母，買鄰家兒為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妻抱兒乳之，兒啼不受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

以就乳辨兒，最為親切。

歐陽晞



陽陽縣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爭死，獄久不決。驛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驛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驛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獨汝左手，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乃服罪。

辯獄當如是矣，與錢惟濟之斷法相類。

### 張希崇

張希崇守祁州，且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七

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雖假稱義子，事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大爲傷害名教，安敢理順田園，其生涯并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此斷從戾不受訓上起見，情理應爾。

### 楊龍

楊龍爲越錄事參軍，其守治盜嚴，凡保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卽械繫解官間，盜死，郡因治保長制死，獄具，後龍閱狀云：左肋下至命一痕，長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龍不聽，卽追詰原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證益明，乃引法止坐保長杖罪，免死。

捕盜盜死，法亦不應坐保長杖。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七

### 梅應魁

梅應魁，洪武間爲郡推官，惟務寬恤，不事苛刻。聽決獄訟，善探情僞。時鄞邑民邵觀，奴妻陸氏，潛之母家，其母辛氏匿之，反誣壻殺之，訴於邑。觀奴逮捕不勝拷掠，遂自誣，伏然無跡可徵，久不能決。上于府，移應魁鞫之，乃併繫辛氏於獄，未得其情。一日辛之少女來饋，命收于僻處，給之曰：姊何不出，令汝來饋，引而至，是其人爲誰。懼乃漏言曰：姊在某處，令其同來探母消息於



是具得其實，亟捕陸氏，明日出示，卒竟伏罪，人服其明。

給妹獲姊甚當。

陳祥

陳祥出為惠州知府，斷獄如流，民有告理，齋糧數合，計刻白事，時有陳半升之謠，郡民有二女，嫁為比鄰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產子，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乃棄其女而號於眾曰：妾產子也，遂之燒妹傍舍，瞰妹夫婦赴火所，乃竊抱其男。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袁

歸為已子，妹覺往索之，弗予，因訟于府，無他證，不能辨，祥佯言曰：必殺此兒，事即了耳，乃置甕注水堂下，引二婦出，取兒，密諭一卒謹視之，而告其婦曰：隱情無證，斷案何憑，禍本不除，爭端曷已，吾為汝溺此兒，以解汝紛，乃佯怒叱卒，詐為投兒狀，而復令左右迫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則顛號仆堂下，而姊妾竟去，不復顧，祥笑曰：事白矣，即以兒付妹，妾杖之，曰：果汝子也，安能聽人殺而不救乎，姊妾不敢言，一

群以為神

用黃次公抱兒子庭之法，而多置甕一着，悚迫使露真情。

謝麟

謝麟移虔州會昌令，民有酒酣，夜與仇鬪，既而為所親殺之，其家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其財，訊鞫輒服，邑人皆稱神明。

所親乘機之殺，此處剖辨甚難。

孔鏞

牧津得情

卷三十一

九

孔鏞知高州，有富人子與婦姦謀，使傭市布，而潛殺之中途，事發，莫可詰，鏞禱於神，恍然若有語云：但聽父言，因密遣人偵之，則富人方詬其子惰農，謂傭在，猶可藉其力，乃又了在汝手，遂逮至鞫之，具伏。

孔公忠信可行蠻貊，何況斷獄。



附理幽

孟嘗

孟嘗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遂結竟其罪，嘗知其枉，備言于太守，太守不為非，嘗哀立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三年，大守因丹到官，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

牧津

附理幽 卷三十一

三

一小吏必欲白孝婦之冤，古人仁心為質，如此。

王忱

王忱為都令，到官至齋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留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住宿，夜聞女子稱冤之聲，忱叱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賊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取貨

財，忱問亭長姓名，女云：即今門下遊談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忱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詔遊徼詰問，且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遣吏送其喪歸鄉里，遂清安。

何敞

牧津

附理幽

卷三十一

三

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蒼梧高安縣，宿鵠奔亭，夜未半，有女子從樓下出，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廣信修里人，夫施氏死，有繒帛百二十疋，婢名致富，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質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併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冀壽操戈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不從，壽持刀刺脅下，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



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故自歸於使官敵曰今欲發汝屍以何為驗女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敵乃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驗問與娥語合壽兄弟父母悉捕繫獄敵表壽殺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諸皆斬之以助陰誅

伯有之厲原非三代之事

鮮于冀

牧津 附理幽 卷三十一

圭

鮮于冀為清河太守守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用工二百萬冀到適言四百萬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按室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言高貴不尚節適敵之夫而婿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臣不勝鬼言付高上之便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見秉等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差代以旌幽中之頌

今之多割匿者安得鮮于冀之幽討乎

甄法崇

甄法崇為江陵令於時江安令繆士通卒官至其末年法崇在廳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稚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授為辭因遜席下謝而法崇為問宋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葉聞而歎美之

此公死猶索負

崔公度

牧津 附理幽 卷三十一

圭

崔公度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岨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于舟尾得阜緜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盡獲其人蓋舟主殺催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舟人取財未必肯棄舟物或憑焉以催契為左證耳



牧津卷之三十二目

察奸

趙廣漢

周紆

二見

方儲

孔奕

國淵

莊遵

李奉基

陸雲

任城王潛

彭城王淑

張騫

韋鼎

武行德

高謙之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張詠

十見

包孝肅公拯

二見

范純仁

三見

李南公

呂元膺

二見

周審玉

路伯通

王安禮

薛向

何執中

石公弼

任顥

張杲卿

張逸

俞獻卿

孫長卿

李釋

劉徽柔

張田

閻從

李疇

王受

韓彥古

劉元瑜

李完

貢師泰

江濟

汪澤民

馬裕齋

周崑

殷雲霄

雍泰 二見

李亨

甯直

劉麟

戚賢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鄭洛書

馬文煒

郭彭祥

文林

王士嘉



牧津卷之三十二 察奸

明山陰祁承燦輯

趙廣漢

趙廣漢為京兆尹，凡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話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伯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言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懼，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

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

自効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捷伏如神，皆此類也。又奉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莫能及。

擿發如神，不難，而今盜賊死無所恨，為難。廣漢滿腔精神，無所不法，方得爾爾。

周紆

周紆為召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二

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對曰：「惟有庭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庭掾疑君，乃收庭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載藁入城，自足發奸，何至陽與死人語，作此伎倆。

方儲

方儲為洛陽令，功曹竇憲客為憲所讞，夜殺人



頭著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考  
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  
功曹拷竟具服

用小術與周紆同然已預知爲功曹所殺  
矣

孔奕

孔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之酒者始提  
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我兩甕酒其一何故非  
也檢視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三

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在官有惠化及  
卒市人若喪慈親焉

在官有惠化豈以一察爲明者餉酒之呵  
特偶然耳

國淵

國淵初從魏太祖征關中爲居府長史統留守  
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破餘黨皆應伏法淵  
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  
書或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

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獲之數者欲以大  
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  
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遷郡太守時有投書誹  
謗太祖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書而不宣露其

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旣大今在都  
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訓以

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  
其師可求能讀者促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

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四

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  
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

上首功故多僞增國淵之對深爲識體安  
有封域之內可以誅戮侈功者觀其列卿

位而布衣蔬食祿賜散之故舊宗族蓋一

廉靖之士故所見深遠若此

莊遵

揚州刺史莊遵性明察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  
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柰



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便即告官官司考其  
叔大過因而自誣謂吏曰叔為大逆速實於  
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  
夫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  
疑固相與大喜吏擒之送獄叔遂獲免又行部  
聞女子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云夫遭火死  
遵疑焉救吏與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自往  
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視得鐵錐貫腦考問  
乃此婦與夫共殺三夫案伏其罪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五

血而汚叔懼而不哀兩者之情易曉但不  
知莊遵有何術便知有物當自往耶

李季基

李季基知舒州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  
季基劾治三日得其情乃抵吏罪

非三日亦未便得情所以斷獄不可  
心乘

陸雲

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曰其去  
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  
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  
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為神  
明

夫被殺而至名不立其故自屬妻妙在錄  
其妻而不問又妙在於十里外跡之

任城王潛

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洗衣有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六

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  
言之潛召居城諸姬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  
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撫  
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  
明察

惜哉止鉤得一老姬

彭城王洸

彭城王洸為滄州刺史纖芥知人問事有淫  
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洸察知



之守令畢集。波對衆曰：食雞羹，何不償還值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用察殊小

張鷟

張鷟爲河陽尉，有呂元者，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官粟，忱不認。元執之堅，久不能決。鷟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元云：卽注云是，不是。卽注云非，乃取原牒問之。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又取書括字問之，元注云是，去括乃是，僞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

牧津

卷三十二

七

辨奸之中，亦得更趨。

草鼎

韋鼎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奸謀，其人驚懼，卽自前伏。又有人客游，遇至家，及還，妾盜珍物投之，尋於草中爲人所獲。家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具得姦狀，斷客。

成上州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僧誥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捺僧，并獲贓物，自是郡內肅清，道無拾遺。

客姦而不殺，其情易辨，然滑之誥妾，何以

前知。

武行德

武行德遷河南尹，西京留守，時官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洛陽縣民家嫗，持菜入城中賣，有桑門從嫗買，少償其直，取菜反

牧津

卷三十二

八

覆顧視而去，無辭不售，持入城門，抱關者搜篋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詰嫗，嫗言桑門嘗買菜，顧視良久而去，卽令捕桑門，具伏與抱關吏相結，以鹽誣嫗，欲希其賞。行德釋嫗，治桑門及抱關吏數輩，人皆畏服若神明，都下清肅。

只以賞錢之厚，下人反至作奸，所以上之舉動，不可不慎。

高謙之

高謙之襲父爵，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



指作錢幣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  
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  
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  
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  
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  
狀告尋正河陰令

鈞索真賊此法頗佳

張詠

張詠知江寧府有僧隙牒出憑詠據案熟視久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九

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羣官聚廳不曉  
其故詠乃召問為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  
額有繫巾痕即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  
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牒自披剃為僧也

乖崖作用每出人意表然於據案熟視時  
已得其情

包孝肅公拯

包孝肅公拯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  
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

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警伏其  
綱紀聞者皆憚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  
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逕造府  
吏坐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即命大開衙門  
使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使訴訟徑得至庭下便民更妙於察奸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僖年中毒

暴卒純仁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因會客罷是夜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十

門下人遽以疾告純仁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  
宋小殮口鼻血出漫汗帳帛純仁疑其死不以  
理果為寵妾與小吏為奸付有司按治具伏因  
會客置毒在鱉肉中純仁曰肉在第幾巡豈有

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僖年果不嗜鱉肉  
為坐客所并乃客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  
罪人覲他日獄變為逃死之計人以為公發擿

姦伏如神明

均之中毒而緩急後先獄情所關不淺折



獄者不可無忠宣之細心密體

李南公

李南公為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  
服閉口不食者四十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  
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  
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因具服罪蓋彼善  
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此亦博聞之效

窮奸之道不可不博聞

呂元膺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十一

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  
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  
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期守吏  
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  
到者鎮岳陽出遊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  
舉者駐道左男子五人皆縵服隨之元膺曰遠  
葬則休近葬則省皆奸黨為詐也乃令左右搜  
索之棺木皆刃衆曰某等不省而盜謀過江掠  
貨假有此舉渡者不疑元膺令劾之則同黨數

十先彼岸期集矣

忠信待人者而能察盜於隱形潛跡之間

胸次固有識

周審玉

周審玉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為  
名威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倚而為也因按詰  
之盡得其奸狀杖其背械送闕下

乘傳之詐偽百出司牧者故當時為覺察

路伯通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十三

路伯通為原武令有種瓜者一夕為人盡鋤其  
苗詣伯通陳告無明証遣之翌日托以他用命  
種瓜隣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各書姓名潛使  
人吮其鋤果有苦味者捕獲遂伏罪

小察

王安禮

王安禮為開封尹時京城遷者連得匿名書告  
人不軌所抄百餘家帝付安禮亟治之安禮驗  
所指畧同其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



曰。吾得之矣。呼問薛。若豈有素不快者。三有  
其筆。亦管者拒之。鞅鞅視其意。似見銜。即命  
訊。果其所為。即梟首於市。不逮一人。又有匿名  
書。誣告一富家逆謀者。有旨根治。安禮搜驗富  
家無跡。因詢有舊怨乎。荅數日前。有鬻壯人馬  
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乃密以他事給馬  
生。對欸。即取謗書字校之。畧無少異。同而訊鞠  
其事。果為生所作。京師號為神明。

安禮兩訊匿名。妙不在摘奸之明。而妙在  
不逮一人。  
卷三十二

薛向

薛向初為京兆戶曹。兼監商稅。有賈胡過稅務。  
出銀二篋。書其上曰。密使遺涇源都監。向曰。此  
決偽也。安有大臣餉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  
府治之。果伏其詐。

賈胡之作偽易曉。

何執中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鞠次。不得情。或曰。

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難  
問之。能識其名。則是非。而置羊角其中。餘皆  
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為師張角  
諱耳。

妖黨之奉師諱。何甚謹也。一入名籍。嚴於  
事神明。而敢于嘗國法。今邪教滿天下。艾  
之實察。察之容易。如此訊法。所當悉知。

石公弼

石公弼為澧水丞。供停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核其所載錢  
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竊官錢。故詭為  
此說。即收捕窮治。皆伏辜。

以風辨溺。自無遁情。

任頴

任頴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  
細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伏為賊內  
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

定亂自在察微。



張果卿

張果卿知潤州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驚往視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果卿命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不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果卿曰衆皆不能辨婦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鞠問果姦人殺其夫婦與其謀

此婦人淺於為奸故其事易剖

張逸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五

張逸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華陽驛長殺人誣道傍行者縣令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寬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

俞獻卿

俞獻卿為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

殺之詣縣給言師出遊矣僧曰吾與某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藏屍一縣大驚

此僧殺師之情不必辨於色動之際即詣縣言師出遊其情便露

孫長卿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為人所殺察其言不情迺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二人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服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六

惟察其言不情故得其死弟之情

李繹

李繹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盜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警耶曰無有曰有亡失耶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任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

盜物者必不盜人子女李蘊之訴大愚繹亦緣情而斷自能得情

劉徽柔



劉微柔明敏善聽斷遷洪洞令縣人移遠者投  
歸於縣以為夜雨屋壞壓其侄死號訴哀切微  
柔然視而笑曰汝利侄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  
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置於  
法

當在熟視時已得其偽

張田

張田知廣州廣舊無外郭田始築東城賦功五  
十萬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逃知其偽召邏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三

七

者戒曰今日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  
言而獲

嘉靖中京師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獨行

遇之往往棄所携物駭而走督捕者疑其

偽密遣徒卒詐為行人提衣囊夜行果復

出掩之乃盜者蒙黑羊皮着鐵爪於手乘

夜恐嚇人以取物事與此同

閻從

閻從為新安縣尉縣有鬻麥商為賊所殺莫知

三名從因集吏民至屍旁請聽忽一人呼為  
立命卒引詰之賊遂服嘗於道中遇人  
若貴遊者從曰此巨盜也邏致之果得其實都  
境稱為神明

詰屏樹而立之蠢盜易辨駟從貴遊之巨  
盜難

李疇

李疇為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  
疑為警家所毒請發棺驗視眾欲許之疇獨不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三

六

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屍且安知非允良有  
姦究治果與叔父家有怨

不但識能燭奸抑且力能持正

王受

王受為東阿丞邑民王虎當受重役賂吏改其  
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受曰此必王虎也筆畫

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虎遂伏罪

姓名隨戶籍所繫奸吏尚欲增改筆畫何

况其他



韓彥古

韓彥古知平江府。至郡。有士人持吏短長。投狀以占能否。彥古曰。此狀汝不能為。必有吏人為者。其人錯愕。即以實告。於是捕吏杖之。一部以為神明。

今士人之投狀。更有吏不能為者。不可以古槩今也。

劉元瑜

劉元瑜知襄州。富人子張銳。少孤貧。同里車氏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九

規取其財。乃取銳。父妾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訴。陰賂吏為助。元瑜窮治得奸狀。黥車竄之人。服其明。

他姓子為父妾所出。世以為爭端者不少。

李完

李完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屍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照刑司疑其冤。以獄界完。察其賊。乃舟師。竟同飲人。

得屍於水中。其為舟師易見。

貢師泰

貢師泰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近岸。史甲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乙者。怪其無名。而有死人。以為史等所劫。首官。史既誣服。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冤皆白。又有游徼徐裕。以巡鹽為名。肆掠村落間。一日遇諸暨

牧津

察奸

卷三十二

十

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按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又餘姚孫國賓獲姚甲。造偽鈔。受賂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同造偽鈔。高嘗為姚行用。實非自造。而魯與孫有隙。故并連之。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以就法。師泰臨斷。必欲窮情合法。自是明斷之太。



但取魚非不可解之讐，漁人何以輒殞其命，此實尚未暢然。

江濬

江濬知真定縣，有黠少年衷石橐中，而假宿館人，且發其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欲且成，館人答掠無所得。濬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服罪。

幸此無賴子，不預偽子錢家以俟，不然此

牧津

卷三十二

主

鞫亦未便得情。

汪澤民

汪澤民為平江路推官，僧淨廣與隣僧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輪平，隣僧因邀廣飲至醉，遂寢其室，廣弟子沈安素苦廣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廣宿讐，夜持刀往殺之，明日鳴諸縣，隣僧不勝拷訊，乃誣服，獄上，澤民閱其刀有鐵工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隣僧械。

夙讐之人，決無寃之已室之理，自當為疑竇。

馬裕齋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割空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裕齋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即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寘妻并姦夫于法。

牧津

卷三十二

主

只於夜半二字，便可體察。

周崑

周崑初授玉山令，賓旅行李，四方蟬集，晝夜相續無已時，崑盡謝私交，民力用蘇，邑民吳清妻外有私，殺夫以滅口，繫獄事不能決，崑夜訊之，忽一羊自外突入，長鳴者三，崑昌言曰：神告我矣，羊鳴三，殺清此三人也，有三人者，色動，蓋彼三人者，兇殘久秘，自計身混衆中，無以異，然中情已怯，一觸其隱，即不自堅立，鞠之而服，士大



夫為賦靈羊詩。一少年挾艷婦，從喪觀於郵亭。崑見而怪其不哀，心惡焉，廉得其與主妾姦狀，乃械繫少年，遣人護歸其喪。

靈羊詩不必賦，殺人當衷謀之，三人共事，未有不敗露者。

殷雲霽

殷雲霽知清江時，邑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讐某，眾謂不誣，雲霽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密問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三

左右與鎧狎者，譙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鎧，柰何殺之？曰：鎧將販於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匿名書不問，而獨問所最狎者，竟得殺人，之奸，臨事有智。

雍泰

泰知吳縣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三月，月，匿屍湖中石下，泰召其夫訊之，夫曰：三

逃兩月，跡求不可得，妾父脇財，始見死所，使人視其屍，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屍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以勾賂耳，一拷而服。

石下之屍，其偽易知，然此妾畢竟於何着落，必如錢若水之推勘逃婢，則兩得矣。

李亨

李亨為鄞令，民有業園者，茄初熟，隣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於庭，笑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五

謂隣人曰：汝真盜矣，果為汝，茄肯於初熟時併摘其小者，即遂伏罪。

近情之照。

甯直

甯直宣德間，擢宿遷知縣，寬廉平易，遇事敏決，州民張謹妻朱氏，晝失金環釵釧六事，為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召朱問曰：是日往索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隣婦三人耳，即日召四婦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使其伴足



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環者取大杖杖之一婦  
即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鞠即服隣境  
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  
直命認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  
諭之五人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  
百貫為人盜去訴於直直曰汝何所見答曰只  
枕一石他無所見直曰奈何令人取石入城隍  
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於祠下人爭趨觀密  
令隸數人聽察衆中有一二人立門下凡觀者  
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二人私相  
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在此我與汝即其門候之  
隸卒因以獲盜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五

此君大饒心計然事多近於戲惟感悟經  
年爭訟之兄弟乃為善政耳

劉清惠公

劉清惠公麟為相與守善聞智以此聽訟輒得  
其情有盜市人來求之不得麟攝其隣居者數  
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厲聲曰

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  
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  
者其人遂伏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  
蔓俱盡麟疑其警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  
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  
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轉輾有難色且氣  
促甚公執而詢之果警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  
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囊中千錢盜  
去麟令昇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許人縱觀不禁  
乃潛使人於門下伺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  
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  
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還枕石者人  
誦為神

牧津察奸 卷三十二 五

發奸摘伏在閭里小民最易起頌而清惠  
公守越之大政實不止此

戚賢

戚賢初授歸安縣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行失  
付巡意斥去徒衛以二隸導前即市肆交易鷄



猪羊牛布縷果薪充溢街衢不得收斂民既稱  
 便而壟斷罔貧弱者舍卒不及掩避即易暴露  
 民嘗夜被盜未曙賢謁廟出河剛聞舟中密語  
 曰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天且明遣  
 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賢素  
 有心計善劑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縣有蕭總  
 管此淫祠也豪右欲誣言言氣先賽廟廟壯麗  
 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論  
 以福禍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  
 牧津濠新 卷三十二 毛  
 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  
 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數日舟行忽木偶  
 自水躍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  
 管來賢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之顧岸傍有社  
 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  
 以來已而果然蓋策諸賽者心且賄沒人爲之  
 也賢所至使人抹過不暇大抵若此  
 戚公是從事學門中人而明能照物乃爾  
 安在道學之必爲迂遠耶

鄭洛書  
 鄭洛書初知上海縣縣故劇素稱難治民喜訟  
 庭下常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其自息有  
 不息徐數語折之即皆引伏嘗於履端謁郡歸  
 泊海只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  
 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  
 其牡執來相脗合一訊即伏果江西賣卜人歲  
 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  
 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母死  
 牧津濠新 卷三十二 未  
 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  
 逮來集諸隣保訊之衆云此客無喪亦無嫂乃  
 告者之母莫行被殺而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  
 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  
 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即  
 令解其首帕密遣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囚  
 乃伏諸如此皆麗法抵罪無拘吏文邑人稱快  
 爲令能逢事輒察民間自無隱情  
 馬文煒



馬文煒除河南確山令。敏於折獄。一日有求盜卒磔死於塗。卒母詣縣訟殺兒有主名。煗笑曰。去。今為若跡之。已從園墻呼卒。故所捕盜李其訊於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晚令跡殺人何狀。煗遽傳令闔扉。盡訊諸闖入者。中有三人。响李色動。立叱縛之。具服。故李使殺卒者也。某子甲與人共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詭言中盜死也。公察其色有異。下之吏。使吏給其母妻。甲事露。已自實。柰何。可急持所奪錢來。幸毋連坐。

牧津察奸

卷三十三

三

母妻驚懼。探米罌中錢付吏。甲遂伏辜。諸所摘發多類此。

果能折獄

郭彭祥

郭彭祥弘治間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託弟携歸。置產契券俱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襯歸。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于州。訊不服。迺越境訴於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板其弟姓名同盜。移

文本州械致詰曰。汝與某人為盜致富。其弟三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錄記。乃呼其嫂語之。弟遂歛服。還貲產。

此婦一腔沉寃。得此鈞致法甚快。

文林

文林陞溫州府知府。至則平市價。程徃賦。使貪漁斷割。羣息咸植。又明敏性生。元旦有人被殺死。其家赴愬。然無可踪跡。乃禱之於神。夢鷹三雛。被風翻巢墮地。心計郡有潘英者。其人素不

狹津察奸

卷三十三

三

良。且姓名與夢合。執以訊之。一鞠而服。眾稱為神明。

夢中之告。亦誠心所感。

王士嘉

王士嘉年十二。賦古塔詩。劉中行見而奇之。永樂初。由太學生任大同山陰知縣。善斷疑獄。有瞽者資錢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覺而失之。訴于縣。士嘉佯言曰。此樹孽耳。出城按問。百姓大駭。傾城往視。因密捕其不往者。訊之。果服。代府內



藏失幣門戶扁鑄如故王召問士嘉士嘉視非  
人跡疑爲祖所竊乃以幣列庭伺羣祖過而觀  
之一祖果攫去因詰其主皆服追還府人以爲  
神

失錢問樹前人亦多用此小術但失幣不  
類人而便疑爲祖未聞有祖爲竊也

牧津

卷三十三

三

一十二終

牧津 卷三十三

牧津卷之三十三目

矜慎

子羔

于公

袁安 二見

吳祐

陳臨

張華原

傅岐

辛祥

孔相循

喬智明

柳宗元 二見

趙普

邵曄

張齊賢 二見

牧津

卷三十三

錢徽

歐陽觀

魏琰

范純仁 四見

蘇頌 四見

陸佃

趙抃 二見

姚仲孫

趙洽

李士衡

唐肅

王質

王平

王郁

王晦叔

强至 二見

余良肱

王德彝

四九五



魏濤

王信中

石臯

孫沔

二見

葉南巖

林積

黃珂

張曷

二見

鄒守愚

季本

牧津 矜慎

卷三十三

三

牧津卷之三十三 矜慎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羔

子羔宰衛政，則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閉，則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子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

牧津 矜慎

卷三十三

一

臣也。顛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固然也。此臣所以脫君也。

哀矜弗喜，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然據案

剖決時，人情未有不以神明自快者，聞此

能毋深省。

于公

于公東海剡人，為縣獄吏，遷郡決曹，決獄平，罹



文法者，干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二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柰何？」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辭不殺，吏驗治，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此婦養姑十餘年，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弗得，乃地獄具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

牧津 於慎

卷三十三

二

斷之咎備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果爲丞相封侯，孫永爲御史大夫。

于公決獄，爲古今美談，只是一念惻隱，堅不可易，如抱獄具而哭於府，豈復計及見忤太守哉？故有仁心者，尤貴有定力。

袁安

袁安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憊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陽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中，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

牧津 於慎

卷三十三

三

吏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以身試也。安曰：「太守當爲天子廣恩，理冤抑，柰何？」顯身謀，坐視數千人，冤不理乎？萬一有不合者，太守自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明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賊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天下。



袁邵公政號嚴明而作用一出之和藹此古人之所以不可及也○到郡不入府而先往案獄此非真有痼瘼切體者不能少有名根必避形跡矣

吳祐

吳祐舉孝廉遷膠東相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裔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請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只談父言祐曰操

牧津

神慎

卷三十三

四

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心斯知仁矣使歸

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行市母為醉客所辱長殺之繫獄祐哀其情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舍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法外之仁所全不小齧指投繯情尤可憫

毋丘長自是宇宙間男子惜未有以死與死忠相比識為求生者是亦千古一遺恨

陳臨

陳臨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繫獄傷其無子今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蒼梧陳若恩廣大今寔罪囚有後德參古賢天報施其後子孫繁庶果符所祝

牧津

神慎

卷三十三

五

當矜憫

張華原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歲旦謂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還也果應期而至

五日之假於囚亦何益而於法甚有損不如清楚犴狴時其衣食乃有真切之惠

傳岐

傳岐翽之子復除如新令縣人有因鬪死死家



訴郡郡錄其讐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移獄於縣岐卽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岐乃放其還家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

脫械和言上無死心則下其死法

辛祥

辛祥爲并州北平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

牧津 於慎

卷三十三

六

祥終於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

獄有五聽而察色其一端

孔相循

孔相循權涖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巨盜富有資產及敗則四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密使郭崇韜之僚塔也與推吏獄典同殺其款款成斷令棄市慮之無言就法之際因屢回首相循疑召問之乃曰實枉且言適爲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卽命移于州獄鞠之自韓已下凡

數十人受賄約七千緡併以伏法

重犯臨刑時尤不可不虛心質問

喬智明

喬智明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兌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兌逃者兌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

牧津 於慎

卷三十三

七

此與吳祐之處母丘長相似閱之令人惻然

柳宗元

柳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刺史柳宗元上狀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殞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



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閱○此○知○毋○丘○長○為○母○益○當○奏○減○矣○

趙晉

趙○晉○初○仕○周○為○滁○州○軍○事○判○官○宋○太○祖○與○言○奇○  
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晉○疑○有○無○辜○者○請○更○訊○  
之○全○活○者○甚○衆○

百○餘○之○盜○定○有○無○辜○故○決○獄○不○嫌○于○慎○重○

邵暉

邵○暉○知○蓬○州○錄○事○參○軍○時○楊○全○知○州○事○性○悍○率○

牧○津○於慎

卷三十三

八

不○曉○理○道○部○民○李○助○十○三○人○被○誣○為○劫○盜○悉○寘○

于○死○暉○察○其○枉○不○書○牘○白○全○願○核○其○實○全○不○聽○

乃○取○二○人○棄○市○餘○減○死○械○送○闕○下○翌○日○果○獲○正○

盜○全○坐○削○籍○為○民○暉○代○還○引○對○宋○太○宗○謂○曰○爾○

能○活○我○平○民○深○可○獎○也○而○賜○緋○魚○錢○五○萬○命○有○

司○以○全○事○戒○諭○天○下○

活○平○民○之○錄○事○何○以○便○蒙○人○主○之○知○如○此○

則○天○下○無○冤○民○矣○

張齊賢

張○齊○賢○通○判○衡○州○時○鞠○劫○盜○十○餘○人○皆○論○死○齊○

賢○至○活○其○夫○入○者○五○人○知○州○等○相○譴○責○齊○賢○曰○

齊○賢○豈○欲○委○罪○衆○人○而○自○為○已○功○乎○令○改○正○而○

已○

改○正○一○言○最○妙○乃○翻○案○之○別○名○然○可○令○初○  
按○者○無○愧○色○

錢徽

錢○徽○為○江○州○刺○史○有○強○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

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得○

牧○津○於慎

卷三十三

九

真盜

二○百○人○繫○獄○所○干○和○氣○非○淺○既○知○其○枉○自○

應○速○縱○

歐陽觀

歐○陽○觀○廬○陵○人○修○之○父○也○有○學○行○嘗○為○泗○綿○二○

州○推○官○留○心○於○讞○獄○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

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生○不○

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

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



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常求其死也。時修纔三歲，及既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厥後修果登第，列官於朝，遂參政事。

魏琰

魏琰知壽州，盜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廉其非罪，命脫械縱去。一府爭以爲不可，後數日得真盜。

琰自知真盜有在，故先以縱去爲媒盜之

地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尹洛日最多惠政。其後爲執政時，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問曰：明公曠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

拜其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初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寒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完素，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卽命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鬪爭者。

良民註誤，實自可矜。村翁見其子，如見范

牧津 卷三三

卷三三

十一

公當日奎人肢體者，所感深矣。完一人而一鄉化，據堂皇而視事者，慎毋以敲扑供喜怒哉。

蘇頌

蘇頌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謂其子曰：尊公平昔以政事稱，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紿，但謂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子白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情觀望，或有可悔，旣



而此婦死元孚大慚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

雖曰事付公議其實滿腔惻隱故不暇論其給不給也言語輕重人情觀望真是當官坐右箴

陸佃

陸佃知江寧府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獄已成不可變佃為閱實三人皆得生

牧津 稔慎

卷三十三

十三

三人死而盜嫂害兄之人生矣有此宇宙乎獄之不可以一成而不變也可為永鑑

趙清獻公

趙清獻公抃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痢溼蒸冬有瘴瘵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繫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弔監簿查看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

者邵堯夫每稱道其事

真是有不忍一物失所者方能心體中時切此念馬上飛弔監簿此法在監司臺尤當時時行之清獻公非守令時事而此條與守令更切特纂入之

姚仲孫

姚仲孫大中祥符中為許州司理叅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責賄其夫不與而怨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傳以死而

牧津 稔慎

卷三十三

十三

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保非盜也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者嗣宗方喜曰審獄當如是也再詢邛州軍事推官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而全活者數十人

里胥之生全賴仲孫一疑所以不敢遽決

不然決後而得真盜亦無救于冤者矣

趙洽

趙洽知永新偶謁告聞榜笞聲乃獄吏受財乘間掠囚使誣服也亟置之法



乘間掠囚，此是相沿風害。余三爲郡邑，治獄之法，尤所關心。每一聽訟，必於法萬不可寬者，方付之獄。初入時，尤必嚴禁獄卒牢頭凌辱之害。其久在囚圍者，如夏月上午，聽其在西廊，下午聽其在東廊，以避炎日。蒸溼，則時給以蒼朮、栢香之類。冬則束草布絮，病則藥劑粥飲，皆以時給。給必躬親，病監一室，使病囚得處其中，不至以時疫遍染爲患。更大囚糧，尤不可聽獄吏乾

牧津 於慎

卷三十三

古

沒顆粒，如此軫惻。然大盜劇犯，其鎖鑰必堅必繁，絕此輩跑躑跳擲之念。正所以安全一獄，寄命之人。余歷官所至，從來無逸獄之累，亦以人心感而用法周，敢附此以告於司牧。

李士衡

李士衡爲鄆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鞠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卽其家謂曰：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

此必四人有活理，不然，有意爲陰施，則廢法矣。

唐肅

唐肅爲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遇逆旅而同宿，首殺之，亡去，血沾商人衣，爲捕吏所執。州趣具獄，肅探知其寃，持之後數月，果得真殺人者。每見証殺人者，往往以血沾衣裙爲據，此殊不然。

王質

牧津 於慎

卷三十三

古

王質祐之孫，通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嘗以病告歸。一日宗旦因言省視獄，有盜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惡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矍然大驚，爲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貨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與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饑寒而至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鈞索得情既非光明正大之體尤非哀矜  
惻隱之心于野一語心體畢露真仁人之  
言也然宗且能矍然驚貸可見善導之下  
未嘗無良心

王平

王平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  
間襁其衣而去驢逸因傍家收繫之吏捕得驢  
指為殺女者平意疑甚州將趣具獄持益堅數  
日河南逃移至許核之乃實殺女子者州將謝  
牧津 孫慎

曰微司理幾誤殺平民

疑貴執信貴斷維明維允臯陶之所以作  
士也

王郁

王郁為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踰五  
十年慎于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孫王  
欽若果大顯

有意望報於造物乎

王晦叔

王晦叔知潞州時有殺人獄已具晦叔察情非  
是而面訊之其人自謂不獲真殺人者無免理  
終不自以僚屬皆言無足疑因留不決而密以  
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辯獄記以戒理官  
惜不得其辯獄記讀之

强至

强至初為婺州浦江令時有民與其母稅邸舍  
於道客有過者暴病未及聞縣而死縣尉希功  
往執其母榜之其子惶恐即自誣殺客至為研  
牧津 孫慎

尉幕胥役妄執希功之弊司牧者不可不  
究心痛除

究心痛除

余良肱

余良肱初為荆南司理有捕盜殺人者既自誣  
服良肱獨以驗其屍與所用刃疑之曰豈有刃  
盈尺而傷不及寸白請詳捕獲真殺人者  
刑貴能疑疑則自饒生趣

刑貴能疑疑則自饒生趣

王德彝



王德彝判沂州，儒生乙恕，郊居肆業，一日有橫屍在舍側，邏者見之，捕恕送官，獄具將伏法，德彝疑其冤，命別司鞫問，亦如之，固令緩刑以俟，未幾果獲賊，恕乃得釋。

橫屍在舍側，決非舍中人所為，此儒生自不合死。

魏濤

魏濤知沂州，永縣兩讐鬪而傷，既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與監司，監司怒

牧津 稔慎

卷三十三

六

有惡語，濤嘆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墮死，隣証既明，其誣遂解。

死之故多端，抵之途惟一，所以決獄最不可不慎。

王信中

王信中為溫州知府，屬邑奸民至京，告其鄉人嘯聚，信力抵其誣，一三百餘人，又塗殺一家三人者，詞連

無辜，累年，信中至，乃具文虔告城隍，遂得其情，一草一木，亦造物生機，誣死至三百餘人，寧忍不以身為請命。

石臯

石臯守定州，唐縣人王謀為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臯至鞫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伴為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盡釋。

牧津 稔慎

卷三十三

九

焚其籍而能寢其事則可，不然捕風追影，為害更劇，予謂臯之立心則厚，而處事則穉。

孫沔

孫沔為趙州司理參軍，時盜發，屬縣為捕者所迫，乃棄其刀兵，并藏所盜贓於民家，後即其家得會飲者十六人，適如其數，捕繫縣獄，掠使服罪，法皆當死，以具獄上，沔疑其枉而留訊之，州將怒，然終不敢決，未幾得真盜，州將反喜，謂沔



曰：微子，吾何自得脫耶？

盜置賊於民家，民何以不覺？又何以會飲之人，適符其數，孫公之疑，似有神識。

葉南巖

葉南巖刺蒲時，有羣鬪者訴於州，一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昇至幕廳，委一謹厚廳子及幕官曰：善視之，勿令見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罪狀。

牧津 聆慎

卷三十三

三

收其讐家於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南巖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連係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甘心焉，無所恤。忿憤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公心術之仁厚如此。其刀瘡藥方，端午日取非陰乾用，以治諸傷，效瘡處血，即止，雖骨破亦合，有奇效。仁人之言，仁人之術，即此一念，千萬姓禔。

福可知，于公之門，焉得獨高。

林積

林積為循州判官，覆強盜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章而生全五十八人，吾何憾焉。

豈特失薦章，即以一身易五十八命，猶當含笑。

黃簡肅公

黃簡肅公珂，令龍陽，有富民楊洪，幼畜一女，長

牧津 聆慎

卷三十三

三

為內壻，壻事遊惰，洪屢撻之，乃逸去，有讐家銜之，乃嗾其母以謀殺奪室，訟於縣，獄久不決，讐家復以他腐軀報其母，母信之，冒穢，舐其耳目，人皆信為真，珂獨疑之，縱洪寬閒之所，人謂受賄，至標榜於門，珂見之，一笑，畧不問，益密訪之，踰旬月，果得其壻，迺召其母還之，立釋洪獄，人皆以為神。

舐腐軀之首，惑婦人而使之信為已子，原不足為的據，惟是受賄之諉及問而定見。



不為所撓，非真心惻怛者，不能此與。水斷女童之事，前後如出一轍，余故不置。公用法之慎，而特重公誠心之求。

張昂

張昂知鉛山縣，有買薪者嗜鱸，得薪直以半市鱸，烹食之。一日乘饑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隣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詢初蒞任，有綠袍黑幘者，自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見。至前長揖曰：吾某鄉土神，鄉者冤獄，願公雪。

牧津 拾遺

卷三十三

三

之昂問其故，神曰：某中鱸毒死，非妻殺也。試置羣鱸於水盎中，有昂首出水上者，必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昂如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

大凡辨疑，尤須窮物。

鄒守愚

鄒守愚出守廣州，訟劇政禁，多宿蠹，守愚一處以至誠，事存矜惻，嘗辨誣獄，釋累歲繫不決者，至數百人。有庖人烹雞，雜以茄，羹色黑，御史以

為毒已也，坐以重辟。守愚獨疑之，令人如所具烹焉，亦黑，乃力爭。御史前曰：職誠不忍見一無辜伏死地。御史悟，竟釋之。政聲於是大振。值歲饑，設策賑濟，民賴以甦。新會民激於徵遺，聚海艘為變，監司招之不應，曰：必鄒使君來也。守愚單騎往，民望見，輒涕泣解散。

不以疑事殺一無辜，於直指心地，亦自愜然。

季本

牧津 拾遺

卷三十三

三

季本為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留獄。嘗斷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去，悉為記達諸司，今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成心難化，名根更難化，非仁心為質而鎔以學問者不能。

牧津卷之三十三 終



牧津卷之三十四目

平恕

鍾離意

杜預 二見

崔篆

何承天

曹懿

狄仁傑

陸象先

牧津 平恕

齊濟

馬默

劉雋

范純仁 五見

程琳 三見

馬亮

唐翊

王博文

胥偃

郭弘

曹褒

殷仲堪

袁彖

盧毓

徐有功

唐臨

卷三十四

薛居正

寇瑊

趙抃 三見

尹源

榮諲

范純禮

蔡襄 四見

王隨

孫唐卿

朱壽隆

雷孚

王延禧

孫甫

吳履

劉重威

王暉

李璿

范溶

張洪

王端

蔣恭靖公璠

向錦

何詔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牧津卷之三十四 平恕

明山陰祁承燦輯

道維意

道維意山陰人少為郡督郵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言於太守侯霸曰春秋先內後外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畧遠縣細微之愆霸甚賢之遂任以縣事舉孝廉辟司徒掾嘗部送徒詣河內冬寒徒不能行意移屬縣使作徒衣具以聞帝得奏以示霸曰君所使掾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十一

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除瑕丘令吏有犯法者既服不忍誅之吏父謂其子曰無道之君以刃行誅有道之君以義行誅遂令進藥而死再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斂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減死

細微之意亦安可盡畧特先清府內自是

得體○廣甘以身殉父意自當以廣殉母與唐太宗之縱囚自別○防廣得以奏聞減死益恨母丘長之獄無為奏減者

郭弘

郭弘為潁州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恕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子躬元和三年拜廷尉條奏重罪從輕者四十一事其所奏讞多得生全中子暉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從子鎮延光中為尚書順帝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十二

立有功封定潁侯拜河南尹轉廷尉長子賀襲封復遷廷尉賀弟禎亦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延信亦為廷尉代劉寵為太尉信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務尚平恕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者甚衆

世傳法律而一以平恕為本自是宇宙間一種生機安得不爾昌爾大故張湯之後



有安世是造物之變而郭弘之後有尉臣  
諸公是造物之常

杜預

杜預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  
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嘗受詔與車騎將  
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  
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  
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簡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三  
直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  
析薪之理也詔班於天下

易見則可避難犯則重法真得刑之本

曹褒

曹褒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  
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  
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敕吏曰夫絕人  
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  
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

其謂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所惡也  
不為殺嚴奏褒稟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  
士出為河內太守

法不可溢能平法便是執法

崔篆

崔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  
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莽  
嫌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四

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  
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  
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  
已乃嘆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  
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  
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  
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  
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死此輩何罪而至  
是遂下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



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三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六十四篇

滿腔惻隱而卓然守正之志令人每悲其所遇

殷仲堪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五

殷仲堪為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縗麻言迎父喪府曹擬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歿情事悖逆固當棄市欽生父母已歿此特誕妄耳遂得免死誕妄亦必有為而然須論其有為之故以定律乃當其罪

何承天

何承天義熙初劉毅鎮姑孰板為行叅軍毅嘗出行而鄆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

傷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也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夫且不以乘輿之重加人以異制卒滿意在射鳥初非有心中人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應薄其罰殺可其議

獄情重故殺故之一字有心無心之分而可生可死之介所以辨獄貴在辨情

袁象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六

袁象為廬陵王子卿諮議叅軍子卿鎮荊州時南郡江陵縣人苟將之弟胡之妻為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將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將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所列亦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啓刺史博議象曰將之胡之原心非暴辨讞之日義哀行路昔文學引誘獲漏疏網二子心迹同符古人陷以深刑實傷為善於是兄弟皆得免死誅姦故自有條二子應從寬議者正不在



兄弟爭死之際

曹攄

曹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寃，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久不行，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赦之，人情所重，豈不欲斃。

收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七

見家耶，眾囚皆涕泣曰：「若得斃歸，死無恨也。」攄開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夫行馬，羣官診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眾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辨寃是正理，遣囚是小慈，聖君之號當在。

彼不在此

盧毓

盧毓少孤，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決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惡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上，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曹西議令史。

收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八

此議甚正

狄仁傑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切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誑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九

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爲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面成蹊，柰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冤痛徹天，如待尚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

仁傑仁心爲質，委曲表解，卽武氏之酷虐，猶爲轉移，是以君子貴仁術也。○理責光輔，意慙語激，令人悚然。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衆必共斥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爲周，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捕將相大臣，俾相銜，掩擗護送，楚掠凝慘，吏人爭以周內窮詆爲高，而后又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顏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鞠治，有司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時御史魏元忠謂餘慶與冲通書，合謀明甚，非支黨比宜殊死，而籍其家，詔可有功駁議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者伏誅，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戮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十



厥渠魁律以造意為魁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對曰魁者太師首者元謀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反當人主意夫為當時朝士所持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敬業偽官已先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十一

物故推事使顧仲瑛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既亡則所因之罪自滅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殺就諸公丐知古等賜再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更驗前罪於是有功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下何以示信于天下乎知古等乃具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

兄弟為人構誣有功爭之不能對周興奏曰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有功為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用乃復洒然相慶竇孝謹妻龐氏為其奴所誣給事中薛季昶鞠獄當龐死罪龐子希城為母訟冤有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涉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十一

吾死而諸人常不死邪安步去后召而詰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龐以故得減死有功為獄持平守正執據寬罔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搜出斬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死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眾酷吏為少衰然疾之如讐矣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弔祭賜



物百段。授一子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

雷霆之下。無不被靡。造物特鍾此一具仁心。勁骨人。為宇宙留一綫生意。

陸象先

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三

人擾之。始為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象先刺同州。為錄事。作戲具。大較是一味長厚人。

唐臨

唐臨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不許。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高宗當錄囚。餘司斷者。輒紛訴不止。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

囚不寃。所以絕意。帝嘆曰。為獄者當如是。

此丞是廷尉才。

齊澣

齊澣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案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令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得原。開元初。澣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

父子得無連坐。仁人之用心也。然亦當問死者之情境何若。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四

薛居正

薛居正嘗開封府判官。時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禁。法當死。將決。居正疑不實。召詰之。乃吏以私憾誣致之死。一鞠具服。遂抵法。弘肇不能屈。宋初。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眾剪滅羣寇。擒其帥汪。詰之曰。汝所共為謀。未發者幾何人。悉出其名。吾



且貸汝矣。語不及僧，賴以全活。其始終執法如此。

執法于誣民之吏，正平法于被誣之民。計緩其事，必擒渠魁而詢其黨與，則僧之無涉自見。此善於開釋者。

馬默

馬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寨主李慶罷官入謁。默據問擅殺幾何人，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默詰之，則曰：島上土地狹，徒隸猥衆過數，官糧不足。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十五

以贖則取獲之。默大責數，慶惶恐去。即日自縊死。默爲奏請更定配海島法，凡二十餘。自是多全活者。先是沙門島罪人，舊制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還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爲定制。自是多全活者。未幾默坐堂上，忽然昏臥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遂致二童乘雲而去。後生男女二人。默官至河北都轉運使，年八十卒，賜開封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五流本非死刑，沙門寨主一任而殺七百餘人，一死不足以謝衆冤矣。定配海島法，仁人之心，流德尤溥。

寇斌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十六

寇斌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妻以義合，奈何毆以致死。耶斌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既付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

只此二語，法守自定。

劉雋

劉雋遷宛胸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爲吏民所親。時縣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爲具捕犬，因誤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



辜雋曰：聞許太子至，不嘗藥，史官書弒君。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讐恨，但歡喜為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柰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主法者拘有常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宥過無大，無心之傷，正書之，所謂過也。劉令之議，百世不易。

趙抃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七

初趙抃使蜀，有聚為妖犯者，治以峻法。及知成都，復有此獄，皆以為不免。抃察其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為謀逆告，抃不委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其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受盟。抃使易用牲，皆懼呼聽命。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瘵未潰，抃使醫療之，得不瘵死，會赦免，其愛人之周類如此。

英宗嘗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趙閱道之治蜀也，純用平和，似與張乖崖絕異，然而兩公之惠蜀同，令蜀人之思慕亦同，正所謂易時則皆然。

范忠宣公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劫盜無虛日，人或勉純仁曰：公為政素寬，然齊民兇悍，性好剽劫，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八

齊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純仁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輪納為便？通判州事起自純仁，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不可釋，釋之不旋踵復，奈官司矣。純仁曰：終當何如？曰：往往以其疾斃于獄中，是亦與民除害。純仁感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哉？遂盡呼出，立於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



民害復恣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曹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法當死者猶於死中求生法不當死者安可以逆料坐斃范忠宣之意甚懇但此輩政須使之悔過方不為良民害不然通判之語未為無見

尹源

尹源少博學強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議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九

論明辨果於有為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即過人舉進士累遷太常博士通判涇州時知滄洲劉渙坐專斬部卒降知密州源上書言渙為主將部卒有罪不伏笞輒呼萬歲渙斬之不為過以此謫渙臣恐邊兵愈驕輕視主將所繫非輕渙遂獲免

持議甚正

程琳

程琳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當即根治諸縫人

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辨其非是又命工圖其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故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為寬其獄無死者

妙在先圖火所經處而徐開以方便法門則不為空言之救解

榮諲

榮諲為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三

請殺其為首者而流其餘諲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諲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

已足正法矣

馬亮

馬忠肅公亮以殿中丞通判常州時吏有亡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出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擢知濮州徙福建轉運同提點刑獄時初置提點亮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千人為西川轉運使時諸州鹽



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適二百餘萬代還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盜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未能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按悉貸之

立法有意據法而失其意非善用法者惟平心則自能得之

范純禮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主

范純禮知遂州瀘南有邊亭調度苛棘純禮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溼則生火此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更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一切以寬處之

以靜待煩調度自辨范公何嘗廢法而國計自有所措○范公之寬乃偶用於深刻之後故爾爲宜不然寬亦不可以一切從事者也

唐翊

唐翊世以儒術顯元祐間人士競工詞章翊堅守經術卒以兩經中第主蘄縣簿吏以其初筮仕少之翊稍露鋒鏘吏更畏服不敢欺徙知靈壽值大旱翊開渠溉田數千頃旁渠之田不雨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主

而稔常平吏盜倉粟翊發其奸以能例得遷秩乃歎曰置人於重辟而已受賞可乎乃改從自首律後屢典州郡曹所至皆有聲同時陸佃輩皆推服之

露鋒鏘手乃更爲長厚事人固未易測也

蔡文忠公

蔡文忠公襄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僞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襄嘆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攻之過也爲緩其



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偽不可長，特連蔓當為省詔。

王博文

王博文知秦州，初沿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絲之賞，間有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遺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死者甚眾。下詔褒諭，仍推行其法於邊郡。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五

信紙密招，逋逃自返，且省給賞之費。牧邊

微者所宜首舉。

王隨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眾。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錄舊籍，多所全活。

此與王博文知秦州，以信紙招逋逃同意。

胥儼

胥儼權知開封府，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之。

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囚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

如此持法，自無偏枯。

孫唐卿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五

孫唐卿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遂盜母之喪柩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曰：是知有存而不知有法，乃釋之。

母子自有至情，情不可以法掩，知有孝是正知有法。

朱壽隆

朱壽隆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得脫者，殆必有姦。逾月盜獲，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



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畧耳  
目捕斬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秋青討賊欲  
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  
沔在坐曰僕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  
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為暴耶青感其言  
而止

觀壽隆之意不在廢法為寬正所以使遠  
民知有國法應當如是

李璽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五

李璽初任重慶府推官馭下廉明有弟殺人賂  
坐其兄者廉得其情竟坐弟死銅梁有下寇囚  
其父母妻子者經年璽曰罪人不孥釋之歸農  
寇聞感激自赴獄

李璽釋逋寇之父母而寇乃感激自赴獄  
盜賊果不乏良心

雷孚

雷孚通判贛州齊術亂後餘黨三千人郡將李  
耕欲盡處以死孚力爭曰三黨術也若土人

則脅從可耕悟止戮其黨餘盡釋之

曾從非黨正須深辨

范溶

范溶以和任為郊社齋郎歷司理士曹知歷陽  
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溶練熟吏事於決獄尤  
詳明三為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澶淵日  
有殿婦人傷甚者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曰破骨  
法限五十日而創傷幸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  
脫不破骨能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今死

牧津平恕

卷三十四

五

且腐骨再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得不死武康  
父老訴前令定物力溢故數錢千百十餘萬科  
輸不前欲更之吏白板已上郡須三載可改曰  
是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除其十之二  
繼列其弊白於郡追易其板民以為利

念念在愛民

王延禧

王延禧初為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  
人賊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嘆曰是皆良民窮



而為盜。今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為已功。亦何忍哉。論被盜悉裁其贓。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

盜自有死法。然有意生之。與有意死之者。其心術之厚薄自別。

張洪

張洪知江陰軍。吏盜錢二百萬。蓋二十年矣。洪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擴吏。吾以聞。洪慘然曰。殺入以求賞。可乎。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主

悉召吏論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已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

委罪於死。而償錢以貸生。公誠長者。

孫甫

孫甫為華州推官。日用舍粟。惡吏當追陪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絃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米。計之。可棄者十纒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地。繫

所陪錢纒數十萬而已。絃因薦甫遷職。不特甦倉吏之累。亦自得倉粟之用。

王端

王端知襄邑。有禁卒遠戍。亡歸。為捕者所得。端詰之。自言母老。不勝子母情。端曰。此自首也。法當原免。卒免死。嘉祐赦。服綠十五年者。改緋。端曰。公卿子。率襁褓得官。未曾從事。而錫服與年老者等。何以示勸。請從。泣事。日始。遂著為令。不勝子母情。此語可念。然得毋開逃卒藉。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主

口之端乎。但王公之意自厚。

吳履

吳履。國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民以為丞儒。易之。履晏然自如。居數月。周知其情偽。有發擿。一縣驚服。乃更化以寬。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與前語。弗加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大姓坐廡下。好言慰諭之。聽入人自言。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璣。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兒子。



汝不勝志，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瓊輝道笞之，濱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斷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爾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雖有司有法，汝悔當何及？」瓊輝頓首惟命。捕操筆者四人于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

牧津 平恕

本卷三十四

无

事遂解。

如此真民之父母。

蔣恭靖公

蔣恭靖公瑄，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鸞，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瑄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牕，誤濺公衣，縛其夫至。瑄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大褻。瑄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處見童婦暨，自合如此，不必恭靖能然。

劉重威

劉重威爲韶州守，法寬平，愛民如子。適山寇竊發，屬邑戒嚴，時備兵僉事王，以有警，自清遠巡歷，隨部海兵船，駐英德河下。海兵旣稔地利，夜於空僻處踰牆入縣，殺守卒，劫帑金，斬邑南門以出。守城兵卽時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者冀自全，隨海兵所坐坐之。重威聞而泣下曰：「下覩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而可爲乎？」遂治文書，力爲昭雪，次日解印綬棄

牧津 平恕

本卷三十四

平

官去，欲以感悟當道，適直指按韶，亟留之，乃反。於是按海兵罪而脫五十七人之死，僉事落職歸。劉官至大叅，享年九十有二。

仁恕更饒風力

向錦

向錦爲東流令，從容不見施設，而民以安裕。御史以循吏薦，擢鳳陽同知。值歲大祲，侍郎王瓊奉命賑濟，按籍給散，惟土著者得食，流民多殍死。錦閱之，白於瓊，爲計口給食，數萬人無一諍。



者瓊持疏薦之。陞南禮曹。出知廉州府。安南夷黎因國亂。帝居民百餘。越屯廉界中。欽州以獲寇申御史。御史方偉其功。夷皆論死。錦審之。皆携老幼提篋籃縷。無一兵仗。力爭於御史。以為夷人越界罪止首惡。餘宜遣還。御史怒。以受賂失出奏。其後事雖得白。而錦竟免歸。合浦產珍珠。採取費鉅萬。錦一無所私。歸橐蕭然。里中先輩迎勞之曰。君子者真廉州守也。

廉而且恕。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三

王暉

王暉授吉州府推官。暉淮任讞獄。多所平反。以仁恕稱。時寧藩叛逆。陽明先生檄暉統一旅抗賊。有愛公者曰。恐驚太夫人。暉責之曰。吾輩食人食。肯以賊遺君父。脫人人效此。逆將誰討。於是披堅執銳。親冒矢石。為將士先。嘗令一吏督戰艦。至期不見一艘。暉即以軍法斬其人。眾皆駭異。陽明先生獨嘉其膽畧。曰。士貴識時務。如王君可謂達權嗣是與。參密謀。兵攻南昌。城破。

賴兵殺俘大甚。暉亟稟陽明先生止之。先生令繫之獄。獄皆滿。數日疫癘大作。暉復稟於先生。命暉釋之。而眾軍皆譁。遂縛暉詣軍門。陽明先生時獨立。見公至。大怒曰。此吾意也。刑其為首者數人。事始得解。然暉之所活。不啻千萬人矣。能以軍法斬稽事之吏。又欲寬仁釋繫獄之兵。如此作用。乃真仁恕。

何詔

何詔知永平府。清慎卓立。時中貴王宏鎮邊。倨

牧津 平恕

卷三十四

三

視郡邑長吏。謁者如屬官。詔曰。彼守邊爾。於郡邑無涉也。竟不往。宏怒。屢以危言激。不為動。中官有怙勢誣隣為盜。縣官鍛鍊成獄者十有四。人詔執法不撓。竟不坐。郡有殺人而賂眾証。移罪於姪。成獄且二年。詔一訊立辨。持法甚平。訊鞫必待其心服乃已。

成獄且二年。而一訊立辨。獄貴初情。此語

亦不可執。

牧津卷之三十四 終



牧津卷之三十五目

執持

馬嚴

高豐

虞芝

丘寂之

倪若水

李元紘

張錫

張問

唐介

三見

劉敞

薛奎

二見

李榛

魏瓘

苗時中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一

樓大年

李承之

張九成

程迥

袁詔

孫立節

楊珏

高登

蔡洸

胡長孺

鄭承議

蒲謹密

劉立之

太公鼎

盧熙

郎敏

楊繼宗

四見

蔣瑤

唐侃

藺芳

王守仁

馬西玄

孫璽

屠簡肅

朱廷立

陸光祖

王士魁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二



牧津卷之三十五 執持

明山陰祁承燦輯

馬嚴

馬嚴為陳留太守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止訛惟在一靜而人情驚惶之時尤須固

執以定羣疑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一

高豐

高豐為鄴縣獄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鄴縣僻敕鄴長將囚徒就所在錄見豐得文書閉獄下鑰不肯送徒自請諫曰明使君乘法馬駢駢御所至理冤不遺遠邇此古聽斷阡陌流愛甘棠者也今乃遙召囚徒欲省更繁毋論疎脫尤哀疲損且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鄴獄非漢地乎囚徒終不出縣特望朱軒迴輪孟遂到鄴

一獄吏便能抗刺史然鄴地非漢土此言刺史自無可對

虞芝

虞芝為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寶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此君立效明時之意甚壯何至作日暮途

遠語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二

丘寂之

丘寂之年十七為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或行部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或方於車中作教然後啓關或嘆曰不意郵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為主簿遷故鄣令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一時稱為良吏

有意忤人者亦往往以此見賞士人遇合未便盡在媚時

倪若水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鳩鵲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埜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蚕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糧，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則鳩鵲鵲鵲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又何求哉？帝手詔答之。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三

中官採捕爲累不小，一強項刺史，遂貽地方多少福。

李元紘

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指，嘗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移也。

碾磴最輕，確乎判不可移，况有重於碾磴

者乎。元紘之折太平，意在於此。

張錫

張錫梁末時，劉君鐸任棣州刺史，辟爲軍事判官，棣爲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王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將欲寘於死，君鐸力不能救，旣而牙將盜麥百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犯麴三斤，求生不克，盜麥百斛，免死，誠難。時郡吏以使府牙將乞免，錫不允，固寘於法。後歷官並以清節聞。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四

錫豈爲犯麴之民洩忿乎，執法當如是耳。

張問

張問通判大名府，郡牧地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明，吏苟趣辦，持詔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仁宗諭大臣曰：吏用心，悉如問，何患赤子之不安也。擢提點河北刑獄，理占止當按籍奪人田廬，毀人丘墓，奉行

之害，往往若此。



唐介

唐介知鄭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

惟子方乃能服遼使

劉敞

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田官奪之蓄水

以便漕運久更為豪族所占屢訴不獲敞到任

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餘口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五

得不饑餒

當官欲一意惠民惟無所瞻顧者乃得行

其意

薛奎

薛奎為隰州軍事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

會久雨粟麥潰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

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

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

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

雖挺身為運丁請命意似可嘉然潰腐之物獨非民膏何不於天雨之時途中更有方畧乃見經國之手

李榛

孝宗朝詔葵州市牛筋五千斤時李侍郎榛為葵守奏一牛之筋纔四兩今必求此是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

此言固然然軍興之需不可乏將奈何必

如以鵝翎代鶴翎之請則始見濟時實用

牧津註持

卷三十五

六

魏瓘

魏瓘知潭州衡山縣衡祠旁舊禁民採伐而寺

僧倚中貴人輒犯禁無敢問瓘捕送於州州將

依違不為決而瓘抗議不已卒抵以罪歷通判

壽州知隨安州徙提點廣西西路刑獄岷峒婦

人緣逋責沒邕州為傭使者二千餘人悉還之

劉張時舟船皆計口有稅而雷化欽廉高五州

獨未除瓘為除其稅

不特執法嚴亦且為德博



苗時中

苗時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歲久湮塞時中建請疏導溉民田為利甚溥邑人謂苗公河為潞州司法叅軍鞠囚具郡守欲論以死時中執不可守怒詰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誓不可奪守悟卒從其議遷桂州臨桂令為司農寺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時中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知為時中薦云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七

執法可能也薦人而不使人知不可能也

樓大年

樓大年調青陽尉尋知嘉興青龍鎮擢遂安令改知南昌為政先教化而後刑罰建利去病若嗜欲然縣民夜行為讐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賂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賂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為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定讞事始白民敬

之如神

決獄當如是矣

李承之

李承之調安州司理轉明州司法叅軍時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承之獨毅然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下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

此守猶畏名義

張九成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八

張九成僉判鎮東時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九成命釋之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主上下郵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慙又軍民冒酷禁事連旁郡府帥屬吏明知無辜莫敢辨折九成獨謂使曰當坐者數人餘皆良民若盡欲



事不可行，豈宜苟徇，即投檄而歸。

當官者有借忤上以博執持之名，若子詔為民請命，真一腔惻隱心，竟至投檄以歸，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是豈虛語。

程迥

程迥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進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已頒令天下郡縣視此為法，迥為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九

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偏愬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註曰：臣無訟君之道，為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今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

母一朝盡費，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時民饑，府檄有愬閉糶及糶與商賈者，迥即論報之曰：力田之人，細米每斗錢五十九文，遍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今強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民不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

其見事甚徹，故力持甚堅。

袁詔

袁詔嘉泰中，為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里中役法。黃公準為常平使者，檄詔覆田以定役。蘇密諭邑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為京朝官。詔不聽，是歲更定役戶籍，承徭賦者皆蘇黨也。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



蘇諷言者將論斥黃亟白於朝且薦之未幾蘇  
敗詔得陞桐廬邑多宗室官無善終者詔至絕  
請謁莫敢有撓錢塘岸歲為潮齧率取石於桐  
廬詔宣言罷免嘉定辛未召為太常寺主簿民  
庶旗鼓蔽江以饑至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  
石矣嘉定間尹臨安近十年政清訟理所治疑  
獄最多杭城故多火患迄詔任不作紹定間揚  
州告急遂拜詔浙西置制使以鎮之詔言揚失  
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申待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十一

相以其異已不悅罷歸鄉里

詔之不阿權黨固佳矣黃之不受諷指而  
薦詔更佳

孫立節

孫立節崇寧間為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  
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鞠吏  
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  
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  
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

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  
自為之我何預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  
侵獄事刑部議從立節言十二人皆不得死其  
後立節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  
獄當論情吏當從法二語可為折獄者指  
南

楊珏

楊珏初授上虞尉調贛州教授先是學計姦於  
前官廩餼不給乃捐私橐以助庠校一新改知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十二

饒州德興縣縣奸民肆為跋扈前令卒墮其機  
弄八年之間去者五人飲氣死者一人珏言于  
監司設法追捕服其辜奸為屏息邑居四山之  
僻民多艱食珏乃節用積錢一百萬置米千斛  
貯之顯惠倉歉時出之以平市價進朝奉大夫  
召對稱旨轉朝議大夫出知寶慶府會行公田  
法下郡邑珏曰政以利民不利而行如吾民何  
不奉令御史朱獫劾之免官歸郡民莫不悲  
泣珏為人剛明正直不附權貴始終廉介貧至



鬻器以自給，裕如也。

廉而有執。

高登

高登授富川主簿，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三

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之貧，無以養，願太守勤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

簿而攝獄，不輕縱殺人之囚，職守實應然。若兼署學校，重養士而輕買馬，至與長吏抗，瀕行五十萬之餽，置學買書，此簿始終不凡。○陰德豈可以有心為，此語可以醒

世

蔡洸

蔡洸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原，舳舻相衝，時久旱，郡民築陂，潛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力執不肯決，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游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洸亦會逢其適，非大雨，則何以通漕。

胡長孺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十四

胡長孺任寧海縣主簿，歲大祲，民死相枕藉，宣尉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之，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間。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非置一官於度外，不能爾。然官書具在，可



徵此舉亦理應如此。

鄭承謀

鄭承謀為蕭山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  
侵剛西興鹽場草鹽司聞其事於朝揭榜許人  
格捕其卒剛草如故亭戶捍之致殺傷者四人  
朱與其卒議曰若不得西興草吾馬不可牧矣  
於是釀金賄吏誣以毆擊論死者八人獄成知  
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榜既許人格捕  
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肆其暴如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十五

吾民之負冤何案即具不得書名銜吏惶懼而  
退有頃復至前曰今歸夕換前案只以元情斷  
論萬乞恩貸勿令知縣知之於是亭戶八人俱  
得杖決免死歸家旦夕焚香祝天曰願鄭丞有  
子有孫富貴不絕後子預漕薦次子亦登第  
丞乃有此執持丞不負官天亦不負丞也

蒲謹密

蒲謹密初為萬州南蒲令嘗攝幕官時廷尉駁  
州獄失出死罪謹密以為法者天下共守今罪

於法不當死不爭則不可州將曰可與廷尉爭  
耶謹密愈執不奪及詔下他司議而卒得不入  
死州將始愧服

欲守法必當爭法

劉立之

劉立之守鄂州官歲市茶五百萬斤立之為轉  
運使時三司請益市一百萬立之上言曰鄂人  
利茶以為生今官市之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  
減奈何增之朝廷因許寬一年立之曰事苟可  
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寬十年不可也爭之不  
已卒為罷之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十六

許寬一年大類月攘如知病民斯速已之  
今以一方之利為一方病者何限守土者  
安得無立之之爭

太公鼎

太公鼎遼咸雍十年進士調瀋州觀察判官時  
遼陽雨水傷稼比樞密發瀕河丁壯以完堤防  
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



非利國便民之道，堅執不從，疏奏罷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累遷與國軍節度副使，時有隸鷹坊者，羅畢為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公鼎言於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嘉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為大幸，他郡如此者，眾願均其賜於天下，上為改容從之。」

防隄之役，自不能已，但有司奉行峻急，以致擾民，若鷹坊之害，不可一日留，一言而戢仁人之言，為利自溥。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七

盧熙

盧熙，洪武間，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游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檄熙拘送，熙召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昇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今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之，堅立不

動，竟不能奪，乃罷去。

請以一身充役，當令上人悚然。

郎敏

郎敏，洪武間，以國子生陞饒州府知府，敏為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邑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為郡守，不可使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廉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假貸不得。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六

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故如敏言，於是各以其家長至京辨其誣，詔釋諸大家，誅妄告者。

惡少誣奏，自當為良民主持，妙在先行察視，以動詔使之信。

楊繼宗

楊繼宗，在嘉興日，郡有土豪張者，縱惡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賊，家益饒裕，且結交權要，府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宗下車時，張某劫桐



鄉起解官絹宗廉之得實縛而寘之法會當道  
行郡張厚賂之召宗諭以張無原告爲辭繼宗  
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原  
告爲若欲原告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  
當道語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以罪死於獄人  
咸快之

一郡守欲執法以除大盜誰能奪之不必  
楊公但楊公詞氣較勁耳

蔣瑤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九

蔣瑤知揚州府時武宗駕南巡淮安太守薛贊  
拆去沿河民房以便挽夫挽繩皆索民間絹帛  
爲之兩淮大擾過揚州蔣瑤獨不拆房曰沿河  
非聖駕臨幸之地且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  
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  
戶蔣曰止有四個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  
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  
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  
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個綉女江問今在何處

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止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  
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  
故

泰山壓卵之時而能以身作砥柱非兇事  
明而擔負勇不能至拒大戶綉女之語  
諧而定莊捐一身一家而爲民請命惟天  
下至誠爲能動有以也夫

唐侃

唐侃守武定以鎮靜撫綏疲瘁時清軍伍一州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三

當解者三千餘人并婦若解長且萬二千人矣  
侃曰武定戶纔三萬人若是空半州矣有議欲  
濟州境徒駭愕者又力言不宜浚民脂膏填巨  
壑事皆得寢章帝梓宮葬承天道山東德州  
上官哀課民間以供猶恐不給侃曰以半往足  
矣至則界一空棺內傍舍中諸閭牌校奴叱諸  
大吏鞭撻州縣官宣言供帳不辦者死欲以恐  
嚇取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  
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



曰吾已辦死來矣錢不可得也於是諸閭愕眙相視莫能難而事辦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橐行以是著節亦以是淹於官

拒橫索何至為輿觀事然為民之意可念

藺芳

藺芳為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為守寬厚廉潔剷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會被召改知重慶士民思慕恐難其繼已而芳至亦寬厚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主

持大體明習吏事民有告訐者數語立決吏無所容其姦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厚利朝廷遣官以其人覆視既至父老羣訴於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父子兄弟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芳曰銀冶誠有之乎曰無之但聞故老云宋季時邑有奸民妄言銀冶於朝者後坐誣罔誅今茫茫山谷上者樹松栢下者藝禾稼豈嘗見有所謂銀冶太守如疑某言詣闕告者在此請指說銀冶之

處某等甘罪芳惻然而問之噤不能對父老越之對卒無言父老因指此無賴人平日所為罪惡累累皆應坐死其人在旁聞之惴慄芳曰毋恐罪皆赦前今獨問銀冶有無耳告者即叩頭吐實自言愚昧不甘鄉人華衣美食揚揚焉未嘗齒我故妄意以禍之乃至於此芳乃為草奏大意謂告者嘗問故老言宋時說銀冶事而未及詳輒率意上陳今詢邑人老長皆云素未嘗有銀冶即不實甘受鈇質言人人同謹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主

以實聞同官或不肯署曰朝廷治銀冶吾輩敢方命耶奏入如不信胥受罪矣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非以為民乎今聖天子仁明在上如日在天諸公乃不以直道效臣節耶有罪芳請獨任即自署奏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上得奏曰吾固意思民之妄也遂罷其事

獨任耳

王文成

銀冶誠虛自當核實以奏但難在以一身



王文成公守仁起知廬陵時江西鎮守太監發銀市葛差官守催公爲文申請禁止文曰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况民苦徵求瘡痍未息目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徵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羣聚爲盜攻劫鄉村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圭

以安處下位合關當道垂憐小民之困窮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悔鎮守差官聞之縮頸而回事遂寢

文成擔荷世宙不遺餘力况此區區市葛一事乎然不以遷客置民瘼於度外尤見寔心

馬西玄

馬西玄知澤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邪小暴侵民利西玄因事徵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誠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卽投書積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人將謝乃指使者至積前啓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能低昂徇情乎後書不更來陵川葛令受賄害人入怨之廉得其狀會有巡按御史者以親故爲葛解甚力不聽竟置於法威聲振於郡中世宗卽位召復爲翰林澤人攀泣送之前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圭

王以禁不得暴及投書不發者亦郊祖頌德曰馬先生民之父母國之正人

所請於法得釋而示以未嘗發書此意可師

孫璽

孫璽初受興化令邑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猶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縮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悒悒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



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璽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璽拒却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故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搜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為清後為徐氏家所誣訐下璽按問事白得還職始轉為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圭

上旨詭法巧詆璽罪至是兩人為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勘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璽璽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為長者

案一粟弁獄不足為孫公重惟勘守令事而以直志怨此真長者

屠簡肅

屠簡肅知保定有大寧都司白璽以稔惡聞上命公究之廉得其實請斬璽璽根據盤密人不能堪而無敢執其咎者公毅然裁決竟得如

稱威名赫然總兵陳瑾恣睢自尊役屬郡縣公曰國典具在總兵與太守宜相統屬者耶不為屈黨瑾者媒孽之調公知延平至延平剗宿弊如保定七閩咸誦法焉

稔惡之弁法自不宥稍假貸便為屈法

朱廷立

朱廷立嘉靖初知諸暨恢廓有守愛民禮士皆出欵誠先是縣有額外長短差多費民財八百兩廷立為蠲除之山會二縣築海堤其費每派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圭

及於暨廷立執不可曰居民守土各有分域禦苗捍患從其封疆山會之堤而暨與修之暨亦多有湖堤之役可以煩山會之民乎郡是其言為罷役當作訟誠勒諸石論民無相告訐置鼓於獄囚有所苦令擊以聞後遷監察御史

湖堤之役於兩邑原不相關海堤關繫郡城恐不當以此為擬

陸光祖

陸光祖初授濬縣令濬近塞而衝民不勝役多



轉徙祖奏併五十里爲四十里以甦凋弊又爲設法築城以拒虜功成而民不知秋潦傷稼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贖祖乃自具疏上之辭甚懇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有輕俠爲盜索祖貸其宿過編之伍而討以軍令減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大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乘祖入覲請崔苻中爲變祖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柎富而才先後令皆與昵後令至柎爲具饗令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不時至柎拒戶嫚罵令恚中柎麗大辟坐繫者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貴莫敢雪祖至立出之柎爲謝祖曰我仲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甚張邑有李榮爲仲文私人橫行里中祖捕置之法仲文奉命祀邯鄲故出魏郊爲榮地祖不爲移獄而仲文亦莫能中祖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嘍哨不能剖臺以屬祖勘果民產立歸長垣民庚戌虜

闌入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以備

祖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興効祖屹不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

抗御史臺爲災民請命懲方士之私人奪藩王之據產此其事似難而甚易惟雪盧柎之重辟此其事似易而實難何者柎故以高才擁厚貲取忌里黨解網之事知者以爲平法憐才而不知者以爲憐才詭法非識力夙定而名根素輕者不能

牧津執持 卷三十五

王士魁

王士魁爲合浦丞時郡守周宗武爲人清介性頗卞急後爲廉州守士魁一日上謁周語王曰前牒下勾某犯真盜也久稽不解者何王拱手對曰丞固知某者係良民上誤訪爲盜因寬之至此周艱然曰丞柰何與府抗王曰誣良爲盜烏在其爲民父母死不敢逃罪旣罷周甚重之謂同事者曰吉郡故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卽抗節忠義事亦僥爲之王後陞名山知



縣以耿持不阿得過州守左遷靜海諭博寧波授罷歸貧約如故為句讀師以自給鄉評益高之

為丞抗太守罷官為句讀師定自高士

牧津 執持

卷三十五

七

牧津卷之三十五

牧津卷之三十六目

識見上

周章

薛宣

二見

史弼

滿寵

裴潛

三見

劉超

毋丘興

溫恢

謝朓

何之元

夏侯詳

張邵

戴僧靜

張融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一

褚衷

韓麒麟

元嶷

羅研

李筌

崔琰

阮孚

蔡興宗

崔日用

薛季昶

榮毗

二見

張柬之

竇懷貞

任正名

盧坦

韓滉

二見

韋澳

二見

蔣欽緒



一  
大  
卷  
三  
十  
六  
三  
版  
上  
夕

李及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二

牧津卷之三十六 識見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周章

周章為郡功曹，時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劍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公卿多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一

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拔劍絕鞅，章之識力，正不可及。要以行春，自不宜私謁。禍福之較量，猶落第二義矣。

薛宣

薛宣次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



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人以宣言為然

卓哉貢君之言知子莫若父矣其能與不能自有資材父不能傳之子而子安能得之父乎即吏道以法為師吾謂師亦不在法也

史弼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弼獨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二

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盡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奉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被詔書舉孝廉弼知當有權貴請託豫敕斷絕書問一生持大閱覽書詣

之積日不得通生謬以他事前謁既因達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偽無狀即日考殺之覽大怒作飛章下司隸誣弼毀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前孝廉裴喻送至嶠澠間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天實佑之即令獲罪足垂名竹帛顧不可不懼弼曰誰謂茶苦其甘如蔗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走詣闕訟寃前孝廉魏劭毀形變服為家僮護弼廷尉奏當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三

覽以得免或曰平原行貨免君君無乃惡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美里閻散懷金今史君遭患義夫獻寶亦何惡乎竟歸田稱病不出公卿交薦議郎何休謂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司

史公謙挺持識力真可謂砥柱中流然亦東漢風氣所習自不難為名義中事至今孝廉變服為家僮甘以七尺相殉豈一時感激慕義云然其盛德之人人可知

滿寵



滿寵年十八為郡督郵守高平令多所糾察旋棄官歸曹操領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乃白操操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操喜曰當事不當爾耶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並屬寵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後津識見上卷三十六四

皆是智出阿瞞之上○楊太尉一代名臣滿寵豈應不曉即無文舉文若之鳴定無深文之理惟是阿瞞為人忌而多猜不先之以考掠無以明彪之無罪故賈逵以着械自脫滿寵以考掠脫彪此皆有以窺阿瞞之深者也裴松之嘗為酷吏之用心雖有後言無解前虐恐未必令滿寵心肯

裴潛

裴潛為代郡太守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曹操後津 識見上卷三十六五

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繇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反聞果至

為政之道無出寬嚴二途寬於民而峻於虜安攘兩得之矣○料事如照只是身歷之地所見得真

劉超



劉超漢城陽景王章之後超少有志尚為縣小吏遷瑯琊國記室孫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為相府舍人專掌文檄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是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六

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入為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屬王敦稱兵詔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惟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

人及蘇峻謀逆超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而超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待成帝及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號慷慨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遣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後王導出奔超等密謀奉帝出而事泄遂遇害追贈衛尉謚曰忠

劉世瑜以手書類帝而謝絕應酬此亦不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七

答溫室省中何樹之意時方遣家東避而超以妻孥入宮此等識見絕非世人可及

毋丘興

毋丘興為安定太守將之官曹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請為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今外夷之擾正坐通事之害。更事多是  
真實語非英雄欺人。

溫恢

孫權攻合肥魏揚州刺史溫恢謂裴潛曰此間  
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  
懸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  
於是有樊城之事子孝曹仁字時也樊城關羽  
攻之漢水暴溢于禁七軍皆  
沒詔書召潛還潛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  
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八

案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又將被召  
遼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從其言  
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  
所策

揚州刺史料事更在阿瞞上

謝朓

謝朓遷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襍  
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位能作太守  
耳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系謀策朓內

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淪時為吏部尚書朓至郡  
致淪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但能作太守更復何事未了朓具幾先之

識獨無柰淪之富貴通人也

何之元

何之元為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頗相  
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  
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  
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九

如此遠識何以尚從利害得失上起見

夏侯詳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  
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  
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上起臺榭延  
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非獨表損挹之志正以寄曠遠之懷

張劭

張劭補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劉裕誅劉



潘邵時在西州直廩，即夜戒衆曹曰：大軍當六  
討，可各條舟船倉庫，至曉取辦。且日裕求諸簿  
領，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  
簿處分。裕曰：邵可謂同人憂慮矣。

如此公才，可了十人，而見地更速，故先事  
而理。

戴僧靜

戴僧靜為淮南太守，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  
召僧靜使引軍向江陵。僧靜曰：巴東王年少，長

牧津識見上卷三十六 十

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  
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  
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

僧靜亦揣知武帝心，大有迎合意，然不欲  
遣軍，其見自遠。

張融

張融出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清送之曰：似聞  
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患還而復去。  
作如此見，正自超人。

褚裒

褚裒為豫章太守，有器識。正旦朝，庾亮亮大會  
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江州有孟嘉，其人何  
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  
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  
為裒所得，乃益器焉。

真才暗中索摸，自可得，特患識不足耳。

韓麒麟

韓麒麟，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寡於刑罰，從事劉  
牧津識見上卷三十六 十

普慶說之曰：明府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  
威。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  
威名，當即以卿應之。

仗節之人，不為威名地，非抱大識者不能。  
元嶷

瀛州郎基為騎兵，陳元康為司馬，畢義榮為屬，  
並有聲。刺史元嶷曰：三賢俱有常世才，後當遠  
至。惟騎兵任直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  
基止郡守。



刺史乃具人倫之鑑

羅研

羅研為郡功曹事刺史蕭藻頗有才辨嘗請開  
訟蕭藻及藻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舉止自  
若藻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  
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  
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  
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  
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  
教津識見上卷三六三  
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餓中有數升麥飯雖  
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  
為盜况貪亂乎

數語是間閭理亂之源惟大識見人能為  
此語

李筌

李筌為鄧州刺史常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  
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知產男女不  
以貧富悉取至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

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  
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為不可  
胡雛必為國盜若殺恐生真耳胡雛即安祿山  
也

崔琰  
祿山方當流毒天下亦豈李筌之所能殺

曹操為冀州牧辟崔琰為別駕操謂琰曰昨案  
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九  
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  
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  
唯此為先斯豈鄧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  
容謝之

阮孚  
識見正大且不依回

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  
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性未  
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  
咸之子也



雖為一身見甚高非所以計國

蔡興宗

袁顛為雍州刺史以蔡興宗為臨海王子項長史行府州事是時子項都督湘湖等八州袁顛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具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顛在湘沔地勝兵疆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閉以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十四

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繇有患宮省內外人不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顛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

如以當時形勢人情自以在外為安而興宗之見乃爾更進一格然亦其知形勢者特悉耳

三日用

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為然

真言人所不敢言可以占此君識力

薛季昶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十五

洛州長史薛季昶見二張已誅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

事甚易見二公真所謂當局者迷

榮昆

榮昆為華州長史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名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昆獨遏絕其事



高祖聞而嘉之、

遇絕其事最有見、

張東之

張東之以賢良召授鳳閣舍人因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龜鬪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軍選取勁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六

六

兵以增武備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民受役蠻夷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涉蘭滄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為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俄為荊州大都

牧津 卷三六

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

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

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之雖老宰相材

也后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

嘗薦張東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

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及誅二

張東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

公不半載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六

七

罷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荊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漲蓋城郭東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

東之棄姚州之議所見甚遠但語割疆土

于輿圖全盛之時廟堂自是逆耳要以為

國家深遠計惟設法以處成卒或布略以

羈遠人更為堂堂正大之策

竇懷貞

懷貞為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繇

五四九



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或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噤

雖語近於謔然意見自遠

任正名

張沛為同州刺史任正名為錄事參軍劉幽求為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為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為殿中監伏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六

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柰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錄事大是奇士刺史竟能收知人之効

盧坦

盧坦仕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必剝下自潤者之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服李復為鄆滑節度使表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節

者諸將為請職坦笑曰大將又在軍積勞亟遷

乃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請

將慙遽出就坦謝及李復病卒詔姚南仲來代

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坦私謂人曰姚大

夫外柔中剛監軍好侵事必不聽我留必及於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五

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為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能幕府多黜死者繇是知名累遷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為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曰中丞請申復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

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為進奉帝因赦令一

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闕濟

美格詔輸獻坦劾奏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

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



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失大信也？帝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觀察宣歙時，江淮旱，穀踴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抑其直，錢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全集，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價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審為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及奏，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牧津議見上卷三十六 壬

不足信耶？三奏，帝乃止。  
坦之議論，動持大體，而謀策更為深遠，處事之才，與料事之識，可謂兼之。

韓滉

韓滉出為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東西觀察使，緘輯百姓，均租調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滉分兵戍河南，及狩梁州，獻縑十萬匹。時李希烈反，淮西而漕路無梗，東南完靖，滉之功居多。屢發糧帛以濟朝廷，其所造米饋防，援皆有法，盜不敢

近貞元間，諷者言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帝疑之，李泌曰：況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恐有永嘉之行，為迎扈備耳。帝乃解，因遣其子考功員外郎臯歸省，滉感悅流涕。明年入朝過汴，與汴帥劉玄佐約為兄弟，遺其裝錢二十萬緡，勸令入朝。及見天子，薦玄佐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寢弱，而西迫大食，北抗回鶻，東拒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眾，城涼鄯洮渭，臣請以本道財賦給軍士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可復。帝善其言，以問玄佐，玄佐請行，會滉病乃止。

處事有異才，議事有遠識。

韋澳

韋澳為京兆尹，會判戶部，宰相蕭鄴改判度支，澳於廷英入對，宣宗曰：戶部關判使，澳對以府事，上言戶部關判使者三，曰：卿意何如？對曰：臣



心力減耗，不耐繁劇，累乞一小鎮，聖慈未垂。允。上默然不樂，甥柳玘謂澳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為時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時事漸不堪，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

人臣立朝，自有本末，他岐得之，何以自明，即為時相所信，亦不可不存此意，此公持論既正，而為慮甚遠，有大臣之鑒。

蔣欽緒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三

華州刺史蔣欽緒與蒲州刺史蕭至忠為內姻，至忠自托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欽緒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欽緒所見之遠，不但從利害上起念，蓋實據士君子立身本末為言。

李及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眾皆謂及非守邊才，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擊婦人銀釵於市者，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使前，畧加詰問，具服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驚服，不日譽達京師，億見旦曰：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是，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為盜，主將斬之。

牧津 識見上 卷三十六

三

常事耳。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更，敗壞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能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繇是服旦之識度。

人知王文正之識度甚遠，而不知李及之從容安豫，不動聲色者，其識度更自遠。

牧津卷之三十一 終



卷之三十七日

見下

錢若水

蘇頌

薛奎

張詠

孔道輔

謝絳

任中正

盛公廉

范仲淹

侯叔獻

王化基

程頤

蘇軾

范純祖

牧津 見下 卷三十七

鄭俠

陳忠肅公

翟汝文

黃震

孫伯純

葉顥

林震

季本

唐錦

江湖

牧津卷之三十七 識見下

明山陰邵承燦輯

錢宣靖公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胃臆決事不當若水因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撈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詰若水廳事詰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



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女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公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二

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為知制誥。二年為樞密副使。

宣靖公勘女奴一事。留獄不決。人所不能也。錄事託之以受賄而不為動。人所不能也。密訪而得女奴。人所不能也。送女奴於知州。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三

而不使恩出於己。人所不能也。富民之趨謝而不得入。人所不能也。知州欲為奏功。而慮置錄事於何地。人所不能也。總之宣靖器局宏深。絕不從毀譽是非功名得失上起念。所謂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者。是真寔語。其肯借此為名端乎。宣靖少年過華山。希夷呼胡僧視之。以為急流勇退之人。其夙根素澹可知。卒之敝菴使相。以風朝廷。其氣度已見同州時矣。此事人多稱

公折獄。予特重公識度。

蘇頌

蘇頌初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曰。子空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遷知穎州。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不為盜者。縣令也。且民罷剽劫之



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洵洵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頌不動而止

子容識度超遠所止令人感服非大器局人不及此至於應卒處變有識之人自然四至而應

薛簡肅

牧津識見下卷三十七

四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洵洵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奎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一亡蜀中書印何足洵洵簡肅之略不取視最妙

張詠

張詠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

戮之民遂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

識力俱到乃能定訛

孔中丞

孔中丞道輔守兗州時勁節自持天下想其丰采道輔以爭職不阿或訕或遷而始終一節未嘗自詘其在兗州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

牧津識見下卷三十七

五

輔一言乃以道輔為龍圖閣直學士

知臣莫若君始終一節中丞可以自信矣

謝絳

謝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授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數千言揚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權開封府判官上言蝗亘亘田野全入城郭跳擲官寺井區皆滿魯三書填穀梁以為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飲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之愚所聞似吏不



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專方面之勢，才者掠取功名，以嚴急為術，或辨偽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六

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飭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是而沴氣不彈，嘉休不至，是靈意滿闕，而聖言罔或歟。會郭皇后廢，引申后褒姒事以諷，徙度支判官，因進聖治箴五篇，擢知制誥，判流內銓，覈舊官主田之實，以多寡為差。如鄭州，修復召信臣六堰，壅水溉田，未就而

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此是千古至言。然自辟屬令一事，議最好而勢不能行，况欲暮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彼有積久而後奏効者，將安所措手。

任中正

任中正代張乖崖治蜀，咨以為政之法，詠曰：如已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用已。如已見解不高於法，則當守法，勿徇已見。蓋律設大法，由人酌輕重而用之，任守其言，卒以治稱。先是詠從成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七

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上是之，言者乃服。

此正與薦李及之意同。蕭規曹隨，自是政體所關，然宰相用人，當具此隻眼。

盛文肅公

盛文肅公度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謁度，驟稱其才，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



爲詩謝之。反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意。詣通判刁繹言其故。刁見度問之。度曰。始見其氣韻清秀。必謂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甫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文元爲參政。與有舊。薦爲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

器小易盈。文肅不難鑒別。一鄭州司理。第

能爲新進發此箴規。纔見先達風範。

范仲淹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日。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

賜之餘。宜以賜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倦遊治園。是高賢通病。時誦希文此語。當爲灑然。

侯叔獻

侯叔獻爲汜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旣而歎曰。巡檢豈以我爲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於其下。而竟不受。

侯叔獻

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見本管。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推捕盜之勞於下。是厚以一尉而竟不謁郡佐。是正總之。此君識見。有過人者。

王化基

鞠詠以文。受知王公化基。及基守杭。詠擢第。知



仁和縣先以書及所作詩寄基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文字相樂意基不答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大失望修吏事甚謹化基入為參知首以詠薦人問故答曰詠才不忠不奮所愛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始以王公真相知也

如此陶鑄人才正見前輩深心

程顥

程明道顥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顥甚厚初

卞嘗謂張懷素道術通人雖飛禽走獸能呼遣

十

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嘗諫以為太早漢祖成卓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顥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顥不為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此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謂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顥竟以尋求無踪而止非

顥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

懷素誕妄庸鄙一兒女子能辨之明道先生豈為此輩所惑惟是處蔡帥不少依回僚佐所難

蘇軾

蘇軾通判杭州時有杭僧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

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軾

十

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未測朝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抄薄益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



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部量事  
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

察屬國之儀乃以尊朝廷之體而措置更  
自得宜

范純禮

范純禮知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一路各配木  
石轉號工徒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  
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  
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今日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三

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用乎琦是  
其對

范公雖為邑民寬目前之物力然實為國  
家儲久遠之長計

鄭俠

鄭俠治平中調光州司法參軍王安石知其名  
邀與相見時方行新法選人中式者起京官安  
石欲俠以是進俠辭以未習法令問以所聞對  
曰青苜免役保甲用兵數事在俠心不能無區

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數以書言新法之

害民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猶欲辟為檢討俠

其子雱來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

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相君發言持論無

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

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事行其一二使進而

無媿不亦善乎是時七月不雨至於三月中風

沙霾曠扶携塞路茹木食草身無完衣至身被

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三

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為圖疏奏請閣門不納乃

矯稱密急發馬通上之其略云方今南征北伐

者皆以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

人以民之流離逃散來言者臣謹以逐日所見

繪為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萬里外乎

陛下納臣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

疏入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

不能寐明日命罷新法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

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



所進圖具責之，皆再拜謝，羣姦切齒，遂以符御  
史治其擅乘馬過罪，俠又取書，嬰黨，純崇李，  
甫盧杞傳為兩軸，上之，呂惠卿奏為誹謗，致  
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可嘉，但徙英  
州。

鄭俠過人之識力，不在上流民之圖，而在  
拒相君之諭。荆公引俠，托言犇才，知已之  
感一萌，入幕之賓遂定。於此能徹底勘破，  
真見其以官爵誘人，待士甚淺，頂天立地。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十四

何志不可自伸。○能使人主覽圖而通夕  
不寐，則言者與聽言者，一以精誠相格。

陳忠肅公

陳忠肅公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  
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  
欲疎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  
卞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于少  
。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  
。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



販之莫若兼制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定為長便也。黃公置田以代社倉，其事一循職之吏，饒為之，特其毅然變通晦翁之法，而又能善守其意，非毀譽是非，盡置度外者，不能。余故不重其惠民，而重其識力。

孫伯純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七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箒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鯨膠充抗。孫謂之曰：弩椿箭箒，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為至言。

不以一時之應迫，遺無已之累，非抱遠見者，何能辨此。

葉顥

葉顥初主南海簿，擢尉，二廣籍鹽筴充賦，捕賞

頗重。前尉有累捕，獲轉至員外者，或欲以所盜授顥。顥曰：仕途發軔，如造屋建柱，礎石不正，屋隨以傾。吾方入仕，豈宜自欺，聞者歎服。

初仕惟有定見，終身乃有豎立。

林霆

林霆為鄧州兵曹，與趙不羣同僚。時有監司欲逞私憾而囑趙，趙謀於霆。霆曰：吾人初委質，豈可以一生名節徇他人？及趙知建州，謂霆曰：某終身不墮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言。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七

每見以一生名節徇他人者，合十六州鐵，不能鑄此一鐵。

季本

季本初仕為建寧府推官，時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發兵討之，而建寧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本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本並入，守以書趣本，本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為人心所係，設因科場棄去，不為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欲復收



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土寇生發叵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為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後徵入為御史謫揭陽稍遷弋陽令時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陽雅重本一見握手深語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本為言國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太

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其可斬于周公乎桂公為之憮然本負義節好讀書仕凡再請而卒以讒罷

以事勢之緩急揆違命之重輕真為識體之言至謂錫典宜視其人尤為不易之論

唐錦

唐錦除知大名之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頽圯披練負糞隨宜區畫鼎飾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開元貢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曹里

四巡撫議錦上記謂賈河淤為平陸已餘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眾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撫籍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法一以安民為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因修大名府志十卷陞授兵科給事前元以開河致亂可復踵其故跡此議拈出則地方自免受役之累

江潮

牧津 識見下 卷三十七

九

江潮授壽州知州壽雖祖宗湯沐邑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大侵道殣相枕藉潮至輒為拯恤招撫流移所全活以十萬計時有喜事者議請城中都湖立草數千言諷之其略曰茲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動即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往為萬世保障計曾無一郡一邑不金湯也而獨於肇基之地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今欲以尺寸之畫而補神聖之所不及



非臣下所可輕言其議遂寢

中都不城

聖祖自有深意非臣下可輕言此言得之矣

牧津 議見下

干

牧津卷之三十八目

崇體

公儀休

董安于 二見

薛宣 三見

朱博 三見

辛彥之

張繡

黃香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阮藉

陸慧曉

謝方明

崔羣

郎餘令

李季基

張子爽

宋庠

歐陽修 二見

孫叔敖

汲黯

黃霸 三見

楊仁

岑熙

王承 二見

傅穢

劉熾

連庶

李季壽

高智周

源乾曜

杜衍 四見

王會 二見

趙抃 四見

陳堯佐 四見



曾子固 田况

許將 楊察

王佐 三見 張錫

魏觀 楊繼宗 五見

林一鶚 湛禮

范涑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二

牧津卷之三十八 崇體

明山陰祁承燦輯

公儀休

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警其貨乎。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二

公儀之意。惟使食祿不與下民爭利。便已得為政大體。若拔葵與出婦。則反為察小。

孫叔敖

孫叔敖為楚令尹。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教曰：如此幾何頃，市令曰：三月，教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教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車，王以爲痺，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二

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爲政者所當書紳。

董安于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安于曰：守此三者足矣。敢之一字，人多未解，惟敢於不善人，乃可以信於令而忠於主。

汲黯

汲黯遷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學黃老，清靜，擇丞

史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臥聞內，不常出。歲餘，東海大治。帝聞，召以爲三爵，尉尉。

責大指，不苛小，政體自當如是。長孺豈專學黃老。

薛宣

薛宣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按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三

陰求其罪，滅且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臧罪，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游自以爲大儒有名，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



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焉。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教，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椽平鑄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詳思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薛公兩告，詞旨溫然，雖異與法不同。施然皆得以上告下之體，兩令卒俛首而無怨言。迺知肅吏貴在得體。

黃霸

牧津 崇禮

卷三十八

四

黃霸為揚州刺史，長吏許丞老病，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煩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黃次公以明察稱，而御下平恕，乃爾治道。去其泰一語，是古今政譜。

朱博

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所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

牧津 崇禮

卷三十八

五

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淺之視博者，以為少年丰裁，而要以執簡御煩，居上臨下，刺史之體具是矣。

楊仁

楊仁仕郡為功曹，舉孝廉，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



四十強仕未五十不應舊科古人之守禮如此

辛彥之

辛彥之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玩珍惟彥之所貢並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先是彥之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

牧津

崇德

卷三十八

六

人臣事君惟是守禮為兢兢珍玩豈事君之禮彥之供祭之貢亦以體示人也

岑熙

岑熙為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與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遇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鬣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此與廣漢汝南東陽之政相似使一郡無

為而化則東郡更為執簡御煩

張醜

張醜為河南尹數以正法諸竇及竇氏敗醜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言憲受顧命之托懷伊呂之忠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獨得全

牧津

崇德

卷三十八

七

惟竇氏貴寵時能數以正法則既敗之後自能為朝廷持醇厚之體

王承

王承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河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宵越以立威名非



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世之借鞭撻以立威名。皆是胷中有欲。或耳安期惟清虛寡欲。所以政能清靜。

黃香

黃香為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穫歲數千斛。香曰。舊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可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與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富豐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

卷三十八

八

循吏軌度

傅穉

傅穉居官有名。為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大夫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凝滯。廉深服其言。

數語是千古循良真譜。○物不凝滯四字。

為政者更當深味

阮籍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旬日而政令輒已清肅。其任不可及。

劉惔

劉真長惔在郡。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為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卷三十八

九

下之舉正。寢而不問可也。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此道安在。要當更有一著。方不至吏道弊而民受其害。

陸慧曉

陸慧曉為南豫州長史。時廬陵王子卿為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



凝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  
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  
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修身儉以  
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慧曉歷  
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  
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  
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輕士大  
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者不可輕而賤者乃可  
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一

慧曉自不出晉人清言之習然靜則不擾  
儉則不煩自是至理寧獨治郡爲國亦若  
斯矣○帝既知慧曉爲天下第一人何不  
直任以刺史而故以輔卿熊乎此意不可  
解○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知此一語  
便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矣

連庶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民  
議取其甃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於

王府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世尚有異  
也壘因是得傳

連庶之見借古寓意

謝方明

謝方明上虞人歷官晉陵太守嘗年終獄中繫  
囚無輕重悉放歸家使家過正三日還到罪重  
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固諫以爲昔  
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  
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二

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皆還無一  
逃者遠近歎服宋武受禪位侍中丹陽尹有能  
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  
相凌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  
政體不拘文法濶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  
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東土歌詠  
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異其  
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方明之治郡如御車轉轂旦暮千里而無



一毫易轍改途之勞，故是良守。若遣囚一事，未便為方明生平佳政。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即漸變亦使無跡可尋。此意不可不深為理會。

李孝壽

李孝壽為開封府尹，前此閭里亡賴子，自截斷臂腕，託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之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

此僕持主判詣府，便足知其黠悍，法自應罪，非獨以主僕之分應然。

崔羣

崔羣為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

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遍問官屬，怪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旨授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瑱，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臺省中無陸瑱名也。其知大體如此。

如此公之識體，可為觸忌喜怒者法。

高智周

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費縣令，念丞尉俸薄，以已

牧津崇體 本卷三十八 十三

所入均分之。疏化大行，後為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

分俸惠僚，行部急士，以敦厚之念為崇體。

郎餘令

郎餘令轉幽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眾欲自焚，長史裴照欲往觀之，餘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違越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重藩，須察



其姦詐。豈得輕舉。觀此妖妄。照從其言。收僧按問。果得詐狀。

長史鄙而無識。故錄事不得不一提醒。

源乾曜

源乾曜為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絀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神明。不以畜玩。真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職。帝一不問。眾服其知體而善引咎。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四

不但為下民。亦所以成主德。

李孝基

李孝基所治郡邑。雖甚劇。至午。即却掃。隱几。庭無人跡。有問其術者。曰。吾治無他。省事而已。此治劇兩字丹也。

杜正獻公

杜正獻公衍。有門生為縣令者。衍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于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

耳。門生日。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若此。何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人主所知。次為朝廷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史。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毀方瓦合。不可為訓。然能合於中。則非毀方瓦合矣。此中大有分別。慎毋以正獻之言。為作縣譜也。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十五

張子奭

張子奭以校書郎出守外郡。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懼其害。不啻千人。令將先事除之。何如。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召令至府。面詰之。示以向來書。軸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病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子與之處法固動合古人而沂公在政處於一令之無良畱心若此前賢安可及也

王沂公

王沂公曾繼陳堯咨知大名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拜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復為代觀之歎曰王公宜為相我弗及也

惟沂公之代陳乃可爾爾不然恐便至因循廢事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七

十六

宋庠

宋庠知河南府有一僕告舉人行素有不稅物庠曰舉人孰無所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乃治僕罪遣之

此與李孝壽之意同

趙清獻公

趙清獻公抃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抃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出已者守得以善罷及為虔州守地遠而民

好訟人謂公不樂抃欣然過家上塚而去既至御史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疎鑿賴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當具舟載之至者皆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公之治虔既持大體復勤細事良守兼材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七

吾必以公為法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修歷典大郡以靜鎮為本明不及察覺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陽二州復立生祠

能知察之明非明縱之寬非寬自可以靜

鎮而理

陳堯佐

陳堯佐以言事切直降通判潮州州去京師七



千里民俗僻陋，堯佐到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堂。於是人率知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爲鱈魚所噬。堯佐以爲昔韓愈患鱈之患，以文投溪中，而鱈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使捕得之，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修廟作祠，正緣僻陋，不得不先借此爲教化之倡。如惡溪捕鱈，則太爲步趨昌黎矣。

曾子固

曾子固，鞏爲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

牧津

崇德

卷三十八

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卽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鞏，小則罰典史，大則并刻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歷典數州，其大體務在去民疾苦，急懲盜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

此良二千石與賢邑宰相與以有成者也。

今當道之檄符如火，而州縣之冰閣自如。上與下皆未能以體相成，如子固者耳。爲民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此言最可思。獨不觀良農之力田乎？莠莠不除，則嘉禾不茂。司牧者念之。

田况

田况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政，獎進儒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可欺。時以爲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

牧津

崇德

卷三十八

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爲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罔不備舉。京師以况處事通明，號爲照天蠟燭。

兼四公之長，以爲和易，乃真和易也。

許將

許將以前執政，知大名府，以剛略稱。時同官曹蒙銜命察訪，蔑視郡縣，威令甚嚴。至大名，見冲元當廳下轎，許出見其倨甚。復入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法司具條



白之不許。竝立曹良久。復令白曹曰。請就實次。以全國體。曹失措而退。許接武迎之。謂曰。在將無稱。此乃朝廷禮耳。公不可以人而輕國也。曹氣懾無語。更不問一毫事。屏縮數日而退。將察御僚屬甚嚴。一日賓佐過廳。一都監曳皮鞋而前。許問曰。公何得此鞋。都監以為美意。云某衙一卒能造。樞密或須之否。許作色曰。某非無此。但不敢對同官著耳。都監惶恐失措。坐間數十客。莫不各視其足。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干

許元冲以嚴肅為持體。其立朝之風槩可想。

楊察

楊察入為開封府推官。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摘姦隱。眾知畏服。察在部。專以舉官為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據拾唾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察由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寒寒。無所附麗。為時名臣。

居官識體之人。立朝自然審察。

王佐

王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牀脚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嘗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與倉卒逃去。皆杖脊遣之。聞者為之一快。

牧津

崇體

卷三十八

主

宣子之可法。不在察奸。而在持體。

張錫

張錫選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族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治此三者。則民恬而政清矣。

魏觀

魏觀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孝王。



尋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百有  
十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  
延至修養老之典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又躬  
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事倥偬百物  
彫耗禮文衰落觀能首勤風教禮讓勃興封部  
皞然課績爲天下最

戎事倥偬之際乃能從容禮教事事得體  
政識先務此公有焉

楊公繼宗

牧津 崇禮

本卷三十八

五

楊繼宗爲郡守凡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每見  
必延接款語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賓席  
曰吾爲民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  
主豈可與屬吏同列

世不難有此賢太守難在自任師席偃然  
賓主之博士先生耳

林一鶚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  
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惟曰必如是

乃是及調蘇州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  
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  
鶚夙負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不副其所望久  
而見鶚所處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  
此非有識者不能爾

湛禮

湛禮歷官知韶州府韶歲貢藤而產於南海禮  
爲疏於朝得免貢嘗遣隸卒往樂昌督稅法外  
需求無已令械繫以來禮下教曰暴橫殃民法

牧津 崇禮

本卷三十八

五

之所禁令不以府役故屈法貸之其賢可知  
由是府役至邑皆歛戢不敢肆有已經讞斷復  
誣訴于藩司者藩司知其僞命禮按致其罪禮  
慰遣去約五日來辨竟亦不加罪也其寬厚類  
如此清白自持始終無替及引年歸貧乏幾不  
能自存

能械府役之令固自賢能容械府役之太  
守尤賢

范涑



范涑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前撫踞見之後，庭謁拜俱遠在蓬外，風雨不問，涑欲復舊制，乃於新撫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涑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涑退至門外，與眾官作禮為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使范公於聚門相見時，與眾官參議，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又使范公於出門

牧津 崇德

卷三十八

畜

後慶此禮之得復，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媒孽於各上司者，即撫院聞之，有不快者，今惟行禮而不言其故，其所全於上下之間者甚大，而更妙在於令人不知。

牧津卷之三十八 終

牧津卷之三十九目

任人 兼重士

巫馬期

子奇

西門豹

四見

吳公

文翁

田延年

薛宣

四見

孔融

第五倫

二見

王祥

宗資

龐參

田歆

延篤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一

王龔

荀淑

吳粲

傅燮

陳寵

王越

陸贄

陽州公永樂

韓滉

三見

陳仲舉

羊陟

二見

陳登

顧邵

袁粲

呂蒙

朱公叔

胡毋輔之

徐寧



陶侃

皇甫亮

王儉

劉仁之

張忠定 十二見

范仲淹 四見

薛簡肅 四見

孫炎

任泰

姚善

况鍾 二見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二

牧津卷之三十九 任人

明山陰祁承燦輯

巫馬期

巫馬期率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間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不一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

夫子言政首言先勞一方寄命何處可以言佚勞於用人即佚亦為勞矣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一

子奇

子奇率東阿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齊君以其幼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也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夫以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宰庫無兵倉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老者之智而少者決豈復有疑行哉何物  
使者有此識力○幾在初念事戒三思老  
者之涉世久而為慮深持重之意多故可  
與言智而不可與言決

西門豹

西門豹魏文侯使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  
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  
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  
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二

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  
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  
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  
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  
明乃治治乃行

明乃治旨哉言乎處天下事惟此中明了  
則精神智慮無不畢赴何事不辦○特聞  
從事喜明作者往往蹈此轍此語尤當深  
省

吳公

吳公為河南守聞雒陽人賈誼秀才召置門下  
甚愛幸文帝初立徵公為廷尉迺言誼年少頗  
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時稱河南守吳  
公治平為天下第一云

西京多循吏吳公為河南守史所稱述獨  
薦賈誼一事能知人則安民古人之見遠  
矣

文翁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三

文翁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  
教化見蜀地僻陋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  
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  
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  
物齋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郡文  
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  
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  
子弟為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  
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令



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領受教令出入  
閭巷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  
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蜀地學于京師者  
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  
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大凡一方風氣非旦夕所能移而教思無  
窮非泛施之所能化擇材敏者躬自飭勵  
雖僅僅十餘人而曰人及人漸淑漸廣教  
化之隆比於齊魯所以循吏定屬真儒○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四

選僮子與俱令吏民榮之化導之中更有  
機權

田延年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  
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輩次至  
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  
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  
召上辭問因奇之後遷守扶風課常爲三輔最  
惟翁歸可爲此言然延年之識翁歸當有

在言前者不然誇誕之士世復不少

薛宣

薛宣爲左馮翊察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  
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  
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  
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用事吏爲樓煩長舉  
茂才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  
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遺書勞勉之曰昔孟  
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五

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  
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  
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  
喜懼免冠謝宣歸思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  
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  
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  
錢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  
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



受賤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  
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樞以顯其魂府掾史  
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  
與立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  
人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懸來久曹雖有公  
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欲立於眾歸對妻子設酒  
奉請鄰里一笑相與立可矣法懸愧官屬善  
之宜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  
有心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六

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靖

易地而俱治最善器使至不欲代縣治奪  
賢令長名尤得馭吏之體○以宣之明作  
而吏民稱之者以清靜何以得此聲哉視  
其憫王立諭張掾於下情無不委悉者王  
道本於人情夫豈虛語

孔融

孔融為北海相深敬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  
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

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  
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  
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  
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  
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  
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調壯  
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後袁  
紹在冀州遣使邀玄大會賓客客多豪傑時汝  
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  
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曰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融之敬玄以實紹之邀玄以名不可同日  
語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七

第五倫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  
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  
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  
曹任於是爭趨之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



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

能選用志行之人則不必問孤貧特用孤貧者以破賄爭之俗耳

王祥

王祥應召呂虔委以州事於時寇盜充斥祥率屬兵士頻計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力

休徵一任州委便能使一境靜至行之人自然有體有用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八

宗資

宗資守汝南請范孟博為功曹范在職嚴整疾惡人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搜拔幽陋天下稱之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語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此語若施於今則為一郡兩太守之謠矣惟古人擇賢而任所以不可及

龐參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致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立于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惜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幸龐公能為任棠作註脚不然幾於啞謎禪矣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九

田歆

种暲始為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貴戚命不宜相違欲自用名士以報國家耳可助求之會湛送客于大陽郭遙見暲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乃洛陽吏邪湛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暲于庭辨詰職事暲辭對有序歆甚奇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異士不必在山澤誠哉是言

延篤

延篤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愛惜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張趙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惟擢用長者乃可以與參政事

王龔

王龔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十

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繇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黃叔度畢竟超人一等若陳仲舉便有進退維谷之狀

荀淑

荀淑為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蕘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

荀季和故具人倫之鑑安得所拔非名士

吳粲

吳粲少時與同郡陸遜齊名初為山陰令有能聲後為會稽太守召處士山陰謝潭為功曹潭以疾辭粲下教曰夫應龍以屈信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在官募民討平山越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十一

古人待一功曹如此其重安得不自愛

傅燮

傅燮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名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故吏與舉主交代合符亦大常事何足為

榮所難在范津之知人耳

陳昭公

陳昭公寵守廣漢入為大司農帝問在郡何以



為理昭公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譚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

要在功曹主簿不負太守太守乃能不負廣漢郡

王越

東海王越臨兗州以江應元為別駕委以州事與應元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應

牧津任人

本卷三十九

十三

元舉鄒鑿為賢良阮修為直言程收為方正時稱其得人

宇宙自不乏才聲應氣求定有相符然賢良直言方正之彥偶集一時亦不易得

陸馥

陸馥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

奸摘伏事無不驗

用十善固難知十善尤難所用非人亂政更甚其不令人稱滿堂刺史者幾希

陽州公

陽州公永樂累遷北豫州刺史罷任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為濟州仍以二人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義取莫復畏及至州監與公正諫不見聽以

牧津任人

本卷三十九

十三

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

為政者安可無夾輔宓子賤之取友有以也長史別駕之正氣自足動刺史畏憚而神武教臣下以不廉殊不可解

韓滉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群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



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此公真能器使

陳仲舉

陳仲舉為樂安太守郡人周孟玉清潔之士前  
後太守禮命皆不至獨仲舉致焉仲舉大加寵  
異字而不名特置一榻去則懸之

仲舉每遇高士多以懸榻示寵禮然則下  
陳蕃之榻者不特一徐孺子矣

羊陟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十四

羊陟為河南尹知趙乙非常人明且大從車騎  
造乙時諸計吏多盛飭車馬帷幕而乙獨柴草  
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  
陟遂與言談至暝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  
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  
之名動京師

柴車草屏露宿或是務飾名行之舉與語  
極歡必有卓然獨抱羊公觀人非在區區  
獎車贏馬問者

陳登

太守陳登使功曹陳矯詰許謂曰許下論議待  
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間遠  
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閭門雍穆  
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  
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  
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  
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十五

如登所言眉睫間無不作名士態安得謂  
非自矜

顧邵

顧邵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墓優待  
其後禁其淫祠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  
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  
行初錢塘丁誦出於役伍陽羨張乘生於庶民  
烏程吳祭雲陽殷禮起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  
為立聲譽乘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豫



章發在近路，值乘疾病，時送者百類，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病，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

如此拂拭後進，獎拔名流，風尚所及，自當瞿然頓化。

袁粲

江毅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毅，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七

尹與丞政事德業可相成者不少，何以獨稱風流不墜。

呂豫

呂豫為陳留太守，宣布禮教，敦尚名節，一時人士化之。後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

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可以知君之德化矣。子尼即蔡克，應元即江統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問人不問位，陳留小吏可令王澄面赭。

朱公叔

朱穆年二十許，為郡督郵，迎太守。太守見公叔，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因族勢，或有令德？公叔答曰：郡中瞻望名公如仲尼，謂非顏回，不敢以逆。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七

孔子語次，因及風俗人物。太守大奇之，曰：身非仲尼，督郵無愧顏子。

少年便非德行之選，應對已列言語之科。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為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我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悅之，擢為功曹。



不乏我事一語便足觀其器局輔之是任  
達人自然賞此奇士

徐寧

徐寧為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  
常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  
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興縣  
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  
大賞之結交而別

為令能清惠更能博涉便是循良第一流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六

陶侃

陶侃守荊州至潯陽既有憾于庾亮議者咸謂  
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愆自  
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  
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嗽  
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  
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實

前賢觀人每於最細微處矚目

皇甫亮

裴景昇為尉氏尉以無異効不居最課考滿

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

司何以甄錄俗號考終為送路考省較無一成

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與有中為之詞曰

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

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

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

景昇之考省兩為美事景昇官至青州刺史

如此殿最考功之法乃不為文具司牧何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九

患無賢

王儉

王儉為丹陽有一令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  
之問卿與誰共事答曰十餘歲在張令緒門下  
儉目送之時殷璠在坐曰康成門人也

自是六朝氣習

劉仁之

劉仁之為西充臨別謂崔暹曰貴州士惟有孟  
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州定



有何政使劉西充如此欽歎業曰惟知自修文  
宣謂裴英起曰卿識河間中郎孟業不昨見其  
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  
王元韶其人中心清正世實希有帝曰果如公  
言便是太屈

清正便是自修之實劉裴之觀人甚正

張忠定

張忠定在蜀有叅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明日求  
去且以詩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主

興濃公驚謂曰此吾過也同僚中有如是詩人  
而吾不知因留慰薦之

二語似一寫其無聊之致未便能動忠定

特忠定借此為憐才以鼓舞僚屬耳

范文正

范文正公仲淹掌睢陽有孫秀才索游上謁贈  
錢一千明年復謁問何謂汲汲道路孫戚然曰  
老母無養公為補學職月得三千因篤學春秋  
明年俱解去後十年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

春秋教授名重京師即昔日索游秀才也公歎  
曰貧累大矣苟因循索米至老雖才如明復當  
將汨沒而不見也

憐才如文正惟明復足以當之不然恐世  
政不乏索游秀才耳

薛簡肅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薛愛之館於  
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  
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主

人不知為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將何奇  
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得一偉人與俱來

蜀公之器格固高簡肅之賞鑑亦確生平

知已何可多得

孫炎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  
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鈞至一二人問有木  
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  
溢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



氣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  
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斬不  
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數千言開陳天  
命以論基文詞甚美基不答遂巡就見置酒與  
款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滾滾不休累無枝復  
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  
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

草昧之際收錄賢豪故是急著

任泰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五

任泰苦學勵行登進士授上饒縣平易近民獨  
持大體邑有名士婁諒折節下之諸生聞風無  
不束修自好於是廣置學舍羣秀異絃誦其中  
暇則躬為講說士風興起蔚稱人文立法清田  
以杜爭訟盡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  
百廢具舉治最一時

任伯亨平生守一敬字如此作用不愧以  
敬字自盟矣

姚善

姚善守蘇州有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  
詣門賓問為誰曰善適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  
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  
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  
可聞而面不可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  
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  
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送  
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木曰錢  
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  
牧津任人

卷三十九

五

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  
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廷若明公私  
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  
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  
守何不詢時務邪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  
出授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  
策也善心嘉之善薦為行軍司馬從大將軍諮  
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急  
以上執政



下士之風空谷幾無足音然周士之貴亦  
亦有以自處

况鍾

况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  
時有鄒亮者獻詩十二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  
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  
門外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  
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  
監察御史其勇於為義類如此

牧津 任人

卷三十九

五

况公之取鄒定有獨鑑在詩句之外者不  
然即瀾翻倒海之詞亦何能定人品格  
難在不為潛揭者所動

牧津卷之三十九 終

牧津卷之四十目

治賦 兼役法

李 惺

任 峻

宋齊丘

劉 晏

張 綸

呂正獻公

王欽若

杜 衍 五見

張 詠

十三見

李南公 二見

邵 晫

李 縈

張 奎

王 鐸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二

孫夢觀

趙 開

章 服

趙必愿

趙不息

范成大

胡順之

許 庸

葉 衡

王 良

董搏霄

二見

鄒伯顏

許 楫

冷應徵

汪 綱

李叔正

周仔肩

吳 惠



况鍾 三見

樊瑩

何鑑

王汝績

楊繼宗 六見

何文淵

郭南

張淑勵

陳恪

齊柯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二

牧津卷之四十

治賦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悝

李悝初仕魏文侯知其能賢之以為上地守下  
今日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勝不中者負令  
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悝又作盡  
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  
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  
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一

為粟百八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  
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  
舍一中熟自三餘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熟自  
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  
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  
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政莫急於盜賊  
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  
狡越城傳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



篇終以具律具加減凡六篇具律即今名例律也商君受以相秦

民之寄命在食國家理財要法莫急于糴糶散歛之間此法始於管仲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而李悝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所謂人君不理財則畜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孔桑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宗此然山海天地之藏開市物貨之聚與其為豪強所擅則取之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二

以富國可也至農人服田力穡贏餘幾何上人時其歛散而不使甚貴甚賤則可若以盡操小民之利權則害民并以害國矣

任峻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竝起卒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為

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積穀倉棗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恣而成于峻

屯田是足餉第一義任峻典農而許下一郡即得穀百萬斛有謂屯田無近效者吾所不解

宋齊丘

宋齊丘在江南時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三

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丘說徐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自餘悉稅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繇是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强

自來富國之臣未有不從蠲恤為基者

劉晏

劉宴方八歲時玄宗封泰山晏獻頌行在帝奇



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晏之  
 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晏嘗  
 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  
 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  
 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  
 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  
 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  
 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撻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淮  
 泗至河陰鞏洛盡得其利然畏人牽制乃遺  
 牧津治賦 卷四十四 四

書於宰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  
 即盡以漕事委晏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  
 子大悅曰卿朕之鄭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  
 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晏在位佐軍興實國  
 用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  
 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  
 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里  
 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後被誣貶忠州  
 史賜死天下以為冤時簿錄其家唯雜書

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晏以為戶口滋多則賦  
 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  
 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  
 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  
 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  
 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  
 即奏行之不待其困斃流殍然後賑也繇是戶  
 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  
 季年乃三百餘萬○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  
 牧津治賦 卷四十四 五

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  
 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  
 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  
 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  
 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  
 不之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  
 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晏有清力  
 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  
 者蓋遙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



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無其害，甚賤之憂。

今能為國家實經濟者，惟財用一事。豪傑士慎勿諱言劉晏也。劉士安每言如見錢流地上，豈不能毫末為計，而簿錄其家，僅雜書兩車米麥數斛，哉廉矣。廉而出於司錢穀會計之人，其廉尤難。○晏之理財，是見財而不見身，晏之律身，是見身而不見財。天下未有不廉而能奪造物盈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木

虛消息之柄者。○妙在先備陳利害，而使朝廷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以盡展其才。蓋理財一事，非專且久，必不能取效。且久。○夢溪筆談曰：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二司時，嘗行之於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於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

牧津 卷四〇

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為五等，具籍於主者，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即時稟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即糴第一數，第二價即糴第四數，第四價即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劉晏貴糴賤糶之法，不專於救荒，而其法實與常平相出入，其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預為奏行，不待困斃流殍而後賑之，尤可法也。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七

張綸

張綸天喜末，為發運副使，兼知泰州。先是江淮發運，政多不舉，逋課累年。綸奏除鹽課宿負，官助其器用，入者優其直，繇是歲增課數十萬石。

五九三



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  
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  
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  
郵北旁錮鉅石為十礎以洩橫流泰州捍海舊  
堰壞歲患濤冒民田綸與范仲淹經畫修復之  
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逋戶三千州民賴之  
奏除宿負而增課乃至數十萬此之謂以  
予為取乃理財第一策○司牧者欲使地  
無遺利必先于水利究心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本

呂正獻公

呂正獻公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  
取羨餘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  
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  
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重役錢五千五  
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為定數  
歲輸之無已時公為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  
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

溢額之賦一增必不可復減以正獻之忠

告而司農猶格不行恤民蓋難言之矣

王冀公

王冀公欽若為亳州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  
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  
盡不能得輸欽若悉輸之奏請不拘年次先支  
濕穀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  
名秩滿見擢為朝官

只先支濕穀則輸者受者皆為兩便宰相  
才不須此而即此亦見宰相才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九

杜正獻

杜正獻公衍又徙永興軍時西邊用兵民勞于  
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為區處計較量物有無  
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會期使得次第輸送而車  
牛芻秣宿食來往比他州省費十六七  
凡期會一寬民自受惠而事亦早就急處  
用寬此法人多不解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治蜀以蜀地素狹游手者眾稍遇



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奏爲永制後雖時有災饉民無餒色

濟困因以禁奸忠定真政事中化工手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十一

縣自督之書其姓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治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所典賣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趣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

催徵之煩至今益甚南公初之立法亦嚴然法行而民不擾民畏而法不煩此之謂治才

邵暉

邵暉知廣州鑿內河以泊舟楫不爲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有溫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惠民正不在多

李縈

李縈撫利州嘗匹馬行阡陌咨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縈感其

牧津治賦

卷四十

十一

言奏罷之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范成大同縈相度縈奏請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既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遠邇謹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且得盡力農畝歲大登

巡行阡陌咨詢民瘼胷中了了則利民之念自切



張奎

張奎通判廬州會秦州鹽課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恡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

今議法屬商人通行民間矣然商日貧而國課亦不裕其故安在○一言而悉除十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十三

一州之所負其惠自溥

王鐸

王鐸為京兆丞時李贛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計七百京國米價計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計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都下識者

皆服鐸之察事鐸卒以此大用

徵賤徵貴每以物情之盈縮為度焉有非產米之地而可以言糴者乎王公自是透達時務之士

孫夢觀

孫夢觀知寧國蠲逋減賦無算浮入者盡籍于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勾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為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十三

流涕

以去留爭之固可寬民旦夕之力然常賦豈得以一味寬恤為計

趙開

趙開初除成都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例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使人人具曉繇是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



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臣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榷茶。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牧津治賦。

卷四十

古

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高其直，惟不得減制。

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三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初宣撫司議，當以正，謂白浚曰：相萬盜五十，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正，謂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真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古

財利之源，當出於一。此是理財第一義。民力已竭，獨榷貨稍可救一時之急，非深識時務者不能爲此言。○大較國家理財一事，非得之于經營，則取之于徵課。經營爲宇宙流通之利，非妙有心計者不能。徵課爲小民剝肉之輸，必大有善政者乃得。故云善政得民財，今欲民財而不先言善政，吾不知之矣。



章服

章服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人洶洶爭走訴馬前時庫錢不能三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第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按稅籍得豪民奸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放條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州以大治改知鄂州州額秋租纔五千而上供萬斛之須稱是服按酒稅籍得贏錢卽以代辦民甚德之

缺餉是最棘手事若單爲豪民奸胥所乾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七

沒猶是易處

趙必愿

趙必愿知崇安縣立催科法列戶名爲三等以三期爲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悅願輸革胥吏鬻鹽之弊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遣吏欲懲之必愿曰芻牧職也吏何罪來擔俟譴帥無以詰而止方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則免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已田以

倡遂徧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役滿民共立祠刻石歷知全常台處四州一循祖父之政端平元年以直祕閣知婺州遷太府丞歷官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必愿平易近民忠信厚俗早聞家庭忠孝之訓故所立卓然可稱

催科列三等意在緩徵以惠民恐終不免踰期者多若助役之法至今人人言之而格不可行總之不如厚其植以催役爲便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七

趙不息

趙不息知開州有鹽井舊吏必遣所親監之私其利不息罷遣鹽利倍入郡計用饒以羨餘代民輸夏秋兩稅及天中節銀絹時以比循吏鹽利倍入郡計用饒有此乃可以嘉惠一方

范成大

范成大知處州松楊民爭役成大曉之曰吾聞東陽有出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媿乎因推



廣東陽之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諸邑爭效之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顧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備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

牧津

治賦

不卷四十

七

復反而為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顧便於差義便於顧至於義而復有弊則亦無如之何也已○范公助役之妙在自定名次而有司勿預不然強半入黠胥積隸之手

胡順之

胡順之為浮梁縣邑民藏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納前縣

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為讐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邪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使力繼之又曰不能又使押司錄繼之又曰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眾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滅氏人皆迸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十六已上盡痛責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滅氏皆懾服無敢詣府者自是滅氏租常為一縣先

牧津

治賦

不卷四十

九

妙在先一怒又妙在後一召弄奸豪於股掌間○頑民逋賦每令良吏感額捐心此輩法無可施故當治之以術

許庸

許庸知會昌縣遇事工鉅費多則貧者驗丁以出力富者驗貲以供費民樂於趨事邑無異議役雖輕省趨事當均况於工鉅費多尤宜調適



葉衡

葉衡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苦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

此法惠貧民之意甚佳然上四等何以甘心為五等代輸

王艮

王艮再調峽川總管府知事又辟江湖行省掾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主

史會朝廷復立諸市舶司艮從省官至泉州建言若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措克之弊中書省報如艮言凡為舡六綜省官錢五十餘萬緡歷建德縣尹除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經歷紹興路總管王克敬以計口食鹽不便嘗言于行省未報而克敬為轉運使集議欲稍損其額以舒民力沮之者以為有成籍不可改艮毅然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今死徙已眾矣顧重改民籍而輕棄

民命乎且湖右之郡商賈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於商旅之所聚實為良法於是議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斤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實寡而強之多主計若此可為一歎

董搏霄

董搏霄為於潛守至正中軍興輪輓方急乃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主

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軍給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此短運法也余每謂轉餉一事多積不如常通長輪不如短輓一人之力山徑險仄



之地負米四斗，日行五十里，其力已疲，而接踵手授，卽數百回而猶不倦，事逸而功倍，今黔運荆楚之力竭，董公之議，儻亦當事者所樂聞乎。

鄒伯顏

鄒伯顏為崇安尹，崇安為邑，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為糧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餘家，而兼五十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細民之糧，或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細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五

民配五十大家之役，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顏乃取其糧籍分計之，有糧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糧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貧困無告之民，始得休息，崇安賦役之均，為四方最。

此法卽今均田均役之意，然亦時有空礙，難行，非獨在閭左任役之苦，正在閭右均役之累，所以立法惟在便民，事固難言也。

許楫

許楫為勸農副使，時商挺為安西王相，遇於途，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當置屯，如募民立屯，田歲可得穀，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

數千頃荒野，西北郡邑，何地無之，立屯收穀，設法而力行之，此萬世之利也。

冷應徵

冷應徵知德慶州，屬縣租賦，諉道沮，久不至郡。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五

應徵為立期日，首輸者為減分，末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

此增減一法，勝于敲扑。

汪綱

汪綱初知暨蕭二邑，歷浙東提刑，並有異政，改知紹興，兼安撫浙東，訪求民瘼，疏浚蕭山運河三十里，剗碑江口以止漲沙，甃石通途，凡十里，中為施水亭，往來稱便，諸暨十六鄉，瀕湖諸鄉，願以溉灌，勢家多侵湖為田，水壅不得去，雨稽



多輒汎溢。歲為諸鄉害。綱奏奪侵田。不復。湖始復舊。備繙錢三萬。歲為築塘費。塘始。郡臨海道。密通都畿。軍伍單弱。乃招水軍。刺義手。專教習之。不令他役。劍營千餘間。增繕甲兵。緩急始有備。舊有經總制稅。名四十二萬。其中二十五萬。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攢宮之資。偽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撫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宿弊始革。綱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牧津治賦。卷四十。五。

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半理。慨然從之。大有經營。大有風力。亦大有識見。

李叔正

李叔正遷渭南縣丞。時同州人與蒲城人爭地。連年不決。行省以事委之。叔正即單騎至其處。召二家至前。一言而定。縣歲輸糧二萬。而田無定額。乃令里社丈量。立法密而用刑嚴。奸慝。服。早獻其誠。於是豪右失計。公私交便。

立法密而用刑嚴。是清查第一義。

周仔肩

周仔肩為鄞丞。律已廉介。科役均平。會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他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仔肩進父老。具宣德意。立義役法。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首相與謀。抵物力之厚薄。各捐已橐。得錢七千五百緡。為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絕。復推其中五人。日詣有司。牧津治賦。卷四十。五。

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休焉。於是橫徵者有所畏。民甚便之。

此法最為便民。然今條鞭之法行。而受役者無所事。惟於民間重大之役。一人一家力所不堪者。善師其意而推行之可也。

吳惠

吳惠知永興縣。永興風俗素鄙。惠以化導為急。俗遂丕變。陞解州知州。州輸邊儲。挽運甚勞。惠立貧富三等法。且聽其附載貨物。以易粟上倉。



費煩減半。輸亦告足。民歌曰：吳父母，恩何溥。昔  
憔悴，今鼓舞，乃刻石頌德。

以貨易粟入廩，此法誠便，但受粟之處較  
出粟之地，其價相去甚昂，甚安所得易粟而  
輸之，今惟南都米商湊集，或可以此意一  
行之。

况鍾

况鍾守蘇州，自以忠直簡在上心，故凡利于民  
知無不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五

擬奏求減焚香草疏，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  
得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  
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逾年包荒之糧  
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滄沒田糧二十  
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  
董漕歲取民艇五百艘，免買艇米十五萬一千  
八百石，疏免詔買減濶白三校布七百疋，銀數  
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淪水道淤塞，辯  
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

六千七百戶，凡所施行，皆綱紀大務，時境內大  
旱，發倉賑農，復與周文襄講究收糧之法，永樂

間轉輸北餉，道遠糧長以一徵三，除正供及  
僦車船之費，羨餘皆為所匿，迺議別糧頭以分  
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  
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  
來年經費之本，上不失徵科之期，下無毫髮損  
于民，每遇水旱，輒發餘米賑之，全活數十萬人，  
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非禮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五

需索，其綜理甚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疎，民  
至今受其賜。

如此減省以養民力，乃是造化生成之手，  
若自鉅而細，綜理無所不密，而事乃不煩，  
且易行，尤不可及。

樊瑩

樊瑩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  
在人亡，樊盡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  
權豪索債無虛歲，而倉場書手移新蔽陳，百計



侵盜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網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糶展轉迂回。此弊所繇生也。乃請華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網。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皆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蔽。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利。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天

民。懼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復革收糧。圍戶。以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銀長輸布。而聽其齋持私貨。以贖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可以補周文襄與鍾伯律所未滿。

何鑑

何鑑知宜興縣。縣歲輸米數十萬石。運戶攬納者。妄費民苦。額外加徵。償貸動以萬計。鑑力請

於巡撫。每里選殷實六戶。以二充運戶。四充運夫。共運米一百石。每一戶徵銀十兩。泊耗米若干。並付總部收支。司縣稽算。重徵之弊。遂革。又歲貢茶一萬五十斤。例領南京馬快船裝送。舡軍無統記。惟私載射利。反致官茶攘竊。滛腐。歲亦額徵。貸百計。又請每茶一斤。收解錢三文。額船裝運。罷馬船。民皆便之。隸兵火甲。積年漁食小民。一切罷革。拘攝催徵。惟責里役。逾年。宜興稱治。一日。村老百餘輩。携二童。捧薯蕷五束。茶

牧津

治賦

卷四十

天

少許。詣庭下。曰。吾儕小人不識官府。自公下車。犬不夜吠。人安寢食。故來見耳。羅拜而去。

何公少年登第。而留心民瘼。直如饑渴之於飲食。其器局何可及也。所以卒為名臣。

王汝績

王汝績知絳州。絳土陘民繁。產薄稅重。績尤善處事。先時賦有未集者。督以豪猾。吏卒因負緣為奸。民茹其毒。績分為次第。但書片紙為期約。布告鄉市。民相勸輸。將不敢後。州租卒歲遠輸。



給邊軍旁郡惟徵銀易米納則布帛龜裘諸物  
任民所齋持取租辦而已人甚便之

市帛龜裘任民所費辦租固易然何以輸  
遠

楊繼宗

楊繼宗知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  
百之一而會計催徵里胥比併則與秋等糧長  
緣是侵漁不堪繼宗廉知其害迺併於秋糧中  
徵之後總會秋稅歲得羨餘即移以補夏稅之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三

可為計糧省徵之一法

何文淵

何文淵以顧佐薦擢知溫州府淵至首以民之  
利病為念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為陸  
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  
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淵請均  
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民甚利之  
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

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  
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淵以稅銀例禁請自今  
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無輸銀之苦

今鈔法竟不行矣百年之政迥已不同何  
况前古

郭南

郭南知常熟縣先是邑民當役者苦於科擾南  
與之約曰爾輩出米四石准役一年願否皆曰  
往者一年之役需銀五六兩今若此止一兩耳  
牧津治賦 卷四十 三

無不願者於是為倉貯之一年支用纔三之二  
役有輕重不等今三吳有一役而傾家者  
此法恐非為差解者言不然捐者一而省  
者可千百民何苦而不為此

張淑勵

張淑勵知歷城縣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值凶  
歲民無所自活邑田瘠稅賧民多逃徙淑勵第  
坵畝履原隰視土媿惡以登下其賦百姓始不  
以磽瘠為子孫憂往供億轉置舊委諸緝戶歲



終得代其產蕩然。淑勵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器業儲粟。得轉相為用。百年敝政如洗。民不重困。

度支在官。使工賈無以乘緩急。此管子理財法也。

陳恪

陳恪居官。不矯為名。務盡其職。筮仕宿於辟荒蕪。得田四百九十三頃。召民墾之。得粟二千七百餘石。餘悉佃於民。以償虛賦。歸籍者五百餘戶。清湖池。歸貧民者。一百三十所。以凶歉不可無儲。廩積三萬二千有奇。以旱潦不可無備。修塘堰千五百區。其愛民興事類此。

墾粟以償虛賦。真是實政。

齊柯

齊柯為溫州瑞安令。邑故有沙稅。名公費。歲入不下千金。悉罷之。自是疲民少。蘇邑中田賦。輕重難平。或田廣縮稅。狹而反溢稅者。歲屬丞尉徵收。民益苦之。柯為建丈量之議。請監司郡守

親為履畝。握算登籍。以記無使有漏。而以田籍之羨餘。實田額之不足。供應諸費。悉取俸祿。自是創為畫一。官無擾民。民無逋賦。未幾。新例下。大丈夫天下各田。獨瑞安從容按故籍對。

方瑞安令履畝清丈之時。民情定自當然。至天下俱丈田。而瑞安反有先事之豫。所以事貴獨斷。

文獻治賦

卷四十一

三



牧津卷之四十一目

救荒

第五訪

鄭默

舒仲應

王方翼

員半千

令狐文公

王曾三見

富弼

王旭

張詠十四見

趙抃五見

范仲淹五見

文彥博二見

馬亮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二

滕元發二見

程師孟

曾子固二見

程垔二見

范純仁六見

蘇次參

畢仲游二見

蘇軾七見

張密

辛棄疾

司馬旦

吳遵路

陳堯佐五見

蘇耆

范諷

洪皓

王隨

王恬孫

鄭剛中

袁燾

黃裳四見

孫覺

李紳

葉夢得

劉彝

馬光祖

王致遠

黃震

諳都刺

黃珂三見

周濟

李昂

樂護

邢宥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三



牧津卷之四十一 救荒

明山陰祁承燦輯

第五訪

第五訪少孤貧常備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二

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饑民待命頃刻生死攸分發粟賑饑如乳母之哺嬰兒啼聲方至母懷已開更何處可容思維擬議有意惠民已落第二念况能計及于一官之得失一方之利害哉後人慎毋以前賢擅發為噉名也

鄭默

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

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與我共此民者惟二千石乎急民發粟原非矯制乃後世反借以為美名則盡失古人救民之意矣

舒仲應

舒仲應為沛相歲大旱江淮間民相食袁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饑民術聞怒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耳寧以一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二

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

賑荒不待報而發廩者不可勝數惟仲舒尋軍以與民非有機權膽力者不能○袁術即能轉念為重名計亦一智漢

王方翼

王方翼為肅州刺史河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郡民或餓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薄其位以濟饑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



全活甚衆

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如富弼令樵採打魚之類，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濬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但貧民間蘆蕩，或柴篠之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采，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應細民之用。做方翼所爲，亦是一法。

員半千

救津

救荒

本卷四十一

三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旱，勸令發粟賑民，不從。令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之。薛元超讓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俄舉岳牧。

一尉政自難

令狐文公

令狐文公守兗州，時境方旱，米價甚高。延吏至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積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

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價方平，人心欣然得安。

暫一言之，可畧平。一時之騰踴，然轉盼仍復倍增，此必須有一實善，以及民乃可。

王沂公

荒政第一頁發此禁

王沂公曾留守洛，時歲歉，里有困積者，饑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曾但答而釋之，遠近聞以爲法。全活者數千，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常命陝雍晉絳歲輸陝粟以赴

救津

救荒

本卷四十一

四

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於今賴之。

聚黨脅取，卽難以盜論如法，然此風斷不可長，如上言儲廩，是乃長策。

富弼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二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給以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



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海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于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人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弼。卽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

救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五

中。大爲粥食之。饑民聚而爲疾疫。及相踏死者。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于今。不知所活幾千萬人矣。

救荒無奇策。爲賑貴早。爲法貴肅。爲制貴條。次有序。惟文忠之法。出于一片至誠。能使人人盡力。所以爲難。公自言勝二十四考中書。其所快于心者遠矣。

王旭

祥符初。王旭知穎州。因歲饑。出庫錢貸民。約熟一千輪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于天下。於歲首給之。謂之買絹。或曰預買始於旭也。

和買病民。新法之害。卽貸錢償縑。亦僅可荒歲偶以此爲救饑。則可。不然。縑日積而錢日空。後將何以應之。

張忠定公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餘人。詠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詠曰。

救津救荒

卷四十一

六

錢塘十萬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以無擾。

忠定凡事皆有勝算。妙在寬嚴相濟。先後得着。

趙清獻

趙清獻公扞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立賞禁人增米價，捐獨榜路衢，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以增爲減，此平糶第一妙法。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二湖阻饑，穀價方踊，斗許百二十錢，公增至百八十，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惟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輳，價亦隨減。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七

凡一切發粟存餉之政，爲術甚備。吳俗素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歲饑，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役，於是工作鼎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宴遊興造，蕩耗民力，仲淹乃條議所以如此，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服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按救荒莫過於通糶，通糶莫先於聽價，此趙清獻知越州時所榜通衢，令有米者任其增價，按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二公皆祖管子之意。興工役以濟饑民，是亦救荒一策。近代何公喬新賑山西，僦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張公敷華賑楚，因修學宮，以備直資餓者，皆得古人之用心。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八

文潞公

文潞公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平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多減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

夫惟不與之爭，故能得其平，妙在不限其數，今之平糶，以升斗限民，適足爲市儈資。

馬忠肅



馬忠肅公亮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權令民轉粟以相調足朝廷從其言

留漕以濟民難乎為上轉粟以相調則上下俱利

滕元發

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九

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碁布肅然如營陳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滕達道之處流民大類富鄭公富散而不擾滕聚而能整皆可為法○如此異才即

經濟天下而有餘豈止為救荒一事乎

程師孟

程師孟慶曆中知楚遂二州提點夔路刑獄屬歲大饑孟行部以常平粟賑民猶不足即奏發倉以濟之吏勸須報孟曰本道至都五千里報至則民殍矣遂活饑民四十餘萬

備荒在豫救荒在速此不易之論

曾子固

曾子固鞏為通判歲饑度常平倉不足仰以賑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十

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病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為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不乏

使富民自康其粟而稍增值以予民絕勝

官給升斗之愛

程琦



程珣知沛縣會久雨平原水出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珣謂俟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是亦救饑一策地利之活民甚博司土者不可不推廣其意行之

范純仁

范純仁知襄城久不雨純仁度其將來必闕食遂盡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諭之曰民將無食爾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十一

等商販惟以五穀貯于佛寺中候關食時吾爲汝主糴衆賈從命運販不停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及歷官知慶州是時秦中大饑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純仁欲發常平封椿粟麥濟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純仁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時一路荐饑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無以繼會是秋蓬生蔽野而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

之餘純仁令官糴所收尚不貲又於鄰路市耕牛穀種計戶口分貸蕃漢人戶兼以人力墾耕布種甚廣遂大有年或言純仁康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朝廷疑之遣使按治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

自來康濟定須先事爲謀若待溝中瘠而起之晚矣忠宣如此嘔心尚有言廩貸過多而無活人之實者荒政之難調也古今一體可爲慨歎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十二

蘇次參

蘇次參賑濟澧州患抄劄不公給印曆一本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貼各門首如有虛偽許人首告以備委官校點又患請米冗併分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引第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自無冗雜老弱疾病婦女皆得均糴權安鄉縣值大澇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



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詩。鄉者逐鄉為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白圖參驗。不檢澇而分數可知。催科賑濟。亦視此為先後。

此法今亦多用之。但御衆能肅。始法可井然。若用圖抹色。分別荒熟。最便催徵。不特散賑一節也。

畢仲游

耀州大旱。畢仲游以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十三

而民不救。先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干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懼然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糴以給之。鄰境流散殆盡。而糴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

是乃仁術也。然先時更為勝着。

蘇軾

蘇軾知杭州。歲遇大旱。饑疫並作。軾請于朝。免

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故米不翔貴。復賜曾度牒三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又作醴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少。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大湖泛溢。害稼。軾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十四

長民者。惟在先事料理。此着必不可失。長公以備荒為救荒。所以民之受惠尤溥。

張密

張密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為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饑。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密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救荒立法一意恤民私宰之禁安得不弛  
辛棄疾

辛棄疾帥湖南屬江右大饑棄疾賑濟榜文止  
用八字揭之通衢曰閉糶者配劫禾者斬次令  
盡出公家官銀錢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舉  
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糶不取子錢  
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襁而至其直自減  
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採助幕屬不從  
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  
牧津 卷四十一 五

此真拯濟手大較歲凶之際小民謀生無  
所不至惟前予以必生之路始可後惕以  
必死之條惠溥而亂自戢黃震之知撫州  
救饑之約惟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  
於市不抑米價價為日損此古人之成效  
司牧者所當究心

司馬旦

司馬旦知祁縣天大旱人之食羣盜剽奪富家

巨室至以兵自備且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  
出粟減直以糶不失其贏饑者獲濟盜患亦弭

勸富民出粟當官者多以此取怨然保全  
富民者自遠

吳遵路

吳遵路知通州時天下蝗旱遵路乘民未饑募  
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糶米於蘇秀  
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  
糶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於民官不

牧津 卷四十一 六

傷財民亦蒙利又建茆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  
錢置蓆鹽蔬日與飯食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  
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  
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為凶歲也明年范文正  
公按撫淮瀾上路治狀頒下諸郡

先事而憂故災而不害勝看曉之救遠矣  
○無一念不是真實心無一着不是真經

濟

陳堯佐



陳堯佐知壽州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導民之術無踰身先

蘇耆

蘇耆充陝西轉運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餓殍京東轉運使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耆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西如數與之仍奏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七

於朝同職謂耆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眾粟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卹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苟有輸運耆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

有分地無分民當事自應切一體之念

范諷

范諷通判淄州是歲春大旱六月始雨民乏食

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之諷曰令無與也即貸以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雖是師古人之意而行之難在郡佐而能獨行其意

洪皓

洪皓為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一流冗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皓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西隅不能自食者官為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廢寺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八

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滑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鬪器者亂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發運名錢物錢且盡會淞江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皓遣吏鎖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乞留之廉訪使者王孝謁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何也守具以對延至



兩寺視驗孝謁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建  
制吾脫之所活九萬五千餘人

洪之救土著與滕元發之救流民均一作  
用而妙在整肅王孝謁所謂行邊軍法亦

不過是此意得之若截留一事寧以一身  
易千萬人命實心為國為民者自不難此

王隨

王隨知江寧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  
計口日給一升隨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十九

以邀高價乃出官粟平其價民賴以濟

計日給米之法最為救荒蔽政

王怡孫

趙令良隆興中帥紹興流民聚城郭待賑死者  
不可勝計通判王怡孫建策云今盡常平義倉  
之米賑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為繼况旬給  
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  
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  
業不猶愈于城郭待升斗之給因餓而死乎趙

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遣之不旬日間城中  
無一死人全活甚衆

此即曾南豐之遺意升斗豈能久活給糧  
歸業旨哉別駕之策

鄭剛中

鄭剛中為溫州通判歲大饑流民甚衆乃出俸  
勸糴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荅曰已有措置乃  
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口遇饑者給一  
錢戒曰勿拭去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饑者無遺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二十

自守以下莫不稱賞

剛中之意固善倘饑者不及夜遇投錢將  
不沾一粒矣更須酌之

袁燮

袁燮為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者羅點屬任  
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  
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  
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追胥披圖可立決  
此以為荒政首



如此方是置田境於省曉之間精神自然  
貫注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此法  
即豐歲無不當行

黃裳

黃裳知政和縣適歲荒勸富民發私粟以借饑  
民官置簿書條其人名以印鈐之授諸富民約  
至秋成令石米以二斗息并歸之且禁粟無得  
出境獲全者衆

撫饑民斷不可開搶奪之端官置簿書而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三

約之以息固可安富民之心然欲使在下  
者樂從而在上者不强此處更自難調

孫覺

孫覺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  
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  
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恐米不勝易然捕蝗亦自無法

李紳

李紳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紳大市酒務

所用薪草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治  
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  
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  
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通民歸無牛可以耕鑿  
而其價騰踊十倍渙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是  
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由渙權宜之術  
也

事雖小而上下實為兩便

葉夢得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三

葉夢得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歿  
自鄧唐入許昌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  
奏乞越常格賑之幾千餘人稍能全活惟遺小  
兒無由得之夢得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  
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患既長或來識  
認爾夢得為立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  
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  
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  
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



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恤災而能及乳哺者術無過此

子產古之遺愛也左丞近之矣往余守宿時亟欲設一慈幼局不論凶荒常以收養各省流民乳哺之遺棄意正類此

劉彝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于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五

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天開者

此之謂民之父母○能補造化所不及位天地而育萬物只此一念

馬光祖

馬光祖知臨安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光祖再謁王王辭明日又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

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得粟活民甚多

借盈補虛一時之術當爾時王亦不得不勉從

王致遠

王致遠以父任歷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饑死殍成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食餓者始日食千人既而鄰民空至日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五

以續之迨麥熟始罷尋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哺以活嬰孩之委棄者病與醫藥死爲斂埋山谷窮民感恩流涕稱爲王佛

皆救荒實事一一可行

黃震

撫州大饑黃震以通判紹興起知州事單車疾馳中道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彊糶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署文書



不入州治，不抑米價，價日損，親煮粥食饑者，請于朝，給爵賞，旌勞者，而後入視州事，轉運司下州糴米七萬石，震曰：民生蹶矣，豈宜重困之，以沒官田三莊所入應之，升提舉常平倉司，舊有結關拒逮捕事，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十無三四，以事關尚書省，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為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之結甲也，非作亂比，况已經數赦，於是皆釋之，新城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漁會知縣事，蹇

後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五

雄為政擾民，因相結拒起焚掠，震乃劾罷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日久，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眾。

未下車而中道約耆老，已入境而驛舍署文書，真是拯溺起焚，奉裳濡足之意，若其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只此八字，已盡。

救荒之要

諸都刺

諸都刺至順間，遷襄陽路，達魯花赤，山西大饑，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檄守武關諸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命乎？諸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生路乎？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水，歲有水患，為築堤城外，遂以無虞。

流民不開其生路，地方立受其害。

後津救荒

卷四十一

五

黃簡肅公

黃簡肅公珂，初為湖廣龍陽令，龍陽民詣竄亡，厚積，公閱閱於懷，凡賦役有關利病者，皆以漸罷行之，會歲大侵，民益困，公請于當道，蠲常賦三之二，復請發公帑，分糴米粟以賑之，嚴立程式，以里之遠近為限，人各粟一斛，米半之，至即給與，無時刻稽留，如是者三月，其澤藪所有魚蝦，蓼蕨之屬，聽民自取，公私無所禁，民是以免死徙之患，珂雅意學校，廟宇堂齋，恒為繕葺，躬



課諸生，授以作文矩矱，力學而有貧者，量給薪米紙筆之費，以督其成。時或循行田野，察民勤惰，有勛於耕織者，加賞勞，間夜出坊市，酌酒作惡者，察識其人，晨則繫之，寘于法，人皆畏而愛之。

救荒妙在嚴立程限，又妙在至卽給與，無時刻稽留，然只此二事便已不易。

### 周濟

周濟守安慶時，郡中三歲不登，以子女易食者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五

滿載而南，無虛日。濟至，卽命止其舟，借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爲亂，乃聚衆強取富民，以盜訟于官。濟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卽碎其狀，曉於貧民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周文襄公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爲綜理，自濟下車之後，曰：我無安慶之憂矣。

碎狀非治荒之法，卽代償之語，亦黃葉之

止兒啼，斷不可以爲實語，卽以爲實，亦愈無法矣。

### 李昂

李昂知青州，值歲大饑，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飼餓者，全活甚衆。旣而法吏以不請論，昂歎曰：民旣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饑饉後，民

牧津 救荒

卷四十一

五

不能耕，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憚勞無告者，闢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弔藥，懋建漏澤園於關北，俾道殣者託瘞焉。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輳，博興一邑，至占三千餘戶。父老歎曰：不圖今日復見富公。

此公救荒無大作用，然亦有實濟。至荒政後，循行阡陌一着更好。

### 樂護

樂護授宣城知縣，初至，值歲歉，道殣相望，饑民



落中曲加撫諭賊眾喜曰父母矣何以生我  
 相與感泣而散遂遍歷各村咨訪疾苦計日類  
 冊歸即發廩賑濟置大牌數十百上書鄉貫序  
 列十餘里民以次由南門入既給粟從北門出  
 絕無停留侵冒之苦甚得賑濟良法善聽訟傍  
 郡縣疑獄監司多以委護太平鄉民有甲乙素  
 善戲相搏擊乙誤中甲甲歸語其故而妻與所  
 私者夜遂殺甲誣乙抵死臺檄護覆視之細閱  
 案牘見甲兩耳後重傷悟曰豈有重傷若此不  
 牧津救荒 卷四十一 无  
 即死而能歸家至夜始絕耶此必同謀故殺誣  
 人以便已私者也召甲妻詰之具得其狀伏辜  
 乙得免死其他平反多類是

散賑之次第有法

邢宥

邢宥復起為蘇州府蘇田賦甲天下攬納者滋  
 為弊賦因以虧宥痛繩以法責之償且得餘錢  
 數千緡因以開永豐倉築沙湖長堤甃運道橋  
 梁為永久利民俗喜奢宥率以儉約諸遊宴亭

館老佛殿閣一莫之顧成化丙戌大水民饑宥  
 開倉廩且勸得米八十餘萬斛賑之民猶不給  
 相聚持券入富家強取宥即日榜諭許民持書  
 券赴府府召鄉老引領往貸其不發與強取者  
 俱抵罪同官以專擅為慮宥曰民命在須臾待  
 報何及吾當任其咎民賴全活者十餘萬

與其使小民強借不若以官倉三費法亦  
 非救荒良法特一念惻隱之仁可無忝司  
 牧耳

牧荒 卷四十一 无

牧津卷之四十一 終



牧津卷之四十二目

詰盜

張敞 二見

尹賞

王敬則

韓察

司馬悅

彭城王高澄

符融

蘇無名

刁雙

楊津

張鷟

張壽

柳慶

王瓌

牧津諸錄 卷四十二

韓琦 六見

昆補之

曾鞏 三見

范純粹

高防

蒲宗孟

尹伊

李常

許宗喬

劉皓

陳襄

胡長儒

歐陽穎

任伯雨

孫德淵

楊告

張繪

金武都

陳文偉

錢藻

黃璪

王恕

萬觀

戴金

王愷

李渭

牧津諸錄 卷四十二



牧津卷之四十二 詰盜

明山陰祁承燦輯

張敞

張敞為膠東相，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遷守京兆尹。京兆自廣漢誅後，比更守尹。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二

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囚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問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裙吏坐閭里，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

繇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跡，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負，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沽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二

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以盜治盜，此古今第一法。○政惟頗雜儒雅，便能動引古今，以定大議，治理故當以經術勝。

尹賞

尹賞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時北地大豪滑商等報怨殺



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掠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召部曹掾史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雜舉長安中輕薄

牧津 誥 監

卷四十二

三

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記籍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點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贖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各歸其處不敢闖長安江湖中多

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群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歿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滅慎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辨名

牧津 誥 監

卷四十二

四

尹賞所爲雖曰殘刻然除暴絕奸明目張膽直截易曉與他酷吏鍛鍊周內者不同  
○自今而守兩以殘賊免而賞之沾沾自喜者在此朝廷榮辱進退之權果不能奪人之性生

王敬則

王敬則爲暨陽時有一部劫逃入山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敬則乃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設酒會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



神十牛。今不可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後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殺降近虐。而除盜有不嫌於過嚴。至今舉舊偷以自代。此緝盜第一法。

韓褒

韓褒為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五

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僚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勝州門曰。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日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繇是群盜屏息。

此亦以盜詰盜。然而教化行於其間矣。

司馬悅

司馬悅為豫州刺史。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路。或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悅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謂曰。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者曰。此門所作。賣與隣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款服。靈之又於及祖身上認得毛奴所衣皂襦。遂釋堤。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未

既能得盜。亦已平冤。

彭城王高澄

高澄為滄洲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澄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毛。澄乃詐為上筭。市皮倍酬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定州有



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盜乃令人客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此公詰盜多用小術然終不失爲能吏

符融

符融爲冀州牧有老姥於路遭劫喊賊路人爲逐擒之賊反誣路人時已昏黑莫知其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呵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賊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七

曰汝真賊也何誣人乎賊遂服罪蓋以賊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

偶爾徵盜則然然善走而被擒者何可以

一律論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值黃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爲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

死尉謂吏卒曰吏卒游徼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白尉曰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吾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盜至前無得脫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請爲解厄耳尉白長史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是天后召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八

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縷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既徹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



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即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等。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九

實能辨盜於蚤，即其請對數言，曾中已自了了，此君才智，直是過人。

刁雙

刁雙除西兗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舍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

服盜之心，得盜之用。

楊津

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並緝俱獲，自是合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濁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十

只是應用得捷，如此明察人，而御屬吏，乃不以刻而以厚。

張鷟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張壽

張壽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勅十日



內須獲賊。壽至行劫處尋蹤。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以從騎。駛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贓並獲。

此法亦無甚奇。但賊智不出其所料耳。

柳慶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師。每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郡

牧津

卷四十二

十一

縣謂主人所竊。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自帶。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乃作匿名書。多徇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寃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

告牒下。因此盡獲餘黨。

察鑿金之沙門。易作匿名書。鈎奴自告。難

於此乃見巧心。

王璩

王璩為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囊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引。為賊所掠者。賊即引伏。有據即不能自隱。

韓琦

牧津

卷四十二

十一

韓魏公琦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滿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眾。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以為法。

通此一路。亦可鼓舞人。○此法今亦可通行。

晁補之

晁補之知齊州。方於為政。有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名。一日宴客。召賊曹。授以方略。酒行



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為撤警、  
妙在聲色不動、

曾鞏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為本、屬民為保、  
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  
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首、鞏飲食冠裳、  
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狗四境、盜聞、  
多出自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  
能復合、自是外戶不閉、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七

若盜賊者人人飲食冠裳之、日亦不給、惟  
偶得渠魁以鼓弄群偷乃為得之、

范純粹

范純粹尹洛、賈者有金數十兩、為同行所盜、訟  
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粹令吏搜檢、  
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即時押下、吏莫  
能曉、粹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齋匙、開篋、  
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粹引二賈至、問訟者曰、  
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

中者即面付銀還、盜者抵罪、眾始服其神、  
亦幸得此一匙耳、不然賈物何從得出、

高防

左丞高防守蔡州日、部民王又為賊所劫、捕得  
其黨伍人、繫獄窮理、贓仗以具、錄事參軍司徒  
達、判官盧絃、據案請加極刑、防疑其不實、取贓  
閱之、因召王又問曰、爾家所失衫袴、是一端布  
耶、又曰、然、防令校其幅尺、皆廣狹不同、又疎密  
差異、賊乃稱冤、防曰、何故伏罪、賊曰、不任捶楚、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七

蓋自誣以求速死耳、居數日、獲其本賊、絃達叩  
頭請罪、防皆不奏、得活者、欲請闕訟防之功、請  
絃達之罪、防遽令止絕、為製衫帽、具酒食、諭而  
遣之、

辨盜證贓、自應爾爾、其不可及處、在不以  
已之得情、形人之失、

蒲宗孟

蒲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  
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為戲樂、恭敏獲其黨、



先剔去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宗孟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賊既絕食遂散去凡獲盜即日輦金至中行賞以故人用力斬捕略盡

信賞必罰為政之經於捐軀追捕之事尤在激勸

尹伊

尹伊為司法參軍時金城坊人家有故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十五

市諸胡盡禁推問伊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善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

非伊之能察盜亦以纂不解事自合聽人

掄擲

李常

李常知齊州素多盜常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絲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常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拔其根株盜賊遂清

真是窮盜之源

許宗裔

許宗裔與劍州有於燈下識認劫賊曉告吏捕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十六

之所收贓惟縲絲袖卷不禁拷掠遂誣服送州囚言其物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即命取兩家縲絲車又問袖卷各用何物為胎心一云杏核一云丸子即開示之見杏核仍以絲繩安於車舡量其大小亦是自家物被劫者受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決之辜其枉獲雪

辨盜惟在辨贓

劉皓

劉皓初為趙州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劫盜獄



吏令盜偽通買物者十餘人，以狀稟乞追證，意欲乘時規利。皓佯為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當行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爾乃敢爾，宜屏縮以候來者。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七

凡訊盜須即在擒獲時審定，略轉盼則誣攀四出，若供吐同盜而面目不認者，又其常也。

陳襄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為常。襄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柱，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

出，獨一人手無所汗，扣之乃為盜者。蓋畏鐘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持小術以辨盜，可一不可再。

胡長儒

胡長儒為寧海主簿，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為過客患。長儒偽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騎卒十人躡其後。巖中人突出邀之，長儒方遜辭以謝，騎卒俄集，皆成擒，窮其黨置於法。

牧津 詰盜

卷四十二

七

以身詰盜，更是捷法。

歐陽穎

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之。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賊或在內，原非怪事，然穎能察此，必悉知一家之情境，乃得。

任伯雨

任伯雨知麗封府，雍丘縣，縣枕汴流，漕運上下，



盜竊擾人無虛夕，未有獲者。伯雨知其故，迺下令，綱運不得宿境內，不從者，斷其纜，趨京師者，督護以出境，自是外戶不閉。

運卒為惡，今昔皆然，但不得宿境內，則勢必令晝夜不停而後可。若止令之出境，則隣邑亦受其害，故必須有一處法，乃佳。

孫德淵

孫德淵以進士調涑水丞，察廉遷沙河令，有盜秋桑者，主逐捕之，盜以又自刺其足面，曰：秋桑

牧津

卷四十二

七

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瘡必在後，今在前，自刺也，盜遂引服。

刺盜而盜反訴，生安有此法。

楊告

楊告為豐城主簿，邑有賊人投尸於江，人畏不敢言，告親往擒之，有言賊黨欲報怨者，告不為動。既而果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之，境內肅然。除暴須有此定力。

楊繪

楊繪知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踪跡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證具服，人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

妙在踪跡出入。

金武都

金武都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廉得姓名榜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

難在廉得姓名，此法今亦可用。

牧津

卷四十二

七

陳文偉

陳文偉為山東安丘令，流賊百餘人掠庫，偉勅羣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勅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為首者，彈發左目中，之又再彈右目中，賊大駭，伏地請死。偉曰：好為吾送庫金還，羣賊唯命。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偉曰：吾何有眾賊奴，各杖三十，遣之。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御史



竟以縱寇論劾，免官罷歸。

其人亦慷慨可喜，然劫盜罪自應死，杖而遣之，無此紀法，御史之劾為是。

錢藻

錢藻知廣信，有商人被殺浮於河，其子求屍得之，疑瀕河人殺之也，訟於鉛山縣，逮係數十人，備極拷掠，卒無狀，縣以白府，錢心知其冤，乃為畫釋一行人，商子泣曰：「賊可縱耶？」錢曰：「此輩非賊也，方為汝捕真賊耳。」密問汝父何商，曰：「布，何牧津。」  
地曰：「某地，錢密逮其地布行諸牙僧及諸任，僦舟者詢其詳，商以某日買布若干，僦某甲舟，某日發矣，錢知賊繇舟人，逮之，榜訊數百，不肯承，錢密遣官往搜其家，亦無得，詢諸比隣，鄰人云：前某夜多吠，往來剝喙，但不知其故耳，即有布，當不以入家，乃遍搜之，山谷林野間，時方刈獲，野多聚，獨一處最高大，發之，皆布也，舟人乃服罪。」

凡詰盜最不可拘成案，亦最不可着成心。

惟虛衷密察得之者十九。

黃瓌

黃瓌守化州，賊胡公威擾害地方，瓌乃募民驍勇者，伺其所經之處而陰撲之，繇是賊黨畏懼，聽招，民獲安息。

陰伺而撲於所經之處，以此禦小盜則可。

王端毅公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常誣隣人為盜，恕問其賊，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隣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

牧津

卷四十二

圭

辨盜只有審賊一法。

萬觀

萬觀知嚴州，七里礮漁舟數百艘，晝漁夜竊，行旅患之，觀令十艘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繇是無復有警。

今江湖舟楫叢雜之處，宜用編甲之法。



戴金

戴金解褐授蘇州府推官會庫亡折糧銀若干  
兩長吏日考掠守庫者竟無驗金乃遍召諸糧  
役於庭陰以一牌用濃硃塗之並寘後堂暗室  
中詰之曰而輩以糧役役於官乃茲糧金亡欲  
避咎弗獲也余有牌在後堂甚神能辨盜盜手  
摩之駭然有鳴聲衆如指諸摩出視其手皆硃  
中一人獨不硃立詰之遂首服還所盜金而守  
庫者具得釋其訊獄神明奇中若此

牧津 諸盜

卷四十二

重

庫金之亡大較已有端倪借牌以神其說  
不然手之硃不硃亦未便可以斷人

王愷

王愷為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劫陳謀於  
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荳者和少熟荳其中夜  
過寺門復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荳中有  
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群盜屏跡

似於用術然詰盜政不妨術也

李渭

李渭知韶州府先是韶有二源之役崔苻之警  
未殄渭集諸寮屬論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  
字千古弭盜張本儻多欲則身為谿壑竭民膏  
脂不足以填之百姓安得不盜弭山中盜易弭  
心中盜難敢忘自責聞者悚息

真是千古弭盜根本

牧津 諸盜

卷四十二

重

牧津卷之四十二 終



牧津卷之四十三目

儒治上

宓子賤

子路

子游

子貢

倪寬

范甯

劉梁

韓愈

陽城

周惇頤

謝良佐

張載

陳襄

李之才

牧津儒治上本卷四十三

游酢

馬伸

張栻

牧津卷之四十三 儒治上

明山陰祁承燾輯

宓子賤

宓子賤為單父，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

牧津儒治上本卷四十三

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今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



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魯。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去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曰。宓子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遠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

據津

儒治上

卷中三

二

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曰。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遽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乃楚然曰。今茲無麥。明

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強。喪之不加竭。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共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

牧津

儒治上

卷中三

三

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所治大則庶幾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三年。孔子使巫馬期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



馬期問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鱒，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鯁，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聞行，若嚴形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受命於師，請命於友，而尤必假便宜於君，聽五年而報政，不齊之為單父，何兢兢也。

牧津 儒治上 卷中三 四

○古稱師臣者，帝又曰：知人難，知子賤父事，兄事及稟度而師者，不易言，則知鳴琴而理者，不易言矣。

子路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踣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

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後為蒲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寡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

牧津 儒治 卷中三 五

課政者觀其淺，采風者得其深，豈問簿書哉？夫子謂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而治蒲三善，絕不在才局間論作用，則撫字之實

課政者觀其淺，采風者得其深，豈問簿書哉？夫子謂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而治蒲三善，絕不在才局間論作用，則撫字之實



意端可知矣。

子游

子游宰武城，以禮樂為教，明人倫之序，定上下之分，風聲物采，話語動履，一一不妄，故民無逸志，邪心絃歌之聲不絕，邑有澹臺滅明者，貴之不喜，賤之不怒，廉於行已，子游與之。

上作而下效，言公之化，真是身先。

子貢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

牧津

儒始

六

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今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

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以是道行之，信陽信陽大治。

蒞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然世謂廉者多苛刻，不知廉者不忍取民之有，而安忍刻待乎民？若藉不敢取民之有，以立名，即其廉已非矣。安能無刻？故至仁者必廉，而名廉者未必仁。

倪寬

倪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請博士受業。

牧津

儒始

七

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以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為人溫良廉知，自將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



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以寬為奏讞椽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治民勸農理訟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之租多不入後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襁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

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八

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白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倪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擇用仁厚不求名聲洵非俗吏不審何以驚張湯而動武帝

范甯

范甯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

桀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多獻替被譏疎隔求補豫章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言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

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九

已又言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柩皆以成行雖非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廩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克學生深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



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滂、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

范武子始終以興學校、養生徒、文學飾吏治、為已任者、其所論政、貴平靜、切切乎時政之非、真不愧儒者作用、○置學臺、課弟子、正良二千石事、而竟以此抵罪、何耶、豈其著論崇儒抑俗之時、所見忤於世者深乎、

劉梁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十一

劉梁少孤貧、桓帝時、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鎖隸、風移畏壘、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

聚徒勸誡、執經試策、此政非難、而實能興起儒化為難、若課業雖勤、而士習日故、吾何以觀之哉、

韓愈

韓愈、德宗時、為山陽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

姓字之、累遷刑部侍郎、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初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為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鱷魚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始潮人未知學、愈命進士趙德為之師、文風遂振、復徙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及長慶中、遷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十二

退之作原道、君子猶以為未徹其本原、然馴鱷魚之暴、則至誠之動物矣、振文教、革沒隸、至使六軍不敢犯法、儒貴實用、文公之為文也、夫何疑、

陽城

陽城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



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鶩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州當上考功策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造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十三

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月城不敢歸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案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遁去陽城為諫官至八年不言人已莫窺其際而出為刺史不以左遷係念一至輒有實惠於地方此君胸次更令人莫能窺其際○催科亦撫字中一事若一味寬恤究竟國課終不可缺必至勢迫而立法嚴則積

猾之里胥得利而良民反受其害故實能為國家作催科中之撫字乃真愛民之吏陽道州治民如治家此意可師府復遣官其人乃至載妻子中道遁此其賢不減于城惜史不著其姓名

周元公惇頤

周茂叔惇頤慶曆間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十三

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惇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不死遷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獨以抵罪為擾實以行汗善政為恥其為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民亦不肯從轉通判虔州前在合陽或謂之趙抃抃臨之甚



威悖頤處之起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朴來爲守熟試悖頤所爲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悖頤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涯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得罪者自以爲不寃時虞部郎中杜諮知瑞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悖頤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任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著爲令云後分司南京力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不能返故鄉愛廬阜之勝築室其上名曰濂溪因定居焉

元公真儒也而意在洗冤澤物儒者之作用舍萬物一體之外無真政事矣惟是以清獻公之賢而不免有威臨茂叔之事上下之交可易言哉

謝良佐

謝良佐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

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佐嘗言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人作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手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上蔡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額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瞻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

後乃省悟程顥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盡方有向進

頤爲點頭後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自有命在上蔡謂去一矜字難乃爲政而寬嚴在手圭角盡融無往非泰而不驕矣

張載

張橫渠先生載嘉祐初爲丹州雲巖縣令其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



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  
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常患文獄  
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  
使往告其閭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  
必問其時命、其告其事、問否、聞即已、否則罪其  
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呂  
晦叔薦載於朝、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  
為對、嘗謂仁政必自經界始、欲買田一方、畫為  
數井、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七

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推先王之遺法、明當  
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歲歉、家人惡米不鑿、將春  
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  
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子厚作令、惟敦本善俗是先、而使鄉長宣  
諭上意、又遇民輒問所諭之事、最可為司  
牧者法、○謂仁政必自經界始、而顯然有  
欲井田一方之意、自然與時勢相左、所以  
較明道先生之作用、覺淺一籌、

陳襄倡道海濱、人稱為述古先生者也、仁宗朝、  
王建之蒲城簿、會邑令闕、獨當縣事、邑多世族、  
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為常、襄夜寐夙  
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  
無留、每聽訟、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  
由、是邑人知不可干、老奸宿猾、縮首喪氣、遷仙  
居令、地僻隱、民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  
作勸學篇、使門人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七

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耆老翁然從之、每遇社  
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有與  
建必為民利、皆樂助焉、徙知河陽縣、始教民種  
稻、富弼為郡、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子  
弟于學、或讒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  
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  
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感志、  
何名知己、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奇之、遷知  
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師生、襄為拓之、其規



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於二州。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入江，爲蘇常熟邑民田害。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北流。民害立除，早且有溉，歲多豐穰。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襄淡于宴樂，故有餘足以周民困。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本

述古爲政，首崇教化，不以讒言沮，而且終見信於鄭公，蓋自信於心，而亦能使人信之者。近世之學，尤在能使人信爲實學，若聽斷措置之善，特其餘耳。○導水入江，是三吳第一惠澤。余嘗令茂苑，茂苑六倉，半屬水窟，每區相度地勢，築爲長堤，以禦驟水。蘇皆澤國，無處求土，若就水中以籬籬，芻藁爲墻，栽柳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墻，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籬籬中。

候乾，則以水車去，兩墻之間，舊水墻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永無淹沒之患。此三吳百世之利也。會以遷去不果行，此念至今耿耿，因聊附識於此。

李之才

李之才，少師河南穆修，修性寡合，雖之才亦頻在呵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主簿。

牧津

儒治上

卷四十三

五

權共城令，時康節居母服，築室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之才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乎？曰：未也。願受教。于是康節始傳其學。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欄坐，必拜，先示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終焉。之才器大，難乎識者。久之，請孟州司法。孟州守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



守延安郡僚多送出境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及雍請安陸之才公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晚

之才器大觀其誨康節數言自見胸中所負至於不以出疆遠送所不相知之人此意更見識力

游酢

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子

游酢應程明道先生扶溝之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為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縣范純仁判官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穎昌辟自隨為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為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僉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程門高第酢為首稱

定夫之學以篤信入似一執見之士乃更數郡而處之裕如學問固不可以才局論也

馬仲

馬仲初受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仲仲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其故仲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仲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示玩好飾美女凡可以盡誘者

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子

計百出前此至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仲盡逐之嚴察吏不容纖介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怪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嘆息不已抵郡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仲嘗以此語人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行直道無用求於人也尋遷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仲拒之曰民



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  
抗伸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先須  
効爾事乃可行民聞伸被効爭赴愬諸司或徑  
達臺省事遂解伸勇於爲義而韞藉深厚每曰  
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  
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廣陵  
行篋僅一擔圖書半之

夫丞簿倅貳要津所蔑視也任此者輒碌  
碌如輟駒不自振乃有宋大儒則多爲之

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三

矣庖程百世師其筮仕亦滯外僚卽簿倅  
時見宰天下之規模焉時中蓋一丞耳而  
割蠹拯危豁如也當其時獨無梗之者耶  
嗚呼士先志志在行道古之人固不羞小  
官矣

張栻

張敬夫栻淳熙中除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  
遼夏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等殺間入  
塞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情邕管斗入羣蠻中

最爲重地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  
餘萬爲藩蔽栻知其弊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  
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  
保伍之法諭溪洞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  
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  
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  
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  
一日去貪吏千四人時湖北尤多盜府縣往往  
縱釋以病良民栻入境首効大吏之縱賊者罷

牧津儒治上卷四十三

三

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  
除罪羣盜皆遁去郡溯北邊分屯諸將與帥守  
每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比  
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  
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每案親兵必令與大軍  
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  
級俞以農隙習武事候不時案驗加賞罰士咸  
感奮並准奸民出塞爲盜者法皆處死異時官  
吏多蔽匿弗治栻捕得數人有北方二奴亦在



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嘆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其見戶熟田與之。栻劾大辨詐，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以不職求去。

敬夫之學，以高明簡徑稱，而遇事乃動中事機如此，然較之周程諸先生，不無少露

風裁耳

牧津

儒治

五

牧津卷之四十四目

儒治下

朱晦菴先生

陸九淵

楊簡

黃榦

真德秀

魏了翁

李方子

劉清之

胡朝穎

方克勤

王陽明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一



牧津卷之四十四 儒治下

明山陰祁永燦輯

朱晦菴先生

朱仲晦先生熹紹興中主泉州同安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職兼學士選邑秀民充子弟員訪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究修已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為僧道者孝宗即位除知南康軍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痛懲奸豪之侵擾細民者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一

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先是熹所居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常帥鄉人置義倉以賑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奏行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賚

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為所屬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自有引去者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置悉如南康而用心尤苦熹知台州時唐仲友已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熹按得其實實奏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乃下紹興府鞠之獄具因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陳賈首論其偽學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後知漳州奏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二

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劉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差知潭州會洞僚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



學者罕至嘗答范伯崇有云當官廉謹是言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處細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衙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其少過矣

真懇為民勵精居職以國事為身圖者吾於先生見之○奉公畏義恒人所知但得失之念終不能不往來胸臆所以持已御民時有過中失正之弊觀晦翁答范伯崇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三

書宛然無象寡無大小無敢慢之心法此晦翁之自述生平從政者佩之為座右銘可矣

陸子靜九淵

陸子靜九淵淳熙中差知荆門軍有縣丞問何時赴任九淵曰朝廷命速之任單騎即行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意九淵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遷之地某當挈家若單騎却是有所畏忌也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

接賓受詞分日九淵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每日同官稟事眾有所見皆得辯爭利害於前九淵唯默聽候是非既明乃從容贊嘆以養其狗公之意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受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內官吏貪廉民俗習尚忠良材賦與猾吏暴強九淵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為立限皆如期而至輕罪則曉令解釋其有涉人倫者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四

其俗惟怪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反覆久之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白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其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其所竊物還訴者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



掠者即其人也。乃知追治吏人大驚。郡人爲以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覆。盜賊得匿藏。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者。鄰伍捕獲。不逸一人。群盜屏息。荆門素無城。九淵以郡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備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恥。吏惟好衣閒觀。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五

至是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事威。荆門兩縣置壘。歲困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門吏取賄多。藏覆商苦重費。大半絲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

捕之。九淵訊得其實。勞而釋之。巨盜感德。歲收增倍。湖北諸郡。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九淵病之。乃信捕獲之賞。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備。直不使饑寒。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九淵平時接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令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六

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數目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恥乎。九淵家居時。鄉人苦旱。羣禱莫應。請九淵除壇山巔。大雨隨至。荆門亦旱。九淵每有祈。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踰年。筭筮不施。至於無訟。化導與整齊並用。若子靜之仕。不虛真儒。



至謂簿書數目之間，奸貪寢食出沒之處，吾輩尤當悉心，更不虛真儒矣。○趙廣漢以鉤距發奸，人驚如神，先生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老者之訴盜者之脫，一一如照，先生豈有異術乎？蓋其平日接受無早暮，下情盡達處，先已握其機矣。○先生每言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此中却是箇閒閒散散，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真可謂當官應事之法，雖然此法可易至哉。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七

楊簡

楊慈湖先生簡，乾道中，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閒冷，簡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初富陽民不知學，簡至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不利爲士，簡惻然，即日白宰，詣學講習，文風遂振，爲紹興府司理，犴狴必躬臨，端嘿以聽，使自吐露，猾吏僅行文案，莫敢躐越，府吏觸怒帥

送獄勘之，簡曰：無罪，令勘平日簡曰：吏過，誣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歎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知不可屈，遂已，每謂白事上司，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卽追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碍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改知樂平縣，學宮逼陋，簡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學校，欲教養真賢，使進於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也，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楊石二少年囂健，虛喝官府，異時長吏利爲鷹犬，挾借聲焰，莫可誰何，簡灼見姦狀，寘獄中，因論利害，咸感悟，願自贖，繇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召爲國子博士，二人率衆相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及出知溫州，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約，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八



惡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簡架大鏗鼓  
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之每受詞  
縣官賢否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有私離者五百  
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  
之巡尉儼跳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  
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超二千人拒捕相殺傷  
變在頃刻萬一召亂貽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  
郡將遣節度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  
庭下召劊手兩行來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九

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因奏罷分司時有訟  
售產於寓官而負其直同訴者十八人即命吏  
籌計官帑人給之袖眾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  
必無是是在幹者寓官為動不得已吐實簡曰  
幸出幹者屬吏寓官斬之竟追斷償所負勢家  
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華中謔誦各楊公河簡  
在郡廉檢自將奉養菲薄嘗曰吾敢以赤子膏  
血自肥乎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簡  
往謁特延之別館猶愧發顏簡去十餘歲邦

人去思未艾謂當時真有三代遺風金人大饑  
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盛  
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  
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  
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綏四方之道乃設法  
安插

慈湖之學人以其高曠而不可及乃蒞職  
所至勸懲周密若此臨淮之射深切軫惻  
萬物一體之念皆於蹙然間見之矣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十

黃幹

黃幹初補將仕郎監台州酒務歷通判安豐軍  
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一夜  
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  
饑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棲山為屋  
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  
管武夷冲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  
山乃請於朝劊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  
分十二料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



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  
日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幹日以五鼓坐於堂  
使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  
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  
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柝用錢監未鑄之鐵  
事畢還之及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挈  
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  
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  
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  
後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十一

不受而去後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  
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淋潦餘月巨浸暴至  
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縮  
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以夢決獄涉於靈異思之不得鬼神通之  
驗矣分料計工先自舉築繼以委人工役  
無所容其虛冒儒者之政其利國利民也  
如此  
真德秀

真文忠公德秀初仕判南劍州嘉定中累遷  
部郎初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  
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  
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人  
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  
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拯每詣  
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舉日聞因倡言  
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以此憾德秀秀  
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前此番舶畏苛  
後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十二  
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音驟增三十  
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州  
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  
券不敢爭改知潭州首以四事屬僚屬仍為民  
去十害理宗時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諸邑二  
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有累  
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  
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  
申未已有勸畜養精神者德秀曰郡敝無力惠



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耳海寇縱橫次第搶  
殄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秀士再  
守長沙嘗集十二邑宰湘江議事以詩勗之曰  
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  
供汝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  
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  
分春長沙人至今祀之

一意恤民是賢太守事然郡事有可自繇者如政平訟理是也有不可自繇者如預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古

借之類是也預借之害甚於加賦禁之誠是但郡計赤立之時何以措手

魏了翁

魏了翁開禧中差知漢州漢號爲繁劇了翁以  
化民善俗爲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嚴戶婚交  
許之禁復爲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條教不  
敢犯改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  
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  
宮親爲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復

願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士論大服  
風俗一變及遷轉運判官職吏姦詢民瘼舉劾  
不避權右風采肅然遷寧蜀守了翁行郡事卽

具奏乞脩城郭備不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  
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縣知其  
有備不敢逞人始服其先見理宗卽位史彌遠  
惡了翁不附已會有詆其欺世盜名者謫居靖  
州築鶴山書院以待來學者民有爭訟惟閉戶  
自咎蠻夷化之爲立祠後起擢潼州路安撫使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古

知瀘州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日弛城  
郭頽塌了翁乃葺樓櫓增置器械申嚴軍伍之  
律興學校矧復社倉義塚養濟院居數月百廢  
具舉

鶴山先生所至首先武備增埤浚隍如朝  
不及夕亦所處之時應然可見真儒之治  
定非迂遠

李方子

李方子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



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史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語人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

牧津 備治下

卷四十四

五

通書便嫌於求。今之求者異乎方子。

劉清之

劉清之初授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賦平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覈實蠲除。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乃均境內之地。為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所全活甚衆。後除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尤謹奉大洪

山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或則火葬之。清之皆力為禁。先是郡餽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嘆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貨賄為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於民足矣。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俸。上供送使。俱莫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論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邦人家有其書。訟庭日清。

牧津 備治下

卷四十四

末

子澄自謂生平學問。無慮可澄。似於透脫。見地人。而吏治無不周詳。曲當其分。賑其經用。皆實實匡濟之才。

胡朝穎

胡朝穎歷武昌令。通判嘉興。時宰相鄭清之家。奴暴橫。朝穎執置諸法。移書謝云。以天子之命。官撻宰相之奴僕。罪當避位。清之得書。以聞。帝喜曰。得一佳士矣。除守岳州。兼河北提刑。至官。謂其地為東南上游。非諸生坐嘯之地。乃精士



類厚公蓄嘗以道學不明詞章隘陋為歎慨然  
自信其獨見而躬行之諸生及門者皆超然拔  
於流俗之表

懲一豪奴何必避位然反以此見知於人  
主則存乎所遇矣

### 方克勤

方克勤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元  
季亂却穀隱山谷中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  
家為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比至官首為書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七

一通懸惠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即有不  
樂聽詣府自言禁隸卒誰何之引耆耄坐語訊  
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賢者為師撤  
浮屠氏以葺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  
籍者至千人始有詔民開廢閒田者聽閱三歲  
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輒歛之復以田定科錄  
民益情且散克勤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  
約列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等析為三有徵發視  
差等書吏不得並緣為奸歲暮轉戎衣於燕時

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  
僵死於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克勤  
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  
省義之不問郡城壞故事以兵完築指揮使倚  
與援扶貴人為重五六月輒聚民萬餘人治之  
民不得田克勤憤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為  
密聞之中書即日詔罷役民驩呼而散鄰境蝗  
即省愆輟食稽首籲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  
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

牧津 儒治下 卷四十四

六

答辱小事論遣之不留案牘庶獄日省錄無久  
淹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即移文與民  
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江  
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  
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言之朝蠲其耗每徵發  
下信符致民不得無故相勾攝民得並力耕桑  
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  
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  
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諸社稷山川祠壇壝





器服咸飾無所闕修驛傳於城南門庭堂弘敞  
踰昔皆料材役工於農隙為之民不知勞郡故  
以葦困峙糧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屋百餘間  
申戒火令編民居為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  
會大師十萬往填燕官吏索糧芻相輾轉於前  
克勤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  
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勤民夫五  
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克勤不忍夜泣禱於天天  
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克勤為政以風俗為急  
牧津儒治下卷四十四 九  
以德化為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益無事終日  
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  
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為  
也府庭不陳杵械縣章鞭楹間示無刑罰奏六  
歲績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  
顯用卿尋為屬吏楊貢所構誣詔御史廉按御  
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  
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  
請以身贖父罪不報

方公始終以天子愛養元元之意加惠一  
郡勤勤懇懇如治家然風俗為急德化為  
本公雖不言儒而國朝之儒治定無踰此

王陽明

王陽明先生守仁起知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  
以開導人心為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鄉里貧  
富姦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積  
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申明亭使之委曲勸  
諭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繇是國

牧津儒治下卷四十四 十

圖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諄諄  
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  
風以血襖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開火巷定水  
次兌運絕鎮守橫徵杜神會之借辨立保甲以  
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  
化民善俗自是真儒分內事惟是平定逆  
藩之功大都得於吉郡賢豪之助然此諸  
賢皆七月廬陵令時所識拔而聯屬之者  
卽此一種法眼那可易得